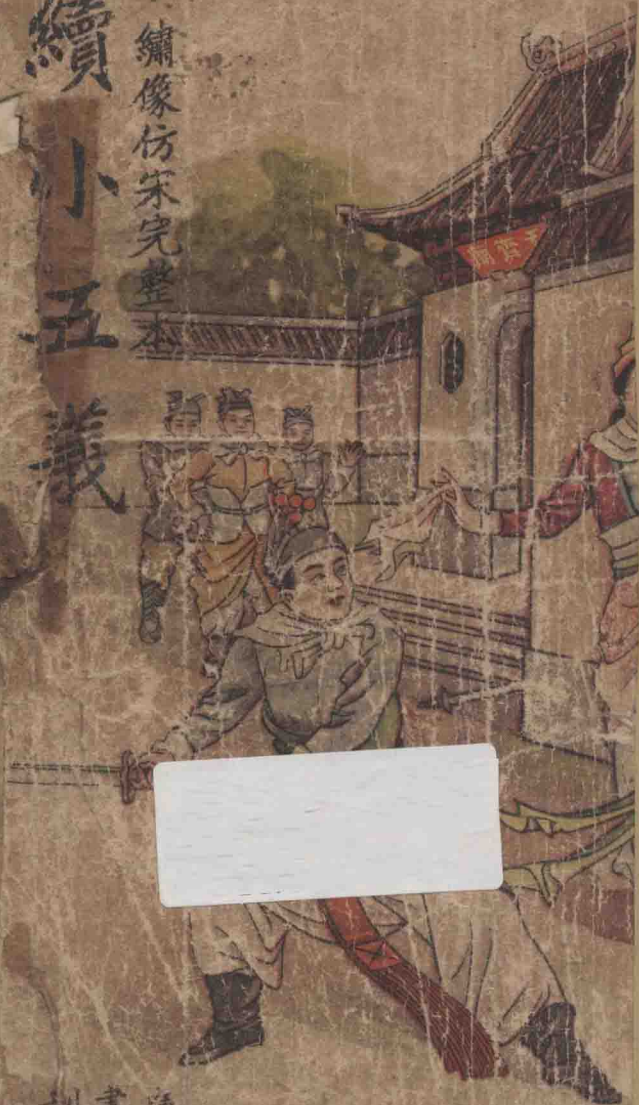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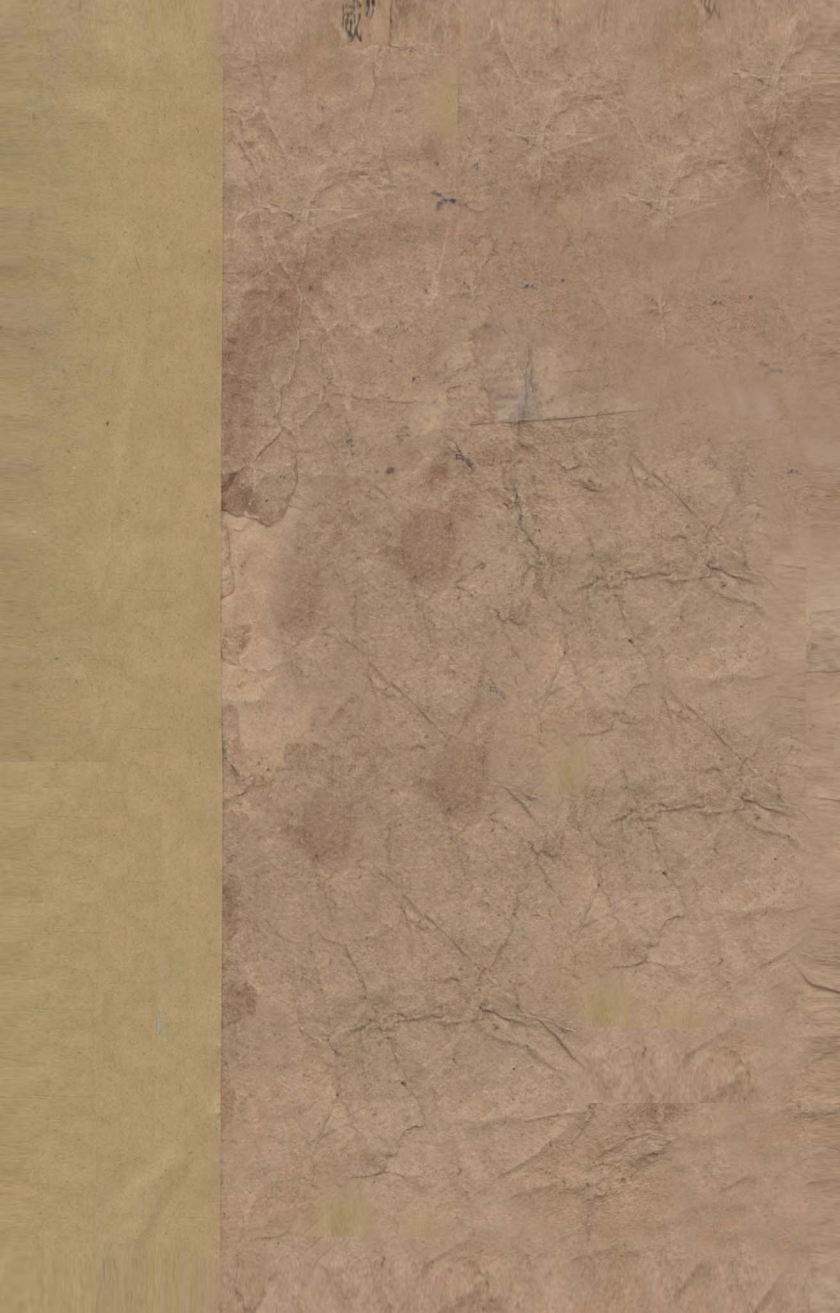


續小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繪圖續小五義卷下

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

且說徐良在房上，正要拉刀躍將下去，教這紫面的，知道知道他的利害，忽見由外邊跑進三個人來，兩個壯士打扮，一個是穿著一身重孝，放聲大哭，直奔屋內而來，身臨切近，山西雁方纔認出來了，一個是薛昆，一個是李霸，一個是王熊兒，王熊兒穿著一身重孝，皆因由毛家，王熊兒瞧勢頭不好，背著自己包袱，先就跑了，後來第二天，方纔遇見薛昆，李霸一問他們兩個人的來歷，就把毛天壽已死，王虎兒被殺，告訴了王熊兒一遍，三個人商量著，無處可奔，議論了半天，只可是上圍城子，與大老爺送信，王熊兒做了一身孝服，一路行來，到了圍城子，天氣就不早了，到了門首，衆人一問緣故，王熊兒就把太歲坊之事說了一遍，衆人一聽，都歎息了半天，並不用與他通報，就自己進來了，直到裏面，見了東方亮，嘆咤一聲，跪倒身軀，放聲大哭，伏地君王問，因爲何故這樣大哭，穿了一身重孝，王熊兒哭訴其事，就把太歲坊搶金氏起，直到毛家，王虎兒被殺，前前後後的說了一遍，又道：我今特來報與大老爺，三太爺知曉此事，東方亮東方清一聞此言，放聲大哭，大家勸解了一回，東方亮說：衆位有所不知，我二弟性情古怪，他要在我們這裏住著，焉有此事，大家一齊說道：也是二員外爺命該如此，只可打聽準，喪在甚麼人手，咱們與他報仇，就是了，薛昆李霸又把趙勝的緣故說了一遍，別的人俱未能看清單，有一個相貌古怪的，是兩道白眉毛，又是山西的口音，房書安說：衆位聽見了沒有，就是這個老西，我總疑惑著，早晚之間，必上這裏來，哪東方清言道：正要找尋于他，他若不來，可是他的萬幸，如果要來，可算他是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東方亮說：你們暫且吃飯去罷，有甚麼話，然後再講，薛昆李霸王熊兒俱都撒身下去，忽見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個家人來說：員外爺在上，如今藏珍樓，拏住兩個盜劍的了，伏地君王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把個犯人與我綁上來，不多一時，就看見從外邊推推擁擁，推進兩個人來，大家說跪下跪下，見那兩個人，挺胸突肚，立而不跪，大衆一看，這兩個，全都是馬尾透風巾，青緞夜行衣，青抄包，青中衣，藍緞襪，板尖芒鞋，一個是黃臉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一塊紫記，目怒橫眉，立而不跪，東方亮一看，微微冷笑說：你們兩個好生大膽，既要前來盜劍，也該打聽打聽，纔是我複姓東方的，最喜歡的綠林中的朋友，山林的賓朋，海島內好準準的有幾百位，俱是出乎其類的英雄，拔乎其萃的好漢，我一生最惱的，是不打聽打聽我，是甚麼樣朋友，依仗

你們的本領前來竊盜哇或是盜我藏珍樓的寶物哇自逞其能藐視我這個所在我也不怕你們惱慢說你們那樣本事就是比你們強著萬倍連我那個樓門也不用打算進去我也不用問你們的名姓倘是問出來要有與我相好的朋友認識到不好辦了來推出去與我砍了有人答應立刻往外一推再說紫面天王一瞧這兩個賊就有幾分愛惜見他們進來時節虎勢昂昂挺胸突肚毫無懼色後來各位上一瞰就把頭往下一低再也不瞅人了到彷彿是害怕的形象剛要往外一推就聽有人說刀下留人原來是赫連齊赫連方說這不是姓金麼梅花溝金家店二位寨主麼二人更把頭往下一低一語不發赫連方說對呀哥哥你看臉上這塊紅記難道你就忘了不成赫連齊說你們二位不言語不大要緊險些耽誤了交情回頭說大哥咱們紅白帖兒把人家請來了咱們這樣待承人家可下不去呀東方亮說我焉得知曉這是那裏來的哪赫連齊說這就是朝天嶺梅花溝四寨主五寨主一位是鷲鷲太歲金永福一位緣面天王金永祿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推回來自己親身下去與二人解綁說二位賢弟實在劣兄不知駕到如知二位賢弟到此我天胆也不敢將二位賢弟綁將起來望乞二位弟台恕過愚兄隨說著就一恭到地金永福金永祿雙膝點地說我二人自逞其能前來盜劍冒犯天顏身該萬死蒙大太爺不肯殺害我們恩同再造慚愧呀慚愧東方亮說二位賢弟言重了我本是差派我兩個兄弟聘請五位寨主前來助威不料二位賢弟也搭著是更深時候無心墜落我的翻板我就作出虎狼之威若非赫連賢弟看出險些誤了大事金家兄弟說大太爺饒了我們還說這許多謙虛言語我們如何擔待得住東方亮說你們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爺就是罵我一樣咱們全都自己弟兄要是那門太謙那還了得赫連賢弟與他們衆位見見赫連齊這纜帶著金家弟兄先見了東方亮然後與羣寇一位相見東方亮吩咐家人取了兩件英雄擎來先教金家兄弟披在身上東方亮復又問道但不知這下月十五日那三位寨主可能到我這裏來不能金永福說大哥實不相瞞有這裏請帖到了朝天嶺皆因是我們大哥二哥不來這纜提起了你老道裏有口魚腸劍我們大哥二哥說聽人講究過可沒見過甚麼個形像王玉就說要見這口劍不難他要上這裏盜去給我們見識見識他說要盜劍非他不成除他之外別無一人能盜我們兩個人就往這裏來了不料我們二人被捉多虧大哥寬洪大量若不我二人早作了無頭之鬼他們既要打算盜你的寶劍是日豈能與你助威呀東方亮一聞此言哈哈大笑說二位賢弟我方纔已然說過我最好交友之人待等我十五日這個擂台已過我只帶一名家人同著二位賢弟帶上魚腸劍來到朝天嶺見一見三位寨主我把寶劍也教他們三位看看只要他們

三位喜愛此物，我就把這柄劍送給他們三位，也不算甚麼要緊的事情。常言說得好，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此劍乃是我用不著的物件，把劍送與他們三位，到作一個贈劍之交，並且我還有大事相商。金永福、金永祿說：這位大哥素好交友，名不虛傳，說畢，羣寇異口同音說：你們與大哥交長了，就知道大哥這交友的慷慨了。伏地君王一聲吩咐，備酒。山西雁把他們懇懇切切的事情，俱都聽得明白。自己一想：此處又沒有白菊花，我也不必出頭露面了。到不如我上藏珍樓瞧瞧。這樓的形象，自己拿定主意，躡身回頭，後披飄身下去，直奔後面來了。又到了捆更夫的那個太湖石前，一直撲奔正西，過了草木園子，見著一段長牆，心中一想：方纔那更夫說的，這個地方叫紅翠園，但不知道紅翠園是甚麼景緻。剛走在這裏，就見裏面燈光閃爍，原來這個門，却在西邊。徐良繞到西邊一看，是花牆子，有一對黑漆門戶，五層台階，雙門緊閉。旁邊有一株大槐樹，山西雁要看裏面景緻，就躡上樹去。往下一瞧，院子裏靠著南牆，有兩個風燈籠，一個八仙桌子，兩把椅子，上面大紅的桌幃，上繡三藍的花朵，大紅椅被，桌子上有一把茶壺，四五個茶杯，一個銅盤子，靠著南邊，還有兩個兵器架子，長傢伙繫起來，短傢伙在上面掛著。靠著椅子那裏，站著一個大了幾約有二十多歲，頭上烏雲帶些花朵，滿臉脂粉，鼻如懸膽，口賽櫻桃，穿著天青背心，葵綠的小襖，大紅中衣，窄小金蓮繫一根葱心綠的汗巾，耳上金環，掛著葉竹圈，看相貌頗有幾分人才。徐良瞅著納悶，這是甚麼事情？不多一時，就由三間上房內出來一個姑娘，約有二十四五歲的光景，頭上烏雲，用青絹帕兜住，青縐絹綁身，小青縐絹中衣，窄窄金蓮，腰繫青縐汗巾，滿臉脂粉，柳眉杏眼，鼻頭端正，口似櫻桃，耳上金環，姑娘出來，坐在椅子上，丫髻給倒了一杯茶。姑娘問了幾說：你們小姐呢？丫髻說：我們小姐身體不爽，徐良見這姑娘品貌甚好，未語先笑，透著輕狂的體態。這姑娘叫了幾，問你們小姐是甚麼病了？丫髻說：渾身發燒，茶飯懶食，也沒有甚麼大病，就是受了些感冒。小姐說：叫他出來，練兩盞拳，踢兩盞腿，只要得身上出些汗，就好了。你說我請他，丫髻無奈，何進上房屋中去了。不多一時，由房中丫髻攙著小姐出來，也坐在椅子之上，就要往桌子上，一扒，那姑娘說：你活動活動，頑頑拳，踢踢脚，咱們兩人，過過傢伙就好了。這病姑娘也是透著妖淫氣象，品貌有十分人材。那穿青的姑娘說：我與姊姊脫衣裳，那個姑娘再三不肯說好。妹子，你饒了我罷，除非是我叫我連房門都不能出來，我還得告假，實在坐不住。隨說著，仍然站起身來，恍恍惚惚，走進屋中去了。你道這二位姑娘是誰？這就是東方亮兩個妹子，一個叫東方金仙，一個叫東方玉仙。這兩個姑娘與東方亮不是一母所生，這兩個是東方保赤第四個姨奶奶所生。從小的時節，東方保赤愛如珍寶，上了十幾歲，習學針

線嗣後來就教他練武到了十五六歲把工夫就練成了東方保赤看看學成了一想姑娘要不會試藝便罷若是會些武藝必須要教給他們一點絕藝方可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架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錘除此之外刀鎗劍戟長短傢伙無一不會東方保赤一死這兩位姑娘就單住一所院子後來他娘一死姑娘漸漸大了東方亮不管他這兩個妹子這二位姑娘住在紅翠園與哥哥說明白了是前邊的人不怕是三歲的孩童不許入紅翠園去知道哥哥認識的並沒有正人君子俱是些是匪人倘有人過後邊去不論是誰都要結果他的性命如今已然二十五六歲了常常抱怨哥哥不辦正事誤了自己青春每日晚間必要操練自己身體可巧這日晚間金仙身體不爽不能陪著玉仙頑拳踢腿玉仙就想出一個主意來了叫了鬢拔去頭上花朵挽袖子打拳這了鬢名叫小紅伺候玉仙的了鬢叫小翠叫了鬢打拳小紅回說我那拳沒學會呢打的不是樣兒反教二小姐生氣玉仙教他打非打不可了鬢無奈這纔把釵環花朵摘去拿了一塊絹帕把他抓髻兜住繫了一個十字扣兒汗巾一掖袖子一挽說那樣打的不是二小姐千萬指教徐良正要看看打拳忽見上房後坡有一個黑影兒一幌要問這黑影兒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了環打拳

且說徐良正要看了鬢打拳見上房有個人一幌自己下樹來直奔紅翠園後面躍過西牆飄身下來看房上那個黑影蹤跡不見自己也就蹑上房去由後坡往前一瞧那個人影兒也不在前坡院中有人他也不敢奔前坡去此時了鬢打的這邊拳叫獼猴拳山西雁在旁邊瞧著險些沒樂出來見這了鬢手脚腰腿打出去全不是地方又見從西屋裏跑出兩個婆子一個了鬢來那了鬢說姐姐我可要看你打這一盪拳了就見玉仙把桌子一拍說小紅算了罷別給你們小姐現眼了歇息去罷你看我打一盪你也瞧一瞧雖不如你們小姐也不至于像你那樣子直說的那了鬢羞的面紅過耳收住拳脚式兒往旁邊一走說二小姐我不行總算是沒學會哪屋中的病姑娘答言說滾開那裏罷你別氣我了外面玉仙答言說姐姐你本就身體不爽氣著反為不美小紅瞧我的罷徐良在房上一看這個姑娘比那了頭大差天地相隔躡高縱下一點聲音皆無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連了鬢帶婆子看著連連喝采把這一盪拳打完收住架式問了鬢比你如何小紅說二小姐比我果然差的多我再也不敢與小姐比肩並論玉仙說大概是你家小姐藏私沒教給你真的罷屋中病姑娘說二妹子你可冤苦了我了你想他是我使喚的一個了頭我怎麼能與他藏私別忙我這裏脫衣裳到要替我們了鬢爭爭這口氣玉仙說算了姊姊你養病罷那玉仙這叫激將法

特意要他出來，就得叫他出一身透汗。果然金仙從屋中急忙忙往外一躡，奔過小紅去，伸手就打金仙手腕子。早被玉仙接住了，說：「姊姊，你要打他，與我臉上有甚麼光彩？要打我，咱們兩個打到好，你過來罷。」姊姊往前一拉，金仙房上的徐良，在上面看了個真切，暗暗的笑，見這回金仙出來，那個打扮可不像玉仙用鵝黃絹帕包頭，淡青小襖，西湖色的中衣，水綠汗巾，大紅弓鞋，出來本是氣哼哼的，要打了鬘，被玉仙把他揪住，往前一拉，幾乎躺下，說：「妹妹，真要欺負我們。」玉仙說：「尋常我不是你的對手，今天趁著你有病，金仙說不要說這宗言語，隨說著這兩個人就打起來了。二人動手的工夫，甚大，忽見玉仙往旁邊一躡，奔了兵器架子去，一回手就把上面刀拉將下來，往外一抽，金仙也就過去，把刀往外亮，兩個人單刀對單刀，閃砍劈剝，類若拚命一樣，並不相讓。忽然金仙微一露空，玉仙一抬腿，正踢在手腕之上，金仙撒手，扔刀，噹啷啷，那口刀墜于地上，金仙往下一敗，玉仙就追，金仙就從架子上抽了一條長槍，回手就扎玉仙用刀一磕，往旁邊一閃，金仙用槍一攔，用了個霸王擡槍勢，玉仙又往旁一閃，一長一短的傢伙交手，忽見金仙用了個怪蟒翻身的招數，眼睜睜鎗尖就奔玉仙脖頸而來，徐良在房上看著，替他們一著急，忘了他是在暗處瞧看，替玉仙一害怕，說：「才要不好，那知道金仙他們更有手段，把後手往回一抽，忽聽房上有人說話，躡出窗外，二人俱望房上一瞧，連了鬘婆子，也都往房上一看，玉仙眼快，早就看見了徐良，山西雁也知道自己失了聲音，打算要走，不料被玉仙瞧見，玉仙說：「你是那裏來的狂徒，快些下來。」徐良一聽，叫他下來，我要不下去，豈不教這兩個了頭恥笑。打量是東方亮的女兒，也罷，下去與他們頑耍頑耍，由房上躡將下來，一抽大環刀，頭一個就是金仙先到，噹啷一聲，把槍削為兩段，把金仙嚇了個膽裂魂飛。玉仙一見這口刀的利害，就不敢往上迎來，金仙一回頭，叫取兵器了，鬘奔到西屋裏，就是兵器房，徐良聽見他說取兵器，心中暗道：「你取來多少兵器？我給你削多少。」教你知道老西的利害，玉仙稍一失神，噲的一聲，手中刀削為兩段，一著急，抽身就跑，徐良打算躡出牆來走罷，只見金仙趕奔前來，手中一宗物件，嘩啷一抖，徐良一看，原來是帶練子的傢伙，圓丟丟，丟耀眼爭光，如同茶碗口大小，鐵胎外罩金衣，是甜瓜的形象，上有練子，金不金，銅不銅，三楞黑魚骨的樣式，他用單錘打來，徐良用手中大環刀一找，他的練子，只聽見哐啷一聲，錘頭往下一沉，這口寶刀，並沒磕動，這根練子，徐良不知這練子的來歷，乃是東方保赤一輩子得來的四宗寶物，這宗物件，出于外國，乃是金銀銅鐵鋼，煉成了此物，別看他是很細，憑他是甚麼樣的寶刀寶劍，不用打算磕的動，這根練子，那東方保赤，雖有三個兒子，就是把這兩個女兒，看如珍寶，把女兒武藝教成，就把這練子，錘塑給了女兒，教他

們這個招數金仙愿意要錘玉仙愿意要槊分量俱都不差往來這槊的形象是兩隻手搭著兩隻三楞鏢山西雁用力沒磕動練子暗說不好緊跟著那個錘到用刀往外一磕仍然哧吱一聲響亮又緊跟著玉仙練子槊冲着面門而來徐良看著都是一般形象用刀一磕也是哧吱一聲響亮嘩啣嘩啣錘槊亂抖把山西雁鬧的手忙脚亂只可是三十六著走爲上策往牆上一躡錘奔面門槊奔脚去到沒打著脚教練子把腿一繞往下一拉山西雁就由牆上撲咚摔倒在地要問徐良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洩機關捉拿山西雁 說原由丟失多臂熊

且說徐良他是藝高人膽大從來也沒打過敗仗如今叫這兩個丫頭追的亂跑打算要走那得能夠剛一上牆就教練子把腿繞住往下一拉撲咚一聲摔倒在地玉仙一手按住小翠把繩子取來玉仙把山西雁四馬倒攢蹄捆上又過去把徐良這口刀拿起來瞧了一瞧暗暗讚叫小翠把這口刀與我掛在上房屋中去罷了鬘答應從徐良身背後把刀鞘子摘下來將刀插入刀鞘之內拿進上房屋中掛于牆壁之上玉仙與金仙姊妹兩個坐在椅子上鬘把徐良提將起來往二位姑娘跟前一放玉仙問大概你是新來的罷我不認識徐良說不錯我是昨天纔到玉仙說你昨天到的大太爺也沒囑咐你嗎我們這紅翠園憑你是誰也不準來誰要私自往這裏來立刻就殺絕不寬恕徐良說姑娘你快住口你打算我也是伏地王一夥的餘黨哪我是御前四品護衛前來辦案捉拿白菊花的老爺親身前來探探白菊花現在此處沒有玉仙一聞此言說姊姊此事敢情錯了又問你上我們這裏來我哥哥知道不知徐良說我爲白菊花一個人與你哥哥往日無冤近無無仇我若一露面豈不驚嚇與他我見白菊花沒在此處我就要回去不料走在此處聽見刀槍聲音上房一看正是你們二位動手我見槍尖正要點在咽喉之上我替你一著急就嚷出口了這是已往情由要殺便殺若遵王法看我現在官職不肯殺害於我日後還要報答你們呢玉仙說你現任是何職官姓甚名誰一一道來徐良說你要問我把我解開我慢慢告訴與你金仙說妹子可別聽他的言語玉仙說我自有主意原來玉仙聽他說現任四品職官想了想自己終身未定又愛他一身武藝又能夠高來高去可惜是一件不喜歡他品貌不佳正在猶豫之間忽聽有人叫門婆子出去少刻進來說大太爺派朋友前來送信說有個路姑娘少刻就來教二位小姐好好待承人家玉仙問這路姑娘是誰婆子說是大太爺相好的朋友有個鐵鶴腿趙保他把兄妹兩個外號叫九尾仙狐路素貞玉仙叫小翠先把這個白眉毛的提在西屋裏去放在咱們那個空大躺箱裏

了聲答應，把徐良提起來，進西屋中，把箱蓋一揭，將徐良放在裏面，把箱蓋一蓋。玉仙、金仙、丫頭、婆子，打著燈籠，出去迎接九尾仙狐。你道這路素貞從何而至，皆因在仙佛蘭若，教韓天錦抱住他，素貞一急，用迷魂帕把他抖過去，自己逃跑，不敢露面。次日晚間，又到尼姑菴，見有兩個官人，看著那座空廟，又聽他們講說，趙保解到官府，今日晚上過堂。大概就得受罪。路素貞一想此事，皆因自己身上起見，我不把他抖騎下，焉能遭了官私，忽然想起，我何不上團城子，見見東方員外，主意已定，就奔團城子而來。正是東方亮收服金永福、金永祿，擺上酒，大家吃酒。東方亮正打聽朝天子，嶺水旱的道路，有從人進來，說有個走路的，叫路素貞，是個姑娘，現在外面求見。大大爺究竟不見，東方亮一怔，說路素貞是誰呀？金頭活太歲王剛、黑金剛柳飛熊齊說道：大哥怎麼忘了，就是鐵腿鶴趙保賢弟的把兄妹妹。東方亮一聽，說是了，怎麼趙賢弟不來，打發姑娘來，是甚麼的緣故？吩咐一聲，請不多一時，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在燈光之下，一看，淡淡梳妝，容顏甚美。素貞說：那位是大哥三哥，從人指告說，這就是我們大大爺。素貞過去，深深道了一個萬福。東方亮說：這是路大妹子，這就是我三弟。素貞復又與東方清道了一個萬福。紫面天王冲著他也，深深打了一恭。然後素貞冲上，又道了幾個萬福。說：衆位兄長們，我素貞與衆位萬福了，衆人也還了一禮。東方亮吩咐一聲，與路大妹子看坐。然後姑娘謝了坐，方纔坐下。東方亮說：趙賢弟因何不來？素貞說：大哥有所不知，皆因他昨日從大哥這裏回去，不料這裏官人知道我們現在廟內，半夜之間，盡都入廟，正在我與他們動手，可巧我趙大哥回去，他們人多勢大，我二人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先就竄出廟外，我趙大哥走遲了一步，被他們拿去。我出于無奈，到大哥這裏來求大哥，如能設法解救，我趙大哥可算他萬幸。東方亮一聽此言，微微冷笑說：這些官人，是此地的，還是跟下你們來的？素貞說：大哥若問這些官人，從我們那裏跟下來的，也有此處的，也有東方亮說：只要是我們這裏官人，我就可以能救。素貞又深施一禮道：全仗大哥鼎力。東方亮說：我與此處知府是換帖弟兄，如在此處，不費吹灰之力，待至天明，我先派人打聽打聽，救他便了。路素貞說：全仗哥哥。東方亮說：後面現有我兩個妹子，居住紅翠園，並無別的人。妹子若不棄嫌，何不與我妹子住在一處？素貞一聞此言，說：大哥這就是恩施格外。東方亮教家人同著路姑娘上紅翠園去。妹子那裏吃酒去罷。素貞復又與東方亮道了一個萬福，跟隨家人出去。前面有人打著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到了院內，三位姑娘一見，對道了一個萬福。玉仙就問了路素貞的來歷。九尾仙狐也就把自己事情學說了一遍。三個人攜手進了前房。丫環獻茶，吩咐一聲擺酒。當時之間，就擺列杯盤。素貞上坐，金仙、玉仙側坐，相陪了環斟酒，無非談了些。

草橋鎮天齊廟尼姑菴的故事正在飲酒說話間素貞一抬頭見壁上掛著一口刀自己一想說二位姊姊這口刀是那裏來的玉仙把方纔在院中姊姊兩個比傢伙怎麼房上有人怎麼叫下來把他拿住的話說了一遍素貞說這個人可是兩道白眉毛是不是玉仙道正是素貞說這個可是我們的仇人玉仙說現時捆著在西屋裏輪箱之內扔著呢既是姊姊仇人咱們何不把他宰了素貞說眞要把此人一殺我們這仇可是東方姊姊替我們報的玉仙說咱們先去殺他然後吃酒三人站起身來教婆子掌燈剛出屋門就聽前邊一陣大亂原來前邊見素貞一走東方清就問金家弟兄你們二位到了裏面怎麼就認得藏珍樓呢金永福說可是我們還捆著兩個更夫哪煩勞那位去到大湖山石洞內把他們放開罷家人答應出去不多一時復又回來說大太爺更夫說的不止他們二位還有一個白眉毛老西打聽晏寨主往前來了衆賊一聽一陣大亂房書安說祖宗來了往桌子底下就鑽東方亮叫家人護院的點燈抄傢伙家人一聲答應衆賊各執兵刃一擁而出東方亮帶著衆人直奔後面各處搜尋正走到紅翠園不遠就見裏面婆子出來嚷叫說大太爺衆位爺們快來罷如今我們這裏拿住個老西在箱子裏放著哪正在要殺還沒殺哪衆人一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要問山西雁死與不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輪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安求生

且說東方亮正在後院找徐良忽聽婆子說已然拿住衆賊聞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就見金仙玉仙路素貞全都迎接出來東方亮東方清過來一見兩個妹子金仙玉仙與兩個哥哥道了萬福東方亮就問妹子是怎麼把他拿住的玉仙就把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又道現在把他放在兵器房那輪箱之中說起來他是路大妹妹的仇人你們因爲何故拿他東方亮就把大衆所說徐良作的那些事情對著姑娘說了一遍玉仙說這可是實在可惱哥哥還是搭在前邊殺他還是在後面殺他哪火判官周龍張大連皮虎一齊說大哥咱們前面殺罷每人剝他幾刀也出出氣要是妹子氣不過先教妹子剝他幾刀然後搭在前邊來東方亮想這也是個主意說妹子你氣不過先把他剝幾刀可別把他剝死玉仙說我們到沒有甚麼氣到是路大姊姊氣不過教他剝他幾刀罷素貞說我也不用剝了教大哥剝去罷東方亮說你們全不剝了一回頭叫來四個打更的又找來一根杠子衆人也就就不就進去就是東方亮帶著四個抬人的同著三個姑娘進了院子直奔西屋而來玉仙一睜西屋燈燭俱都滅了回頭就問婆子這屋裏燈怎麼全都滅了婆子說我們跟著小姐迎接大太爺去了怎麼滅了可不曉得玉仙叫小翠小翠哪叫了兩聲不見答應玉

仙說這孩子又睡著了，叫婆子掌燈。小紅先就進去，屋中嘆咤一聲，栽倒在地。燈籠也就滅了。金仙問道：「這是怎麼啦？」小紅說：「我小翠妹子在當道地上睡著了，把我絆了一個筋斗，燈也滅了。婆子一看，說：『大太爺可了不得了！』小翠被入殺了。東方亮一聽此言，說：『妹子別不好罷。』大家往屋中亂跑，先奔到箱子那裏，把箱蓋一揭，打算伸手把徐良捉將出來。再看山西雁蹤跡不見。當時玉仙心中難過，捆著放在箱裏，怎麼遁去的，並且殺死了環，更透著奇怪了。莫不成他還有夥計，正說到這裏，玉仙說：『我瞧瞧刀去罷。』說畢，往屋中就跑。至屋內一看，見壁上那口大環刀蹤跡不見。玉仙說：『你們各處地方搜尋搜尋罷。』刀也沒有了。伏地君王立刻轉身出了門外，與大眾一商量，從新又點燈火，拿單刀鐵尺，姑娘等看他們去後，立刻吩咐婆子往前邊要了一口棺木，把小翠裝殮起來，抬在外面等天明，再埋伏地。君王把他這一個花園各處搜到，蹤跡全無。你道這山西雁他遁了不成？皆因徐良這一被捉，教人捆上，放在箱子之內，自己也就把死活扔在肚腹之外。不料到箱子裏面，不大的時候，就見那箱蓋忽然一闕，有人伸手一揪自己的手，看見有一口明晃晃的鋼刀，自己就把雙睛一閉等死。不料蹭的一聲，把繩子給他割斷，又見箱子復又蓋上。徐良納悶，這是救我來了罷。自己一挺身，用手把箱子蓋往上一托，一看屋中黑洞洞，並無燈火。又一看迎門那裏躺著一個女子，一縱身躡出外一看，是個丫環，被殺。徐良實在納悶，這是甚麼人救了我的命，還殺死了環。按說活命之恩，我上那裏與人家道勞去。我先走要緊。又一想，把大環刀也丟了，出房門到了院內，自己得了活命，又思念自己寶物，正在思想，忽聽衆人嚷道：『捉拿老西自己！』想一想，說不好。三十六著，走為上策，躡出南牆，一直往西，過了兩段界牆，直奔城牆，到了翻板那裏，就掏百練索，往城上一抖，上面用抓頭抓住城牆，導繩而上。至外邊，也是用抓頭抓住，導繩而下，往前走著，心中難過，勝敗到是常事，就是輸給這個丫頭，到不以為恥。無奈丟了這口大環刀，自己越想，心中越悶，忽見前邊一個黑影兒一幌，徐良看見，就知是個人，撒腿就追，眼瞅著這個影兒，直奔五里新街去了。徐良一想，大概准是艾虎兄弟，跟下我來了。這一來，我更對不起他了。自己沒追上，那個黑影兒，進了五里新街，就不好找了。本人也就慢慢回店，到了店外，繞在西邊，躍牆而入，就是他們那個跨院，至裏面剛一啓簾，有艾虎、盧珍出來迎接。韓天錦早就睡了，艾虎把衣服與三哥拿過來，讓三哥脫下夜行衣，換上白晝服色，就問：『三哥探的團城子事情，怎麼樣了？』徐良說：『老兄弟，你不要明知故問了。』艾虎說：『你在團城子，我在這裏，我怎麼是明知故問？』徐良說：『老兄弟，你說實話，到底是你不是你。』艾虎說：『我實是沒出店，要不信，你問四哥。』徐良一聽，把脚一躁，一聲長歎，說：『賢弟，三哥活不成的了。』盧珍問：『甚麼緣故？』

徐良就被捉丟刀幾乎廢命不曉是甚麼人殺死了環給我斷了綁繩出來再找蹤跡不見不知是誰又見三個姑娘出來要殺我又聽前邊眾賊找我一着急躍牆而逃走到五里新街見前邊有一個人飛跑我料着必是你艾虎一聽也是倒吃了一口涼氣盧珍與艾虎一齊說道三哥不要著急待今日晚間我們兩個人上圍城子走一踰定要拿回刀來徐良說那如何使得今天晚上還是我去找不着我這口大環刀我絕不活了艾虎說那是何苦咱們大家尋找沒有找不着的徐良說天明再議論罷天已不早三位歇覺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起來店家打面水淨面已畢徐良仍然頭朝裏睡覺去了到吃早飯時節山西雁連飯都沒吃淨是睡覺天有晌午之時徐良這纔起來教他吃東西他也不吃自己一人就出店去了從五里新街由西往東人烟稠密來來往往盡是些做買賣之人忽見路南有一座酒樓藍匾金字上寫美珍樓是新開張的酒鋪徐良一想可惜自己不吃酒要是好喝到此處吃會子酒到有個意思過了美珍樓往東走至東邊路北見有一座大店是三元店大門開着一扇關着一扇往裏瞧了一瞧見裏面冷冷清清自己就進了這店見各屋房門俱都關閉見上屋台階之上坐着兩個夥計徐良走進前來夥計打量徐良這個人形象與吊死鬼一樣二人暗笑隨即問道你是找誰徐良說我要住店夥計說沒有房子徐良問沒有房子這是甚麼夥計說全有人住着呢徐良問人都往那裏去了夥計說全都出去了徐良說真巧全出去了轉身將往外一走兩個夥計對說這小子這個樣準是漢奸徐良一聽那兩個人說自己像漢奸一轉身回頭就問你們兩個說誰漢奸要同着你們叔伯也是這樣的說話麼那兩個那肯答應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些個我們在這裏說我們的話你因甚麼事情挑眼徐良說我前來找店你們口出不遜找你們掌櫃的烏八的問問這是甚麼買賣規矩那二人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着不然我們可真要揍了徐良說你也配那個夥計不知道徐良的利害用左手一幌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刁他的裏腕子一抬腿那夥計撲咚一聲摔倒在地這個復又過來用了個窩手腕砲照舊被徐良一腿踢倒那人一嚷從後面出來數十個人那人說這是個賊偷咱們來了衆人一齊動手罷大家七手八腳抱腰的扳腿的揪胳膊的徐良使了個掃堂腿這些人披蹬吧咚轉眼間東西歪也有躺下的也有帶傷的也有折了胳膊的大家亂嚷這個老西手裏有法咱們抄傢伙去忽然間由東邊四扇屏風門內蹩出兩個人來一伸手就把徐良揪住說你好生大胆要是打咱們較量山西雁一看這兩人吃一大驚非小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徐良把衆夥計打得不亦樂乎。忽見屏風門後出來兩個人。頭一個是馮淵，第二個是蔣四爺。馮淵說：「唔呀，我早就聽出是醋糟的聲音來了。要打是咱們兩個人打徐良說，臭豆腐你耽不住我打過去與蔣爺磕頭。蔣爺問：『因為甚麼事故在此相打？』徐良說：『他們說我是漢奸。』蔣爺問店中夥計：『你們這是怎麼說話呢？』夥計那裏敢應認哪？說：『我們這裏說話他老人家聽錯了。』蔣爺說：『算了罷。這也是一位大人呢。』遂帶著徐良往東院去。徐良進了東院，是五間上房，剛跟著蔣爺往上一走，只見裏面展南俠智化那如龍那如虎張龍趙虎徐良過去行禮。這夥人總因為展南俠由鶴峯堡回去遇見徐良，拿了解藥，回到徐州公館，救了總鎮大人，說了紀強滿門合家死的緣故。總鎮大人說：『鏢傷已好，知府行了文書，不用詳驗。』紀強滿門合家的屍首總鎮知府格外單預備些祭禮賞賜。然後蔣四爺與展南俠給開封府打了稟帖，就奔南陽府而來。可巧行在半路之上，遇見黑妖狐智爺一問智化，智爺就把神鬼鬧家宅棍打太歲坊的話說了一遍。本要上臥虎溝，怎麼遇見沙大哥，怎麼自己不辭而別的話，又說了一遍。蔣爺說：『咱們一路前往罷。』智爺說：『我要謝恩去。』蔣爺說：『相爺早替你謝了恩啦。』智爺說：『不謝恩，我得要出家去了。』蔣爺說：『你先幫着我們把這事辦完。』你冉出家去，也就沒人管了。智爺說：『這事情不了一件，又是一件。到底幫着你們辦完了甚麼事情，放我走哪？』蔣爺說：『只要把萬歲爺冠袍帶履得到手中，就沒有你的事了。』智爺說：『可是君子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蔣爺說：『你還教我起誓不成。』智爺方纔點頭，一同撲奔南陽府而來，到了五里新街，找三元店住下，就囑咐明白了店家，打了公館，不敢再住人了。憑他是誰，也不准把風聲透露。徐良跟着大衆到屋中行禮已畢，展爺就問徐良：『由咱們分手之後，幾時到得這裏？』徐良說：『姪男昨天纔到所辦的事情，對着智爺說了一遍。』又問：『昨天到了，可往圍城子裏面看看虛實沒有？』徐良道：『不瞞叔父說，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白菊花不在那裏，火判官周龍他們一夥人都在那裏。』智爺又問：『瞧見藏珍樓沒有？』徐良說：『藏珍樓我沒看見。』智爺問：『你進去會子，怎麼沒看見藏珍樓哪？』徐良說：『我到那裏看看就回來了。』智爺又問：『除此以外，一點別的事情沒有，你就回來了嗎？』徐良一聽，這話裏有話，連忙問道：『智叔父，你老人家知道麼？』智爺微微一笑，說：『你說實話罷。』到底是怎麼件事情，徐良只得把自己事情，又說了一遍。愚姑娘被捉，有人救了自己，不知是誰，丟刀的話，未曾說完，就見智爺微微冷笑。徐良就明白了八九的光景，說：『智叔父，別是你老人家也去了罷。』蔣爺在旁說：『智賢弟，真少不了你。昨日一刻的工夫，就上圍城子去了。我問你，你說拉尿去了，你還不承認。』山西雁清楚楚，一五一一點也不敢隱瞞，又說了一遍。智爺也對着大衆一提。昨日晚間，到了圍城子，至紅翠園，我在房子後坡。

上就看見了徐良在樹上。他一跑我就上東房後坡去了。他被人家槊子練繞下來。我就揭起房瓦。打算用房瓦打他們。好救徐姪男。不料在這個時候。有路素貞到。就把他裝在西屋箱子內。那三個姑娘。進上房。喝酒去了。我下房殺死了。環。打開箱子。挑了他的綁繩。吹滅燈燭。我又藏起來了。徐良出來。他就躡出牆外。就逃命去了。連自己的刀。都不顧得了。徐良過來。給智爺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說。叔父活命之恩。姪男這一輩子。也不忘你老人家這番好處。還有一件。你老人家提我那刀。可知道下落。不知智爺道。你既問我就知道下落。挂在他們上房屋中牆上。趁着三個姑娘迎接東方亮之時。我就替你代了一代勞。徐良一聽此言。如獲珍寶一般。復又深施一禮。智爺回身進裏間屋中。把他的刀取出來。交給徐良。徐良將刀帶起來說。我回我們店中。送信去教他們上這裏。見衆位叔父來。蔣爺說。教他們去罷。徐良出了公館。到了自己店中。見韓天錦。盧珍。艾虎。把三元店的事情對他們一說。給了本店的店錢。飯錢。各帶自己東西出店。直奔公館而來。進了三元店。來至東院。到了屋中。見大衆行禮。對問了一回。路上所遇的事情。忽聽外邊一陣大亂。只見店家進來說。衆位老爺們。他們全瞧播台去了。這五里新街。西口外頭。有個白沙灘。立播台。哪蔣爺說。你先去罷。店家出去。蔣爺問徐良。他們不是五月十五。哪。怎麼這樣早。就看播台去。哪。徐良說。咱大家全去看看。便知。智化說。全去可以。別聚在一處。咱他大家散走。我說一個地方。在一處會齊。看完了播台。回來。在這本街上。有一個新開的大酒樓。叫美珍樓。我請衆位在那裏喝一杯酒兒。大家一聽。全都點頭。教店家把門帶上。衆位出了三元店。行至大街。就是那些人。捱肩擦背。攙老扶幼。異口同音。全是瞧打播台去的。他們大衆。也是三三兩兩的。散步出了五里新街。西頭一看。盡是白亮亮的沙土地。寸草不生。此地起名。就叫白沙灘。遠遠看見那裏。有一夥人。圍着瞧着。展爺智爺。蔣爺。張龍。趙虎。這幾個人。在一處。一看這個播台。有三丈六尺見方。也有上下場門。高穀一丈五尺。上面搭上木板。就在這上邊動手。若要上台。左右兩邊。單有梯子。兩邊八字式的。看台也是兩層。單有梯子上去。另有一個小棚。是單有一位小文職官。在這棚內。蔣爺他們吃驚。皆因一看播台。是個白虎台。展爺低聲叫。蔣四哥。智賢弟。他們搭播台。爲何搭一個白虎台。是甚麼意見。本來這播台。不定要出多少條人命。搭一個白虎台。更了不得了。趙虎說。咱們看看。那邊去。甚麼事情。圍著那裏。許多人。展爺住那邊一看。果然壓山倒海。圍着一圈人。往裏瞧看。蔣爺等一齊都到這裏來。了。分開衆人。住裏一看。原來是大衆圍着一個江湖上賣藝的。見那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挽牛心髮。鬚穿一件青紬的汗衫。俱都被損。青緞緝褲。一雙舊布靴子。腰間繫着一個舊抄包。面似鍋底。地下放着一根齊眉棍。一把竹片刀。

見他冲着衆人深施一禮，說：「愚下走在此處，舉眼無親，缺少盤費，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傷人，我會點粗魯氣力，在衆位面前，施展施展，要是練完的時節，懇求師傅們幫湊，有多給多，無多給少，說畢這套言語，就踢了兩盞腿，然後打拳張龍一拉展南俠，低聲說道：「這個人就是花神廟廬大老爺，打死花花太歲，嚴奇看擂台的那個史丹，後來到開封府，把他充了軍，他是個逃軍，他逃在此處來了。」展爺說：「對了你這一說，我就想起來了。」按說這個人，咱們伸手能辦，蔣爺說：「那是何苦見他打完了這套拳，要錢的時節，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大家誇獎說好，就是沒人給錢，又練了一盞刀，也沒人給錢，又練了一盞棍，也沒人給錢，史丹可就急了，說我連練了三四盞工夫，一個給錢的人也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人，十分兇惡，要問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蔣平遇龍湎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

且說蔣爺瞧這賣藝的可憐，練了半天，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黃臉的大漢，生的猙獰怪狀，說：「朋友，沒人給錢，皆因你不懂得這裏規矩，你應當先找出一個頭目人來，在本地有人緣的來教他，幫著你湊合半沖他，合半沖你那方能行了。」打算你自己要一天，要下一文錢來，你不懂規矩呀，朋友你貴姓？」史丹說：「姓史，我叫史丹。」那人說：「史壯士，我給你找個事情，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史丹說：「我實出無奈，欠下了人家的店錢，我纔出來賣藝，只要與我找個吃飯的地方，永不忘爺臺的好處。」那人說：「在這南邊有個團城子，裏面住着東方大員外，他們那裏打更的約有四十多人，打算要尋找四個打更的頭目，可得有些個本事纔好，據我看你這本事雖不甚強，你這身量相貌，還可以。」史丹一聞此言，就與那人深深施了一禮，說：「恩公，但能如此，我要得了好事，這一輩子也忘了你老人家的好處。」那人說：「明日正午，我在團城子西門，與你留下話，見了員外時，節成與不成，在兩可之間。」史丹說：「那就看我的造化，就是了。」那人一挥手，給了他一錠銀子，說：「你拿這銀子，還還店錢，換換衣裳。」明日正午，我們相見。」史丹又給打恭，那人說：「我可要走了。」史丹說：「請罷。」那人哈哈一笑，說：「朋友，你敢情是個渾人哪？」史丹說：「我也不算聰明，那人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甚名誰呀？」史丹一聞此言，羞了個臉紅過耳，說：「爺台，我實在是個渾人，恩公，你千萬別怪我，到底你老人家貴姓？」那人哈哈一笑，說：「我姓朱，單名一個英字，外號人稱黃面狼，你明天到那裏之時，你就說有個姓朱的，自然就與你回說進去，千萬你可要記好了，你在那個店裏住著哪？」史丹說：「我就在這五里新街西口，有個李家小店，就在他家住，了十幾天的光景，就欠下人家的店錢了。」朱英又說：「你算計這一錠銀子，連還店錢，帶置衣裳，穀與不穀，如要不穀，我

再給你幾兩。史丹說：足穀足穀，黃面狼朱英。這纔揚長而去。瞧熱鬧的衆人，也就一擁而散。史丹也就拿着銀子，提了鈔馬子，撲奔五里新街來了。蔣爺說：咱們走罷。蔣爺與智化展南俠說：此處有很好的一個機會，你們二位想到了沒有？智爺說：甚麼機會？蔣爺說：咱們要是有人同這個姓史的一說，明天與他一同上團城子，做個假投降。此時東方亮，正是用人時節，只要是高一頭，闊一膀的人，他是準要團城子裏頭。若有一個內應，要請冠袍帶履，就容易了。藏珍樓的底，咱們也就得著了。讓誰人可去？智爺說：就是這個人不好找。大家隨說，著就到了五里新街西口。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四老爺，怎麼這樣忙？蔣爺回頭一看，原來兩個人，一個是白方面，短黑髯，粗眉大眼，一身皂青緞衣襟，一個是年幼的後生，粉綾色武生中粉綾色箭袖，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如美玉，五官清秀，看去不過十八九歲。一看那白方臉的，認識就是大漢龍滔。看那後生，不認得是誰。身臨切近，將要叫展老爺。蔣爺對他使了一個眼色，那人纔不敢往下叫了。彼此對施了一個常禮。蔣爺問：這是誰？龍滔一回頭，把那後生叫過來，說：給你見見。這是展伯父，這就是我姪子。他叫龍天彪，過來與展伯父叩頭。說：展伯父在上。姪男天彪叩頭。展爺把他攙起來，說：賢姪請起。龍滔將所有一衆人，一一全都見了一禮。展爺說：找一個清靜之處說話，離那瞧熱鬧之人，遠遠的幾位坐下。蔣爺說：這就是大爺跟前的姪男，龍滔說：對呀，這就是我哥哥龍淵之子。蔣爺問：從何而至？龍滔說：皆因先到開封府任差去了。王老爺馬老爺告訴我，說你們在南陽府團城子，五里新街，打下了公館。我們就上這裏來了。剛到這裏，聽見有人說：這裏有個擂台，我們多繞幾步，奔到此處，不料真遇見老爺們了。蔣爺問：你姪子跟來作甚麼？龍滔說：皆因他父親被花蝴蝶一毒藥鏢打死了。如今跟着他馮七叔，練就了一身工夫。他七叔就是不會打暗器，這孩子他一心學打鏢，教我帶了他，給他找一個師傅，跟着學打鏢。學會的時節，慢慢找花蝴蝶的後人，只要是他黏親帶故，無論是誰，打死一個，就算與他天倫報仇。蔣爺說：好稱得起是個孝子。龍老爺打算與他拜誰爲師？龍滔說：四老爺給他，想一個人罷。蔣爺說：這裏有個很好的人，龍滔問：是那位？蔣爺說：無非輩數不大相符，就是我把姪子也可以教他。收作一個師弟。龍滔一聽，是徐良說：要是徐老爺可就好了。不但使鏢，甚麼暗器都會。回頭就把天彪叫過來，說：你這師傅一身的暗器，不但學鏢，要學甚麼，就有甚麼。四老爺你給說一說，咱們立刻就拜。蔣爺說：使得。叫徐良過來，說：我與你收個徒弟。龍老爺的姪子，方纔與你見過的那個，他要跟你學鏢，你就收了。這個徒弟，徐良說：姪男年輕，如何敢收徒弟？蔣爺說：你不必推辭了。龍老爺把他叫過來，磕頭罷。龍滔把天彪叫過來，就在白沙灘這裏，大拜了四拜，行禮已畢。龍天彪也給大衆磕了。

一回頭，智化說：「四哥，你方纔說我們這裏少一個人，上圍城子作個內應，據我看龍老爺可去。」蔣爺點頭說：「我也打算。是這個主意。」龍潛問：「甚麼事情？」蔣爺對他如此這般學說了一回。龍潛說：「使得。」天彪答言：「衆位伯父在上，可不是我小孩子人家多說話，要說教我叔叔上圍城子去作個內應，恐怕不行，最好我也跟着，一路前往。」姓史的帶我叔叔，他們不好打聽的事情，我都好打聽，他們到不了的地方，我可以到，他們絕不能疑惑我。衆位伯父想想，使得使不得？」蔣爺說：「也到有理。」展老爺問：「去了怎麼個說法？」蔣爺說：「作爲龍老爺與那位姓史的是親戚，如此如彼一說，沒有個不成。」展老爺說：「怎麼見得？」一說就成。蔣爺說：「他要想謀反，他豈不各處找尋這高一頭闊一膀的人？」龍老爺這個相貌，焉有不成之理。展老爺說：「誰去找那姓史的去呢？」蔣爺說：「不用多少人去，就是我同著張老爺、趙四老爺就行了。」智爺說：「事不宜遲，我們就辦理。」蔣爺說：「我們都在美珍樓相會，說畢大家散去。」蔣爺同定張龍、趙虎奔了李家小店，進了路北的店門，至裏面一看，那姓史的正拿著銀子出去購買衣服，一看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先就過去說：「朋友，你認識我們不認識？」史丹回答說：「三位恕我眼拙，未領教貴姓。」趙虎說：「我們是開封府的，這是我們蔣四大人，這位是我三哥姓張，我姓趙，叫趙虎。」史丹一聽是開封府的校尉，轉眼間就顏色更變，說：「衆位老爺們請坐，你們衆位必是爲我來的，我可是被罪之人，我可不是逃軍。」趙虎說：「你不用說那些話，你跟著我們到開封府見相爺就得了。」史丹一聞此言，嚇了個胆裂魂飛，事不由己，就給趙虎跪下了。說：「我在那裏實出無奈，看看快餓死，我纔上這裏找幾個盤纏，仍然回去認罪。」蔣爺說：「你且起來，不必撒謊，我先問你一句話，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史丹說：「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蔣爺說：「你愿意活，方纔姓史的給你找得那個事情，東方員外是作甚麼的，你知道不知？」史丹說：「我就知道他是個員外，別事一概不知。」蔣爺說：「如今襄陽王造反，他與襄陽王連手，也是一個反叛。」史丹說：「他既是一個反叛，我餓死都不跟著他去。」蔣爺說：「你既然說出這樣話來，你就是大宋的好子弟，我們只要說明白了，你只管前去。」史丹說：「我可不去。」蔣爺說：「我教你去，你只管前去，不但你去，我有個朋友姓龍，他還有個姪子，名叫天彪，我把實話告訴你，向著反叛的也在你，向著大宋國朝廷也在你。」史丹說：「我甚麼事向著反叛的呢？我要向著反叛的教我不得善終。」蔣爺說：「好，你同著我們這龍姓的爺兒三個去，就提你們是親戚，他們是在鏢行裏保鏢，如今把買賣散了，要在此處賣藝，作爲是碰見你說賣藝不行，作爲他們爺兒兩個苦苦哀告與你轉求，這位姓朱的，給他們美言美語，就在員外家內打更，都是愿意行了更好，要是不行，也不干你事，只要大事依我，不但你前罪可免，還算你一件奇功，準有 you 一個小小武職官做，就看看。」

你的造化了。史丹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四老爺倘若人家不收，那時可別嗔怪于我。」蔣爺道：「我方纔說過，事要不成就與你相干。遂教四老爺把龍滔找來。」史丹又問：「四老爺教我們前去何用？」蔣爺說：「我要不言，你也不知。是萬歲爺丟失了冠袍帶履，現在團城子裏面有個藏珍樓，不知道那藏珍樓裏面的消息，總得有個內應，方能得他裏面的實底。再說他擺擂台裏面有許多賊人，他又是王爺的餘黨，要有內應，豈不省事？這就是已往從前的實話。今都告訴與你，就看你心地如何了。」正說之間，就見趙虎跟着龍滔進來，蔣爺給他們引見了史丹，問：「我們明日一同前去，說我們是甚麼親戚？」龍滔說：「我們作爲是兩姨兄弟，這是我姪子龍天彪說叔父，你到不用說我是你姪子，就說我們是父子。」史丹說：「你使用罷。」然後告辭。龍滔天彪也不跟回公館去了。張趙二人跟着蔣爺，見了美珍樓，往裏就走。從西邊扶梯而上，至樓上一看，共是五間樓房，當中三間，單有兩間雅座，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條檯，南面俱是榻扇，東西兩邊兩間雅座，俱是半截窗，上掛着半截斑竹簾子。從外往屋內看，看不真切。由屋內往外看看，看的明白。北面是一帶欄杆，全都是硃紅斜十字式。蔣爺奔到榻扇裏，往下一看，是人家大醬園的後身，很大的院子，盡是醬缸，地上一半，地下一半。有兩個人，在那裏曬醬。東雅座把蔣爺叫將進去。蔣爺一見是南俠智化，就把史丹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復又叫過賣另添盃筯，又添了些酒菜。正在吃酒之時，忽然跑上一個人來，周圍一看，復又下去，就把白菊花同上來了。衆人捉拿淫賊。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鋪衆好漢捉賊

且說蔣爺進去，見大衆一個圓桌面，要了許多酒菜，有喝的，有不喝的。蔣爺這一進來，又添了幾件酒菜。忽聽扶梯一响，蹭蹭上來一人，看了看，又下去了。艾虎說：「這個叫飛毛腿高解，是個賊。」徐良說：「這是白菊花的前站，還有個病判官周瑞，他們三個人總在一處。」正說之間，又聽扶梯一响，頭一個就是白菊花，武生相公打扮。第二個是高解，第三個是周瑞，三個人仍是一路而行，依着白菊花，絕不上南陽府來，是教飛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兩個人苦苦相勸，晏飛自己想一點頭，隨着他就走。另有個主意，他的意見是找他那個相好的婦人去。那婦人也離團城子不遠，隨着他們走，讓他們上團城子去。自己單找那婦人去，見着時節，就帶着他上姚家寨去了。可巧到了五里新街，天氣尙早，假說在此處吃酒，盼到天黑，自己就單走下去，來到美珍樓要吃酒，又恐怕山西雁在這裏，飛毛腿先上來一瞧，並沒有

多少飯座。可見着東雅座裏有幾個人。隔着那斑竹簾子。實是。可看不出是誰。他想。焉有那們湊巧的事情。老西絕不能在這裏。一回身下樓出來。告訴白菊花。樓上無人。晏飛同周瑞進了酒舖。復奔扶梯。到了上面。白菊花總是賊人胆。虛盡往東裏間屋中看了又看。就是看不真切。皆因有那竹簾子擋着。總疑惑着山西雁。在屋中吃酒。哪復又扒着南邊榻扇。往下一看。一院子盡是醬缸。一口挨着一口。還有兩個人。在那裏晒醬。他就靠着那南面榻扇坐下。正對着樓口。倘若徐良從下面上來。他好一翻身。就從那榻扇。往醬園裏逃跑。高解周瑞在旁邊三人坐下。走堂的過來。問三位要甚麼酒。菜。周瑞說。要一桌上等酒席。三瓶陳紹。不多一時。擺列停當。高解斟酒。三個人輪杯換盞。雖吃着酒。晏飛不住往東屋瞧看。正在疑惑之間。忽聽扶梯又响。蹭蹭又上來一人。見那人一身素服。衣襟生的面如少女一般。五官清秀。到了樓上。也往東裏間屋內瞧了一眼。看了看白菊花。自己奔到西雅座去。叫過賣要了半桌酒席。自己一人在屋中飲酒。你道東屋裏人。怎麼不出來。捉拿三個賊寇。有徐良低聲告訴。那個是白菊花。那個是周瑞。那個是高解。衆人就掖衣襟挽袖子。智爺說。別忙等着他們。定住了神的時候。我們大家往外一躡。一個也走脫不了。故此全沒出來。後來上樓。這個人是白芸生大爺。他奉旨回家。料理喪儀。諸事已畢。奉孀母母親之命。早上京任差。帶着手下。從人乘跨坐騎。離了自己門首。直奔京都而來。正走在這五里新街。大爺覺着腹中饑餓。又看這座酒樓。簇新的門面。下了坐騎。進了飯舖。教從人在樓底下。要酒飯。自己上樓。他也沒看見裏間屋中是誰。到瞧了白菊花。幾眼見周瑞高解的相貌。定不是好人。自己到奔西屋裏去了。將要去的酒菜。吃了無非三兩杯酒。就聽東屋裏一聲叫喊。如同打了一個巨雷。相似。芸生一聽。好似二弟的聲音。往簾內一看。由東屋裏躡出許多人來。頭一個就是徐良。說。三個人才來呀。老西死約會。不見不散。一低頭。就是緊背低頭。花裝弩。噙味一聲。就打白菊花頭巾之上。也就是晏飛的眼快。如若不然。這三枝暗器。就不好躲閃。白菊花一聽。是老西說話。就站起身來。用脚一勾椅子。那張椅子往西一倒。就有他退身之地。了。雙手一扶桌子。見徐良冲他。一低頭。他也是一低頭。正打在頭巾之上。緊跟着左手一枝袖箭。白菊花往左邊一躲。就釘在榻扇之上了。徐良右手一枝袖箭。出去。白菊花往右邊一躲。蹭的一聲。在耳朵上微點了一點。那如龍瞪着。二隻眼睛。罵道。白菊花狠心球囊的。我是替師傅一家報仇。隨說着。掄刀就剗。那如虎也是破口大罵。剩了一只右手。也是提刀。就砍。晏飛瞧着。兩口刀到。就把桌子。冲着二人。一推。嘩喇一聲。俱都冲在邢家弟兄身上。兩口刀全都砍在桌子上。就把那如虎撞了一個。觔斗。白菊花抽身要跑。早被智化把他攔住。迎面就是一刀。白菊花拉劍。將要削智化。

這口刀，展爺那裏早就發了一枝暗器，晏飛總是躲袖箭要緊，一扭身軀，那枝袖箭打出樓外去了。晏飛躡上西邊那張桌上，艾虎先就上了板櫓，對着淫賊就是一刀，白菊花用寶劍往上一迎，打算要削艾虎這口刀，活該自己倒運，就聽噲啣啣的一聲響亮，在眼前火星亂迸，皆因是二寶一碰，故此才火星迸現，把艾虎也嚇了一跳，白菊花也吃驚，非小艾虎低頭一看自己的刀，連一絲也沒動，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又磕了一個口兒，晏飛看這勢頭不好，料着今天在這樓上，要走不了，晏飛打算要走，一看大眾把他圍裹上來，這個過賣多沒見過這事情，只嚇得東西南北都認不出來了，口中亂嚷說：「可了不得了，樓上反了，刀刀槍槍的亂砍也找不着樓門在那裏了，好容易找到樓口，一步就跨下去，咕嚕咕嚕就滾下樓去，摔了個頭破血出，也顧不得疼痛，到了底下扒起來就跑，口中直嚷：「反了哇，反了，底下的酒飯座也並不知樓上是甚麼事情，噲啣啣刀劍亂響，也有趁亂借此爲由，不給錢的，有嚇跑了的，下面之人一擁而散，上邊的人身法玲瓏的全上了桌了，聖手秀士馮淵不敢過去與白菊花交手，他怕那口寶劍就同蔣四爺圍住飛毛腿高解三個人交手，那如龍那如虎圍着病判官周瑞三個人交手，艾虎正與晏飛動手，飛毛腿高解瞧出一個便宜來了，對着艾虎脊後背颼的就是一刀，艾虎一回手，噲啣啣把高解這口刀削爲兩段，高解一縱身就從蔣平腦袋上躡出榻扇之外去了，蔣爺就尾于背後，跟將下來，飛毛腿飄身下樓，腳踏實地，蔣爺也就躡下來，這二人一躡下樓來，不大要緊，把兩個囁醬的老西幾乎沒掉下醬缸裏，徐良見飛毛腿一跑，回手掏出一枝鏢來，要打白菊花，見圍繞的人太多，從這個桌子上，躡在那個桌子上，來回亂躡，又怕打着別人，一想也罷，看病判官那裏清靜，對着周瑞，颼就是一鏢，只聽見噲啣一聲響，噲啣撒手丟刀，要問周瑞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醬缸內周瑞廢命 小河中晏飛逃生

且說徐良這一鏢，正打在周瑞手背之上，噲啣一聲鮮血直流，撒手丟刀，回頭就跑，那家弟兄，那肯教他逃命，尾于背後，也就趕下來了，周瑞躡出樓外，徐良說先跑了一個飛毛腿，後跑了一個病判官，就是別教這白菊花跑了，再說飛毛腿高解逃了性命，在前面跑着，蔣爺在後面追着，他看蔣爺瘦弱枯乾，料着沒多大本事，自己躡上醬缸，蹬着醬缸的缸沿，颼颼飛也相似，一直奔正西去了，蔣爺那裏肯容他逃躡，也就躡上醬缸，緊緊的追趕，追到西邊有個平臺，是人家雜貨鋪的後院，飛毛腿一縱身，躡上平臺，蔣四爺也就跟着躡將上去，看那高解蹤跡不見，蔣爺不肯追趕，一回頭，見病判官周瑞，教那家弟兄追着，在缸沿上亂跑，蔣爺在平台上一扒，瞧這三個人，見周瑞跑到西邊，縱身向平

台上一躡，正在脫空之際，被蔣爺用手中青銅刺一幌，周瑞見眼前一幌，自己不敢上去，往回來一翻身，脚找缸沿，焉能那麼樣巧，只聽嘆咤一聲，正掉在醬缸裏面，那如龍下了醬缸，把石板蓋在醬缸之上，自己往上一坐，蔣爺問你覺着醬缸裏面怎麼樣了，那如龍說他在醬缸裏，嘆咤嘆咤，只撞這石板哪，蔣爺說可別把他醬死，自己下了房，奔到醬缸這裏，又問這時候怎麼樣了，那如龍說這半天可不撞了，蔣爺說你下來罷，別把他悶死，那如龍跳將下來，把石板揭開，蔣爺一看，人已然不行了，蔣爺一伸手，把他往上一拉，通身是醬，已然氣絕身死，蔣那二位往外要走，掌櫃的出來說，人命關天，我們醬缸內，醬死一人，你們打算要走，那可不行，蔣爺同着那家弟兄，說掌櫃的，咱們櫃房裏坐着，我告訴你的話，隨即進了路南那個小門，到了櫃房，問掌櫃的，貴姓，掌櫃的說我姓趙，蔣爺說趙掌櫃的，我姓蔣，蔣名平字是澤長，御前三品護衛，萬歲，丟失了冠袍帶履，我們奉旨拿賊，方纔這個醬缸裏的，就是他們同黨夥計，你可不許聲張，你這一缸醬，該賣多少銀子，我們不能短少你的，你若把風聲透露，拿你到開封府，用狗頭錘，把你錘爲兩段，掌櫃連說，不敢不敢，夥計進來說，又從樓上下來了好幾人，都往西跑下去了，原來是白菊花到底買了一個破綻，躡下樓來，徐良說大家快追，頭一個就是白芸生，盧珍，艾虎，山西雁，下了樓，緊緊一追，白菊花躡到西邊，跑上牆去，由牆上房直跑到五里新街西口外面，撲奔正北，順着白沙灘往北，將到五里新街後街的西口外頭，忽見從巷口出來了兩俠，智化，馮淵，後面還有張龍，趙虎，就擋住去路，這幾人見白菊花下樓，往西跑，智爺說隨我來，就從樓上往下一躡，南俠馮淵，也就跟着躡下來了，張龍，趙虎，從樓上下來，智爺往北街跑，大家跟隨，由北街往西，迎面正撞着白菊花，展爺一捧寶劍，說欽犯那裏走，白菊花一見，嚇了個胆裂魂飛，暗暗一想，後邊小四義，本就不是他們對手，前邊又有姓展的擋住，這便如何是好，自己無奈，何，掏出一枝鏢來，明知也是打不着他們，暫作爲脫身之計，離展爺不遠，對準就是一鏢，展爺往旁邊一歪身，這一枝鏢，幾乎就把馮淵打着，白菊花一抖身，撲奔西北，約有一里多路，淫賊知道五里屯東北，有一道長河，這河名叫涼水河，自己想，要是跑到涼水河，也就有了命了，正跑之間，遠遠就看見了這一段水面，歡喜非常，直奔水去，山西雁瞧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暗暗着急，往前後一看，沒有蔣四叔，口中就說，蔣四叔，這個工夫，上那裏去了，白菊花打算要奔水去，咱們這裏，有會水的，沒有艾虎聽着，大料白菊花這一下水，自己可以把他拿住，皆因他在陷空島，跟着練的水性，可就是在水中，不能睜眼，果然行至涼水河，白菊花冲着大衆，哈哈一笑，說，晏大大爺走了，要是能耐的，在水中拿我，啾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徐良說壞了壞了，大衆一怔，艾虎說不用忙，待我

下水拿他。自己往前一躡，哧的一聲，也就跳入水中去了。見他單臂膊，把白菊花往肋下一夾，往上一翻，把賊人夾至岸上。大衆過來一看，要問賊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吳必正細說家務事 馮校尉情願尋賊人

且說艾虎往下一跳，工夫不大，夾着賊人翻身上來，往岸上一扔，說：「你們捆罷。」大家上前一看，徐良過去要綁，細細瞧了瞧，微微一笑，回頭叫老兄弟：「你拿的是年輕的，是上歲數的？」艾虎說：「那有上歲數的淫賊？」徐良說：「對了你來看罷，這個有鬍子，還是花白？」艾虎過來一看，何嘗不是衣服也穿的不對，還是青衣小帽，做買賣人的樣兒。艾虎一躁脚，說：「眼睜睜把白菊花放走了，這個是誰？」徐良說：「這個人還沒死透，哪？心中亂跳，咱們把他攙起來，行走行走。」張龍趙虎攙着他一走，就見蔣四爺帶着邢如龍、邢如虎，直奔前來，皆因是在醬園內，與掌櫃的說話，夥計進來告訴，又從樓上躡下幾個人來，往西去了。蔣爺說：「不好，我們走罷。」就帶着邢家弟兄，仍出了後門，躡上西牆，也是由牆上房見下面，做買賣那夥人說房上的人，往白沙灘去了。蔣四爺往白沙灘就追，將至白沙灘，遠遠就看見前面一夥人，蔣爺追到涼水河，見張龍、趙虎二人攙着一個老人在那裏行走，看那人渾身是水，又瞧艾虎也渾身是水，智爺高聲叫道：「四哥，你快來罷。」蔣爺來至面前，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艾虎怎麼夾上一個人來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叫張老爺、趙老爺把他放下罷，再攙着走，就死了。他是一肚子淨水，不能出來，又攙他行走，豈不就走死了嗎？智爺一聽，連連點頭說：「有理。」蔣爺過去，把那老頭教他扒著，往身上一騎，雙手從肋下往上一提，就見那老頭兒口內哇哇的吐水，吐了半天，蔣爺把他攙起來，在耳中呼喚。那老頭才悠悠氣轉，蔣爺問老者：「偌大年紀，爲何溺水身死？你是失足落河，呀？你還是被人所害？」那老者看了看蔣爺，一聲長嘆，說：「方纔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來的。」蔣爺說：「不錯，是我救的。」老者說：「多蒙活命之恩，如同再造，無奈這陽世之間，實在沒有我立足之地了。」蔣爺說：「你貴姓？有甚麼樣大事，我全能與你辦的。」老者說：「惟獨我這事情，你辦不了。」蔣爺說：「我要是辦不了，然後你再死，我也不能管了。」老者說：「我姓吳，叫吳必正。我有個兄弟，叫吳必元。我今年五十二歲，我在五里屯北路小胡同內，高台墻風門子上頭，有一塊匾，是吳家糕餅鋪。我們開這糕餅鋪，是五輩子了，皆因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二十二歲，我二人是一父兩母，我沒成過家，我兄弟斷了絃，多年尙無子女。今年三十歲，娶的我弟婦，纔二十歲，自從他過門之後，就壞了我的門庭了。我兄弟終日喝酒，他終日倚門賣俏，在我們櫃上一坐，穿的衣服，全是匪類衣襟，引得終朝每日，在我們門口聚會的人甚多，俱是些年輕之人，先前每日賣三

五串錢。如今每天賣錢五六十串，二三百串，還有銀子不等。只要他一上櫃，就有放下許多錢，給兩包糕餅，拿著就走。我們舖中有個夥計，他叫作法王三，這個入耿直忠烈，氣的他要辭買賣。我們這鋪子，前頭是門面，後面住家，單有三間上房，鋪子後面單有一段長牆，另有一個木板的單扇門，從鋪子可以過這院來，又恐怕我這弟婦出入不便，在後邊另給他開了一個小門，爲他買個針線的方便。這可更壞了事情了。他若從後門出去，後邊那些無知之人，就圍滿啦。他若要前邊櫃台裏坐著，那前邊的人就圍滿了。這日晚間，我將往後邊來，一開後院，那個單扇門，我就見窗戶上燈影兒一幌，有個男子在裏頭說話。我就聽見說了一句：「我就不敢進去了，說你只管打聽我白菊花劍下死的婦女，甚多，從來就留下了你這一個。」我聽到此處，一抽身，我就回去了。駭得我一夜也沒敢睡覺。次日早晨，沒教兄弟喝酒，我與他商議，把這個婦人休了罷。我再給你另娶一房妻子，如若不行，只怕你終久受害。我就把頭天的事情說了一遍。我兄弟一聽此言，到後邊又打了他一頓，誰知道這惡婦滿口應承，改過了今日早晨，後邊請我說話，我就到了後邊，他就扯住我不放，纏個不了。聽得兄弟進來，方纔放手，我就氣哼哼的出來。可巧我兄弟從外邊進來，我弟婦哭哭啼啼，不知對他說了些什么甚麼言語。他就到了前面說：「你說我妻子不正，原來你沒安著好心。」我一聞此言，就知道那婦人背地盡感是非，我也難以分辯。越想越無活路，只可一死。我說著全都羞口。爺台請想，如何能管我這件事情。蔣爺說：「我能管我實對你說，這位是展護衛大人，我姓蔣名平，也是護衛，難道辦不了這們一件小事嗎？皆因內中有白菊花一節，你暫且跟著我們回公館，我自自有道理。」吳必正聞聽，連連點頭，與大眾行了一回禮，把衣服上水擦了一擦，跟著大眾直打五里新街，蔣爺同著展爺，先上飯店。那些人就回公館。蔣展二位到了美珍樓，往裏一走，就聽那樓上披叉吧又轉天錦在那裏亂砸亂打，掌櫃的見著蔣展二位，認識他們，說方纔你們二位不是在樓上動手來著嗎？蔣爺說：「不錯，我們正爲此事而來，到了櫃房，把奉旨拿賊的話對他們說了一遍。所有舖內，傷損多少傢伙，俱開了清單，連兩桌酒席，帶賊人酒席，都是我們給錢。那個掌櫃的說：「既是你們奉官的差使，我們這點小意思，不用老爺們拿錢了。只求老爺們把樓上那人請下來罷。」我們誰也不敢上去。蔣爺說：「交給我們罷。」晚間，我們在三元店公館內，等你的清單說出來。蔣爺上樓，把韓天錦帶下來，出了美珍樓，直奔公館。進三元店，此時艾虎與吳必正全都換了衣服。蔣四爺說：「方纔這老者說在五里屯開糕餅店，白菊花在他家裏，我想此賊由水中一走，不上團城子，今晚必在這糕餅店中，你們誰人往那裏打聽打聽？」問了半天，並沒有人答言。馮淵在旁說：「你們都不愿去，我去。」心正不怕影兒邪。徐良

說你就爲這件事去。這纔對了你的意思呢。馮淵說：我要有一點歪心，教我不得善終。蔣爺一攔，對徐良說：先前你可不肯去，如今馮老爺要去，你又胡說。你們兩人從此後別頑笑了。馮老爺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你若到五里屯訪著白菊花，你可別想著貪功拿他，只要見著，就急速回來送信。就算一件奇功。馮淵拿了夜行衣靠的包袱，將一出屋門，碰見艾虎說：兄弟，你這裏來，我與你說句話。艾虎跟著他，到了空房之內。馮淵說：賢弟論交情，就是你我算近的。我的師傅就是你的乾爺，他們大家全看不起我，我總得驚天動地的立件功勞，非得把白菊花拿住。他們大眾可就看得起我了。艾虎說：皆因你素常好談諧之故，非是人家看不起你。馮淵說：我若拿住白菊花，你歡喜不歡喜？艾虎說：你我二人，一人增光，二人好看。如親兄弟一般。馮有不喜之理。馮淵說：我可要與賢弟啓齒，借一宗東西，你若借給我，我就去，你要不肯借我，就一頭碰死在你眼前。隨說著雙膝跪倒，要問借甚麼東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得寶劍馮淵快樂 受薰香晏飛被捉

且說馮淵與艾虎商議，借一宗物件，又與他下了一跪。艾虎問：你要借何物？馮淵說：把你那薰香盒子借我一用。艾虎暗道：他實在是有心，怎麼他還懷記著薰香盒子？哪欲待不借，又不好推辭，無奈何說。大哥，我這薰香盒子太概，你也知道，是小諸葛沈仲元的東西，我是偷他的東西，我借給你，可得有人家的原物在，別給人家丟失了。此物，馮淵說：我又不是三歲孩子，怎麼能夠丟失此物？我要丟失此物，我有一條命賠着他呢。艾虎把薰香盒子拿來，交與馮淵，還教他怎樣使法，連堵鼻子的布捲，都給了馮淵。聖手秀士別了艾虎，出公館，直奔白沙灘來。見人打聽，到了五里屯東口外頭，見一老者手扶拐杖，年過七旬。馮淵說：借問老丈，那裏是五里屯？老者道：這就是五里屯。你找誰？馮淵道：這裏有個糕餅店，在于何處？老者瞪了他一眼，說：不知道。馮淵說：唔呀，怪不的他們不來，自己無奈，進了五里屯的東口，路北有一個小巷口，見有一百多人都在那裏蹲着，俱是年輕的，連一個上年歲的沒有，俱都是面向着北看。那北頭有一個鋪子，是五層台階，並沒有門面，是個風門子，上面有個橫匾，上寫着發賣茯苓糕。吳家老鋪自己撲奔正北，要上台階，就有人說：沒出來，哪你不用進去。馮淵看著這些人暗罵道：這幾個混帳王八羔子，一個好東西沒有，也不與他們說話，拉開風門了，奔了櫃台說：你們這裏賣糕不賣？那怯王三說：既是糕餅鋪，什麼不賣糕？馮淵剛要往下說話，忽聽外邊一陣大亂，衆人往北直跑。馮淵不知是甚麼緣故，也就出來，見那些人順道小胡同，直奔正北。馮淵也就跟着到了北邊，就見了吳必元的大門，見那門半掩半開，裏頭站着個婦人，頭上烏雲帶了許多花朵，穿着一件西湖色的大

衫葱心綠的中衣，紅緞弓鞋，繫着一條鵝黃汗巾，滿面脂粉，雖有幾分人材，却是妖淫的氣象。百種的輕狂，一手扶定門框，一手扶定那扇門，得意的把那條腿，躡在門檻之外，不然如何看得見弓鞋，哪有一塊油綠絹帕，往口中一含，二目七斜，用眼瞞着那個相公。雖然瞧着他的人甚多，惟獨單有一個相公出神，在他迎面一站，那個相公約有二十餘歲，文生巾，百花袍，白綾襪子，太紅厚底雲履鞋，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一手反背着，拿着一柄泥金摺扇，也是二目發直，淨瞧着那個婦人。衆人看着，全是哈哈大笑。這男女盡自不知，類若癡呆一般。正在出神之際，忽聽在北上咳嗽一聲，馮淵抬頭一看，卻是白菊花到了。馮淵見了白菊花，就不敢在那裏瞧，看了小胡同，撒腿就跑，出了小巷口，回頭一看，幸而好沒追跑下來。料着白菊花，他沒看見我，就找了一個小飯店，飽餐了一頓，給了飯錢，直待到人家要上門板的時候，方纔出來，繞到五里屯後街，探了探糕餅鋪，後面院子的地勢，自己找了一塊僻靜所在，把夜行衣靠包袱打，開通身到頂，俱都換了，背插單刀，百寶囊，薰香盒子收好了，把白晝衣服，俱都用包袱包好，奔了糕餅鋪後院東隔壁，有一棵大榆樹，馮淵躡上牆頭，扒上大樹，騎在樹上，前邊枝葉，正把自己擋住，往下瞧看，下面人要往上瞧看，可有些費事。隨手將包袱掛在樹上，淨往下面看着，不多一時，有人用指尖彈門，裏面婦人出去，將門一開，細細一看，原來是白晝那個相公。那相公對着吳必元的妻子，一恭到地，說大嫂今日學生目睹芳容，回別寒舍，廢寢忘餐，如失魂魄。今晚涉險前來，與娘子巫山一會，婦人一聽，微微的一笑，口尊癡郎，你我素不相識，夜晚叫門，你這膽量，可就不小。相公說，但能得見芳顏，雖死無恨，倘能下顧，賞賜半杯清茶，平生足慰。婦人說，我見世上男子甚多，似你這癡心的也，太少，如此就請進來。婦人前邊引路，相公就跟着進來，似乎這個人，膽子實在不小，也不問問他家丈夫，在家不在家，也是活該生死簿上勾了他的名字。閻王殿前掛了號了，進了院子，婦人就將大門關上，來至屋中，馮淵在樹上看得明白，他到替這個人，提心吊胆，暗說，要是白菊花一來，只怕此人難逃性命，果然不大的工夫，喇的一條黑影，由牆上來了一個，人馮淵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白菊花。見淫賊飄下身來，直奔窗前，用耳一細聽，男女正在裏邊講話，惡淫賊把簾子一掀，見雙門緊閉，一抬腿，噙的一聲，把門踢開，哈哈一笑，說，賤婢，你作得好事，滿屋中一找，就見那床幃底下，下露着一點衣襟，婦人站在那裏，擋着，晏飛過來，把婦人一揪，嘆咤一聲，擲倒在地，晏飛一伸手，把相公拉出來，回手一亮寶劍，嘆咤結果了他的性命，回身往椅子上坐，說，賤婢，他是何人，那婦人機變最快，扒起來說，晏大爺，這可是活該不該，我們家出事，你要問這個男子的來歷，白晝之時，我就看見他了，在咱們門外頭，兩隻眼睛發直，淨瞧着我。

這必是我方纔倒水去時節。我可瞧見有個黑影兒一幌。我打量這是一條狗。哪。我也沒留心細看。必然是他。先鑽在床底下來了。白菊花又哈哈一笑說。賤婢你真辨別的好。婦人又百般的一哄。晏飛可就沒有殺害婦人的心意了。就問婦人。你可給我預備酒。把個馮淵在樹上等的是不耐煩。好容易等至二人吃畢酒。安歇睡覺。吹滅燈燭。還不敢下來。料着不能這就睡着。又等了一個更次。天交四鼓。把包袱摘下來。往腰中一繫。盤樹下來。到了窗櫺之外。聽了聽。就知二人睡熟。先把布捲掏出來。堵住自己鼻孔。把薰香盒子摸出來。點着薰香過去。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見惡賊貪淫受害 逢二友遇難呈祥

且說馮淵把薰香盒子摸出來。把蓋揭開。取千里火筒。這香盒子。類若銅仙鶴的形象。把千里火點香。放在仙鶴肚內。用仙鶴嘴對準窗櫺紙。此刻香烟已濃。把仙鶴尾巴一拉。兩個翅兒自來。一胡扇胡扇的。那香烟就奔屋中去了。把所點的香。俱已點完。料着白菊花必定薰過去了。回手把仙鶴脖子攥回。收藏百寶囊之內。到了屋門。把簾子一啓。那門無非虛掩。頂着一張飯桌子。將門推開。桌子一挪。進了屋中。一亮千里火。就奔床榻而來。馮淵也是好大胆量。就把燈燭點上。往帳中一看。馮淵嚇得身軀倒退。原來他們是赤條條的睡覺。就見他那寶劍鏢囊衣服等件。俱在他身旁。放着馮爺過去一伸手。先把他寶劍鏢囊衣服等件。拿過來。抱着就往外跑。到了院中。樂的他慌慌張張。把包袱解下來。打開把他所有的東西。衣服靴襪。還有夜行衣靠的包袱。俱裹在自己包袱之內。把鏢囊自己繫上。又把寶劍也搬在地上。就是一件爲難。要拿白菊花。他們是赤身露體。自己乃是有官職之人。過去捆他又怕冲了自己之運。有心一刀將他殺死。又想不如拿活的好。正在思想。打前邊進來一個人。那人喝的酒足。有十二成了。就是吳必元。從外邊喝的大醉。而回。怯王三見大掌櫃的一天沒回來。怕他行了拙志。二掌櫃回來。醉到人事不醒。只可明日再說罷。往後推着吳必元說。後邊睡覺去罷。把後門一關。吳必元就一路歪斜進來。馮淵過去說。你是甚麼人。這一句話。把吳必元的酒嚇醒了一半。回問。你是誰。又一瞧馮淵。這樣打扮。說你是個賊呀。馮淵道。胡說。我是御前校尉。奉旨捉拿國家欽犯。如今現在你家睡覺。你是吳必元。哪。吳必元一聽是校尉。忙深施一禮。說。我正是吳必元。馮淵就把他哥哥溺水自己怎麼奉差而來。白菊花怎麼在裏面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吳必元嚇得渾身亂抖。把王三叫過來。又告訴夥計一遍。馮淵問吳必元說。你這妻子還要回說不要了。馮爺說。你若不要他。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用一床被子。將他裹上。兩個人搭着他。丟在河裏去。再用一床被子。把賊人蓋上。我好進去拿他去。吳必元說。把我妻子搭出。將他驚醒之時。他要叫

喊如何是好。馮淵說：絕不能叫喊。我把他治住了，如死人一樣。吳必元這纔同着王三進去，二掌櫃把被子裹上他妻子，又用一床搭在白菊花的身上。王三過去把街門開開，馮淵說：我是原辦的正差，親眼得見你們，若要不信，我姓馮，叫馮淵，御前校尉，開封府總辦堂差。這二人也不知他有多大的爵位，這方纔把淫婦抬將起來，出離大門，丟在河中。回來見了馮淵，告訴了一遍。馮淵過去叫王三，找了兩根繩子，把白菊花二臂捆上，又把他的腿捆好，用一床大紅被子，照着捲薄餅的樣子，把他裹好。馮淵往肩頭上一抗，那二人送在大門以外。此時已交五鼓多天，對着朦朧的月色，馮淵抗着白菊花，直奔公館而來。過了五里屯，就是白沙灘的交界，走出約有三里多路，天光快亮，本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又抗着個人，走路不便。可巧前邊一片松樹林，至裏邊，把白菊花放下，把身上包袱解下來，又把刀劍摘下來，將包袱打開，脫下夜行衣，靠連軟包巾帶鞋，倒把白菊花那身衣服，他全穿上了。武生巾、箭袖袍、獅鸞帶、厚底靴子，也把寶劍帶上，把百寶囊解下來，將自己的夜行衣包袱打開，將百寶囊包在裏面，還有自己一套白晝衣服，連白菊花的夜行衣包，共是兩個衣包。外面單有一個大包袱，打量着兩個包在一處，不料正包之時，忽聽樹林外頭念了一聲無量佛，說你是那裏來的偷盜人家的東西，意欲何往？馮淵聽聞一怔，從樹外躡進兩個人來，未能看得明白。大概必是兩個老道，忽聽白菊花嚷說：師弟快來罷，我教人家捆在這裏了。原來他剛出五里屯，白菊花就醒過來，那薰香本是鶉鳴五鼓返魂香，只要是天交五鼓，那香烟的氣味就散淨了。晏飛就醒過來了，睜眼一看自己二臂牢拴連腿，教人家捆上了。有被子當着，看不真切，原來是教人家肩頭抗着類類的直走。忽然嚇嚇一聲，將自己摔在地下，復又往外爭拔爭拔，就見是馮淵把他拿住了。見馮淵換自己的衣服，可巧那邊有他師弟到了。這兩個人，一個是蓮花仙子，紀小泉，一個是風流羽士張鼎臣。這兩個是老道的徒弟，又是師弟兄，又是盟兄弟，全是尋花問柳之徒。那紀小泉就是銀鬚鐵臂蒼龍的姪兒。後來拜的是梁道興為師，可巧這日他同着風流羽士張鼎臣投奔圍城子，又無錢財，二人要打算做一號買賣，可巧正走在此處，就見馮淵肩頭背着一個類若似包袱相仿。紀小泉叫哥哥，咱們劫這個大概總有點油水。張鼎臣點頭，兩個人這纔往裏一躡，念無量佛。白菊花就聽出來了，故此高聲喊叫。師弟快來救我。紀小泉與白菊花至好，皆因出去採花，都是這樣朋友。如今聽見是晏飛的聲音，焉有不肯來劫救的道理。馮淵見白菊花也醒過來了，又有人躡進樹林，一着急，包袱也沒包袱，好到不如先一劍把他砍了罷。再說此時，慢說兩個人全憑這口紫電劍，他有甚麼兵器，削上就得兩段。那還怕他甚麼。剛一回手，拉寶劍碰的一聲，就是飛蝗石打將過來，正打在馮

淵右手手背之上。馮淵唔呀一聲。一甩腕子。疼痛難忍。那劍就拉不出來了。鬧了個手忙腳亂。眼看張鼎臣紀小泉兩個人。擺寶劍反要剝他。馮淵無奈。只可一伸手。把夜行衣靠包。袂拿起來。撒腿就跑。張鼎臣紀小泉二人。緊緊一追。白菊花叫道。二位師弟。別追他。先給我解開。紀小泉說。哥哥你。先追那個。我回去。與我師兄解開。一伸手。將被子抖開。一看。白菊花赤身露體。紀小泉一笑說。大哥。準是採花。被捉了罷。白菊花說。不錯。正是採花。被捉說。賢弟。那一個蠻子。務必把他捉住。這廝把我害苦了。紀小泉答應。復又拿起劍來。挑開繩子。出了樹林。趕下來了。白菊花一看。地上現有的。是衣服。穿上一條。中衣。穿了靴子。拾起馮淵那口刀。也就追出樹林。往下緊緊一趕。追來追去。也離着不遠。馮淵回頭一看。三個人。都往下追趕。馮淵就一急。直奔樹林。使一個詐語。高聲嚷叫說。樹林裏頭。埋伏快些出來。現今有白菊花。到了。多臂熊。快來罷。這一聲。不。大要緊。把白菊花嚇了一跳。高聲叫道。二位賢弟。別追了。白眉毛。現在此處。哪。紀小泉與張鼎臣。也不知道。是甚麼事情。微一止步。忽見樹林之中。跑出一人。嚷了一聲說。烏八的球囊。隨罵着。往下就趕。若問徐良這一來。怎麼捉拿白菊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晏飛丟劍悲中喜 馮淵得寶喜中悲

且說馮淵使個詐語。果然樹林之中。就有人。答言。哼了一聲。罵烏八球囊的。出來一看。原來不是徐良。却是學徐良口音。是那如龍。那如虎。二人。皆因是馮淵沒回去。此時。天有四鼓。還不見回公館。蔣平說。可不好了。別是遇見禍了罷。艾虎說。他臨走。把我那薰香盒子。要去了。徐良問。老兄弟。你怎麼把薰香盒子。借給他。哪。他這一去。要遇不見白菊花。必拿薰香。把內掌櫃的。薰過去。他要採花。是你損德了。蔣平在旁說。不要血口噴人。他不是那樣人物。展南俠說。總是有入。接應去方好。蔣平說。教二位。那老爺。前去。辛苦。辛苦罷。二人答應。遂帶了兵刃。問了問。吳必正。他家道路。出離公館。直奔白沙灘。此時。已然。天光。快亮。見前邊。有片樹林。見前邊。有人。飛也。相。往前。直跑。那如虎說。準是馮老爺。敗下來了。二人。躲入樹林。聽得。馮淵說。後面。白菊花。到了。那如虎。心生一計。說。哥哥。我學徐老爺。罵人。先驚嚇他。一下。果然。往外一跑。哼了一聲。罵道。烏八球囊。這一聲。不要緊。把白菊花。嚇跑了。不但。把他一人。嚇跑。並且。他還拉着張鼎臣。與紀小泉。這兩個。人。也不知道。這甚麼事情。心想着。師兄。怕別人。更得可怕了。也就跟着他。糊裏糊塗。跑下去了。又來至。那個樹林內。白菊花說。你們。往外。盼着。點。他要一。來。咱們。好跑。苟要。提起。那個。老西。來。令人。可恨。他害得我。好苦。這蠻子。就是。那個。老西。的前站。他把。老西。的事。一五一十。細說。了一回。這兩個。人一聽。也是一。怔。紀小泉說。要教。你。這麼。一說。

這個人誰能是他的對手，你必然是被他嚇破膽子了。白菊花說：不然，你日後見着他，就知他的利害了。紀小泉又問：你是在那裏採花，落到這樣狼狽？白菊花也就實說了一過，要不是你們來，我這條性命可就休矣。說着話，就把馮淵的衣服穿上，還有一個包袱，打開一看，裏面却是夜行衣服，還有個百寶囊，一看却是夜行人所用的東西。飛爪百鍊，有許多薰香，這是甚麼緣故？皆因馮淵被蓮花仙子一飛蝗石打在手背之上，心一慌亂，把夜行衣包拿錯了，把白菊花的衣包拿走，將他的丟下了。白菊花一見此物，十分歡喜，連忙叫紀小泉說：賢弟，你看，雖然把我寶劍丟了，我却得了一個薰香盒子。紀小泉說：恭喜賀喜。白菊花說：我還有甚麼喜事？紀小泉說：據我賄寶劍雖然丟失，這薰香盒子比寶劍還強。咱們出去常常遇見少婦長女，多有不從的，有了這宗東西，豈不是比寶劍強的多麼？白菊花哈哈一笑說：有了此物，真要再見着節烈的婦人，要教他順手，不費吹灰之力，從新把包袱裏好，他就改作馮淵的打扮。問紀小泉：意欲何往？紀小泉說：要上圍城子。白菊花說：你們一到圍子城，這個老西先前說過，必要去尋找，我可不是老西的對手。你們要去，我也不攔。紀小泉說：你要不去，我們也就不去了。你是意欲何往？白菊花說：上我姊丈那裏去，仍回姚家寨。他那裏到是我棲身之所。張鼎臣、紀小泉二人都異口同音，俱都愿意一路前去。白菊花說：既然這樣，你們二位同着我，把吳必元殺了，然後再走。二人答應一同回白菊花回五里屯，殺了吳必元。三人一同撲奔姚家寨，惟有蓮花仙子、紀小泉不大願意，皆因跟隨他師傅前幾年上圍城子，與東方亮拜過一回壽，見過玉仙在東方亮家中住了一個多月，常與玉仙掄拳比武，二人很有意思。今日打算要上圍城子，又會玉仙，被白菊花說的無可奈何，也只能隨着殺了吳必元，投奔姚家寨，暫且不表。單提馮淵就問那家弟兄，這徐良那裏去了？那如虎說是我學徐良口音，嚇退賊人。你爲何這樣打扮？馮淵把自己的事如此這般細說了一遍。那家弟兄一聽道：如今白菊花的寶劍，教你得來了。馮淵說：你看不是我帶着呢？那家兄弟說：早知道白菊花沒有寶劍，你何不追他呢？馮淵說：這工夫追他，也不爲遲。故此煩你們二位，跟我一踰，我那裏還放着好些衣裳呢。自己低頭一看，說：不好了，我把包袱拿錯了。那如虎問：怎的拿錯了？馮淵又把換衣服，要拿大包袱一包。在這個時候，有兩個老道進來，剛一拉寶劍，被他打了一石子，正在我手背之上，負痛跑了。二位跟我辛苦，辛苦去。那家兄弟跟着馮淵，又到那個大松樹林子裏邊，要找包袱連刀蹤跡不見。馮淵急的躁腳搖頭說：丟了要緊東西了。那家弟兄問：丟了甚麼東西？馮淵說：不必問了，咱們暫且回去罷。將出那樹林，就

見由西跑來一人，說馮老爺慢走。馮淵回頭一看，却是糕餅鋪怯王三。說馮大老爺，大事不好了，自從你老人家去後，我們二掌櫃的，在後頭院內睡覺，我在房內看着鋪子，我還沒睡着哪，就聽二掌櫃的喊叫救人，我趕到後邊一看，我們二掌櫃的，被殺身死，也沒有兇手，也沒有兇器，不知被何人所殺，我就跳牆出來，要到五里新街各店中打聽去，不料跑到此處，看見你老人家了。馮淵說：不怕，你跟我走罷。王三答應一聲，就跟隨馮淵，直奔公館而來。此時天已紅日東升，到了公館，直奔東院而來。此時蔣平等，整整一夜沒睡覺，好容易盼着馮淵到了，衆人看他這樣打扮，俱都掩口而笑。蔣平就問馮老爺：你怎麼打扮也換了。馮淵就把始末情由的話說了一遍。蔣平說：如何，如再有一個人同着他去，豈不就白菊花拿住了。智化說：總是他不該遭官司，教徐良把吳必正叫過來。王三告訴他家中之事，吳必正聽了，放聲大哭。蔣平說：你也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復生，我教給你一套口詞，包管你絕不出醜，你自己找人寫呈子去。吳必正問：甚麼口詞。蔣平說：作爲你弟婦，這日晚間將要安歇睡覺，忽見從外邊進來兩個人，一個文生，秀士，也不知他叫甚麼名字，一個武生，相公，俱沒安着好意，就聽見那人自己說：叫白菊花，這兩個個人爲爭風，那白菊花一劍將文生秀士殺死，拋在河內，就要與你弟婦行苟且之事，不料此時有官人趕到，將白菊花追跑，你弟婦雖沒失身于匪人之手，本人一羞投水身死，你就照着這套言詞寫張呈子，準不至名姓不香。後來賊人去而復反，又把你家兄弟殺死，求你們太爺作主，你也不占罪名。你弟婦也是個烈婦，你想想如何。吳必正連連點頭說：是。連王三都給衆位磕了頭，出公館去了。老頭子去後，大衆再看馮淵坐在那裏，洋洋得意，很透着自足。左把寶劍按一按，右把寶劍提一提，站起來，復又坐下，自己不知要怎樣才好。蔣平說：智賢弟，我想這白菊花從此一跑，又丟失寶劍，無處可去，這可要上圍城子去了。智化說：今天晚上，我到圍城子走走。蔣平說：智賢弟，辛苦辛苦，你去可是很好，探望裏面光景如何。徐良說：智叔父，我要上圍城子，姪男跟隨你老人家一路前往。艾虎說：我也同去。盧珍說：智叔父，我也去。瞻仰瞻仰。白芸生說：智叔父，我也領教領教去。這四人都要去。黑妖狐帶領小四爺前去，二盜魚腸劍不知怎樣盜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史丹無心投員外

天彪假意認乾爹

且說智化要上圍城子，小四爺全要前去，都要看看藏珍樓。智化無奈，只得應允。當下徐良對着馮老爺說：雖然你得了，一口寶劍，是無價之寶，世間罕有此物，乃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故此不能久在白菊花的手內，不如急急做個人情，送給有德之人，你若不信，你就佩着，不但不能長久，還怕要與你招出禍來。徐良這句未曾說完，把馮淵臉上顏色

都氣變了說不用細講我不配帶此物必是你可以配帶徐良說我也不配帶咱們公舉一人將這人說出人人皆服那纔可行我說是智叔父頭一件是前輩老英雄二則聲名遠振正大光明列位請想如何馮淵一聽說醋糟你原來是捉弄我你到是明要我雙手奉送你這繞脖子拿別人的春風做你的人情我這個性情越不行劍是在我身上帶着你們不能搶我的憑爺是誰我也不給我可是無德偏要帶有德的東西徐良道我無非是多說愛給不給與我無干馮淵說我就是不給徐良往旁邊對着艾虎使了個眼色艾虎也就明白了這個意思問馮淵說哥哥你把事辦完了麼白菊花今天你還去拿不拿馮淵說今天就不去了艾虎說你要不去該把那個東西還我了馮淵問甚麼東西艾虎說薰香盒子馮淵說教我丟了艾虎說那時我要不借總說我沒有弟兄的情分了我給你時節囑咐你千萬可別丟了你也知道我是偷的東西誰知道你丟了拿什麼還人家的原物你丟了就得給我找去馮淵說我上那裏去找準是被白菊花得了去了徐良說老兄弟薰香盒子要被白菊花得了去他必是薰香採花那個罪惡全在你的身上艾虎一聽更透着急與馮淵要定了沒有不行馮淵看了看艾虎瞧了瞧徐良說我明白了總是親者厚厚者偏就只我是個外人一回手把寶劍摘將下來雙手捧着交與智化說智大爺我可不成敬意是教他們擠兌的我要不給準許他們把我害了智化說你容易得來的寶物我焉敢領受常言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馮淵說你就不用擠兌我了醋糟與我繞脖子艾虎與我要薰香盒子淨擠兌我是這口寶劍如今我恭恭敬敬送給與你你又不要不信我要拿回去艾虎又該給要薰香盒子了不用作這虛套你收下饒了罷不必難我了蔣展二位在旁說既是馮老爺這一點誠心你就收下罷智化這纔伸手接過了來深深施了一禮說馮老爺賞給我這口寶劍應當請上受我一拜馮淵說那我可不敢當回頭又與艾虎說我把寶劍送給你老師你要薰香盒子不要艾虎說寶劍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把我的薰香盒子丟失已然丟了咱們自己弟兄難道說我還一定與你要還不成馮淵說好兄弟真慷慨我要不給你師傅那口寶劍你絕沒有這樣言語大衆全都哈哈大笑智化教艾虎把店家找來給預備香案不多一時將香案設擺妥當智化把劍供在桌案之上點上香蠟雙膝跪倒祝告劍仙在上弟子智化現今得了紫電劍必須按正道而行倘若錯用此物定遭天誅說畢將香插入香斗之內大拜二十四拜站起身來纔把寶劍跨上吩咐店家將香案撤去大家輪次道喜行禮行禮已畢蔣平教店家備酒與智化賀喜不多一時設列杯盤衆人落坐大家歡呼暢飲議論上圍城子暫且不表單說龍滔與龍天彪在史丹那店內住了一夜史丹出去置買衣服青緞子箭袖袍皮挺帶薄

底快靴。墨灰襯衫。青線壯帽。穿戴起來。又是一分氣象。更透着威風。到了次日。把店內陳欠飯賬。俱開發清楚。吃畢早飯。天交晌午。三人出離李家店。直奔圍城子西門。看了看周圍城牆鴨蛋相似。是個長圓的。來至西門北邊一帶三間上房。隨問道。裏面有人麼。那人答道。找誰。史丹說。有一位姓朱的。給留下話了。沒有那人說。你莫非姓史。叫史丹。打把勢的麼。史丹說。正是。那人說。你們先在屋內坐坐。我打發人去請朱大爺去。不多一時。黃面郎朱英。從外面進來。行禮已畢。就問這兩個人是誰。史丹說。你們二人過來見見朱大爺。這是我姨弟。叫龍滔。這是他的兒子。叫天彪。龍滔要行大禮。也是被朱英把他攔住。一打量龍滔。白方面短黑髯。虎臂熊腰。又看那小孩子。是武生公子打扮。面如白玉。生得十分俊秀。隨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跪下磕頭。說。我叫龍天彪。朱英把他攙起來。說。好一個聰明小孩子。回頭又問史丹。你帶着他們父子二人。有甚麼意見。史丹說。昨天我正在街上賣衣裳之時。遇見我姨弟。他原是在鏢行保鏢。皆因把鏢行買賣擱下了。沒找着事情。也要在此處打把勢賣藝。我就把你老的話對他們一說。他們一心就要來求你老人家。給他們美言美言。不怕就在此處打更。都是情甘愿意。朱英滿口應承。隨即帶着他們。就走進了大門。穿宅越院。至來垂花門外頭。教他們在那裏等着。自己去了。半天復又出來。說你們要見員外爺之時。可是要磕頭。到了裏面。進廳房。一看羣賊實係不少。朱英帶領三人進見。說。這是大員外。史丹龍滔跪下磕頭。又見了紫面天王。也給行禮。復行引見羣賊。也是一行禮已畢。住旁一站。東方亮問。那個叫史丹。回答。小人便是。又問龍滔會甚麼武藝。回答。小人會使單拳。脚史丹會甚麼本事。回說。會使單刀。齊眉棍。拳脚。東方亮教他們施展。先是史丹把衣服一掖。袖子一挽。打了一邊拳脚。又教龍滔練。也將衣裳一掖。袖子一挽。把刀摘下來。教天彪拿着刀鞘。子龍滔這一邊刀。大家無不掩口而笑。就是三刀夾一腿。沒有別的招數。也不換樣兒。也不收住。好容易方纔收住。砍完了這盪刀。他還是提着刀。過去問說。員外爺。你們瞧着好不好。羣寇異口同音說。好。還是很好。龍滔哈哈大笑。說。我知道。很好。麼。東方亮一看。這個人憨憨傻傻。到也很喜歡。東方清問小孩子。你會甚麼本事。不會。天彪說。眼前也會幾手兒。不敢當着衆位太爺出醜。東方清說。你打一回拳。我看不用害怕。打在那裏。若要忘了時節。有我們告訴你。天彪就把衣裳一掖。袖子一挽。冲上深施一禮。然後這纔一拉架式。往外一伸手。大家就知道他是個行家。再看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棉軟矮酥小腕。跨肘肩膝。跨高縱低。身軀滴溜溜亂轉。走馬燈相仿。羣賊看的連聲喝彩。這一回打完。收住架式。東方亮說。會單刀不會。天彪說。會得兩二手。東方亮教他練刀。小爺天彪刀把摘下來。又走了一盪刀。衆人無不喝聲誇獎。好刀。法。東方亮

問跟誰學的。天彪說：我在鏢行裏，都是我叔叔大爺他教給我的武藝。東方亮連連誇獎，這個小孩子，我真愛惜他。張大連最能奉承，說大哥哥要愛惜，何不收他作個義子。哪東方亮說：怕人家不愿意。龍潛在旁說：員外爺，你要收我這小子作義子，我是求之不得。哪張大連又一奉承說：這孩子的造化，真是不小。磕頭罷。小爺趕緊就大拜了四拜。又與東方清磕頭。然後又給羣賊磕頭，全行禮畢。又問義父我義母現在那裏，讓我給他老人家磕頭去。東方亮把桌案一拍，說：不，問那賤婢，他死了，你到那裏，讓我去見見。天彪問：今在那裏。東方亮說：現在紅翠園，叫家人帶着少爺，見見二位小姐去。家人答應一聲。此時天氣已晚，家人打定燈籠，帶着天彪，剛到後院，忽見前面有個人影一幌，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衆好漢二盜魚腸劍 小太保初觀紅翠園

且說東方亮認龍天彪爲義子，教家人帶着他上紅翠園，遇見黑影，然後與金仙玉仙磕頭去，告訴龍潛與史丹。每月一個人十兩銀子工錢。前後共四十個打更的，全屬他二人所管。這兩個人，謝了員外出去，單有人帶着他們兩個人上更房，暫且不表。單說天彪頭裏有兩個家人，打着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家人叫開門，告訴明白婆子，教婆子進去。說明白了，復又出來，說請天彪來至院中一瞧。二位姑娘俱是短打扮，素體青妝，絹帕包頭，將練完拳脚，在那裏坐着。還有些喘吁吁的意思。婆子帶天彪一見，說：就是今天大太爺收的少爺，給二位小姐磕頭來了。這是我們大小姐，這是我們二小姐。天彪過去，雙膝點地，說：大姑娘在上，姪男給姑姑磕頭。起來，又與玉仙也是如此磕頭。行禮已畢，往旁邊一站。丫環小紅過來，說：這就是少大爺。我小紅與少大爺磕頭。天彪一擺手，說：今天也沒帶着甚麼，改日再賞賜你罷。金仙玉仙一見天彪生的標緻清秀，十分歡喜。玉仙問他的來歷，小爺就把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玉仙說：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說：我叫東方天彪。玉仙說：好個名字。又說：你會甚麼本事。小爺說：十八般兵刃都會，就是太沉重的，我使不動。玉仙說：十五十六力不全，二十五六正當年。你的年歲還沒到，哪回頭說，姊姊，咱們哥哥真有眼力。這個義子，收得不錯。人家孩子，給咱們磕了些頭，也得給他點見面禮兒。哪金仙說：使得。叫丫環取來一塊碧玉佩。玉仙問：你識字不識。小爺說：略知一二，可不會作文章。玉仙進房中，親身取來一個金頂圈，隨手與他帶上，說：論你歲數大了些，還可以將就著帶的。哪天彪謝過二位姑娘，從人還在那裏等著呢。說：少爺，咱們上前邊去罷。天彪告辭。玉仙說：沒有事之時，只管上我們這裏來。無論早晚，我還要瞧你的本事。哪小爺答應，轉頭跟着家人來至前邊，見了東方亮，就把二

位姑娘給他的東西，教東方亮看了一看，大員外又教人另取一套衣服來，與天彪換上。束髮亮銀冠，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單頸穿一件白緞子箭袖袍，周身寬片錦，邊上繡金龍，張牙舞爪，下繡海水江涯，鑲配八寶雲羅傘蓋花，五彩獅鬘帶，紮腰套玉環，配玉佩，蔥心綠的襯衫，五彩花靴，那一頂亮銀冠，嵌明珠，鑲異寶，光華燦爛，雙插一對雉雞毛，類若兩條錦帶，相仿飄于腦後，迎面上單有兩朵素絨球，翠藍顏色，把金項圈往脖頸上一套，又帶着小爺這臉面，類少女一般。這一穿戴起來，把那大衆羣賊，瞧的鼓掌大笑，說：「這個姪男，好俊美，好威風，這可要送個外號，方好。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大哥叫伏地君王，他叫伏地太子罷。」東方亮說：「不好，張大連說叫他個小太保，如何？」東方亮說：「很好，好，從此人稱小太保。」對天彪說：「吾兒過來，謝你張叔父送你的外號去。」小爺不忙不慌，給張大連磕了三個頭。東方亮是男孩女兒一個，沒有忽然間有這麼大的一個小子，直樂的手舞足蹈，復又吩咐說：「天彪，所有圍城子裏面任你遊逛，東北角上有個廟，可不許你去，倘若背着我去，碰折了你的雙腿。」天彪說：「天倫囑咐我的言語，孩兒焉敢不聽。」東方亮吩咐一聲擺酒，張大連說：「大哥的酒，咱們與大哥道喜。」這叫借花獻佛，立刻擺列杯盤，大家落坐。東方亮說：「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天彪說：「謹遵爹爹之命。」就在這個時光，大廳上與東西配房上，上來了五個人，是黑妖狐智化與小四義，他們也是等到二鼓之半時節，全都換了夜行衣，靠背刀的背刀，背劍的背劍，躡房躍脊，出了三元店，魚貫而行，直奔圍城子，越城而進，仍然是魚貫而行，正走之間，忽見太湖石上有個人影兒，一幌，徐良說：「有個人影兒，你們看見了沒有？」俱都低聲說：「看見了。」艾虎說：「你們瞧又來了兩個。」大衆一回頭，就打城牆而下，導絨繩呢。徐良說：「咱們過去瞧瞧，是誰？」智爺說：「咱們不管來者是誰，先瞧白菊花要緊。」徐良遵聽智爺言語，直奔前廳而來，過了兩段界牆，到了廳房後身，白芸生與盧珍躡上牆去，智爺與徐良往前一繞，上了東房，艾虎上了西房，全向裏面一望，就見那些羣賊飲酒，正是東方亮，叫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徐良一看，不是別人，却是自己徒弟，改換了穿帶，又見大衆對着他叫小太保，一賭氣，把智爺一拉到房後，坡低聲說：「老人家，看見沒有？我這個徒弟，真無志氣，與人家當兒子來了。」智爺說：「那纔好，打聽事情，哪？徐良說：「我定不要見他了，教他當他的伏地太子去罷。」智爺道：「你胡說，正在爺兒兩說話之間，忽聽前邊一陣大亂，燈球火把，爺兒兩往前邊一看，原來是衆賊寇，出離了上房，直奔垂花門而來。衆人出去，工夫那時，猶如衆星捧月，相仿從外邊迎進一個人來，就見東方亮與那人攜手挽腕，在前邊行走。羣賊俱都跟于後面，見那人生得十分兇惡，身高九尺，膊闊三停，綠緞紮巾，青銅抹額，二龍鬥寶，綠緞箭袖袍，鵝黃絲帶，薄底快靴，閃披一件大紅

英雄盤上繡三藍色大紅牡丹花，肋下佩刀，面如藍靛，髮鬢珠砂，紅眉金眼，粗長一部紅髯，智爺一看此人，暗暗誇獎。雖然是他一夥之人，也不知那裏挑選這樣的人物。原來是伏地君王東方亮，三次方纔請到這個人，就是賽展熊王興祖，又稱他爲神拳太保。東方亮派人上河南洛陽縣請了他，三次預備着五月十五日，金仗這個人鎖鑰，要講究馬上步下武藝超羣。他與姚文姚武至厚，正在姚家寨住着，有伏地君王派人送了許多的禮物，聘請前來助播，依他的主意，一定不來。被姚文姚武苦苦相勸，這纔乘跨坐騎，帶了兩名從人，剛到門首下馬。家人報將進來，東方亮一聽，是王興祖到，猶如斗大明珠，托于掌上一般，率領大衆至于外面。王興祖撩衣跪倒，東方亮也就屈膝把賽展熊攙扶起來，說賢弟一向可好，劣兄想念賢弟，貪不甘味，寢不安席。今見賢弟一來，如渴得漿，如熱得涼，實是愚兄的萬幸。王興祖說：我自己弟兄，何必這般太謙。東方亮問姚家二位賢弟可好，王興祖一回手從懷中掏出一封書信說：這就是姚家弟兄門候兄長的金安，剛要接書，忽從人進來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要問盜劍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過雲鵬龍鬚下廢命 玉面貓亂刀中傾生

且說王興祖掏出書信來，東方亮正要接信，忽見家人進來報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東方亮吩咐一聲：綁上了來，不多一時，打外邊推進一人，羣賊一看，見此人馬尾巾，夜行衣，靠面如銀盆，粗眉大眼，約有三十歲的光景。大衆說：跪下，那人挺身不跪，只管捫倒二臂，怒目橫眉，氣呼呼在那裏一站。東方亮說：好生大膽，有多大的本領，竟敢前來盜劍。我可是最愛交結綠林中朋友，惟獨藐視我的。我可是恨入骨，你既然來此盜劍，也該打聽打聽我東方亮是甚麼一個人物。東方清說：沒有那些工夫，與他說些閒話，推出去砍了罷。東方清剛一吩咐，跑進兩個人來，在東方亮面前跪倒，說：望乞大哥恩施，格外，這就是我們三哥。東方亮一看，是金永福、金永祿，暗想：他說是他們三哥，這必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立刻一聲吩咐，教三弟與王寨主解了綁繩。東方清下來，給他解開，永福兄弟過去，與王玉行禮，說：三哥幾時到的。王玉說：就打你們去後，我派人到梅花溝打聽你們店中人，不知道你們的去向，復又見了大哥二哥，說明我上這裏，打量着要把這口魚腸劍盜去，不料到此問明，更夫藏珍樓的所在，剛一到藏珍樓，一登台墜，落翻板，不料你們在此。金永福說：你先謝過大太爺二太爺活命之恩。王玉往上磕頭，東方亮親自把他攙將起來，說：王賢弟，我久聞大名，本欲到朝天嶺親自拜望，奈因總無閒暇工夫，這纔前天專人去請你們五位前來，拔刀相助，不想前番有金家二位賢弟到我家中，也不必往下細說，讓金家弟兄替我學說，賢弟就知道了。金永福、金永祿就把東方亮等

着過了打掃之時，自己帶着魚腸劍，上朝天嶺，還要把劍送給大哥。那王玉一聞此言，很覺慚愧，又與東方亮請罪。東方亮安慰一番，吩咐家人取套衣服來，與王寨主穿上。王玉擺手說不用，我有衣服煩勞。那位管家替我辛苦一踰，到太湖石那裏，捆着兩個更夫，在他們後邊有個小山洞，那裏放着呢。果然家人去不多時，就拿着一個包袱，還有一張彈弓，一口刀，俱都交給王玉。家人告訴東方亮說，更夫說不是他一個人，還有兩個人，也是打聽魚腸劍來着。哪，東方亮一聽，問王賢弟，你同着誰來了？王玉道，我就是自己一人來的。東方亮說，別忙，若不是同賢弟來的，也不用我去找他。房書安說，別是白眉毛罷。東方亮吩咐擺酒，不管甚麼白眉毛，黑眉毛，他只要奔藏珍樓去，就得被捉，將要擺酒，就聽見藏珍樓金鐘響亮，噹噹的就接連響了三次。東方亮說，不好，有人進了三道門了。這個是行家，若非是行家，不能至三道門。原來暗記兒一聽，就知道是三道門，必定是有人來，算計我那魚腸劍被機關拿了。吩咐大家一路前往，教家人打定燈球火把，忽見家人來報說，藏珍樓裏面，拿住盜劍的了。東方亮說，早知道了。單說房上這幾個人，聽見說藏珍樓有人被捉，智爺冲著大眾，打了個手勢，眾人會意，全躡下房來。花園內會齊智爺說，他們要上藏珍樓，他們此時不好露面，又沒見著白菊花。難道說，白來一踰不成？咱們看看藏珍樓去。再說那裏拏住的是誰，要是咱們公館之人，好打主意。徐良說，我在前頭帶路，往西穿過一片菓木園子。徐良往正北上一指說，我就在這個院子裏，被兩個丫頭把我拿住了。艾虎說，咱們瞧瞧去。這兩個丫頭，是甚麼的利害。盧珍說，我也看看去。芸生說，我也看看去。徐良說，我可不去。同著智爺，奔了藏珍樓的短牆，縱身躡進牆去，直奔藏珍樓的樓門，往裏一看，黑洞洞，隔著兩三道門，見那當地，有一個立柱子，上面有一個橫樑兒，遠瞧上頭，類若挂著一個人的相似。下面橫著三個車輪亂轉，那輪上全都有刀，已經把那個人砍了下半截。智爺看著說，徐賢姪，我看此人在這裏犯疑，怎麼的像南俠一樣。徐良眼快說，不是你看這是一口刀，不是寶劍。智爺說，果然不是寶劍，你想這個人是誰。原來是玉面貓熊威，皆因奉旨回家祭祖，諸事已畢，等著數十餘日。韓良一人到家，朋玉沒來，又等三兩天，接到朋玉一封書信說，他哥哥因病去世，在家中料理喪事，教他們先走罷。這二位纔一同起身，也是活該有事。這日正走到大路之上，見黃面狼朱英對施一禮，問道，你們二位買賣順當。韓良說，不做買賣了。熊威與他做了個眼色，接著說道，我們那座山，被官兵抄了，到如今無有駐足之地。朱大哥這一向可好。朱英說，我也不做買賣了。如今得了點好事，韓良問，甚麼好事。朱英本是給王爺邀人，一聽這兩個

人無事，就打算把他們邀到王爺那裏去。遂說道，我如今現在王爺那裏，熊威問，那位王爺回答說，是襄陽王。現今在

寧夏國國王幫助人馬，不久便要奪取宋室江山。熊威一聽，滿心歡喜，說：「但不知我們，要投了去，行與不行？」朱英說：「你們二位要去，只要我一句話就行。」王爺正是派我給他邀人，你們不用投奔王爺那裏，刻下圍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怎麼家大業大，怎麼交朋友，當初有他先人之時，叫九頭鳥，怎麼家內有口魚腸劍，藏珍樓，怎麼白菊花盜來萬歲冠袍帶履，怎麼五月十五日立擂臺的話，說了一遍，熊威說：「既然這樣，我們還有點別的事情，把事完，我們一同上圍城子去。」可是你先給咱留下一句話，纔行。」朱英說：「我今日就上那裏去，西門上與你們留下話，一問就得。」熊威說：「朱兄，你先請罷。」咱們圍城子那裏相見。」朱英再三叮嚀，然後纔縱身上馬，上圍城子去了。二人哈哈大笑。熊威說：「兄弟這可是活該，不打自招。」咱們先不用上開封府，上圍城子，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來，得便盜他那口魚腸劍，回京任差，把萬歲爺的東西交給相爺，可算是奇功一件。」韓良一聽，也是滿心歡喜。二人奔到五里新街西邊住下，將到二鼓之半，兩個人換了夜行衣，靠吹滅燈燭，將門倒帶，躡房躍脊，直奔圍城子而來。也是百練索搭住城牆，導繩而上，兩個人來到裏面，見太湖石旁，捆著兩個更夫，將更夫口中之物，掏將出來，問明藏珍樓所在，仍然將口塞住，這纔奔了藏珍樓，進了短牆，見那硃紅門上，淨起金釘，在門楣的上頭，有三個銅字，是藏珍樓。那上面又有一條金龍，有兩根龍鬚，冲上底下七層臺，離著樓約有一丈。熊威就把刀拔將出來，用刀尖戳地，戳來戳去，約有七尺，就戳在翻板之上。熊威就不敢前進，接着一縱，可就躡在臺上，又怕臺上有甚麼埋伏，一回頭，見那邊有塊大板子，長一丈三四寬，二尺。熊威將那板子，二人搭將過來，往下一放，那邊搭在臺上，這邊拾在實地，類若浮橋，相仿就擋在翻板之上。韓良頭一個，就往上跑，到了那邊，拏住刀，剝那石頭臺，剝一刀，往上一層，剝到五六層上，也就大意了，往頭層上一躡，不料那臺階往下一沉，韓良說聲不好，要往下躡，又怕墜于翻板之內，要往那塊木板上躡，熊威已經上來了，又怕衝下他去，無奈往上一挺身，用手一揪那條龍鬚，焉知那條龍鬚，是個消息，自然是一揪，把腿一拳，就聽嘩喇一聲，那龍鬚往下一扎，韓良又不能撒手，正對心窩，身子一沈，躺在臺上，那根龍鬚，打前心，扎將過去，扎到後心，把後心穿過皮膚之外，爛的一聲，撞在臺上，石頭之上，原來這兩根龍鬚，皆是如此。若揪兩根，一齊盡都下來，揪一根，是一根下來，非得砸在石頭上，方能回去。若論分兩，總有一二百斤沈重，這一下，將韓良扎死，急得熊威膽肝俱裂，往上一跑，抱韓良屍首去了。蹬在頭層臺上，往下一沉，自己也不逃命，也不往上躡，把雙睛一閉等死。焉知曉這層臺，是誘人上當的，其實墜不下去。那個臺，是石頭邊框，零鑲的一個心子，那心子下面，用銅條盤繞住，螺螄式，類若盤香形象。人要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南俠展爺嗣後看出來使的是刀。又一細瞧。徐良說。這是熊威。智爺說。怎麼見得是熊威。徐良說。除他之外。沒有象我展大叔那個相貌的人。又一回頭說。更是熊威了。你們看韓良死在這裏了。大家回頭一看。何常不是。就見他胸前有個窟窿。仍然還是撲咚撲咚的冒血。哪正在說話之時。就看見從前往後。燈球火把奔藏珍樓而來。智爺說。走罷。咱們還是不露面的。爲是跳出西牆。又奔西面城而來。仍用百練索。導上城牆。從外面下來。衆人回公館。走在路上。徐良問艾虎等。你們在紅翠園。看見那兩個了。頭沒有艾虎說。不但看見。我們還聽了一件事情。智爺問。甚麼事情。艾虎說。正遇見他們兩個人在屋子裏說話。哪就是咱們峯住的那個鐵腿鶴趙保。不是把他交給當官了麼。教東方亮託知府的人情。給要出來了。趙保與東方亮道勞。他自然就在這裏住着。他要與九尾仙狐。一處安歇。東方亮看出他們的破綻。把二人給趕出去了。我們到園裏時。兩個姑娘正說此事。全被我們聽見了。芸生說。熊爺韓爺死的實在可憐。智爺說。你們那裏知道。這兩個人是報應。徐良問。怎麼是報應。智爺說。他們三個人。在夾峯山上爲寨主。熊威攜眷在山上。韓良就把一個玉皇閣。玉皇爺的聖像。丟在山澗裏頭了。這玉皇閣。就算一個後寨。教婦人居住。你們看這報應。真不真。衆人贊歎。回公館不表。再說東方亮。東方清。率領大衆。執定燈球火把。直奔藏珍樓而來。到了藏珍樓外邊。俱都躍牆而過。東方亮往裏邊一看。桌面子也不動轉。就知人已死。就問東方清。是你進去我進去。除他們二人之外。誰也不會。上這個消息。東方清說。待我進去。帶着四個人。打着燈球。先上那個木板橋。進了頭道門。奔二道門。教他們跳過去。那個坑到了五福門的裏頭。拿燈一照。見熊威就剩了半截身體了。東方清把這朵金蓮花。往回一扳。這朵金蓮花。翻着轉起來了。嘩喇嘩喇的亂響。又扭着那根柱子。連橫梁。帶鐵叉子。往上直走。那三張桌子。咕嚕咕嚕的翻轉。連鮎魚頭的刀。俱都抽將回去。直到原歸本位。那朵金蓮花。也不動了。東方清教他們在那裏等着。復又出來了。把雙門一帶。復又到二層門外頭。回頭叫大哥。教人找那三枝弩箭。家人提着燈籠。把那三枝弩箭。找着遞將進來。他在坑的北邊。教人出去。一伸手在坑邊上。把東邊那根鐵練。往上一拉。那個大鬼。復又上來。用又往外一抖。這個大鬼。本是傀儡頭。身子是用藤子綁出來的。形象就是半截身子。那消息全在他肚子裏頭。上面連紙帶布糊出來的。塗上顏色。晚間一看。真象一個巨鬼。一伸手從他口中。插進一枝弩箭去。把左邊犄角一擰。就把那枝弩箭扣住。又插進一枝去。把右邊犄角一擰。又插進一枝去。把當中犄角一擰。俱都安好。復又把西邊索練一拉。那個大鬼。往後一輪。一絲兒也不動了。自己縱身躡將出來。到了外面。把雙門一帶。復又把八楞銅華子一擰。就把雙門扣住。復至頭層門。往上一躡。用左手

把珍字抱住，右手一轉，那個藏字，就由下面東邊那扇門就上來了。又一擺手，右手扒住珍字，左手一轉，那樓字，又是吱嚕嚕一響，就西邊那扇門也上來了。兩扇門原歸舊位，東方清纔飄身下來，又抬頭看了看，那兩條龍鬚，仍然相齊。那也不用再拾奪了。這纔順着那搭的木板下來，到了大眾一處，問道：「你們有認識這個的沒有？」大眾細細看了一看，內中就是黃面狼朱英說，可惜可惜，這裏還有一個死屍哪？又一看，靠着南牆那邊，果然有個死屍，大眾俱不認得。朱英說：「這兩個人是我要了他們的命了。」東方亮問：「怎麼？」朱英說：「我走在半路上，讓他們來幫着王爺，共成大事，不料他們晚間前來，這兩個是夾峯山的寨主，一個叫玉面貓熊威，一個叫賽地鼠韓良，東方亮說：「可惜可惜，張大連在旁說：「大哥哥別說，可惜了。」萬幸萬幸，朱英問：「怎麼講？」是萬幸，張大連說：「你知事不確，可千萬別往這裏帶人，我可不認得他們。」你說是夾峯山的寨主，我纔知道了。這兩個人，如今都是校尉，這裏找冠袍帶履來了，如今沒被他們得了去，豈不是大哥萬幸，東方亮一聞此言，細細的一問，張大連將要說他們來歷，忽見東牆上躡下一個人來，飛也相似，往前就跑。房書安說：「不好，有人來啦，看看是誰。」大眾一聞此言，全都一怔，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清淨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梁氏見乾兒

且說東方亮聽張大連說兩個是校尉，就有些着急，忽見從牆上竄下一個人來，往前飛跑，身臨切近，一看，却是天彪。東方亮問：「你從何處而來？」小爺說：「我跟着爺爺往這裏來，被我兩個姑姑把我叫住，問我什麼事情，我說甚麼樓，拿住甚麼人了，我姑姑打發我來看看，擎住是甚麼人。」東方亮說：「你小孩子家，不要管這些事情。」天彪站在旁邊，聽那張大連說話，知道死的，是兩個校尉，心中一慘，一轉身就暗暗走了，仍是跳出牆來，就信步遊行，又帶着明月，東升只顧低着頭，想這二位校尉，死得真苦，又不能把兩個人的屍骨盜着出去，繞着太湖石竹林等處，也不知走在甚麼所在，來了側耳一聽，有木魚的聲音，心中納悶，這裏是住戶人家，怎麼有出家人在這打木魚兒呢？心中又一動，說：「東方亮已會說過，不許我往東北去，說有個廟不許進去，若要進廟的時節，要砍折我的雙腿，這裏必有奇巧之事，看了看方向，自己就是奔到東北，細細看來，前邊就是一段紅牆，越走越近，就聽見細聲細氣，在裏邊念經，看了看是東西一段長牆，往北一拐，就看見那個廟，是一個磨磚門樓，兩扇紅門，帖着紅紙對，上聯是「暮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下聯是「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中人」，橫批是「法門不二」，隔着門縫，望裏一看，院內有燈光，有人在那裏說話，俱是細聲細氣，婦女聲音，小爺心中納悶，既是個廟，怎麼又有婦女聲音，撒身下來，往北一拐，縱上牆去，就見裏面有兩個姑娘，一個丫頭。

點着兩個羊角燈。這兩個姑娘，全是十七八歲短打扮。一個是紅襖綠褲，大紅弓鞋，鵝黃汗巾，翠藍絹帕包頭。一個是玫瑰紫小襖，青縐絹中衣，大紅緞子弓鞋，西湖色汗巾，鵝黃絹帕包頭。見地下丟着一把刀，兩口寶劍。見那個姑娘提着一柄飛抓，那抓頭是鋼鐵打就，類如一隻手的相仿，也是五指，一個手掌安着骨節，全是活銀釘扣兒。手背上一個菊花環子，後面掛定綠色絨繩。若論這二位姑娘品貌，十分俊美，舉止端正，並無半點輕狂之態。一高一低，一胖一瘦，那胖的求那瘦的，要學雙寶劍。那瘦的說：姊姊，算了罷，別冤我了。你那劍法比我高明，那胖的說：我只會單劍，不會雙劍。你要不教給我雙劍，我就不教飛抓。那瘦的說：你教給我罷，你要不會雙劍，我就教你。我會七手劍，還有一個進步連環絕命劍，除此之外，我可不會。你先教我飛抓。等一半日，我把飛抓學會了，打的出去了，有了準頭，我自己練去。我已經練了兩天，打出去，那抓總不能着手，如何行得了。那個姑娘一笑，說：你瞧着我使罷，就將飛抓舉起，忽然往地下看，哼了一聲，一回手把飛抓往外一抖，正抓在天彪肩頭，往下一帶，天彪閃躲不及，被鐵手抓住肩頭，就聽見撲咚一聲，從牆頭上摔下去了。叫了環過來，捆上。這了環也真有些力氣，就把自己汗巾解下來，將小爺四馬倒攢蹄，捆好。姑娘說：你們在這裏聽信，老太太若是叫殺，你們把他就殺了。說罷，兩個姑娘全奔後頭去了。教婆子給打着燈籠，跟着婆子走了。小爺羞得面紅過耳，暗暗想道：這個了頭好快手，翻眼瞧着這個了頭說：了環，你快把我解開，你不願意活着了，把小爺捆上，該當何罪？了環味的一笑，說：你是誰家的少爺？小爺說：你們的少爺。了環說：你此時任憑你說是誰家的少爺，也不管你。絕活不到一刻了。我們老太太把你們前頭人恨透了，更深半夜，爬着牆頭瞧看，你還有好心，哪就是大員外的至友，也是拿住就宰。小爺聽了這套話，心中一想：這老太太準是東方亮的妻室。這兩個姑娘準是他女兒。前番我要給我義母磕頭，他賭氣說死了，不用提那賤婢，別是他們夫妻不對，也許有之待我。問問這個了環，又叫了環，方才你們說這老太太，可是老安人？不是了頭說：你不要明知故問，不是老安人，是誰？小爺又問：二位姑娘是老太太親生之女，不是了頭回答：不是一個是姪女兒，一個是乾女兒。原來東方亮他夫妻兩口不對，這安人娘家姓梁，他本是知府的女兒，因梁老爺故去之後，夫人上了媒人的當，提說東方保赤家裏頭多大財產住的，是城牆就把女兒給了東方亮。過門之後，夫妻就不對，後來慢慢的就知道了他們根底，苦苦勸解，東方亮執意不聽。後來夫妻連話都不說了，自己行了三回拙志，總未死，奔在這個廟中，與東方亮說明，只要有三寸氣在，誰不見誰。這個廟是劉村那個尼姑庵，如今圈在院裏了。這梁氏就在廟中苦修，喫長齋，終日念經，只求得東方亮那時改惡從善，夫妻

還是見面就帶着兩個婆子，兩個丫環，一個叫秋菊，一個叫臘梅，皆因是東方亮的兄弟，叫做東方明，有個女兒叫東方姣，也是苦勸他父親改惡從善，東方明不肯，把女兒就送在團城子來了。姑娘一見伯父與他三叔，比他父親作惡尤甚，自己無奈，投奔清淨庵，見了他伯母，娘兒兩個對哭了一陣，也就在這清淨庵立志修行。後來東方姣就給梁氏磕頭，不叫他伯母就叫他娘親了。那兩個丫環，是老太太最喜愛的，秋菊也認爲義女兒，論說秋菊比東方姣大一歲，今年十九，可管着東方姣，叫姊妹，後來老太太給他起個名字，叫東方豔，這東方姣是在家中有一個使喚婆子，跟他練的武藝，這婆子是個女賊，會使飛抓，這東方豔跟着金仙玉仙一同練出來的工夫，他由十一歲就練起，也會使練子錘，這姊妹兩個，除了針線之外，就是頑拳踢腿，可巧這日晚，東方豔要與東方姣學抓，東方姣一看地下有個人影，一抖飛抓，將天彪抓下來，叫丫環把他捆上了頭，一問天彪來歷，小爺就把自己的事也就說了一遍，怎麼給大員外磕頭，怎麼認的義父，怎麼叫門沒叫開，教姑娘抓下來了。丫環說：「你這話可是當真哪？」天彪說：「焉能與你撒謊？」丫環說：「就在此聽信罷。」就見婆子打後頭來了，說：「臘梅姑娘說這件事不用告訴老太太，把他殺了罷。」丫環說：「這個殺不得，他是小爺，就把天彪的話說了一遍。」婆子說：「既然是小爺，這可不能不回稟老太太了。你在這裏看着，我去回話了。」丫環說：「使得去不多時，復又回來，說：『臘梅老太太要見他。』」丫環問：「解綁不解綁？」婆子說：「姑娘叫細的，誰敢與他解綁，仍綁着。」二臂婆子引路，直奔後面，天彪進去，見屋中幽雅沉淨，當中楠木簾穿椅坐着一位年老的婦人，倒是慈眉善目，上垂首，並肩坐着那二位姑娘，全都換了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珮叮噹，天彪雙膝點地，冲上一跪，說：「娘親在上，孩兒與娘親叩頭來遲，望乞恕罪。」梁氏道：「素不相識，因何將老身喚爲娘親？」天彪說：「我跟着我天倫，本打算在這裏傭工，不料大太爺一見孩兒，十分歡喜，認孩兒爲義子，與我義父磕頭之後，我就打聽義母，我義父不教孩兒前來給義母叩頭，孩兒一想，義父多大，義母多大，我這纔背着天倫與你老人家前來叩頭，不料到此間，雙門緊閉，我打算跳過牆來，可巧見了姑娘，把孩兒拿住，如今見着了娘親，只要見着你老人家一面，雖死瞑目。」梁氏往下一看，本來天彪生得俊秀，齒白唇紅，早就有幾分歡喜，遂說道：「我兒小，年紀竟有這一點誠心，教婆子與小爺鬆綁。」小爺復又拜了四拜，老太太說：「見過，這是你兩個姊妹，姑娘給道了一個萬福。」小爺打恭還禮，老太太指着說道：「這是我姪女，這是我養女兒，一個叫豔，一這叫姣，吩咐看坐位。」小爺坐下，又問：「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天彪說：「孩兒姓龍，名叫天彪。」老太太說：「我兒，你今見過老身了，是你一點誠心，從此後，我這養性堂不准你常來，小爺聽說養性堂，抬頭一看，有塊橫匾，是養性堂三字。」

老太太說我兒不可久待快些上前邊去罷只有一件我告訴你的言語牢牢緊記倘或不遵再要到我這清淨庵裏來可要砍折你的雙腿天彪答應一聲轉頭就走將至門外就聽得梁氏說可惜這個小孩兒禍到臨頭難免項上餐刀婆子送出門外迎面來了一人把小爺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

且說小爺叫人送出清淨庵迎面來了一人那人說小太保爺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原來是個更夫天彪說我打藏珍樓來找不着前頭廳房在那裏了更夫說這裏離廳房甚遠我帶你去罷跟着那名更夫得了前邊更夫說你認得了來至廳前大衆正然議論熊威的事情東方清說明日西門外頭打一個坑把他埋了有人問就說咱們家人也就完了小爺把此事聽在心中暫且不表且說智化帶領小四義回至公館全是躍牆而入直到東院上房到了屋中蔣爺先就打聽說衆位此去恭喜如何智爺說我們又算白去了一踰在藏珍樓還死了咱們的兩個朋友蔣爺聽了就是一怔連忙問道是誰智爺把熊威韓良的事情說了一遍蔣爺一聲長嘆說智賢弟這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報應說着話蔣爺叫店家備酒大家落坐飲酒蔣爺又問智化熊威的死尸在甚麼地方你們可看真切沒有智爺說看不真切裏面好幾道門哪黑洞洞的蔣爺又問可見着龍爺史爺沒有智爺就把東方亮認爲義子的話說了又道王興祖也到了是他們請來播臺上鎖臺的看那個人的形狀武藝必然超羣說着大家飲酒當夜無話次日天交正午忽見龍天彪從外邊進來與大衆行禮蔣爺說你從何處而來天彪說從團城子來就把見了東方亮如此如彼這般這樣細細說了一遍蔣爺又問熊威韓良這二人之事小爺說一個被龍爺扎死一個在五福門死的兩個人的尸首在西門外頭埋葬蔣爺說你知道地方就好辦了小爺說還有一件就把東方亮夫妻不對怎麼遇見梁氏在廟內修行還有他一個姪女兒一個乾女兒怎麼自己被捉見了梁氏梁氏所說甚麼言語就一五一十的細細的說了一遍蔣爺翻着眼睛想了半天說這話裏有話南俠說這話裏頭有甚話蔣爺說聽天彪學說這套話東方亮的妻子不是有兩個女兒嗎也不管乾的溼的必然愛如珍寶一般不用說沒許配人家他見着我們天彪也是愛惜他不愛惜爲怎麼他出門的時節他說可惜這孩子禍到臨頭難免項上餐刀不但愛惜還是憐他我也給他出個主意十數八九總許開一個媳婦來我教他一套言語今晚到清淨庵去小爺說再上清淨庵老太太說過砍折我雙腿蔣爺說要砍折你的腿我陪你你今天再去見那老婆子跪在他面前不起來他必然說我昨天囑咐你不要你上這裏來你再上這裏

來。砍折你雙腿，你就說我有幾句話。在義母跟前回稟說完之時，但憑義母處治。他必問你甚麼緣故。你說我昨天說的話，一句真的沒有。你就說我不姓龍，姓龍的那是我的叔叔。我姓展，我乃常州府玉傑村人氏。我叫展天彪。我天倫是御前三品護衛之職，大將軍姓展名昭，字熊飛，是萬歲爺賜的御號，叫御貓。我皆因跟着顏按院大人，破銅網有功。萬歲親封我御前四品護衛之職。我本是前來行詐，那姓史的姓龍的全是校尉，皆因我義父結交白菊花，在這裏擺擂臺。我們奉旨捉拿白菊花，混進團城子，假作傭工，又被我義父收我作義子。昨晚間又見着你老人家，所說的甚麼言語。今天白晝見着我的天倫，說了一回。我天倫說，千萬別辜負了義父義母。教我今日晚間進來，見着我義母，把這些真情實話全都說了一點，也不許隱瞞。怕在十五這天要在擂臺上拿人，官兵官將一團團城子怕的是驚嚇着你老人家。怕你行了拙志，先叫我見義母把話說明。是日不怕大衆拿住，准保沒有我義父義母。三叔的罪名，義母若要殺我，我就死了。也算爲國盡忠，要不殺我，總算義母恩施格外。話已說完，請義母示下。他絕不能殺害於你。他一聽，你是護衛，准把他的姪女許你爲妻，碰巧了，准把兩個全都給你。也是有的。他要給你，你可別要。你就說我不敢自作主意。我得出去問我天倫。我父親教我，我方敢要。我父親不叫我，我要義母可別惱我。你要是這麼說，他更加敬重於你。一者他愛你這品貌，二者要貪着你有官，三者聽着你是個孝子。他必教你明天出來，問你天倫，你也不用出來問。等到後天晚間你再去，你就說問了情，甘愿你就在。身上帶着兩塊玉珮，給他們作定禮。准保不費吹灰之力，白得兩房妻子。碰巧了，他就許教你在裏面成親。成親之後，你可想着問他們藏珍樓的消息。要把消息問好，他們要是能進藏珍樓，你就跟着進去。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我們一同入都。我就該告辭了。我這個護衛給你，這三品不成，四品准行了。我囑咐你的言語，你可要牢牢緊記。事畢之後，你看四叔料事如何。大家聽畢，連連點頭稱讚。蔣爺說，事不宜遲，你就去罷。天彪告辭回去，走到團城子門上，出入沒人攔當。小太保爺這些事也沒告訴他叔叔。在東方亮廳房內，張羅了半天，伺候吃。完酒飯，撒手出去，直奔清淨庵而來。行至廟門，叫門裏面有婆子出來，見少爺來了，說少爺你怎麼又來了。快些回去罷。你不知老太太的性情，說在那裏，應在那裏的。少爺說，你別管我，快給我回稟進去。婆子說，使得。我就與你回稟進去。婆子在前面，他也跟着進內。到了養性堂，婆子說，少爺來了。梁氏一聽說，好孩子，昨日告訴他，說不教他來。今天仍然又來了。教他進來。婆子出來說，請天彪到了裏面，見了老太太，雙膝點地。老太太氣哼哼的說道：你好生大膽。昨日老身囑咐你甚麼來着。今天你又來。老身所說的言語，永無更改。你是打算不要你的雙腿了。

天彪說非是孩兒不遵你老人家的言語，皆因孩兒有幾句言語，把我這話說完，任憑你老人家愛殺愛剮。老太太說：你還有甚麼話說？小爺說：昨日孩兒所說的言語，盡是些假話。今天到此，我說實話了。太太問道：今天又來說甚麼實話？他就說：不姓龍，姓展，叫天彪。他的天倫是南俠，就把蔣爺所教那些言語，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細細說了一遍。梁氏一聽，就呆呆的發怔，說：原來你是一個貴客，快些請起教婆子過來，快看一個坐位。天彪謝坐。梁氏復又問道：展公子，你定下姻親沒有？天彪說：未曾定下姻親。梁氏說：你的肺腑與老身說明，你乃是朝廷命官，奉旨前來捉拿白菊花。這樣年紀，有這樣膽量，可稱為忠。奉父命捨死忘生，前來行詐，可稱是孝。你乃是忠孝兩全之人。昨日老身一見你，就看不是貧家之子。你既對老身說肺腑，可算是一點誠心。老身也把肺腑對你說明，我與你前邊義父，不是夫妻，乃是前世冤家。他任意胡為，我苦苦相勸，他偏執意不聽。如今我聽旁人所言，他隨了王爺，意欲造反。我看他們都是一班無知之徒，何能成得大事。在我看來，事敗之後，玉石俱焚，滅門之禍，即在眼前。祖父尸骨都應拋棄，坟外老身又無兒無女，沒有可食之事。早早就行了兩回拙志，俱被他們解救下來，也是我命不當死。如今我倒有一件罪念之事，就是我這兩個姑娘，因為他們終身未定，只要他們終身一定，老身縱然就是一死，死也瞑目。展公子，方才我問你定下姻親的言語，就是有意要將這兩個女兒許配與你，不知展公子意下如何？天彪趕緊站起身來，深打一恭，說：義母老大人，在上，並非是孩兒推托此事。我天倫現在外面，這件事孩兒不敢作主，待至明日出去，見我天倫，告知此事。我天倫點了頭，孩兒方敢應允。梁氏一聽此言，連連點頭說：好，應當如此。天彪說：孩兒話已回稟明白，我要回去，伺候我義父去了。若要被我義父知道，可有大大不便。老太太說：可要謹慎的方好。天彪臨行，復又深施一禮，婆子送將出來。天彪到了外面，第二天也沒有過去。到了第三天晚間，又到了清淨庵，見了梁氏。天彪就說：我天倫願意，梁氏甚喜，也不要他的定禮，就擇定第三天，很好日期，就教天彪在後邊拜堂成親。老太太受雙禮。天彪入了洞房，頭天是東方姣，第二天是東方豔，過了五六日，問東方姣藏珍樓的消息。他是一字不知。次日問東方豔，先前不說，後來慢慢的方纔說出不，知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

且說龍天彪成親之後，問東方姣，也不說問東方豔，也是不知。嗣後來天彪說：咱們是夫妻，你是隨夫貴，隨夫賤，我們請冠袍帶履的人甚多，我在裏面，若要請不回去，要被旁人請去，許教相爺怪罪，我要得着，就越級高陞，我要得到頭

品，你就是一品夫人。我要是降級，連你恭人爵位都沒有。你在團城子內，從幼小時長大，不能不知此事。東方豔被天彪說的無奈，說道：「我指你一條明路，你自己去辦。」天彪問：「怎麼一條明路？」東方豔說：「我雖不知道樓中就裏，我可知這一個樓是甚麼人擺的，只要將那人找着，就可以進去。」天彪問道：「但不知甚麼人所擺？」東方豔說：「提起此人，也是大大有名。他可是個文人，在信陽州居住，姓劉名志齊，當個衙門先生。天彪一聽是劉志齊，心中暗暗歡喜。他本是信陽州人，自己可沒見過。久聞此人文武全材，只可明天與公館送信，讓他們去請，再問他妻細底，可實在不知。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晌午的光景，天彪出團城子東門，直奔公館而來，且說公館中的人，盼念天彪總沒來信，急的山西雁晚間要上團城子去，可巧天彪從外面進來，見眾人磕頭，蔣爺問：「給了一個是給了兩個？」天彪說：「是兩個。」蔣爺說：「如何？我猜着了罷。」是準兩個。徐良說：「人間事情不公，他小年紀一個人，會有了兩個媳婦，偌大年紀，還有沒有的。」蔣爺說：「你這人，在此處，他們是盟兄弟。蔣爺問：「是誰？」智爺說：「是沈仲元。他盜大人時節，就是與劉志齊借了一個迷魂藥餅，還好我會套他寫的筆跡。蔣爺說：「使得假作他的一封信，你的一封信，我與展大弟的一封信，我們三封信，寫寫的懇懇的，再多備些禮物。智爺說：「禮物倒不用，只要有我們三封信，就可以的了。」馮淵在旁說：「這件事情，我去送信，我們兩個通家至好。」蔣爺問：「怎麼你們會通家至好？」馮爺說：「我與沈仲元到他家裏去過一踰，並且那日沒走，還是在他家內住下了。」蔣爺說：「那到很好。」馮老爺就辛苦一踰罷，立刻修書，將三封信寫完。馮淵自己帶了些應用東西，又帶上盤費銀兩。蔣爺說：「你要請這個人來到這裏，可別過五月十五方好。」馮淵說：「四大人只管放心，絕不過了十五。」自己找了一塊油綢子，把三封書信包好，繫在貼身，告辭衆位。天彪說：「我也走了。」蔣爺說：「你得便就住這裏來。」天彪回團城子，慢表單說。馮淵帶了三封書信，直奔信陽州而來。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到信陽，看了看太陽西下，緊走了幾步，直奔劉家團當初開花蝴蝶的時節。此處安過團練，故此就叫劉家團。未到門首，就將包袱解下，打開，把三封書信拿出來，仍舊把包袱包好，直奔劉志齊門首而來。進劉家團東村口路北第一門，上階台石，叩打門環。從裏面出來一位老管家，開了雙門，一看先問找誰。馮淵說：「劉先生在家沒有？」老頭子問：「你們是那裏來的？」馮淵說：「我從南陽府而來，有三封書信，請劉先生出來面呈。」老管家說：「我是我家安人，派我出外差，我是剛回來的，在家不在家，可不知。等我進去看看，不然你老人家，把信交給與我罷。」馮淵說：「不能煩你，把先生請出來，我還有話說呢。」老管家說：「既然這樣，你在此等候，我進去看看。」

馮淵說使得老管家去穀多時，復又出來，問貴客尊姓。回答說姓馮，管家說：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先生不在家，教人家請去與人家置買墳塋，看看風水，還得與人點穴去了。馮淵問：等幾時回來？管家說：也許三兩個月，也許一個月，十五天，也許半日回來，那也不定。不然你把書信留在這裏，等他回來了，我與你回裏就是了。馮淵說：那不可行，我非得面見大概明天可以回得來，回不來，回答不定。馮淵此時無法問，那裏有店，回答說：離此很遠，用手一指說：西南地方，叫買家屯，離此五里地方，那裏有店。馮淵說：少陪，少陪。我明天再來。馮淵去後，家人進去關了大門。馮淵直奔西南，越走越天氣越晚，點燈的時候，方才到了買家屯。見西口外頭是一個大菜園子，進西口路北頭一個店，是雙勝店。夥計張羅，客官住了罷。馮淵問：可有上房？夥計說：有三間上房，在西跨院。馮淵說：前面引路。我看看去。跟着夥計到了西跨院，夥計點燈燭，預備他的酒飯。他就飽餐了一頓，倒了一盃漱口水來。夥計檢傢伙，馮淵漱漱口，往院子裏一噴，就聽西隔壁院內有哭哭啼啼的聲音，可巧靠着西牆有一個大土堆，扒着西牆一看，就見有三間屋，一個大院子，種的是菜蔬。原來這就是外頭西口那個菜園子。見屋中半明不暗，點着一盞殘燈，忽見那窗櫺紙上有個人影，一幌要在那窗櫺上上吊。馮淵一着急，把那漱口碗往那裏一扔，一掖衣襟，就竄過牆去，直奔屋門而來。門前掛着單布簾子，啓簾進去，一聲嚷叫。老太太為甚麼上吊？那老婆子將要把鬚子往繩上一套，聽見一響，撲咚一聲，摔在坑上。蘇醒了半天。馮淵問：老太太，偌大年紀，因為何故要尋自盡？那老太太說：這位爺台，你是幹什麼的？上我這裏。馮淵說：你為什麼上吊？告訴我能給你分憂。老太太說：爺台，要問我實在活不得了。我娘家姓王，婆家姓張，我有個兒子，叫張德立，租了這個菜園子，一租十年。去年把買賣做虧了，我兒又出去同相好的，借了二百兩銀子，上松江買了二百兩銀子，松江布，上京都販賣。至今去了半年有餘。音空信查，我就帶着這房兒婦，我這兒婦娘家姓顧，顧氏皆因昨日晚間，天有三鼓，忽然外邊水梢的鐵樑兒一響，我兒婦就出去看瞧，忽聽見哎呀一聲，又聽見半懸空之中，有人說話說：我乃夜遊神是也。今有張門顧氏，乃是月宮仙子，在上方造一點罪孽，取在塵世受罪，如今罪孽已滿，吾神帶回月宮去了。今日白晝找了一天，我正哭了一天，我是實在無處可找，等待我兒回來，要問他的媳婦，我有何言對答？故此實在無法，才行這個拙志。不料爺台你來到此處，問我，這就是以往從前的言語。馮淵說：不怕，全有我呢。你說這夜遊神不是外人，我是夜遊神的哥哥。老太太趕緊與馮淵跪下，你是老夜遊神，哪要能殼把我兒婦找回，就救了我這條老命了。只要等我兒子回來，再帶他歸月宮，就不干我的事了。馮淵又問：你們這裏有惡霸，沒有老太太說，沒有馮淵說，就是匪類的惡。

人叫惡霸呀。老太太說：「我們這裏有個買員外，他叫金頭老虎，姓賈叫士正。他可常常欺負善良。」馮淵問：「在那裏居住？」老太太說：「就在我們這南邊，有一個南街，路北廣梁大門。」馮淵說：「你在晚間聽信罷。」四更天不來，五更天準到。婆子復又磕頭。馮淵一擺手，出了房門。婆子往外一送，轉眼之間，就蹤跡不見了。老婆子望空磕頭，知道他是夜遊神。駕雲走了。馮淵回了店，仍打牆上竄將過來，到了自己屋中，往坑上一看，一找自己包袱，蹤跡不見。高聲喊道：「店家快來，我少了東西了。」店家道：「客官不要喊叫。」馮淵問：「我這個包袱，那裏去了？」店家說：「那我們可不知。方才我們過來，與你烹茶，你到那裏去了。」馮淵說：「我沒有出門。」店家說：「不行，我才過來，這屋中沒有人。」我還叫喊了半天，連廁中我都找了，沒有馮淵。說：「你倒不要管我，我倒要找那個包袱。沒有我，是不行。我那個包袱裏，有要緊東西。」夥計說：「裏面有多少金銀？」馮淵說：「那倒沒有，你就是給我包袱。」二人爭吵不已。連掌櫃的也過來，在屋中爭吵了半天。馮淵也就無法說。既然你們沒見，我就認一個喪氣罷。店家方纔出去。馮淵心中一想，已然是應許那個老婆子，要沒有夜行衣，靠就是自己這身衣服。去時有些不利便，拿自己兜袋銀子，給了店飯錢。等到天交二鼓之半，掖上衣服，撇上刀，吹滅燈燭，倒帶雙門，竄出去。直奔前街，往東一拐，就見着廣梁大門，往旁邊的牆竄將上去。直奔裏面，竄在垂花門西牆上。上了西配房，往前坡一爬，往上房中一瞧，當地一張圓桌面，排列一桌菓席，全是上好的果品。見一個人在那裏坐着，約有四十多歲，頭戴藍緞繡花肚巾，身穿淡黃箭袖袍，絲鸞帶薄底靴子，掛着一把利刀，面似舊鍋，粗眉大眼，半部紅鬚鬚，在那裏分付家人。有請高大爺，家人答應，往外就走。馮淵將要躲閃，忽見對面房上爬着一個人，轉眼之間，蹤跡不見。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鋪姑娘救殘生

且說馮淵見金頭老虎賈士正在屋中，看着那桌菓席，教家人有請高大爺，家人出來。馮淵只得躲避，就見東房上有一個人，轉眼之間，蹤跡就不見了。自己暗想道：「這個人好快身法。」也就竄在後坡，等家人過去，從外邊進了一人。馮淵一看，認得正是飛毛腿高解，來至廳房，金頭老虎讓他坐下，謙讓了一回。高解上坐。賈士正親自斟酒，教高解連飲三杯。然後這才斟上門杯。賈士正道：「這件事多虧是你，除非哥哥那件事，萬也不能成功。」馮淵一想，高解怎麼跑到這裏來了？皆因在美珍樓被蔣四爺追跑，從雜貨鋪，蔣四爺的旁邊躲避了半天。他見蔣爺沒追他，自己方才放心逃竄。後來也沒找着白菊花，耳聞着醬坊內多半是病判官，死在醬缸裏了。自己無家可奔，一想，不如上姚家寨找他，主意已定。

就奔洛陽縣而來。可巧正走在賈家屯地面。遇見賈士正他在門首。二人彼此見禮。賈士正把他讓在家內。待承酒飯。飲酒之時。二人談了許多閑話。這賈士正愁眉不展。高解問賢弟。甚麼緣故。愁眉不展。賈士正提菜園子裏有個少婦。生得十分俊俏。自己不能到手。高解說。我給你辦理。只要你喜愛這個人。我就有法子。到了晚間。高解教賈士正預備兩床被子。帶了兩名家人。到了菜園子內。高解見他們外邊放着兩個水梢。用小磚頭往水梢梁上一砸。這叫調虎離山之計。那個少婦剛一出門。他用被子往他頭上一兜。就不能喊嚷。高解往肋下一夾。到了外頭。交給家人。把他抬將回來。高解復又回去。站在房上一嚷。我乃夜遊神是也。所以那個老太太一說。馮淵就知道是夜行所爲。這就是各行中人。知道各行人的滋味。再說當時高解嚷完。仍然回到賈士正的家中。到了第二日晚間。金頭老虎預備一桌菓席。請高解與他道勞。二人講些盜取婦人的事。家人進來回話說。員外在上。外面由姚家寨來一位周三爺。賈士正一聽。一聲吩咐。請不多時。從外面進來。馮淵容他們進去。復又到前坡。爬着望內瞧看。見此人身長八尺。銀灰六瓣壯帽。銀灰箭袖袍。絲鸞帶。薄底靴子。肋下佩刀。白緞子大氅。上繡三藍色的團花。面如銀盆。劍眉圓目。直鼻菱角口。微長髭鬚。見賈士正對施一禮。見高解微微一怔。賈士正在旁說。二位不認識麼。這可不是外人。這就是八寶空山青的寨主。外號人稱玉面判官。姓周名凱。又說。這位是土龍坡的寨主。外號人稱飛毛腿。姓高名解。與周四哥。周五哥。莫逆之交。二人一聽。對施一禮。說了些久仰客套。謙讓半天。然後落座。教家人從新另添一杯箸。賈士正問。三哥意欲何往。玉面判官周凱說。我從姚家寨而來。皆因圍城子東方大哥。請王興祖鎖播。他不愿意去。圍城子連催了三封書信。姚大哥打發我趕下來了。如若他沒有去。我追到家中。把他請出來。賈士正說。就爲這事情。你明天再走罷。隨喝着酒。周凱說。高大哥。因何走到此處來了。高解便一聲長嘆說。我們實在是時運不好。我們的四弟晏飛。晏寨主自己丟刀。晏寨主丟琵琶谷。周瑞丟桃花溝的話。細說了一遍。又說。你們四弟大概還許沒有命了。又把美珍樓三個人失散的話。也說了一遍。玉面判官周凱站起身來。躁脚一喊說。就是這麼一個老西兒。就會害得你們三個人。這般光景。高解說。你不知。不知道這個山西人。多大本事。哪。周凱說。他還能頂長三頭。肩生六臂。不成。高解說。這個人能耐太多了。他會裝死。他會裝打呼。會裝往西北道人。東南等。那口刀。不管甚麼兵器。碰上就折。一身暗器。所有的暗器。是無一不會。再說他那暗器也透。各別手中托着一枝鏢。嘴內一咕嚕。那一枝鏢。能打死三個人。那枝鏢不丟。仍然還在手內托着。他一誇獎徐良。不要緊。把賈士正周凱。顏色都改變了。周凱說。此人必是有妖術。邪法。高解說。妖術邪法。大概也有點。他日見着

他須多留些神方好。他這裏替徐良說些大話，氣得馮淵渾身的亂抖，心中暗說：「這個醋糟真走時運，我馮淵背地內就沒有人說些大話，我淨在這裏扒着有什麼的意思，趁他們喝着酒，我先到後面把那個婦人救了再說。」正要打算往後去，不料兩條腿被人揪住了，扭項回頭一瞧，暗暗心中歡喜，原來是徐良把他雙腿揪住，他問山西雁從何來的，皆因是馮淵拿了三封書信，由公館起身，徐良總看他不能辦這樣大事，隨着就把自己的東西拾奪了，帶些散碎銀兩，蔣爺問你上那裏去，徐良說我告告便就打這一告便從小路裏追下馮淵來了一路之上，總不離左右，直到劉家團，他在對面，影壁後頭蹲着，他一聽馮淵說的話就不對，只暗暗罵臭豆腐不會說話，不留下書信使得你到廣告訴人家來歷呀，看這個意思，先生準是在家內，他就先奔買家屯找店來了，他住的也是雙盛店，外院兩間廂房，馮淵進來，他也看見了他先吃完了飯，到西院瞧瞧去，剛進院去，見馮淵往那裏一躡，他也跟過來了，看見馮淵在屋內說話，他全聽見了他先過來，順手把馮淵夜行衣靠着走了，等到二更之半，他也往那裏去了，看見馮淵轉到後邊，他把屋中話也都聽見了，一轉身從後面繞到西房，到前坡把馮淵雙腿一揪，自己往起一站，馮淵又不敢叫喊，又怕他往下一扔，徐良果然是往下一抖，馮淵就從房上摔下來了，說醋糟你害苦我了，他雖是一身工夫，自己要躡下房來，一點聲音皆無，這是被人扔將下來，可是嘆咤一聲，趕緊的站起身來，徐良在他背後低聲說：「不要緊，全有我呢。」馮淵見他在背後就壯起膽子來了，徐良說：「烏八的，三個人滾出來罷。」高解說：「可不好來了，噹的一聲，把後窗戶踢開，從這後窗戶跑出去了。」周凱不能不出來，無奈把大筆一甩，掖上衣襟，拉刀吹燈，微一攏眼，光躡出屋門，往對面一看，就見迎面站着一个人說：「你是多臂熊馮淵說，我是馮大老爺，誰說話扭項一看，徐良早不知去向，馮淵只嚇了個膽裂魂飛，只可拉刀與周凱交手。」周凱說：「外面就是一個人，你們出來拏他罷。」賈士正也就在牆上摘下一把扑刀，躡在院內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深夜入宅，非奸即盜，兩人往上一圍，馮淵這口刀上下翻飛，遮前擋後，暗暗的怨恨徐良，你把我扔下來，你不管了，正在怨恨，忽聽身後哼了一聲，馮淵躡在圈外，賈士正周凱也就一怔，往對面一看，徐良就見他一身青緞衣襟，黑臉膛，一雙白眉毛，望下一格拉，好像吊死兒一般，手中托着一件物件，靠着南牆瞪着眼睛，咬着牙齒，實係難看。周凱賈士正納悶，這個人不像有本事的人，二人正要往前一躡，徐良說：「我本沒甚本事，你們饒了我罷，我給你們磕個頭。」就見他肩膀往兩邊一幌，他把頭一低，焉知曉他的頭可不好受，花裝弩躡的一聲，就打出來了，多虧了周凱的眼快，一低頭往旁一閃，那知弩箭味的一聲，就從耳朵上穿將過去，鮮血淋漓，氣得周凱咬牙切齒，把刀就刺賈

士正也就躍上來了。徐良那裏把這兩個人在心上拉大環刀交手。暫且不表。且說馮淵見徐良一露面。自己往北撲奔。後面去了。由東夾道往後正跑。忽見後面照房上站着一個人。晚間一看。猶如半截黑塔一般。身軀胖大。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星踢斗的架勢。往下踏着。就把馮淵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徐良前邊遊耍周凱 馮淵後面搭救佳人

且說馮淵見徐良來了。往後就跑。見後照房上這人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星踢斗的架勢。往下一瞧。暗說。不好。必是賈士正一夥賊人。量自己不是他的對手。正要打算用計勝他。再往上一看。那人蹤跡不見。馮淵可就直奔西北竄過了一段界牆。只見那邊有一個月洞門。由北邊過來一個打更的。馮淵用了個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把那更夫提起。到西北花叢的旁邊。嘆咚一聲。往地下一摔。把更夫四馬倒攢。蹄捆上。拿刀往他腦門子上一蹭。問他那難婦。現在那裏。更夫苦苦的哀告。饒我這一條性命。馮淵說。只要告訴我。他在那裏說了假話。回頭殺你。更夫說。就在這月洞門內。有個樓。四個婆子。陪着他說話呢。馮淵聽畢。撕了衣襟。把更夫口中塞住。自己直奔月洞門而來。進了門一看。果然有三間高樓。見樓上燈影兒一幌。全都滅了。就聽婆子在上面亂嚷。說可了不得了。那句話沒說出來。就聽嘆咚。準是全都教人殺了。馮淵自己往上一竄。到榻扇那裏。爬着一看。見此樓榻扇大開。有一人。背着那少婦。往北去了。馮淵也往那裏一竄。見那四個婆子。橫輪豎臥。全都被殺。自己由後邊出去。也直奔正北。又見那人撲奔東北。馮淵就追下來了。那人背着人。躡牆並不費力。直跳了四道牆。才到了街上。馮淵也就跟着出來。此時已有四更多天。路上並無行走之人。追到東邊。復又東北一拐。奔到後街。由東往西。又跑。自己可真着了急了。說你是什麼人。快把這婦人與我留下。你若是不留下。見那人跑着一回頭。馮淵這才瞧着明白。原來是個和尚。大罵道。你這出家人。還不與我留下。雖然嚷着那個和尚。足下透慢。也就看見那邊一段紅牆。大概離他廟不遠。馮淵追到離他不遠。想他就背進廟去。我也是找他。只顧貪功。緊着一跑。原來那和尚等着他。身臨切近。就是一暗器。馮淵一歪身。正打在左肩之上。這一鏢。沒打咽喉。也歪出好幾步去。一咬牙。把鏢拔出來。自覺那鏢傷之處。不痛。麻酥酥的喘氣。暗說。不好。他這鏢。準是毒藥。鏢我先回店中去。教店中人與公館送信。焉知曉受了毒藥。暗器。就是怕緊走。要是緊走。一跑。那藥性發作的更快。馮淵跑着。就覺眼前一發黑。類若半身不遂的光景。先由左腿不能邁步。撲咚栽倒在地。正躺在人家酒鋪門前。這開酒鋪的是母女二人。原籍是東昌府人氏。此人姓尹。叫剛傑。保鏢為生。專好交友。外號人稱賽叔寶。到四十餘歲。就故去了。

妻子劉氏所生一女名青蓮十五六歲練了一身工夫小子打扮常跟他父親出去保鏢生得十分美貌性情剛直因他父親故去母子無人照顧他有個舅舅就在這信陽州居住把他們母女接來姑娘如今已是二十九歲了在此處開了一個酒鋪帶着一個老人家這個老人家姓祝名祝福在尹家多年這青蓮姑娘是他眼瞧着長大的祝福就看着這酒鋪買賣後有單房他母女居住姑娘早晚的工夫不肯丟下每日五更之時起來頑拳踢腿熟練自己長短傢伙練完時天還不亮爲的是活動身體把街也掃了前後院連酒鋪中擲的擲了擦的擦了此時也就紅日東升把祝福叫起來然後上後面去梳洗打扮可巧這天自己練完了工夫下了一塊板子將要掃街見台階下輪着一個人近前仔細看了一看武生相公打扮列位就有說的馮淵怎麼是武生相公打扮哪皆因是他穿着是白菊花那身衣服旁邊丟着一口刀左肩頭往外冒血青蓮姑娘顧不得掃街了進來把那扇板子上好先把祝福叫醒說祝大哥起來罷又到後面把老太太叫醒老太太問他什麼事情姑娘說咱們門口輪着一個武生相公旁邊有一口刀多一半是遇見仇人他那肩頭上還直冒鮮血你老人家起來我們出去瞧瞧他看要沒死那還好辦要是死了我們趁早移他開去不然這鋪子担架不住老太太穿好衣服祝福在外邊點着燈籠等着到了前邊又把那扇板子下下來先叫祝福出去將那人衣服撩起來摸摸他心口還跳與不跳祝福出去將他衣服撩起一摸心口還是亂跳祝福說不但是他心中亂跳從他肩頭上流出血來全是黑的姑娘一聽說是了對娘親一說這是受了毒藥暗器了我們救他罷老太太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做這一件好事罷姑娘挽起衣袖又下了一塊板子叫祝福幫着他把馮淵搭在裏面到了後頭屋內把馮淵往床榻上一放叫祝福把板子上上姑娘進內間房中取出一個盒子叫祝福解開他的腰帶把膀子露出來姑娘打開盒子拿出一把小刀兒刃薄如紙另拿出一個小葫蘆拔去塞子裏面貯的麪子藥倒在傷口微等了片時姑娘團了些爛紙就用那把小刀把周圍爛肉一起全都放在紙內周圍見了好肉從新取出一個小盒來裏面是膏子藥俱把他傷口敷滿烤了一張膏藥與他貼上復又取出三粒丸子藥叫祝福取了些涼水來將丸藥研開用筷子將馮淵牙關一攪將藥灌將下去登時之間就甦醒過來覺着肚內一痛哇呀呀的吐了些黑水往起一坐翻眼一看那邊一位老太太慈眉善目總在六旬上下光景又有一位大姑娘在那裏收拾盒子呢看那旁又站着一個老頭兒青衣小帽像一個做買賣的打扮自己又一想被那和尚用鐮打了一下自己就覺迷迷糊糊的擗倒在地後來就全不知了連忙起身來先給祝福深深一恭就說這位老兄方才我受了人家毒藥暗器躺在地下

我糊裏糊塗，因何會在這裏。祝福說：你被什麼人打了毒藥暗器，我見你躺在我們鋪門外，我們老太太見你沒死，幸虧我們小姐有這個手段，才把你搭救起來。此時把你救好，你過去見見去罷。馮淵一聞此言，把袖子伸上，整整衣裳，過去見老太太，雙膝點地，磕了三個頭，說：不是老太太搭救我的性命，準死無疑。未領教太太貴姓，老太太說：老身姓尹，我倒不會是我的女兒，把你的鏢傷治好，但不知相公貴姓。馮淵說：晚生姓馮，名馮淵。我在開封府相爺駕前當差，我是六品校尉之職，就是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小姐在上，受我一拜。姑娘說：我們可不敢當。祝大哥急速把這老爺攙住，祝福來一攔，馮淵定要磕頭，說：小姐乃活命恩人，往上磕頭。姑娘旁一閃，道了三個萬福。馮淵起來，又要與祝福磕頭。老人家先就跪下了。老奴可不敢當。馮淵這纔施了個常禮，問說：老哥貴姓。祝福說：老奴叫祝福。姑娘說：那個傷處總要躺下睡覺，那傷方能好的快。待太陽出來之後，叫祝大哥買幾尾鮮魚來煮了，湯油鹽醋醬葱作料，一概不要，喝了湯之後，你就算好了。有什麼話慢慢再說罷。老太太說：馮老爺你在這裏歇歇，睡一覺罷。馮淵說：我在此裏躺着，我天膽也不敢。我在外邊躺着去罷。祝福說：我家小姐、馮老爺既然避嫌，不如請他到老奴櫃房去，到好前邊肅靜。馮淵說：那到可以使得。老太太說：既是這樣，祝福你把他的刀交給馮老爺，家人答應把刀交給馮淵。馮淵接過刀來，插在鞘中，轉身與老太太、姑娘深施一禮，然後這才跟祝福出來，到了櫃房一看，祝福那個鋪蓋還沒捲起來呢。馮淵先把刀摘下來，掛在牆上，頭沖裏躺下。祝福將被子給他搭上，家人說：我去開門去了。馮淵點頭答應。祝福將往外邊忽聽外頭念了聲阿彌陀佛，什麼這般時候，還不開門。祝福說：我們這裏鬧了半夜，將要開門，你老人家來了，說畢開板子進來一個和尚。馮淵一聽心中一動，掀了被子下坑，往外一瞧，正是仇家到了，牆上拉刀動手，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齊家內畫樓圖

且說馮淵要從壁上拿刀，報那一鏢之仇。一聽祝福趕着他叫舅老爺，說什麼這樣早就來呢。和尚說：我也是半夜沒睡覺，祝福說我們也是半夜沒睡覺，和尚問你們半夜不睡覺，做什麼來。祝福說：救人來着，和尚說：我半夜沒睡着，也是救人來着。祝福說：舅爺救的是誰，和尚說：我救的是菜園子那個顧氏張得立的妻子。你們救的是誰。祝福將要往下說，忽聽姑娘那旁說：舅爺來了嗎？你進來罷。我告訴你一句說話，和尚往後就走說：姊妹起來沒有。老太太說：我早就起來了，和尚來至後面，見了姊妹與姑娘，將要坐下。姑娘就把始末根由，怎麼救的馮淵，細細說了一遍。和尚說：

甥女兒這到不錯了，怕他不準是個校尉罷。許他信口胡說哪。我皆因知道這個菜園子張得立的妻子，教金頭老虎賈士正搶了去了。我昨晚到了賈士正家裏，不知他們同什麼人在那裏動手。見由東夾道跑過一個人來，我料着必是賈士正一黨之人。我到後樓上殺了四個婆子，背着他從後樓跑出來了。我就見着他，我跟他下我來。我沒敢直奔廟去。由東北邊至後街，復又奔正西廟後而來。他在後邊說了話，把這個婦人給他留下。我一想，更是他們的人了。微一收步，打了他一鏢，也沒管他的死活。我就進廟去了。據我想起來，他定不是個好人。哪姑娘說這個人，現在前邊櫃房睡覺呢。姑娘叫祝大哥，把那位馮老爺請進來。你道馮淵怎麼沒出來動手，哪皆因是祝福管着他，叫舅老爺。想必是姑娘的舅舅，又聽他說，救了菜園子顧氏。這個和尚到也是個好人。雖然中了他一鏢，又是他外甥女兒救的。如此一想，故此不好意思出來動手。祝福說：有請馮老爺裏面說話。馮淵復又跨上刀，跟着祝福到了後面，見着和尚。僧人念一聲阿彌陀佛。馮淵一恭到地，和尚說：方纔聽我姊姊所說，貴姓是馮嗎？馮爺說：正是。沒請教師傅貴上下，和尚說：小僧廣慧。馮淵又問寶刹回。答：法通寺。原來這個和尚先前之時，跟着他姊丈尹剛傑保鏢為生。因他姊丈一死，自己很灰心，看破世俗，他纔削髮為僧。他本姓劉，叫萬通。外號人稱鐵牛。劉萬通就在這法通寺拜了靜元和和尚為師。與他起名就叫廣慧。出家之後，人家管着他，叫生鐵佛。此人生來性情古怪，愛管不平之事。皆因姊姊與甥女兒在東昌無人照看，故此纔把他們接來，離廟相近，為是好照應他們。娘兒兩個要與甥女婿擇婚，又沒相當的高不成，低不就。富家嫌他們是異鄉人，寒家不就。皆因這件，纔就誤到三十歲。尚且終身未定。馮淵問完了他，他復又問馮淵的事情。回答我：馮淵開封府站堂聽差，六品校尉。外號人稱聖手秀士。生鐵佛問：大概是奉相諭辦差的罷。馮淵說：萬歲爺丟冠袍帶履，被白菊花盜去。我們是奉旨捉拿此人。劉萬通問：姑娘你給他治好了。沒喝魚湯罷。姑娘說：正要叫我祝大哥買去。哪和尚說：不用買去了。我把他請在廟中，給他的藥吃。比喝魚湯還強哪。遂說：馮老爺請至廟中談話。不知意下如何。馮淵說：很好，很好。遂即告辭。老太太、劉氏說：這是我兄弟，又對萬通說：此乃是貴客。臨門千萬不可慢待。馮淵正往外一走，劉氏又把和尚叫將回去。附耳低言說了幾句話。然後纔出來。馮淵又給祝福行了禮。這纔出離酒店，直奔法通寺。就在前門進廟，直到禪堂，來到屋內。彼此落坐。叫小沙彌獻茶。馮淵問：昨晚那個少婦，師傅可給送回家去了。和尚說：我送在他姑母家中去了。此時不能叫他露面。賈士正家內有幾條人命，那就不好辦了。又問他的婆婆，可知此事。和尚說：我也與他送信了。昨日晚間，馮老爺你沒有把話說明白。緊說教我給你留下。我只當你是賈士正一夥。

之人。故此我纔打了你一鏢。真正多多有罪。馮淵說：「我也是錯會了意了。我想你一個出家人，背着一個少婦，什麼能是好人呢？」說畢，二人哈哈大笑。和尚從裏間屋中取出一包麵子藥來，倒在茶碗內，用水沖服下去。工夫不大，就聽馮淵肚內咕嚕一聲響，和尚說：「大概是馮老爺餓了罷。」馮淵說：「何嘗不是。立時預備齋飯，不叫馮淵喝酒。」二人飽餐一頓，撤將下去，獻上茶來。復又問：「白菊花是那路賊人？」馮淵說：「陳州人氏，姓晏，他叫晏飛，和尚說：「莫不是晏子託之子。」馮淵說：「對了。」又問：「此人現今可會拏獲？」馮淵說：「不但沒拿住，連冠袍帶履，都未請回去。」我就爲此事而來，就把藏珍樓裏面有內應，來請劉志齊的話說了一遍。和尚又問：「請了劉志齊沒有？」馮淵說：「請去了。」昨日到他家中，他被人家請出去，瞧墳地，看風水，與人點穴，不定幾時纔回來呢？」和尚說：「昨日他從我廟中回去，怎麼與人家看墳地，別是他不肯見你罷。」馮淵說：「眞要是在家不見我，可不是交情。」師傅與此人相好麼？」和尚說：「莫逆至交，終朝盡在我廟中談話。」馮淵說：「我可就要找他去。」和尚說：「不用我派人去找他。」一找便來。」馮淵趕緊一恭到地，說就勞師傅派人辛苦一踰罷。」和尚把徒弟叫過來，說：「你去到劉家團，把劉伯伯請來，說我這裏立等。」小和尚去後，劉萬通又問：「馮老爺作官之人，什麼外號人稱？」馮淵說：「這一句話問的。」馮淵面紅過耳，羞怯怯的說：「實不瞞師傅說，我是綠林出身。」和尚說：「這就是了。」老師是那一位？」馮淵說：「我的師傅姓吳，吳永安。」和尚說：「這可不是外人人稱雙翅虎，對不對？」謝童海是你甚麼人？」馮淵說：「那是我師叔。」又問：「馮老爺定下姻親沒有？」馮淵說：「先在鄧家堡，後在霸王莊，又在王爺府多時，因此就耽誤了。」和尚問他這些話，原是有心事，他臨出來之時，老太太附耳低言，就是教他盤問盤問馮淵，會否娶親。姑娘是大了，不知他的根底，又貪着他有官品，貌也不錯，問問他要沒成家，就把姑娘給他。」和尚問了他是吳永安的徒弟，這門親可以作的了。」又說：「馮老爺既是你沒有姻親，方纔我這甥女兒，你也見過了，頗不醜陋，意欲與你爲妻，不知馮老爺意下如何？」馮淵一聽，唔呀，唔呀，鬧了兩個唔呀，說：「師傅論這件事，我也不能不應，無奈我是奉展大人蔣大人差遣前來，與劉先生下書，我要在半路定親，有礙於理。」和尚說：「只要馮老爺你愿意，我就有主意。」馮淵問：「什麼方法？」和尚說：「親事只要定妥，有人問你，說頭前三年內定的，他們那裏搜查那個細底去，若是馮老爺不愿意，那可不行。」馮淵說：「我是情甘意愿，和尚說：「馮老爺既然愿意，多少留下點定禮。」馮淵說：「不行，我是任甚麼沒有，有個夜行衣包袱還丟了，定是教我們夥計偷了去了。」玉珮等項，我是素常不愛帶那些東西，和尚問：「怎麼夜行衣丟了？」馮淵就把住店過那個菜園子，問老婆子，回來就丟了。」賈士正家中，又遇見徐良，定是他偷了去了。」和尚問：「這徐良是誰？」馮淵說：「你難道沒看見他們前邊動手嗎？」

尚說：「我可知道，他們前面動手，我沒上前去，故此不知是誰，和尚爲難了半天，一回手從箱子裏取出一宗東西，原來是一根簇新鵝黃色的獅鬘帶，教馮淵繫上，把馮淵那根獅鬘解下來，摺疊摺疊，用一張紅紙包上，就算爲定禮，並且還是吉祥帶子。」馮淵倒把一根新獅鬘帶繫好，把刀跨上，就見小和尚進來，說：「劉伯父到了，和尚說請就見劉志齊。」青四楞巾，翠藍袖袍，腰繫絲絛，白襪朱履，白臉面，三絳長髯，見了和尚，抱拳帶笑，僧人合掌當胸，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小弟訊問過去了，馮淵過來深深一恭到地，說道：『劉先生一向可好？』」劉志齊答禮相還，上下瞧看兩眼，說：「原來是馮賢弟，多年沒會的我，眼疎了，連連告罪。」馮淵就把三封書信，掏將出來，遞與劉志齊。劉志齊接書，還未打開觀看，說：「昨晚間打門是你嗎？」馮淵說：「不錯是我。」劉志齊說：「怎麼賢弟，你也不把話說明白了，我實情是在家中聽說是南陽府的我，萬沒想到是你。」總疑或是圍城子，那裏請我來了，我如今與他們斷絕交情，倘要見面，到有些礙難之處。隨說着，話就把三封信，打開一看，俱都看畢，微微一笑，說：「馮老爺如今作了官了，可喜可賀，這個方算是個正途。論說這三封書信，我冲著那位都應當前去，無奈我可不能從命。此樓是我擺的，冲著東方保赤，如今小兄弟們任意胡爲，我再三勸解，他執意不從，我與他們斷絕交情。三節兩壽之禮，我都一概不受，我如今要去破樓，他們不能不知，我豈不是反覆無常的小人，我可去不得，我給你們畫個樓圖去，可破此樓。」和尚問道：「幾時纔能畫得？」劉志齊說：「後天可得，事不宜遲，我還是就走。」馮淵和尚送將出來，復又深施一禮，劉志齊去後，和尚又帶着馮淵至酒鋪內，拜見岳母，給了定禮，仍然回廟，等到第三日，樓圖畫成，馮淵拿着樓圖，回到公館，破藏珍樓，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

且說第三天，將樓圖畫好，劉先生專人送來的，並有一封回書，說：「我們先生有些身體不爽，派我送來，和尚賞賜了家人，說：『我得便到府上瞧看他去。』」家人去後，馮淵打開了樓圖，同着和尚看了一回，和尚說：「不可在此久待，急速起身要緊。」馮淵仍用油綢子貼身繫好，和尚拿出二十兩銀子來，給馮淵作路費。馮淵再三不受，生鐵佛讓之，再四馮淵方纔收下，告辭起身，將到廟外，見前邊一陣大亂，見有地方在前邊，拿着竹杖亂抽，不准閒人近前，後面有青衣喝道：「一乘大轎，馮淵剛出門首，和尚復又把馮淵拉進裏來了，把廟門一閉。」馮淵因問：「因爲何故把我又拉進來？」和尚說：「姑老爺，你還看不出嗎？這是上賈士正家內驗屍去的，要躲避躲避，等他們過去。」馮淵這纔辭別起身，撲奔五里新街而來，暫且不表，且說山西雁一弩箭把周凱耳朵打破，然後削了他刀，又削賈士正的刀，衆家人往上一圍，削了他們兵器。

不少。自己要到後面救難婦去。及到了後邊，難婦早有人救出去了。還殺了四個婆子。徐良疑是馮淵辦的事情。自己回店見馮淵沒回去，又疑着準是上菜園子送人。回到自己屋中安歇睡覺。次日還想着要給馮淵夜行衣靠包袱。剛叫夥計打臉水烹茶，就聽店中一派的喧嘩亂嚷。徐良出了屋門，就見店中人在那裏說掌櫃的，你瞧這件事情，詫異不詫異。徐良問甚麼事情，夥計說：昨日西院住下一個蠻子，他說丟了一個包袱，後來我們掌櫃的過去一評這個理兒。他又說不要緊，今日早晨門還關着，把人丟了。大概瞧他這個人，苗頭不正。徐良纔知道馮淵沒回的，暗暗納悶。準知道動手時節，他走了。未曾遇險，這少婦也救了。夜行人規矩，但能回店總要回店。連徐良也猜不着，是甚麼個緣故。只可對着這店家說：你們這管放心。這個人我也看見了他，絕不能是個賊。到許是個蠻子，或者半夜內趕下賊走了。該多少店飯錢，他要跑了。我給店家說。飯錢店錢已經給過了。就是這個人走的奇怪。門還沒開，哪徐良說：既然給了飯錢店錢，更不要緊了。與我預備飯罷。店家答應一聲，給徐良預備早餐。等到二更多天，也沒換夜行衣，就是隨便箭袖袍，直奔劉家園。進東口路北第一門，門戶緊閉，心想着躡進牆去。先看看劉志齊在家內沒有。倘若不在家，那臭豆腐不定有甚麼緣故了。也許馮淵把菜園子事辦完，見着劉志齊，他就走了。且到裏面看看實在，不得信或是問問他們打更的與家人。他們必然知曉。躡上南房，扒着前坡一看，冷冷清清，撲奔四扇屏風而來。屏風左右有兩段卡子牆。縱在西卡子牆之上一看，只見三間上房，兩間耳房，往上房屋中一看，燈燭輝煌。上首是劉先生，下邊是他的妻子。就聽得內裏講論馮淵事情。徐良離着很遠，聽的不甚真切。非到窗櫺之外，不能聽得明白。躍身下牆，直奔上房那裏聽話。不料有一宗物件，絆在脚面，往前一邁步，繩子兜在脚面，身不能由己。撲咚一聲，栽倒在地。往起一扒，連手都被繩子繞住。這一摔，倒把徐良嚇的胆裂魂飛。只聽見遍地小鈴鐺亂響。一抬腿，嘩啣啣鈴鐺亂響。手一抬，也是那鈴鐺亂響。手足全被繩子綁住。徐良也不敢動轉。四面八方牆底下，屋檐底下，前院後院，到處俱是那鈴鐺亂響。屋內劉志齊先生不慌不忙，叫劉安不多一時，從屏風門來了一位老管家，手提燈籠，直奔上房。連徐良一眼也不看他在屋門外。塔台石上一站。先生說：教二哥來，把這個人捆上，帶過來我問問。老奴答應，轉身出去，叫進一個人來，約數二十多歲。老人家打着燈也過來。徐良借着燈光一看，滿地全是繩子，橫三豎四。那個人過來，先把他的刀抽出來，腰中掖着兩根繩子，把徐良手上繩子摘開。原來那繩子全是活扣，一摘就開。把二臂給他捆上，然後摘脚上的，全都與他摘開。捆好，把山西雁往肋下一夾，我着道路，直奔到上房，進了屋中，把徐良往地下一放。老人家說：你跪下，央求央求我們老

爺罷。看你也不是久慣幹這事的。我們老爺施恩把你放了。徐良說：你少話罷。我可不是賊。你量着我。我是偷你來哪。劉先生。我可不是被捉。貪生怕死。皆因我的叔伯父。我的朋友。都與你相好。我可不能不給你行個禮兒。說畢。雙膝跪倒。劉志齊見他昂昂相貌。儀表非凡。連忙問道：壯士貴姓。先教妻子迴避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常。御前帶刀四品護衛之職。就把馮淵前來有三封書信。與你下書的話。說了一遍。劉志齊一聞此言。趕緊下位。親解其綁。說：徐老爺到了。真正不知。多有得罪。既然同着馮老爺前來。爲何深夜到此。是什麼緣故。徐良就把自己住店。夜晚到賈士正家內分手。至今未回。故此到這裏打聽打聽。不料到此已晚。不好叫門。我纔躍牆而過。到此被捉。劉志齊讓坐。敬茶。把刀仍然交與徐良。又問馮老爺的事情。你是一件不知。徐良說：我是一件不知。他並沒回店。劉志齊就把馮淵被傷。受毒藥鏢。被青蓮治好。與和尚到法通寺。與青蓮聯姻。樓圖已經畫好。今日拿去起身的話。說了一遍。徐良這纔知道。復又向劉志齊行了一禮。說：我不能在此久待。追我們馮老爺去。要緊。劉志齊一定要備酒款待。徐良再三不受。告辭出去。先生叫開門。別打牆上走了。徐良問劉伯父。你這院中各處大概全有消息。劉志齊說：我這院內。並沒別的消息。無非是一個串地錦。房上牆上一概沒有。但教人家知道。不上我這裏來罷了。只要下牆。他就不用打算走了。別的沒有消息。我又不作國家犯法之事。用那些埋伏何用。徐良一聽。說的有理。答道：等我們破樓之後。再來造府道勞。志齊說：豈敢。直送到門首。徐良走後。家人把門關上。山西雁到店。仍然躡牆進去。回到自己屋中。天光已亮。叫店家算賬。俱都開發清楚。拿着馮淵包袱。出店。直奔南陽府而來。一算日限。非連着夜行不能。把主意定好。走至吃飯時節。又飽喫了一頓。買些乾糧。揣在懷裏。連夜往下緊走。越到夜間。越好走路。沒有許多過往之人。到清靜到第二日晚間。見前面有一片樹林。有一個人。躍入樹林之中。山西雁想道：別是白菊花罷。要是他。這可是天假其便也。奔樹林內來了。就聽那個人一聲長嘆。自言自語。在那裏說話。徐良一聽。原來是他。也覺歡喜。說：這個人是玉面判官。周凱。把他拿住。也還可以。就聽他在那裏說：我無緣無故。在姚家寨打發我出來。走甚麼一踰外差頭。一次見着這白眉毛老西。把我的耳朵打破。把我的刀也給削了。我還活着做什麼。大概生有處。死有地。就該找回去的地方了。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便了。徐良本欲拉刀躡過去。一聽他要尋死。等着他吊上。拿他豈不省事。自己就在樹後一蹲。聽見他說尋死。都找不着一個樹。又兒又說：這裏可以。徐良聽了半天。沒有動靜。心中想道：必是吊好。撒腿往前就跑。身臨切近。遍找玉面判官周凱。蹤跡不見。徐良罵道：好烏八的。冤苦了我了。老西終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了。量他也還跑不了多遠。隨說着話。就出

了樹林之外，就只見正南上有一條黑影。徐良就趕緊追下去，追至離不甚遠，把大環刀往外一亮，一個箭步躡將上去。那人也就把刀亮出來了，說：「唔呀！什麼人？」徐良一聽是馮淵的口音，原來是臭豆腐。馮淵說：「醋糟，你害苦了我了。」徐良說：「我到害苦了你，你還不謝我？」馮淵說：「我受了毒藥鏢的時節，你不前來救我，要不是我的命長，早死多時了。」徐良說：「那一毒藥鏢沒白受，我要救了你，那裏找媳婦去？」馮淵道：「你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徐良就把怎麼到志齊家中去聽他說的話，告訴了一遍。馮淵一聽，徐良這套話走着路，央求徐良千萬別給他提出聯姻之事。徐良點頭許允，說：「見了大衆，絕不提及此事便了。」且說公館大衆見馮淵去後，徐良也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智爺說不用說，徐良準是追下馮淵去了。只等到五月十四日，晌午光景，還沒見二人回來。蔣爺真着了急了，並且街上吵吵喊喊，要着明天擂台，正說之間，忽見簾子一掀，馮淵同着徐良笑嘻嘻的進來。蔣爺問馮淵請的劉志齊先生，怎麼樣了。徐良馮淵二人先見了大衆，行了禮，然後馮淵說：「人可沒請到，畫來了樓圖，請大衆一觀。」打開樓圖，大衆瞧看，要知議論誰去破樓，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三盜魚腸劍大衆聚會 巧破藏珍樓英雄獨往

且說馮淵進了門，大衆見了一回禮，然後把樓圖解將下來，打開包袱，先將書信遞將過去，後把樓圖打開，鋪在桌上。大家一看，頭道門、二道門、三道門、四道門、頭道門台階底下是活心子，不要管他墜落下去，龍鬚不用動，他也不能扎人。若要破樓，總得寶刀寶劍方能成功。用刀插入門縫，往下一砍，自來兩扇門，就墜落地中去了。那門一下去，用寶刀寶劍將藏珍樓三字砍落，那門就不能復又上來了。進得裏面，用千里火照着二道門，叫藏珍門。東邊門上有八楞華子一個，用手往裏捻開，人可要往旁邊躲避。容那個巨鬼起來，用又把門口堵住。容那三枝弩箭從鬼口中打出來，之後三枝箭打完，那個鬼自然躺下，砍落藏珍二字。那門就不能復關閉了。躡過屋中，那個大深坑，到那大鬼身後，有兩根鐵鍊，用劍將這兩根砍折，那個鬼就不能起來了。三道門叫五福門，雙門一推就開，先把兩個門環子砍落，然後把五個福字也都砍落，進了屋中，那當地柱子上有一朵金蓮花，把他削折。鐵叉子也不能出來了。桌面子裏頭，鮎魚頭的刀也出來了。桌子又不能轉了。柱子又不能往下沉了。在柱子左右兩個圓桌面前，地下有兩塊翻板，長數五尺，寬數四尺，把這兩塊板子揭開，人就墜落不下去了。第四道門叫覓寶門，左右有兩個門，上掛着簾子，中有一塊大堂簾子，類若戲台一般。左右兩旁如上下方門一樣的，那兩個門上都有兩個銅字，俱是刻出來的一邊是堆金。

一邊是積玉。雖有簾子把簾子掀開。也進不去。後面有木板門。從外面也不得開。當中掛着一個堂簾。上面有三個字。是寬寶門。堂簾後面却是四塊榻扇。那是一推就開。那榻扇通上至下。全是四方窟窿。每一個窟窿內有一枝弩箭。那弩箭頭上全是毒藥。若要一推榻扇。身上就得中了弩箭。先把這堆積玉四個字砍下來。那兩邊門就全開了。後面全是木板鋪地。別往後走。先把榻扇後頭的一段鐵條砍折。容他把那弩箭都放將出來。仍然還從榻扇當中進去。一進裏面。當中有一塊四方翻板。把那板子掀起來。往下一層層的梯子。從梯子下去。到了平地。直奔正北。到北邊有兩扇大門全開着。進大門東西有兩個小門。俱掛着單簾子。裏面是一層層扶梯。全是木頭作成。千萬不可上去。半路拐彎之時。踏着消息。前邊下來一塊鐵板。後面下來一塊鐵搭板。鐵搭板就把人圈住在當中。到是迎面往正北去。有一個月洞門。瞧着可險。上面掛着一口劍刀。只管從劍刀而入。裏面也是扶梯。從這裏上去。直到樓上。可就沒有消息了。樓上有魚腸劍。冠袍帶履。可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放着。自己去找去。大家看完。齊聲喝彩。後邊還寫着。可看藏珍樓外面周圍。俱是十八尺寬的翻板。蔣爺說。樓圖是到了。就在今晚間。去破樓方好。你們議論議論。誰去破樓。問了幾聲。並無一人答言。彼此面面相覷。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蔣爺又問。那位前去破樓。請萬歲爺冠袍帶履。隨問着。可就瞧着。着智化。智化一語不發。蔣爺心中納悶。展爺說。蔣四哥不用着急。沒人前往我去。蔣爺說。展大弟前去很好。很好。大事。準成。展爺這一答言。要去的人就多了。徐良、艾虎、白芸生、盧珍、馮淵全要去。展爺說。我不答言。你們也不去。我一答言。你們全都要去。徐良說。人無頭兒不行。鳥無翅兒不飛。我們如何敢去。全仗你老人家。我們不過巡風而已。智爺在旁說。展大哥只管把他們帶去罷。我準保沒事。蔣爺說。馮老爺你不用去了。馮淵說。請人應是我去。請冠袍帶履。應是你們去。你們不知道。請人去幾乎喪性命。蔣爺說。怎麼幾乎喪命。是什麼緣故。徐良說。這是你嘴裏說出來的。別怨我了。就如此這般說了一遍。馮淵一聞此言。羞得面紅過耳。只在蔣大人展大人面前請罪。蔣爺說。這也是一件好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又不是在軍營內出兵打仗。臨陣收妻。犯了軍規。該當有罪。我們應當與馮老爺賀喜纔好。馮老爺依我說。你不用去了。前番取樓圖。這是頭一件功勞。寫奏摺之時。不能不寫你的頭勞。況且還是你一人獨功。馮淵只得啞啞而退。暗暗怨恨蔣平不公。書不重敘。吃了晚飯。等到二鼓之半。展爺帶領小四義。換了夜行衣靠。繫上百寶囊。帶上了兵刃。五位爺直奔圍城子而來。圍城子正北有一座樹林。徐良說。展大叔。請你老人家到樹林裏面說句話。展爺說。使得。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石。讓展爺坐下。徐良先磕了一個頭。展爺說。姪兒有話慢說。何必行禮。哪徐良說。

我們五個弟兄，我與老兄弟，有一寶刀，就是我們老四，沒有寶刀寶劍，二哥又是個渾人，此番去到藏珍樓，請冠袍帶履，不必說，無論誰請出來，都算你老人家請出來的，我們幾個人，商量明白，無論誰得着這口寶劍，都要送給我們大哥，倘然你老人家得着了這口寶劍，懇求給我們大哥，你老人家，要沒有巨闕，我們天膽也不敢啓齒，怎麼單給大哥討，皆因他外號玉面小專諸，爲的是成全他，這個外號兒，却此央求你老人家，展爺一聽，此事不能不應該說，我要得着萬萬不要徐良一回頭說，大哥你先過來謝謝展大叔，芸生很不願意，既有徐良，這般說着，不能不過來給展爺磕頭，跪倒在地，與展爺行了一禮，展爺連忙用手攙起來，說：賢姪，只管放心，我要得了寶劍，必然送給賢姪，芸生站起身來，大家復又出了樹林，直奔圍城子而來，來至城牆底下，徐良把百練索掏出來，搭住城牆，一個跟着一個上去，到了裏面，徐良囑咐小心翻板，也是一個跟着一個下來，然後把百練索收將起來，徐良在前邊帶路，展南俠與小四義俱在後面，繞過太湖石前，就見那裏有一條黑影，從東南往西北，奔直紅翠園，將纔過去一個，又追下一條黑影，也奔紅翠園去，就見後邊又追去一個，也奔紅翠園，全都飛也相似，艾虎低聲說：又來了一個，大家一看，這個從正北而來，也奔紅翠園，你道正北上來的，這一個人是誰，這是馮淵，皆因是都不叫他，上圍城子來，一想你們不教我去，難道說我一個人不會前去，自己換了夜行衣，靠背插單刀，繫了百寶囊，並沒告訴別人，也是躡屋躍脊，直奔圍城子而來了，圍城子裏面，直奔正南，他也不知道，那裏是藏珍樓，只要見看大衆，他打算見一面分一半，就聽見徐良說：穿過果木園子，南面是藏珍樓，北面是紅翠園，也沒找着果木園子，就見前面一段牆，見裏面有燈光，他就躡進牆來，見三間上房，近西面那間，有個小後窗戶，馮淵一縱身，躡上小後窗戶，台上，胳膊一跨，用小指戳一小月牙孔，往內窺探，這一瞧，就猜着八九分的光景，準是金仙玉仙，見金仙是穿着長大衣服，青綢綢包頭，大紅窄窄弓鞋，全是滿臉脂粉，瓊珮叮嚀，馮淵心中暗暗忖度，說：這兩個丫環，本領出色，要論我的本事，更不行了，又看着西牆上，掛着一對練子錘，一對練子槊，還掛着兩口刀，就聽玉仙叫婆子說：你不是請王三爺去了麼，這個信是沒帶到罷，婆子說：帶到了，得便就來，正說之間，忽聽一聲咳嗽，啓了簾子進來一人，那人身上穿的，是銀紅色衣服，頭上帶的是紫頭巾，白臉面，五官透俊，原來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皆因是他知道，東方亮有兩個妹子，特意到菓子園，擎着彈弓打鳥，一彈子一個，金仙瞧他這身工夫，暗暗叫婆子遞書傳信，二人私通，今天王玉仙把王玉請來，與他談論事情，王玉進來之時，那玉仙讓他坐下，王玉說：妹子有甚麼事情教我，玉仙說明日擂台之上，我算着我哥哥凶多吉少，大概准有官人前來尋常時節，還有校尉

上咱們家裏來哪前日不是藏珍樓結果了兩個校尉我還拿住了一個護衛外面還不定有多少校尉護衛哪咱們家內又放着犯私的東西擺擂台又是犯私的事情我苦勸我哥哥他便執意不聽我們兩個人天大的本事却總是女流之輩此時除了你我我們沒有近人你得給我們想出一條極妙的計策來方好話猶未了就聽見牆上摘練子槩說窗戶外頭有人暗暗探聽這一出來不知馮淵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枕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着急

且說馮淵在後窗戶聽他們說話之間忽然被他知覺了窗外有人馮淵嚇了一跳打量着要跑將下來就聽窗戶外頭嘩唧練子一響打在背脊之上哎喲一聲嘆咥躺下來了立刻四馬倒攢蹄捆上攜着來至屋中往地下一捺回首把練子槩往牆上一掛也不理那個人又與王玉說話馮淵這纔明白他看見是前窗戶外頭有人不是看見自己倒要看看他怎麼辦法王玉瞧見那個人就急說妹子擎着這個人怎麼辦法地下那人是苦苦的哀求二妹妹饒了我罷再也不敢往這裏來了你道這人是誰這人就是赫連方皆因他看見過王玉上這裏來他就心中一動就疑着兩下私通今日正要擺酒見王玉一扭身出來他也跟下來了果然見王玉跳進紅翠園他也就跟進來了赫連方苦苦求饒姑娘不理他又哀求王玉說王玉三哥你與我講個人情罷王玉尚未開言只見姑娘從壁上把刀摘下唵一聲結果了赫連方的性命叫小紅過來把他埋在竹林後面了環照樣辦理玉仙又說三哥你打算甚麼主意我哥哥搗台事敗要是被人拿去必然解往京都咱們找個要路劫搶囚車或上京都劫法場王玉說正好我有一個朋友是商水州黑虎觀裏的老道要在那裏等候正是上京的咽喉要劫囚車教他打發小道出去打聽那時一到你我可劫囚車若是要劫法場們咱巧扮私行撲奔京都打聽那門外頭行刑咱們就在那門外頭找店住了那時差使一到我們捨死忘生劫救哥哥倘若二位哥哥有性命之憂我們三個人一同撲奔朝天嶺約會大眾必要給哥哥報仇姑娘說但願無事纔好馮淵把這些話全記在心內不料底下有一個人把他雙腿抱住往下一揪馮淵不敢爭論恐怕屋中聽見聲音那個了頭利害不料被人夾起來就跑可巧門也開着來到樹林撒手捺在地下那人嘆喛一笑馮淵這纔細瞧往起一縱身軀用手一指說你這孩子真把我嚇着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是天彪白晝之時一算今天十四明天就是十五親身至公館打聽請劉志齊的信息那時馮淵還沒到哪蔣爺告訴他一套言語不管劉先生到與不到今天晚間總要去人又告訴他明日正午圍城子東門外頭給他預備下三輛太平車容大家上擂台之後你帶着你

兩房妻子連你岳母並帶些細軟東西歸奔信陽州。你也不用管。搗台與公館之事。回家辦理妥當。你也不用上南陽。你上京都開封府。奔我們校尉所中相會。天彪領了蔣爺這些言語。回來告訴龍爺史爺。晚間出來。到後面照料照料。就見有兩條黑影。直奔紅翠園。他也奔紅翠園而來。將上牆頭。就見赫連方被他們拿到屋中之時。嚇的自己也不敢。扒牆頭。直奔後面而來。見後面窗戶。那邊還扒着一個人。細細一看。原來是馮淵。小爺疑着馮淵。貪看姑娘不肯下來。思量嚇他一嚇。這纔把他夾到樹林。說馮老爺。你怎麼看着兩個姑娘一點兒不動。馮淵說。你這孩子。有這麼鬧着頑的。我那裏是看姑娘。哪我是看他們殺人。聽他們說要緊的言語來着。這兩個丫頭的利害。嚇的我也不敢動了。天彪說。馮老爺到底作什麼來了。馮淵說。我是請冠袍帶履來的小爺說。因何不去請去。馮淵說。我不認識。你把我帶了去罷。天彪說。使得。天彪在前。馮淵在後。來到藏珍樓那裏。教馮淵進去。天彪往正東跑下去了。馮淵一躍身。躡入矮牆之內。將要撲奔藏珍樓。見前邊許多人在那裏。徐良眼快。說馮淵來了。馮淵身臨切近。說我來遲一步。就趕不上。見一半分一半了。徐良說。臭豆腐。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馮淵說。醋糟。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原來是展爺帶領小四爺。將至矮牆。大家往內一竄。艾虎低聲說。別忙。有人追下來了。徐良叫他下來。大眾沒奔藏珍樓去。都在牆下一蹲。可巧馮淵進來。別人還可。惟有徐良。見着馮淵兩個人。就得口角分爭。展爺說。馮老爺來就來罷。我們破樓要緊。大家撲奔藏珍樓。到樓門以外。大家一歇。全是呆癡癡的發怔。就只見八層台塔。上面搭着一板。類若木板橋一般。銅龍的龍鬚。墜落在台塔之下。藏珍樓三個字。不知被什麼人砍落於地。兩扇門也墜落地下去了。往裏一看。黑洞洞的。看不真切。展爺說。不好了。回頭叫徐良。我們來遲了。此樓不知甚麼人所破。大概萬歲爺冠袍帶履。又准許教別人得去了。小四義一個個面面相覷。徐良說。展大叔。我們到內面一看。便知分曉。展爺點頭。仍是南俠在前。即把千里火取了出來。上木板橋。然後告訴大家。說到七層台塔。不用害怕。衆人說。我們都知道。展爺等進了頭門。把千里火一晃。見二道門。藏珍二字。削落在地。又看了坑中那個巨鬼。躺在裏面。頭上三角盡皆削掉。又頭砍落。盡剩又桿。東西兩條鐵索。俱都削折。展爺心中納悶。這是何人辦的事情。又到五福門。五個銅福字。俱都削落在地。那根柱子上。金蓮花。削落。桌面上。刀也削落。桌子前邊。起了一塊翻板。長數五尺。寬數四尺。往下一看。如同一個黑坑一般。西面那填翻板未起。又至四道門。堆金積玉。覓寶門。七個字。盡都砍落。門簾幔帳。俱都捺在地下。當中四扇榻扇。裏面弩箭。俱都發盡。四面榻扇。大開進了裏面。單有一個四方黑窟窿。倒下台塔。徐良要在前面走。展爺不教。徐良說。展大叔。姪男猜着了。准是我智叔父破

的樓展爺問怎麼見得是他。徐良說：我們臨來之時，他說你們去罷，請冠袍帶履，不費吹灰之力，必是他老人家先來了一步。展大叔請想，這話內豈不有話麼？展爺說：如若是他還好，隨說着話，魚貫而行，由梯子一層層直到了平地，只見正北那扇大門大開，進了那大門，東西兩邊全是小門，俱是一層層的扶梯。展爺想道：這樓圖畫的明白，這兩個小門萬萬進去不得，又見正北上有一個月洞門，上面橫担着一口大劍刀，冷森森的，刀刃冲下，徐良就用手一指，說：請看，在這內寫着哪？就在月洞門上，垂首貼着一個黃帖兒，黃紙寫黑字，半正半草，寫着箱子中有寶，枕中有劍，由此處上樓，別無險地。這貼兒上的字，却是智爺的筆跡。展南俠一看不錯，暗暗稱道：真是奇人也。原來智化早就打好了這一個主意，自己涉險，讓他們得功，故此展爺進來看見字貼，就知道智爺先到。徐良用大環刀把那一口劍砍落，大衆方纔上去，將至樓上，展爺就奔了箱子而來。馮淵一眼就看見櫃上挂着這口寶劍，躡身用手揪住劍匣，往上一抖，把劍摘下來，雙手一抱，死也不放。徐良一見，二目圓睜，順手就搶，若問這口劍肯給與不肯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芸生得寶 次日白沙灘大衆同行

且說大衆到了樓上，馮淵就把劍先得在手內。徐良一看寶劍被馮淵得去，順手就奪。馮淵那裏肯給，說前一回我得的寶劍，被你要去了，這一次又不虧欠人家的情分，就是我們祖宗出來，也不能把這寶劍送給別人。徐良說：你要不給，老西這口劍，你不用打算下樓。馮淵說：你要了我的性命，都使得這口劍，你不用想了。展南俠在旁勸解說：徐賢姪，劍已被馮老爺得去，你一定與他要，他豈肯給你？爲這一口劍，也不必反目，你一定要把我這一口給你。我想先前專諸刺王僚，是在魚腸內所藏的東西，你看這口劍有多大尺寸，難道你還看不出來嗎？這一句話，把徐良提醒心中，暗忖：馮淵這口劍，綠沙魚皮鞘子，黃絨繩挽手，連劍把長有四尺開外，又一想：智化外面寫的明白，箱中有寶，枕中有劍，再樓圖上也是枕中有劍，莫不成這個劍不是真的？我往枕中看看。一縱身躡上枕去，用左手把枕抱住，右手順着枕上面一摸，復又用手一拍，珊瑚的類，如鼓聲相似。徐良心中歡喜，大概魚腸劍是在枕中，哪？用手一劃，就聽啾的一聲，連紙帶布，全都扯開，見中間有一個長方槽兒，裏面放着這楠木盒子，用手取出來，把盒蓋一抽，晃千里火一照，裏面有個小寶劍，連劍把有一尺多長，綠紗魚皮鞘了金什件，金吞口，挽手絨繩，是鵝黃燈籠穗。徐良把這口寶劍，往抄包內一插，將空木盒子安放原處，飄身下來。此時馮淵只樂得在樓上亂扭，說：我馮淵命中當有這口寶劍，憑爺是誰，無論繞灣子，我可不上當了，不落人家虧欠，全都不怕自己在那裏嘻嘻哈哈，自言自語。徐良下來，說：馮老爺，你得着寶

劍應當抽出來。大家瞧一瞧。怎麼個形象。展爺說。我知道這口魚腸劍。連把兒共有一尺零五分。徐良說。他這口怕有三四尺長呢。別要是大魚腸劍罷。馮淵說。你不用管我。大魚腸劍。小魚腸劍。與你無干。徐良說。你拉出來。我們大家瞧瞧。未爲不可。誰還能搶你嗎。馮淵這纔將寶劍。用力往外一抽。拉了半天。也抽不出來。徐良說。這劍拉不出來。是甚麼緣故。哪。馮淵說。准是大概多年未出鞘。鏽住了。展爺哈哈大笑。說。切金斷玉的寶物。焉有生鏽之理。馮淵聽了這句話。就有些疑心了。又用生平之力。味的一聲。纔把寶劍抽將出來。大家一瞧。這口寶劍。全都大笑。却是半截鐵條。馮淵說。我真是喪氣。徐良說。我把真的你瞧瞧。說畢往外一拉。叫大衆一看。外面裝飾。與那口劍一樣。就是尺寸短。展南俠叫他。把裏面寶劍。再拉出來。大家看看。徐良把劍。味的往外一抽。寒光燦燦。冷氣森森。類若一口銀劍一般。展南俠說。這纔是真魚腸劍。分毫不差。只氣得馮淵把那半根鐵條帶劍盒。吧噠捺在樓上。說。徐良。你真機靈。我種種事情。全不如你。徐良說。別看着我。我得寶劍。我也不要。我有言在先。將此物送與白大哥。雙手遞將過去。白芸生還讓了半天。這纔將寶劍收下。佩在身上。說。這口劍。雖然是無價之寶。據我看來。實在難用。尺寸太短。徐良說。我告訴你一個主意。每遇動手之時。你把刀跨在左邊。動手。手仍然用刀。往近一樓身。回手拔劍。仍然是削人兵器。可見徐良實在聰明。一見寶劍。他就出了這樣一個主意。後來白芸生。真就照他這個意思。百戰百勝。芸生把劍掖好。展南俠將龍袍帶履請出來。衆人參拜了一回。然後用大抄包包好。背將起來。別的物件。全都不管。就背着了龍袍帶履。下樓。照舊出了四道門。仍是徐良帶路。直奔西牆而來。過了兩段界牆。到了城牆。用百練索搭住一個。跟着一個上去。仍然從外邊下來。大家投奔公館而來。到了公館。躡牆而入。來至東院。進了上房。蔣平見展南俠。肩脊上高聳聳的背定。必是萬歲的龍袍帶履。隨就道喜。展南俠說。託賴四哥之福。從肩頭上解將下來。大家又參拜了一回。龍袍帶履。放在裏間屋內。然後大家更換衣服。俱都換畢。落坐。叫人烹上茶來。蔣平問道。是怎樣請出來的。展南俠就把始末根由。述了一遍。蔣平把脚一躁。咳了一聲。說。罷了。智賢弟稱得起。是個高明之士。不必說。他準是把藏珍樓一破。我們的後事。他一概不管了。展南俠說。怎麼見得。蔣平說。我們請他出來之時。他交代明白了。只要得了龍袍帶履。還有什麼事情。我們說的。只要把龍袍帶履請出來。再有什麼大事。一概不用你管了。如今是交友全信。準是他出家去了。展南俠說。不出四哥所料。隨叫他們擺酒。又談了會得劍之事。天光大亮。把殘席撤去。芸生吩咐店家預備了香案。自己參拜了一回。忽見天彪從外面進來。與大衆行禮。蔣平見他來。就知道有事。連忙問道。你來有什麼事情。天彪說。今日他們擂台上。約請知府。給他們出告。

示。又約會本地總鎮大人。給出張告示。他們是倚官仗勢。擺的擂台。我特來送信。蔣平說。本地知府姓臧。總鎮是誰。天彪說。總鎮姓白。叫白雄。蔣平說。這個人可不是外人。是范夫人妻弟。這個知府我們與他。可無往來。展南俠說。這個知府。我可知。他當初做過幕賓。與龐煜合藏春酒。助桀爲虐。現今作了知府。焉有不貪之理。這個白總鎮。絕不能與他同黨。蔣平說。少刻我自主意。又問天彪。昨日晚上。破了藏珍樓。他們知道。不知道。天彪說。只顧迎接知府。議論擂台之事。並且託知府。約請總鎮大人。一者彈壓地面。二者觀看擂台上打擂。故此後面之事。前頭一概不知。蔣平說。你疾速回去罷。此處不可以久待。天彪告辭。直奔圍城子。而來單提蔣平。叫張龍趙虎。拿展南俠的名帖。帶領兩名馬快。班頭。上總鎮衙門。請總鎮大人。便衣至公館。我們展大人有面談之事。千萬祕密。不可把風聲透露。說畢。衆人起身。直奔總鎮衙門。將名帖遞將進去。併前言述說了一遍。又帶領班頭。離了總鎮衙門。回到店中。見了蔣平。回說。總鎮大人。少刻即到。果然工夫不大。從外面進來。先將名帖遞進這裏。下了個請字。不多一時。來在東院。展爺迎將出來。見這位總鎮。青緞箭袖。鸞帶紮腰。面似銀盆。劍眉長目。鼻直口闊。虎臂熊腰。見面對施一禮。讓至室中。大家落坐。獻茶已畢。一對問了名姓。又問蔣平。與大衆來歷。蔣平就把開封府的文書。教總鎮看了一遍。白雄一怔。問龍袍帶履。可會得着。沒有。蔣平又把得龍袍帶履。沒有。白菊花下落的話。說了一遍。將軍今天。還是前去。還是給他們出告示。白雄說。昨天本地臧知府。請我出來。一半看打擂。一半給他們彈壓地面。懇求再三。我如今既知曉。他們是惡霸之人。我斷然不能前去。蔣平說。不可。總要大人親身前去。方好。白雄問。甚麼緣故。蔣平說。這東方亮。奏明在案。與襄陽王叛反國家。臧知府也是他們一黨。大人前去。在那台上。絆住東方亮。東方清。臧知府。看我暗令行事。我要把手往上一招。大人就把三個人。拿住。就算大人奇功一件。總鎮連連點頭說。三個人走脫一名。惟我是問。蔣大人。展大人。若是要兵將。可是現成的。蔣平說。很好。大人點起二百名步隊。各帶短刀。彼此暗有記認。方好。省得臨期。自相踐踏。總鎮點頭。領了蔣平言語。告辭。大家送他出去。然後衆人。將早飯用畢。忽聽店外。亂亂吵吵。俱是瞧看擂台之人。蔣平與南俠。一議論。叫張龍趙虎。看着龍袍帶履。別者衆人。全都散走。可不用離得甚遠。徐良把頭巾一戴。先蓋着自己眉毛。總怕別人看見。艾虎同着他。一路前往。盧珍芸生二人。一路前往。邢家兄弟。一路前往。惟獨韓天錦。沒人愿意。與他同走。徐良冲着他。使出了一個眼色。他就叫馮淵。跟他一路同走。馮淵也不愿意。再三推諉。不行。韓天錦將他。抓住往肩頭上一抗。直奔白沙灘打擂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大衆三三兩兩，就只是韓天錦無人愿意，與他同行。他就把馮淵抓住，馮淵不愿意，與他同走。他把馮淵往起一抗，就要出店。馮淵連連喊道：「那可不是樣兒！你見有滿街上抗着人行麼？」天錦說：「你同着我走，不同着我走。」馮淵只得說：「同着你走。」天錦說：「同着我走，把你放下，不然我抗着你走。」二人同行，一高一低，出了公館，直奔白沙灘而來。到了白沙灘，就見那些人如山如海，千頭佛一樣，擠擠攘攘，往白沙灘的人不在少處。行至搗台之下，那搗台前文已經表過。如今搭好，坐西朝東，全是豆瓣細新蓆，上下場門，大紅門帘，綠網子走水，青飄帶，滿帘上繡着百花鬧蝶。當中一個堂簾，也是大紅網紗，綠走水，青飄帶，滿簾上繡的是三藍色勾子牡丹。搗台可像戲台，沒有上下的欄杆，俱是拿紅綠彩綢紮出來的。兩邊扎出大彩團子，俱有碗口大小，全在兩邊柱子上，壁喇着一串一串，下邊也沒有欄杆，用紅綠彩綢紮出牆子，約有二尺高。兩邊台柱子上，挂着兩塊木板，貼着兩張告示。一邊是總鎮大人告示，一邊是知府大人告示。當中有一塊橫匾，白紙書黑字，是以武會友。台上靠後排着三個八仙桌子，後面有二十多張椅子，有數十條二人凳，靠着桌子上，有全大紅桌帷，大紅椅墊，南紅椅墊，桌子上面擺着一個盤子，內面是金銀鏤錠。後面有四個兵器架子，插掛着十八般兵刃，長短傢伙俱全，靠着台的南北，立着兩個梯子，天氣尚早，搗官還沒到，哪兩個看搗台的，在上面坐着，再看兩旁邊，雁翅排開，全是兩截樓底下，單有扶梯上來，這看見台上，也紮着紅綠彩綢，上面也是桌椅，靠着南邊，看台後面，單有一個廚房，另預備的茶湯壺，靠著南面，單有一個小蓆棚，裏面單有個小文職官，是打搗之人。上來問了他們家鄉住處，登明簿子，動手之時，格殺勿論。此時大衆一瞧，這個勢派，實在不小。台下暗看熱鬧之人，紛紛議論，就有人說話，百歲也沒看見這打搗的，也有說：「這不是件好事，碰巧了，就得招人命，也有說：「若非他們兄弟，焉有這樣字號？」正在議論之時，忽見正南上一陣大亂，來了二十多匹馬，齊撒坐騎，直奔搗台而來。原來是東方亮、東方清、全都是壯士打扮，看看離搗台不遠，本地面當差使的，趕散開人。東方亮手下從人，先就下馬，接鞭子的，接鞭子接馬的，接馬二人，先來看台前，看了一看，復又到那小蓆棚，見了那個小文職官，就在那棚中伺候。知府與總鎮，不多一時，望見執事排開銅鑼響亮，就是知府大人到了，看看切近，東方亮、東方清，迎接上去，大轎打杵，從人掀簾摘杵，去扶手。知府下轎，東方兄弟，要行大禮，被知府就把東方亮攙住，說：「總鎮大人，可會來了，沒有？」東方亮說：「總鎮大人未到，大人可會看見他來了，沒有？」昨日可會見著總鎮大人，是什麼言語？」知府說：「我親身到他私宅，請他出來，一則請他彈壓。」

地面二則請他看播，不但他情愿出來彈壓，並且還要多親近親近。他來還帶些兵丁，東方弟兄一聞此言，甚為歡喜。說全仗大人替我們為力，知府說也是我們前世的緣分，遂說著話就上了南面看台。知府落座，兩邊有東方弟兄伺候，叫人獻上茶來，不多一時，就見東南上一片人直奔前來，原來是總鎮大人白雄帶領著二百兵丁，四員偏將全都領了大人密令，每人帶藍布一塊，若要下令之時，全用藍布包住頭顱。此時還不知道與什麼人動手呢。總鎮大人一到，也是拋鎗離鞍，齊下坐騎，連知府帶東方弟兄，下看台迎接總鎮。彼此對施一禮，知府就把東方弟兄與總鎮大人見禮。彼此通名道姓，謙讓了一回，同上看台落座吃茶。東方亮吩咐知府帶來的馬快班頭，每人領二兩飯銀，總鎮大人帶來的兵丁，每人也是二兩文武小官，俱是十兩總鎮知府一聞此言，當面謝了一謝，吩咐擺酒。總鎮大人問了問護播之人，全是甚麼人，東方亮就把王興祖鎮台餘者衆人，俱是幫助的，又問這個王興祖大概本領出色，倘若上來打播之人，本領勝過鎮播之人，那時怎麼樣的辦理。東方亮說：小民立播台，非為別事，皆因我弟兄二人從幼少時節，就好的是武藝，所請來的教師甚多，總沒有見著很出色之人。今天擺設此台為的是拔選人材，倘有出色之人，絕不能教他與王興祖兩下裏有死有活，疾速將他請下來，看他年紀行事，若要年長拜他為師，雖然擺設此播，並無別的意思。白雄一聞此言，微微一笑說：你這一說，我也明白了，你們要請老師，又不作非理之事，據我想著，還算一件正事。東方亮料著總鎮不知他的細底，焉知曉得蔣四爺那裏，早就告訴明白了，遂說著話望著播台，又瞧播台以下來往之人。蔣四爺在那方站著，然後動手之時，好看他眼色行事，就看見霹靂鬼站在人叢之中，就算他高幌里幌當在那裏，淨找馮爺，原來馮淵同著他到了這裏，往人羣內一鑽，韓天錦就找不著他了，找了半天，口中亂罵，這個小子，可真冤苦了！我看了，他看了看播台，前面有兩根柱子，走過去一抱心，想少刻拿人，我把這柱子一折，他們全都掉下，把主意打好，睜睜著團城子裏面人，不上一時，就從東南上來，了三十餘騎馬，却是台官到了，有些瞧看熱鬧之人，一陣大亂。噯，瞧台官呀，瞧台官，就見頭一個神拳太保，賽展熊王興祖，身高九尺，膀闊三停，綠緞肚巾，一身綠緞衣襟，肋下佩刀，閃披一件大紅英雄鬃髮，似藍靛面，賽硃砂紅眉，金眼連鬚，落腮鬚，猶如赤線一般，猛若瘟神，緊跟著後面，就是火判官周龍，連那一干羣寇，朝天嶺金永福，永祿，就却少赫，連方與金弓小二郎，王玉，一個是紅翠圓被殺身死，一個跟大衆出來，復又回去，尋找二位姑娘，商量計策去了。羣寇之中，可是多一個人，多一個是玉面判官周凱，皆因由賈士正那裏追跑，次日晚間，又遇見山西雁，使了金蟬脫壳之法，在樹林中假說上吊，直奔團城子而來，見了東方亮，看見

王興祖現在這裏，他就怎麼遇徐良，說了一遍，羣寇很覺放心，打量他在信陽，離著南陽甚遠，都料著是日，沒有山西雁，全都不怕，故此這日大衆奔擂台，面見總鎮，倒是知府把他們攔住，先告訴明白了，東方亮所有衆人不用見禮，只有王興祖一個人前來，又見東方亮吩咐衆人，傳下話去，所有衆位英雄，俱都上擂台罷，單叫王興祖一個人上看台，與知府總鎮大人見禮，把這個話往下一傳，所有衆賊俱從南北兩個梯子上擂台去了，單有王興祖一個人上了看台，先見知府，後見總鎮，白雄復愛此人，後來告訴王壯士動手之時，但得能以不傷人，千萬不可損傷人的性命，王興祖點頭，撇身下來，直奔擂台正面，分開衆人，飛身上去，徐良他就要跟將上去打擂，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喬賓頭次上台打擂 張豹二番論武失機

且說王興祖下了看台，來至台前，由正面而上，抱拳帶笑道：衆鄉親們借光了，衆人閃了一條衚衕，台官要賣弄他這點能爲，忽然一抖英雄態，使了個旱地拔葱，燕子飛雲，將身一縱，往上一躡，也不高不矮，正貼著那綢子，拉出來的牆兒上面，躡將過去，下面衆人喝采，說好工夫，這纔叫本事呢，就見王興祖到了上面，大衆羣賊俱都站起來，抱拳說道：大哥請坐，賽殿態說，且慢，此時天氣不早，待我與咱們這個台下朋友交代一個理兒，把英雄態一甩，沖著台下，深打一恭，說台下衆位鄉親聽真，小可姓王，叫王興祖，外號賽展態，便是，皆因團城子內，覆姓東方，有兩家員外，在此設擂，擂台以武會友，無論僧道兩門，回漢兩教，做買賣舉監生員，推車担担，以至縉紳富戶，只要頑過拳，踢過腿的，請上台來，無論拳脚，長短傢伙，全有小可王興祖奉陪，如能打我一腿，輪紋銀五十兩，踢我一脚，輪紋銀一百兩，如能一脚將我踢倒了，擂台之上，輸銀一千兩，愚下可輸不起，全有東方大員外，二員外，立刻盤銀，不怨你手下無德，怨我學藝不精，可有一件，有上台較量之人，你們可到那蓆棚內去掛號，那面叫掛號房，必須把你們家鄉住處，姓甚名誰，開寫清楚，然後較量，只因動手之時，難免失手，輕者受傷，重者廢命，各無後悔，故此上臺打擂，格殺勿論，那位上臺來比試，小可王興祖候教，話猶未了，就聽正北上一聲大吼，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巨雷相似，一看正北上人，撲咚撲咚，躺下了一大片，內中一個，如同半截黑塔相似，身高一丈，開外黃衣襟，黃帽子，黃臉，蔣平南俠早就看見，原來就是君山寨，錯無敵大將軍于奢，不但是他一人前來，原來鍾雄面聖之後，帶著于奢于義，歸奔君山，奉了萬歲旨意，所有君山寨主，俱是六品虛銜，是日于奢于義，理當進京當差，帶上盤費銀兩，辭別鍾太保，兩個人下君山，投奔京師，一路之上，曉行夜住，這日正從白沙灘經過，就見那人如螞蟻搬窠，相彷彿，說看打擂去，于奢方纔明白，叫道：五弟，那邊是打擂的我

們前去看看。于義說：我們趕路要緊，于奢返身而回。于義無奈，只好跟著回來。行至搗臺下，看見王興祖在台上說話。于奢說：我去搗于義一把，沒揪住。他大吼一聲說：爺爺來了，把雙手往兩下一分，就撒著兩隻手，把那些瞧熱鬧之人，只撞的東倒西歪。忽然見韓天錦在那裏高聲叫道：大小子快過來，我在此等你哪？于奢一瞧，是韓天錦在那裏叫。他也就顧不得搗了，暗道：原來是我們黑小子在那裏哪？又一分衆人，從搗台底下鑽將過去，說：黑小子，你從何處而至？天錦說：我們人都來啦！我一人折不動這個台，你幫著我去拉那邊的柱子。于奢說：使得，他就把那根柱子一抱。這兩個站殿將軍，鬧了個二鬼把門。于奢問：甚時纔折哪？天錦說：看著我們四叔，把手一招，我們就折了。于奢點頭。王興祖聽見有人上台搗，等候了半天，並無動靜，往正北上問道：方纔是那位答言，要上台搗？問了好幾聲，並無上台之人。忽見南面梯子上有一人喊叫：說搗搗來了。于義一看，不是外人，原來是開路鬼喬賓。于義暗忖：此人本領平常，不是擺搗之人的對手。原來他同著胡小紀、封官之後，回家祭祖完畢之後，上京當差，到了開封府，也是聽了王朝馬漢告訴南俠大衆事情，就打發五人，奔南陽府五里新街公館，見蔣展二位大人。這二位到了公館，見著張龍、趙虎二人，告訴他們大衆出去上搗台。拏人去了。喬賓約著胡小紀去拏人。胡小紀明知喬賓本領平常，說：我們幫著三老爺、四老爺，看著萬歲爺的物件罷。喬賓假意應承，纔把大衣脫下，假裝走動，就奔白沙灘來了。由正南看搗台下，分開衆人來至搗台之下，蹬著梯子，往上就走。梯子底下有東方亮的人，看著攔住問道：你是作甚麼的？喬賓說：我是打搗的。那人說：你既是打搗，你上號棚先去掛號。喬賓說：那我是一概不懂的。那人說：你不去掛號，你不用想從這裏上去。喬賓是個粗魯之人，把那人一掌，撲咚栽倒在地。喬賓就跑去，王興祖問道：你要掛號到號棚去，然後打搗，格殺勿論。喬賓說：放你娘的屁，我全不懂得。招打王興祖用單臂一磕，喬賓的腕子喬賓哎呀一聲說：好小子，拏著傢伙，哪用了個窩內發炮，叫王興祖用右手一刁他的腕子，往懷中一帶。喬賓往回裏一抽，王興祖借著他的力，一抬手就聽梆的一聲，把喬賓由搗台上踢將下來，摔在人的身上。他倒沒跌著，把那看熱鬧的一衆人，都壓在底下。衆人只壓得亂喊，也有把腿折了的，也有把胳膊截了的。一看又從正南上去了一個金槍將一瞧，這個更不好了。是那勇金剛張豹，皆因是同著雙刀將馬龍回家祭祖，安排了家中事情，投奔京都，半路上碰見了史雲，一同到開封府，也是教王朝打發他們上這裏來了。來至公館門首，就遇見鬧海雲龍、胡小紀、慌慌張張的往外跑。馬龍、張豹把他攔住，見面行禮。史雲過來磕頭。張豹問：胡大哥，你往何處去？胡小紀就把喬賓出去，走動工夫甚大，總沒回來，准是打搗去了。我要

追至擂台，看看他上去打擂沒有，他要上去，如何是人家對手。張豹說：我們大家一同前往，剛到擂台之前，見喬賓腕子被人家刁住，往下一踢，勇金剛把肺都氣炸，撒腿往前就跑，要打南邊的梯子上去，被看梯子之人擋住，他就抱着擂台柱子，往上就爬，到了上面，一扳臺板，往上一翻身，把人家那彩綢牆子也給撕斷，往起一挺身，說：藍臉小子，你好生大膽，敢把二太爺的哥哥打下台去。二太爺與你誓不兩立。王興祖看他這相貌，到有幾分愛他，連忙說道：朋友，你是上臺打擂，不可口出不遜，你先上號棚掛號，也得把你的姓名通將出來，然後再較量不遲。張豹本是個渾人，那個懂得這件事情，說：你要問我的姓名，我就是二太爺，說猶未了，就是一拳與祖氣得二目圓睜，怎麼來的一個一個，都是這個樣子。二人就在三五個灣，照樣兒把勇金剛張豹踢將下去，擂台下面之人，哈哈又是一笑，大家異口同音說：那是露臉哪，這是丟臉哪，原來全是這個樣子。艾虎那裏攔得住，兩個盟兄都被打下擂台，自己打算要躡將上去，王興祖在上邊說：本領平常的，不用上來現眼了。馬龍先就躡上臺去，王興祖一看，此人身高七尺，藍紗壯帽，藍紗箭袖，湖色襯衫，薄底靴子，鵝蛋臉，細眉長目，直鼻闊口，細條身材，精神滿足，王興祖問：尊公可會到號棚掛號？馬龍說：我也不用到號房掛號，三拳兩腳，結果我的性命絕沒哭主，我也不用通我的姓名，小可無非是領教領教。二人彼此一抱拳，動起手來了。若論馬龍本領，比那二人勝強百倍，兩個人躡高縱矮，手眼身法步，腕跨肘膝肩，遠處長拳，近處短打，王興祖招招近手，馬龍退避躲閃，兩個人打了個難解難分，並且是一點聲音皆沒有。臺下人齊聲喝采，這兩個人，在臺上亂轉，如走馬燈兒一般，工夫一大，馬龍就透着手遲眼慢，艾虎就要躡上臺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窮漢打擂連贏四陣 史雲動手不教下臺

且說馬龍在台上，與王興祖交手工夫一大，只有招架，並無還手。艾虎正要上去，省得叫大哥吃苦，不料一展眼，馬龍早被人家一個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只羞得馬龍面紅過耳。王興祖反倒陪笑說：這位兄臺，承讓承讓，遠遠的有人招呼說：王教師爺，我們員外有請。這位壯士在看臺上面談，有小韓信張大連，要陪着馬龍上看臺，面見東方亮，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北面喊聲，說：窮爺到了。王興祖一聽，更透着詫異，台下衆人一看，這個打擂的全是哈哈一陣大笑，原來個打擂的，實在襤褸不堪，也帶着天熱，頭上沒帶着頭巾，連網子全都沒有，就把頭髮挽了個牛心髮髻，身上穿一件破藍綢汗衫，穿一條青綢破褲，足下一雙薄底快靴，靴腰上綁着帶子，靴底綻了半邊，一臉灰塵，可是細眉長目，皂白分明，唇似塗硃，大耳垂輪，肩頭上有一個破抄馬鞭，困苦之狀，已到十分，雖是衣服襤褸，到有英雄氣象。馬龍趁着

窮人躡上台來，趁亂之際，自己躡下台去，攢入人叢之內，直奔正東，可巧被蔣四爺把他擋住，暫且不提。單說窮人困苦到這般光景，還有什麼心腸打擂，皆因看着馬龍有幾個招數，使得不到家，他替馬龍着急。後來馬龍被台主掃跌一個筋斗，心中不平，直奔台前，眾人見他這個光景，齊聲一喊：「窮爺爺到了！」就躡上台去。王興祖扭頭回頭一看，這窮人上台打擂，必是聽見有五十兩銀子，忙連忙問道：「這位朋友，也是前來打擂的麼？」窮人趕緊一恭到地，說：「台官爺在上，只因小可見台官爺拳法無雙，意欲領教一二，我也不敢來贏，只求台官爺手下留情，走了三合兩趟，我就下去。」王興祖一聽此言，不俗，別看他身上衣服襤褸，反到抱拳帶笑，說：「朋友，你大概沒上號棚掛號去罷，請問貴姓大名？」仙鄉何處？窮人說：「尊公不必細問，皆因有難心之事，我是被朋友所害，纔到了這般光景，望求閣下不必細問。」王興祖心中暗暗喜愛，想着此人大概本領不差，又想到與他走個三合兩趟，然後把他請下台去，給他更換衣服，再細問他的姓名，一抱拳說：「既這樣，朋友請哪兒？那人也一抱拳，溜出門過步，走了半個過合，窮人從上手繞到下手，這纔叫打擂的規矩。」二人將揮拳比武，從後面跑過一個人來說：「大哥已連勝了三個，暫請後面歇息，我先替兄長領教。」領教這位的武藝，王興祖也覺願意，你道過來這人是誰？是金頭活太歲王剛。王興祖往後一閃，王剛過來說：「這位朋友請，仍然二人一抱拳，窮人把抄馬鞭放下，袖子一挽，汗衫一掖，兩個人往當中一湊，就打起來了。這二人躡奔跳躍閃轉的，忽上忽下，行高就矮，就叫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台下之人全都喝彩，誇贊不絕。此時徐良、艾虎、馮淵、盧珍相湊在一處，議論這個人。徐良說：「這個人還比咱們弟兄都好，這個人這一身工夫，他窮到這個步位，他會不偷，可見此人志量不小。盧珍說：「等他下來，我接濟他。」艾虎說：「我也愛惜他。」馮淵說：「我看這人本領像我們本門裏人。」徐良說：「似乎那個黃臉的不是窮朋友的對手。」說話之間，王剛早被那個窮人刁住腕子，往上一拉，橫臊子腳端在脅下，險些沒掉下台來。嗷嗷倒於擂台上。那個窮人過去，拿他的抄馬鞭子就要走。黑金剛柳飛熊過來，說：「這位壯士別走，我來領教窮人。」說方纔小可，已然說明，非爲上台打擂，無非陪着爺們，走個三合兩趟是了。柳飛熊說：「不行，總得較量較量。」窮人無奈，兩個人一交手，走了十幾個來回。窮人往下一敗，柳飛熊趕將下來，跟着一腿，打算要踢窮人。窮人一回身，用手一掛，柳飛熊腳後跟，被人掛了，往起一勾，柳飛熊摔倒，擂台之上，急三槍，陳正過來五六個回合，被窮人使了一個靠山，把他靠倒，擂台之上，蔡火蛇、秦業氣、哼哼的過來，說：「你別走，那個窮人無奈，只又與秦業交手，走了數十餘合，那窮人不慌不忙，一手一勢，身體靈便，把個秦業打的，鼻窪鬚角，熱汗直流，始終不能搶人家的上風，一着急，使了一個盡命的。」

招數用一個雙風貫耳窮人雙手合在一處往兩下一分其名叫白鶴亮翅把他雙手撥開復用自己雙手往秦業肋下一插是一個撮勁秦業身不由自主往後一仰嘍倒於擂台之上王興祖過來說兄台別走還是小弟領教窮人說我絕不是兄台的對手只當我是甘拜下風讓我去罷王興祖一定還要與他較量那人無計奈何只可又陪着他動手這二人動手方是棋逢敵手一招一勢類若編就活套子一般原來是見招還招見勢使勢台下之人此時倒不喝彩了全都叫起好兒來了窮人一急也打算把王興祖踢個筋斗翻起一腿不料自己使得力猛吧的一聲把捆靴子帶子迸斷噠的一聲把靴子甩出去多遠台下之人一陣大笑窮人說這可算我輸了罷王興祖說不算不算我先給換上一雙靴子然後再較量原來看台上早已看的明白打發人來請這個窮漢從人行至台下說員外爺有請這位打擂的看台上問話王興祖這纔住手那窮人教人把靴子給他檢來復又穿上自己拿了抄馬鞭跟着從人下了擂台見東方亮來了王興祖將一回頭忽見迎面躡上一個人來離擂台五尺多高腳點台板一看這人八尺多高是個大黃胖兒却是史雲教韓天錦于奢把他摔上台來說立台的我拿銀子來了我們這個朋友連踢了你們四個筋斗應當給我們四千兩銀子我把車都雇好特爲來拏銀子快搬哪王興祖說那個窮朋友可是連贏了四個要銀子一分一釐也短少不了你既是與他相好你先說說他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史雲說他自己還不肯說呢我可知道不說王興祖問你叫什麼史雲說我姓史名叫史雲王興祖說你還爲要銀子你還是要打擂史雲說銀子也要播也要打隨說着話躡過去就是一個冲天炮一抬腿就踢要不是王興祖的眼快險些還被他打上了皆因是給了冷不防台官一看這個打擂的打出來的招數更可笑了王興祖往旁一閃用手一刁史雲的腕子腳底下用了個勾掛腿史雲就嘍咚爬在臺上王興祖說別教他走看臺的過來就要揪他愣史躺在那裏也不起來說你們打死我罷王興祖問你跟誰學的本事史雲說跟我師傅王興祖說你有師傅哪據我看來跟你師妹學的論說我們這播臺上可沒有講強梁的道理我們這打擂的豈有此理先前兩個多少還算練過似乎你只跟師妹學的打拳出來踢出腿來我們只不認得是甚麼招兒總得拿你作一個榜樣不然竟漢長工也都要上臺打擂來了看臺的說臺官爺咱們把他鎖在臺柱子上罷王興祖說不用把他衣服剝下來教他找教給他武藝的來取史雲說你們可別胡說我師父可在底下哪王興祖說更好了要的就是你師傅隨吩咐剝他的衣裳看播的將要動手愣史把雙手一分將看播的打倒王興祖氣往上衝將要過來忽聽臺下一聲叫喊說師妹來也要問來人上臺怎樣動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羣賊擒拳比武 徐良見台官講論雌雄

且說艾虎在臺底下與徐良盧珍馮淵正誇獎那個窮漢忽看見臺上把那窮人請過去了隨後就見史雲上臺一交手就跌又被王興祖這套言語艾虎臉上實在下不去了他便分開眾人往臺上一躍說師妹來也王興祖一看這個是夜行術工夫身高六尺一身青緞衣襟壯士打扮黑黃面皮粗眉大眼肋下無刀原來艾虎上臺之時先把刀交與芸生大爺教他緊貼着播臺站立倘若用刀之時再與他要此時史雲把兩個看臺的打倒滿臺亂滾說我師父前來不干我的事了往臺下一滾于奢把他抱住了這兩個看播的冷不防教史雲砸了個鼻青臉腫單說王興祖看了艾虎飛縱的工夫就知道此人本領不錯抱拳含笑這道這位尊公打播可會掛號艾虎也就一恭到地說台官爺在上小可沒有皆因我落鄉居住學了兩次莊家把勢我本就不會還收了一個無知的徒弟方纔他得罪你老我如今上台也不敢稱什麼打播是與我徒弟給你陪禮來的王興祖說尊公不掛號可留下名姓艾虎說不必問我我本是無名之輩未走三合兩趟你把我踢下台去我若說出名姓台下看打播之人甚多豈不被人恥笑請台官爺發拳罷王興祖見他說話和平心中打算他必是高明可巧房書安過來他贈艾虎年輕說了一片無能的言語他打算要在人前露臉說大哥連打了四五個人這個該讓給小弟罷王台官說賢弟小心了房書安點頭過來與艾虎並不答言伸手就打三兩個灣兒艾虎用單手把他脖子上勾住往懷中一帶撲咚房書安跌倒艾虎用拳就照着脖子上就是一拳把房書安打的就是哎喲一聲黃榮江過來走兩個灣兒被艾虎把他托住胳膊橫擡子脚撲咚踢出多遠黃榮海過來被艾虎雙手一幌用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火判官周龍過來走了有數十餘合未分勝負王興祖過來在當中一隔還是我們二人較量艾虎說可以使得復又抱拳往當中一滾動起手來躡高蹤矮台下那些人復又叫起好來了徐良在下面看艾虎氣力不加怕老兄弟吃虧分開眾人把刀交給芸生往上一躍說你們真不講理你們共有多少人替換着把人累乏了然後你台官動手徐良這一上台不要緊頭一個房書安哎呀哎呀削鼻子的祖宗到了往後一仰撲咚一聲摔倒台下他掉下播台去羣賊一陣大亂披燈撲咚類若下餛飩一般周龍周凱張大連黃榮江黃榮海赫連齊皮龍連金永福金永祿一併全都躡下播台去了帶累的常二怔胡仁也跟着跑了台上就剩王剛柳飛熊秦業陳正餘下盡是看台之人對面看台上東方亮正問那窮人忽見白眉毛躡上台去大家亂跑東方亮與東方清說賢弟不好了這是那個白眉毛上去了東方清叫家人看兵器伺候從人答應一聲趕緊備單鞭雙鐮東方亮與那

個窮人說，有甚麼話，我們少刻再說，不怕你有甚麼天塌大事，都有我一面承當，少刻你幫着我們動手，我准保你後半世豐衣足食。窮人說：「我這個窮苦，倒是一件小事，我有一件大難心之事，員外有這一句話，我就感情不盡。若要用我之時，萬死不辭。」東方亮說：「很好。」先叫家人取出一雙靴子，給他換上，找了一口單刀。東方清叫吃飯，總鎮大人見徐良躍上台去，東方亮、東方清都預備了兵器，自己往下看。蔣爺行事，再說徐良上台，說：「台官既擺擂台，必須正大光明，取巧贏人，算得什麼英雄好漢。」來，我們兩個人比試。」王興祖早聽見東方亮說過，他是徐慶之子，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與綠林人作對，想着他這一上台，必沒安着好意。今日非得贏他，這個擂台方能擺住。要是輸與他，就得瓦解冰消。隨即說：「你姓甚名誰？」徐良說：「你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姓人，我就是那個賣醋的人老西呀。你叫什麼？」王興祖說：「我叫王興祖。」外號人稱神拳太保。徐良說：「你就是那個太保兒子。」王興祖說：「你滿口亂道。」過來，我們兩個人較量。徐良說：「使得。」二人一交手，徐良並不講什麼行門過步，上去就打，打一拳，踢一脚，不按正規，矩打眼，瞞着他是五火炮。三五個招數，就變成八仙拳。一轉眼，就是迷宗拳。三五招數，變成猴拳。地躺拳，又改四平大架子。串拳，擦拳，變為開山拳。把王興祖打了一個手忙脚亂，忽上忽下，行東就西地躺拳，滿地亂滾。猴拳小架子八仙拳，就是王興祖也不知道他的拳準是那一家門路。東方清說：「哥哥請看，這個人算是什麼本事。」東方亮也瞞着納悶，說：「此人大概沒有多大本領。」東方清說：「這個老西，不是王賢弟的對手。」活該今日要給大眾朋友除害了。再有三招兩幌，他就得輸給王賢弟。果然再贈徐良不行了。有前勁沒後勁，眼睛瞞着身軀亂幌，手遲眼慢。王興祖本是粗中有細之人，先前盡徐良招的數，自己並不換招。等把徐良的主意看準，再設法贏他。一看此時徐良透乏，自己暗暗歡喜。徐良是看看招架不住，王興祖掃了一個掃堂腿，掃過去，然後腳站實地。不料王興祖使的來回掃堂腿，掃過去，雖然躲開，掃回來，躲閃不及，撲咚一聲，把山西雁栽倒。擂台被王興祖把他抓住，用盡平生之力，把徐良舉將起來，惡狠狠往台下一擡，只聽吧咷一聲，紅光迸現。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興祖 兩好漢打死東方清

且說徐良被王興祖把他舉起來，台官搶了上風，舉着徐良奔到台口，說：「山西人打量着，我們可知道，你叫徐良，外號人叫多臂熊。今日遇見姓王的是你死期至矣。」把徐良頭冲台下，惡狠狠的就摔。台下都一着急，盧珍也要上去，展爺也要上去，就是馮淵直樂的拍掌哈哈。蔣爺說：「馮老爺，你們兩個是口仇，見面是辯嘴。如今他已摔倒，死在眼前，你就

要樂，也不可明顯。旁人看了不雅。馮淵說：「我非是恨他，這個他就贏了。」盧珍說：「他已被人家舉起來了，怎麼還說是贏？」馮淵說：「你們不知道，這一舉起他便贏了。」蔣爺問：「怎麼？」馮淵說：「上次我們兩個人皆因頑笑，急了打起來，我把他踢了一個筋斗，把他往起一舉，他雙手一扣我的脈門，我這半邊身子全不得力，他就把我舉起來了。現在王興祖說了半天話，這纔要捺徐良，早就扣住王興祖右手脈門，用盡平生之力一扣，王興祖就覺得半身不遂，相似把身子一歪，歪在台上。徐良一緩手，把他舉將起來，也是往前一探身子，叫台下之人接着，台官下去了。吧，一響，把王興祖擡下去了。王興祖往下一摔，台下之人往後一擁，早被韓天錦于奢兩個人抓住，一個人揪着一條腿，往下一劈。這二位站殿將軍抱了半天柱子，要折折不動，見王興祖下來，二人這是萬歲爺，駕前的舉鼎之人，天然力量，這個說我捉着的，那個說是我捉住的，用力兩下一劈，就聽啵啵一聲，把王興祖劈做兩半。韓天錦于奢兩個人每人提着一個人片子，再看此時一陣大亂，當徐良把王興祖擡下台去，就見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由兵器架子上抽槍拉刀奔來，要結果徐良的性命。艾虎與芸生要刀連大環刀也交給徐良。山西雁一接刀，柳飛熊過來就是一刀，徐良可就還過手來了一回身，噲啵一聲，把柳飛熊的刀削為兩段。大環刀跟進去，要結果那賊的性命。柳飛熊把刀一捺，盡命的往台底下一蹶，逃了性命。陳正見勢頭不好，不敢動手，就躡下台去。秦業王剛被艾虎把刀削為兩段，王剛先逃去了。秦業的頭巾被艾虎削去了半邊，也就躡下台去了。看搗之人早就跑了。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且說蔣爺見徐良把王興祖往下一扔，眼望看台上雙手一招，白雄就看見了。東方亮、東方清說：「叫家人看兵器。」東方亮陪着知府，東方清陪着總鎮，總鎮就對着東方清把桌子一翻，嘩啵碗盞傢伙摔成粉碎。那張桌子對着東方清去了。東方清一抬腿，對着桌面，上就是一脚，那桌子復又回來。總鎮將要奔東方清，桌子踢回來，正撞在他的磕膝蓋上，皆因那地方窄狹，未能閃開。白雄不能拿人，倒把他撞了一個筋斗，緊跟着總鎮大人有兩員偏將，是兩個承信武功，親兄弟，一個叫董仁傑，一個叫董仁義。見大人一倒，將要過來攙扶。白雄說：「給我拿。」二人過來，將要動手。東方清一抬腿，踢了一脚，董仁傑、董仁義二位跟前說了大話，只可奮勇下臺拿人。遂吩咐二百名丁捉拿東方亮、東方清與知府，不得有誤。董家弟兄與總鎮大人都是行伍出身，也就躡下看臺。下面有二員偏將往下一傳號令，叫那二百名兵丁都用藍布包頭，長短傢伙往上來圍東方亮、東方清。此時東方弟兄二人不用官兵圍裹，早有人把他們圍住了。頭一個就是展南俠，緊跟着又是

蔣爺那如龍那如虎馮淵胡小紀喬賓馬龍張豹史雲于義白芸生也就趕奔前來。東方弟兄這身工夫本也不錯。一個使單鞭一個使雙錘分量太大展爺的劍不肯削他們的鞭錘怕損傷了自己寶物故此二人越殺越勇後來兵丁要往上圍連總鎮大人也闖上來最可嘆者那些瞧着熱鬧之人也有帶着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皆因是圍城子跟東方亮的家人他們見台下劈了王興祖他們也拿長短傢伙奔于奢韓天錦而來狐假虎威全說拿呀拿凶手哇韓天錦于奢每人手中提着半斤人片子掄開了亂打衆人于奢那裏多一個腦袋一隻胳膊一條腿肝花腸肚遍地皆是也有打着圍城子的人也有打着看熱鬧之人也有胆小的被人片子一撞就嚇暈過去躺在地下的又被衆人亂踏喪了性命此時東方亮手下從人玲瓏的早已逃命癡呆的還在那裏動手早晚也是廢命掄人片子的越掄越短後來就剩了一條大腿也奔東方亮那裏去了忽聽正南上一聲喊叫說員外爺不要驚慌小可到了東方亮一聽原來是那個窮人到了暗暗歡喜準知道這個人本領高強連忙說着賢弟快些上來喊叫了半天再找那個窮人縱跡不見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是蔣四爺一聽那個窮朋友到了先就迎將上去身臨切近一看那窮人手中提着一口刀蔣爺說朋友你先等等動手隨我前來有句話說蔣爺把他帶到擂台後面說朋友你認識不認識我那人說不認識你老人家蔣爺說我姓蔣名平字澤長那人說你就是蔣四老爺呀久久仰蔣爺說你知道這二位員外是做什麼的人那人說不知蔣爺就把他們私通王爺造反盜冠袍帶履的話說了一遍那人一聽嚇得顏色更變連忙說道小人實在不知他是個反叛如今既蒙老爺指教於我我天胆也不敢與老爺們交手我快些遁去就是了蔣爺說你可別走我先問你跟什麼人學的武藝那人說我的師父姓吳叫吳永安蔣爺說可是活該你應當時來運轉了我們這裏有 you 一位師兄弟如今已經作了官了少刻你們見一見你有什麼難心之事我們大衆與你設法你可千萬別走那人說既有這樣機會我不走了蔣爺說我也不過去動手了我們找個高處看他們拿人罷剛找了一個高阜忽見東南上跑來了兩個人直奔擂台而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史丹龍潘都是肋下佩刀腰內還掖着繩子這二人是天彪給他們送的信小爺等他們大衆上白沙灘去後這個熱鬧誰不去看除了更夫餘者全走了小爺出東門一看有三輛太平車在那裏等着過去一問是蔣四爺打發來的小爺說我就姓龍你們把車趕到東門裏去等着我來回身直奔清靜庵先見他兩個妻子說我們天倫打發他三輛車來接你們回家不然少刻就有官人前來封門抄家東方姣東方豔二人一聽說我們先告訴娘親去三人回身見了老太太就把少刻就要封門抄家的話說了一遍

又把外面三輛車等着接大眾上常州府的話說了一遍。老太太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好，這就是我們娘們出頭之日了。你們多帶些金銀細軟的東西，等我招工課交完，我們一同起身。」姣豔二人點頭出來，到東西屋內收拾細軟的東西。天彪也幫着一包袱一包袱的，抗在車輛之上。大家收拾完畢，不見老太太出來。天彪進去一瞧，高聲嚷叫說：「可了不得了。老太太上了吊了。」姣豔二人聞聽此言，連忙奔至上房。天彪把老太太卸將下來，痛哭一陣。東方姣說：「這裏有他老人家一個壽木，把他裝殮起來。我們再走。」大家將棺木搭來，把老太太裝妥，將蓋兒蓋好。天彪帶着婆子給龍滔送信出來上車回家去了。史丹龍滔二人拿了繩子直奔白沙灘，到了動手那裏，闖將進去。東方亮、東方清一見有兩個人走近來了，連忙說道：「史龍二位，快些來幫我們動手。」二人連連答應說：「使得使得。」東方弟兄只顧說話，不料一個受了一腿，一個受了一鏢，撲咚撲咚，俱都摔倒在地。要知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

且說東方弟兄只顧同着打更的頭目說話，稍一疎神，東方清肩頭上被于義吧吶打了一鏢，撲咚栽倒在地。又被韓天錦在頭顱上狠命一脚，踢了個腦漿迸裂。東方亮見兄弟已死，心如刀絞一般，打算若要逃命，不料被金鎗將于義在腿上砍了一鏢，身子往後一栽，摔倒在地。于義說：「留他的活口。」史丹龍滔過來用繩子將東方亮四馬倒攢蹄的捆好。蔣爺也趕奔前來，此時一看，並沒有東方亮的餘黨。再說徐良在台上遠遠看見有三個人直奔西北，看着面熟。當時想不起是誰，前面兩個俱是武生相公打扮。後面一個是壯士打扮。按說徐良眼睛最毒，只要見過一次，隔過三年二載都是想得起來的。這三個人就是面熟的。又一細想，忽然想起來了。見後頭那人身上背著一張彈弓，前頭兩個是兩個姑娘。後頭那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原來王玉同著打播的出來，趁亂之際，一抽身復又回去。直奔紅翠園去了。二位姑娘說：「三哥，你出西門打探打探他們打播臺事，吉凶如何？」王玉出了西門，可巧正碰見臧能、臧知府紗帽也歪了，玉帶也折了，教一個班頭背着他飛跑。王玉問知府回說：「你們疾速逃走要緊，不可久待。」說完催着班頭背著回衙去了。王玉復回紅翠園，就把知府的話又加上許多利害言語，就提總鎮帶來的兵將多少，也是拿大哥來了。我們還是得快走方好。」玉仙說：「姊妹們要同着三哥走路，他是個男子漢，我們大大不便要依我的主意。我們女扮男裝，金仙說使得。兩個姑娘換頭面，繫上綱子，洗去臉上脂粉，薄底靴子塞上棉花，蹬好靴子，穿上汗衫襯衫，箭袖袍帶，上武生巾帶，上些散碎銀錢，肋下佩刀，練子鏈，練子槊，單有兩個紅綠口袋。二位姑娘俱都帶好，另包了三個包袱，全

是金珠細軟，替換衣裳。王玉背上彈子，跨彈囊，姑娘吩咐婆子丫環，各自逃生去罷。二位姑娘同王玉一出西門，看擂台之人東逃西奔，四下亂跑。玉仙迎著打聽，那人告訴別往那邊去。擂台上的台官被人家活活的打死了。東方亮被人拿住了，東方清被人打死了。姑娘聞此言，怔了半天。王玉催逼快走。玉仙無奈，直奔西北。心中一想，姊姊他從了王玉，明是兄妹，暗是夫妻，自己如令孤孤單單，只可另行打算便了。直往前走，天色已晚，迎面一片大葦塘，全是旱葦。王玉說：「就從這葦塘穿過去，別走了外邊，可繞了道了。」玉仙說：「這個葦塘沒有道路，還不定有水沒水。」王玉說：「二弟沒走過這裏，你看那不是出來的人嗎？」王玉在前，玉仙跟著，金仙身臨切近，果然是裏邊挺寬的道路，遠看是葦葉搭著葦葉，亂哄哄的，進了葦塘，由南往北，走到裏面，共有五條岔路口，全都可走。東西南北，正東正西，正北，這片葦塘周圍有兩頃多地，叫趙家葦塘。三人一進葦塘，不料後面山西雁早就想起，是金仙玉仙女扮男裝，後面跟著王玉三個人，必逃躡自己遠遠望見王玉，跟下來了，不敢身臨切近，怕被金仙玉仙看見，皆因懼怕兩個丫頭練子傢伙，容他們進葦塘，他趕將進去，走在五個岔路口，心中一盤算，不知他們走那脫岔路。眼看天色要晚，聽王玉說：「他們要奔商水縣，必從東北出去，一橫心別管對與不對，往正北追趕。」出了東北葦塘，一看再找三個人，蹤跡不見，一想：「他們沒從正北，必然從正東，不然就是東北。」自己一扭身，又進葦塘，忽見艾虎從內面出來，小義士在擂台上，見三哥由東北下去，就知道三哥必然有事，他也就追下來了，跟著徐良進了葦塘，也走東北。二人正碰在一處，艾虎說：「你上這裏來作甚，壓來了。」徐良說道：「金仙玉仙改扮男裝，同王玉三個人逃躡，追至此處不見了。」艾虎說：「天色已晚，這兩個丫頭也成不了甚麼大事，我們先回去罷。」徐良點頭，復又從葦塘舊路出來，直奔擂台，且說蔣爺見拿住東方亮，大家會在一處，馬龍張豹胡小紀喬賓于義過來，都與大眾見禮。總鎮大人過來請罪，連四個偏將童仁傑童仁義張成董茂，皆因未拿獲三個人，全上前來請罪。蔣爺說：「你們何罪之有？還有許多事情，非大人不能辦理。」白雄見蔣爺這套言語，這纔放心。蔣爺教他派兵將團城子裏面若有男女，俱都放將出來，把門封鎖，然後至裏面查點財寶東西，開寫清楚，聽候旨意。教展爺帶領四員偏將兵丁等，捉拿知府，把幌繩上馬匹，解將下來，叫他們大眾騎上，投奔知府衙門，又教總鎮派人把擂台上傢伙，金銀鏢錠，查點明白數目，暫且交總鎮衙門，所有擂台前死的這些人，全教拉在一處，准其屍親認屍。是團城子裏人，不給團城子餘黨，創一個大坑一埋。展南俠連總鎮並留下這些兵丁，全照蔣爺這套言語辦理去了。蔣四

爺復又回身問那窮漢說我們的事已完問問足下貴姓高名有什麼難心之事說將出來我們好與你分憂解惱那人將要說他的事情忽見外面艾虎徐良進來蔣爺問兩個人上那裏去的徐良就把金仙玉仙同王玉逃躡的話對着蔣四爺說了一回蔣爺道讓他們三個人去罷我們先辦這個事要緊復又問窮漢那人含淚說我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玉麟村人氏姓劉名士杰外號人稱義俠太保我父親在時節開着一個廣聚糧食店皆因那年恩科范大人一家三口一貧如洗是我父親借給他們盤纏還有一匹黑驢不想他進京得中頭名狀元由中狀元之後就算我門家裏報了一回喜信後來連片紙沒見至今聽說他得做了尙書我們是音信不通衆位請想豈不是喪盡良心麼蔣爺說這內中必然有事你爲何弄得這般狼狽劉士杰說從小的時節我不愛習文盡好習武請了幾位教師都是平常後來遇一位老者年過六旬開外極無能的老頭子誰也看不起他那知他是一身的工夫所以我的本領全是此人教的徐良問此人到底姓什麼劉士杰說姓吳叫吳永安馮淵一聽說原來是師弟到了劉士杰問師兄貴姓馮爺說我姓馮你聽說過沒有劉士杰說你就是聖手秀士馮淵大哥嗎馮爺說正是方纔我說你像我們本門中招數還是我這眼力不差如今師傅還在與不在我由十四歲離開師傅到如今音信杳你必然知道師傅的下落劉士杰聽他是師兄先給師兄磕頭然後又道武藝學會我師傅就故去了埋在我们墳墓之旁我師傅帶有一個姪子名叫吳貴外號人稱精細太保我去找他送信那知找尋不着及至回來連我們鋪子帶我們家失了一把火火燒的我片瓦無存只可就尋親覓友度日半年光景這日到江夏縣城內找一筆賬不料見着我的師兄吳貴他在縣街當了一個班頭差使當得很好把我收留在他家內住了半年有餘他有一個師兄弟複姓尉遲名善由九歲檢了來的長到十九歲那一身的工夫全是他教的到了十九歲上那尉遲善開了知識常常的調戲鄰人家女子被人家告訴我師兄就打了他一頓兩個人從此結仇後來又有一個鄰家之婦是個賣菜的他那晚住在這婦人家中又被吳貴看見次日尉遲善回來吳貴把他捆上一定要殺是我苦苦的哀求這纔饒了這小廝如再要犯了這個淫字一定要結果他的性命又把他打了一頓整整的兩個月纔好不料他傷一好不將報恩反將仇報這日我同着我師兄有人請我們從外面回來約有三更天時候回家一看我嫂嫂姪女盡被他殺死留下名姓逃出去了我師兄一着急口吐鮮紅報官相驗第二天東門殺死一個婦人無頭第三日殺死一個婦人無右手縣老爺升堂與我師兄要案把我師兄活活的氣死縣老爺又要能人辦案快壯兩班班頭把我公舉出去把我師兄的差使給了我我黏着閃批文書我在

山東見過他一次，我沒把他拿住，如今我又奔在此處，連一點影子皆無。蔣爺說：你黏着閃批文書，你不會上各州縣要盤川去嗎？劉士杰說：我一概不懂。蔣爺說：我自有主意，不知如何辦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帶金仙單走 蓮花仙子會玉仙同行

且說劉士杰說了他的來歷，大家聽着實在可恨。蔣爺說：無妨，你與我們馮老爺是師兄弟，我們也是奉旨辦案拿賊，我們合在一處，賊要是該裁自來的，我們就碰見了他，要是不該裁，什麼找也較找的，似乎你這辦案的受了多麼大的苦處。馮淵說：我給你見一見衆位老爺們，帶着劉士杰，一一相見了一回，相見已畢。蔣爺叫官兵搭着東方亮，帶着劉士杰所有衆人，俱奔公館而來。公館門外頓時間，轎馬盈門，合着南陽府同城文武大小官員，俱都奔公館來了。展南俠也就回來，告訴蔣爺大衆，知府攜印脫逃，賊能之妻，在後面吊死。蔣爺說：他的妻子，這也算好哪。總鎮從圍城子到來，告訴蔣展二位，放出四個人去，把前後門封鎖，若有私自出入者，立即鎖拿。此時馮淵給劉士杰換了這一套簇新的衣服，這一穿戴起來，真是英雄的氣象。馮淵也很歡喜，省得大衆看不起他，這可算有了臂膊了。總鎮大人要接大衆上衙門去，不用住公館了。到了次日，埋掩屍首，查點圍城子裏面東西上賬簿，帶往京都，賠補美珍樓的傢伙錢。從醬園裏撐出來的周瑞屍首，也埋在白沙灘，賠了一缸醬錢。東方亮之妻埋在他們墳塋內，玉面貓熊威賽地鼠韓良，刨將出來，用棺木成殮。總鎮大人派抬夫送回他們原籍去了。蔣爺帶着劉宏義之子劉士杰，見了白雄，又打聽范大人事情，白總鎮是他妻舅，他焉能不知道哪？自從中狀元之後，先去的喜信，乍得狀元沒錢，也知道劉家的富足，暫且不用還銀，等得了戶部給事，寄去銀二百兩，後得工部侍郎，寄去銀五百兩，二次全沒見回信。家人也沒見回來。第三次寄銀子，叫心腹家人去的，復又回來，告訴老掌櫃的故去了。家裏失了一把天火，後人不知去向。白雄說：我姊姊丈一聞此言，整哭了三天。劉士杰這纔知道范大人不是喪盡天良，白雄一見劉士杰，問明來歷，就送他衣服靴帽之外，還有銀子一百兩，後又打木籠囚車，押解伏地君王入都不表，且說羣賊由擂台上趕跑，到了晚間，周龍張大連黃榮海三個人，亂打嚙哨，哨來哨去，慢慢的賊人，復又聚在一處，就沒見三尺短命丁皮虎黃面郎朱英，沒在他們一處打擂頭一天，他就奔寧夏國與王爺送信去了。衆賊聚在一處，面面相覷，大家議論圍城子事敗全壞在這個老西一個人身上。我們如今投往何方纔好？還是小韓信出的主意，說：我們投寧夏國，潼關不好過去，不如奔姚家寨，找晏賢弟去，好與不好。周龍周凱常二怪，胡仁房書安黃榮江赫連齊，全異口同音說：上姚子寨，到了次日晌午，纔見遇了皮

虎說金永福金永祿從擂台上下來，卽撲奔陝西去了。金頭活太歲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削斷了刀，削了頭巾，躡來台下聚在一處。一議論全投奔朝天嶺去了。再說金弓小二郎王玉，帶着金仙、玉仙，走到葦塘，奔的是正東。那股岔道，直到出了葦塘口，往後一瞧，只見金仙不見玉仙，等了半天，不見玉仙出來，叫王玉去找。王玉其實願意不見玉仙，纔好。故此往那裏一踴，耗了半天，這纔出來，就說沒見了。金仙說不知他的去向，大概也許前邊走了。你我未能留神，也許他錯了路。他知道我們奔黑虎觀去，不如我們上黑虎觀，等他去罷。若論金仙與玉仙，可是親姊妹，人性不相同。玉仙是個精明強悍之人，烈性勝似男子。金仙的生的忠厚，不善語言，是個沒主意之人。見王玉這麼一說，雖不願意，自己又無主意，只可點頭，跟着王玉上黑虎觀去。這一來可對了王玉的心思了。皆因他與金仙私通之後，他用言語戲弄過玉仙兩次。玉仙說過他，你得隴望蜀，你可小心首級。故此王玉怕他，怕在內，如今見玉仙一丟，正合他心意。他帶着金仙奔黑虎觀，作爲是他在外頭打聽囚車幾時到。縱然就到了，他回去也不提起。等着聽見京都的準信，剛了東方亮之後，再告訴金仙大事已完，就算無法了。他好帶着金仙投奔朝天嶺。一夫一妻過日子去了。單說玉仙，隨跟着姊妹，正往東走，那個岔路，忽見由岔路出來一人，穿一件湖色道袍，醬色背心，白襪青鞋，杏黃絲絛，背插寶劍，藍緞九梁巾，面如傅粉，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彼此對瞧了一眼。那老道目不轉睛，盡瞧着玉仙，就顧不得走路了。玉仙一見好生面熟，想是在那裏會過一般。誰知那老道將臉一轉，玉仙在他肩膀上拍了一拍，低聲說：隨我來。玉仙就顧不得姊妹，與王玉直奔塘西去了。出葦塘的西口，路南有個樹林，二人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青石坐下。玉仙說：你還認得二姑娘，認不得了。原來這個就是蓮花仙子，皆因他同着張鼎臣與白菊花，撲奔姚家寨。那日晚間住店，見南街上有個美貌婦人，晚間要同晏飛，借那薰香盒子前去採花。白菊花不借，二人口角分爭。張鼎臣在旁勸解，到了次日，紀小泉不辭而別，自己單走下來了。張鼎臣與晏飛睜眼一看，蓮花仙子不知去向，二人也沒找他，就奔姚家寨去了。紀小泉這一走，可奔圍城子去了。心內仍是想着玉仙。這日仍走葦塘，忽見對面有一個武生相公，瞧着面熟，也是想不起來。將一轉臉，被人家拍了一拍，他就跟着走至西口外頭，進了樹林，忽聽他自稱二姑娘。心中一動，你莫不是圍城子的二姑娘罷。玉仙說：你還得認我。紀小泉趕緊雙膝點地，連忙問道：你老人家爲何這般光景。玉仙聽他這一問，不覺悽然淚下，就把圍城子事情始末根由細說一遍。紀小泉一聞此言，忽然心生一計，連忙問道：二姑娘，你這女扮男裝，意欲何往。玉仙又把金仙同王玉上商水縣黑虎觀的話說了一遍。紀小泉本是尋花問柳之人，當時機變最快說。

二姑娘，我大伯叔、二伯叔待我如同親兒女一般。這件事情我應効勞，不用上商水縣。我有個地方，二姑娘找一個所在等著。我把木籠囚車劫來，你老人家愛奔那裏，就奔那裏。玉仙一聽，紀小泉的話，比王玉強得多，說：「真有此胆量，也不用你一人前往。我們兩個人前去，我就怕他們的人多。我死不要緊，倘若連累於你，我於心不安。」紀小泉說：「姪兒萬死不辭。」二人把主意定好，如何劫奪木籠囚車，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二次撲空

且說紀小泉要幫著玉仙，劫奪木籠囚車。玉仙更覺著喜愛於他，遂問道：「我們在那裏去等纔好？」紀小泉說：「我們奔信陽州管轄的地方，那裏有個孤峯嶺，嶺下有個洞，叫烟雲洞。洞前有段溝，由南陽上京總得打此經過。這個地方最幽僻，只要囚車一到，伸手可劫。」玉仙聞聽，十分歡喜。兩個人一同撲奔孤峯嶺而來。當日晚間，找店住下，似乎一男一女同行。若要是真正烈女，再遇著真正君子，也還可以。似乎玉仙與紀小泉這樣的男女，焉能保得住清白？二人就在當夜晚間做出了苟且之事。這一來，紀小泉把生死置於度外，書不煩絮。這日到了石龍溝南面，有個小市鎮，叫孤峯鎮。二人找店住下，就說是叔姪。玉仙也改了姓，紀有人問他，就叫紀玉。小泉是他的親姪兒。小泉也扮了一個武生相公的形象。二人真像兩個官宦的少爺，到處行事又慷慨。終日小泉出去打聽囚車的信息。這日天交晌午的光景，小泉回來告訴玉仙說：「囚車明日不到，後日準到了。次日吃完了早飯，小泉出去又一打聽，離此只有數里之遙，給了店錢，飯錢出來，就在石龍溝偏北，有個小樹林內一等。天到日色平西，就見官兵在前，都是些老弱殘兵，俱都抗着刀槍棒棍，拿着叉的。這個兵器可不能抗着三三五五亂走，誰也不留神。這兩個是劫囚車的，見囚車一到，有幾匹馬是本地一個守備，姓陰，叫陰兆武。他是行伍出身，外號人稱大刀陰兆武。面如冬瓜，騎一匹豹花馬，馬上挂着一口青龍偃月刀。上首是邢如龍，下首是邢如虎。後面騎馬的是張龍、趙虎。緊後面有兩個步行的，是韓天錦、于奢。路遠走的透乏，在石龍溝南面樹林內歇息去了。又皆因天氣暑熱，還有十幾匹馬，是開封府的班頭韓傑、杜順，帶着十數個夥計，將走到小樹林中，忽見樹林中蹣跚出兩個人來說：「殺呀！把那些兵丁嚇了個胆裂魂飛，不敢往上圍。撒腿就跑。陰兆武一抬腿，先把偃月刀摘將下來，當下一努力，馬往上一衝，就奔了玉仙來了。玉仙早把一對練子槊，手中一提，陰兆武用青龍刀頭一手，就是青龍出水，藏頭鑽馬走，對鋒披個砍。玉仙往旁一閃，讓過刀頭一抖，左手練子槊，正打在手背之上。右手一抖，練子槊，又打在肩頭之上。反勸斗墜馬，仗着傷不重，爬起來就跑。那家兄弟一催馬，拉刀就剝。這兩個個人

不偏不向，每人右手上受了一練子槊，撒手扔刀，蹇馬就跑。張龍、趙虎、韓傑、杜順，早被紀小泉殺得棄囚車而走。那些兵丁，誰也不敢上前，猶如雨打殘花一樣，轉眼間盡剩了囚車。玉仙一見歡喜非常，先過去奔囚車。那趕囚車的，早就逃命去了。玉仙、紀小泉來至囚車之前，玉仙叫了一聲哥哥，都是你不聽妹子之言，至有今日之禍。就見那囚車裏面之人，蓬頭垢面，滿臉是血迹。玉仙把練子槊收起來，拉出刀與紀小泉齊動手，把囚車一劈。紀小泉說：「你老人家慢動手罷，我大伯父不是花白的鬍子麼？這可是黑鬍子？」玉仙細細一看，說：「哎，啣不好了，中了他們的鬼計啦！」紀小泉說：「你細看看，玉仙說不對，是假沖着我哥哥。玉仙拿着刀就殺那個囚犯，人說爺爺且慢，我有幾句話容我說完。愛殺就殺，紀小泉說別殺，讓他說。」那人說：「我本是南陽府，問成死罪之人。那日牢頭進來，淨找有鬍子的，誰愿假沖東方員外，半路之上遇救，也把前罪免了。半路之上不遇救，到京也把前罪免了。我們都不愿意去，有一位蔣四老爺，他硬把我裝在囚車之內，爺爺要把我放了，我指你一條明路。紀小泉說殺了他，也是無用，你說是什麼個明路？」那人說：「東方員外走的是小路，你們還可趕的上哪？如若追趕不上，到京都楓樞門外，那裏劫奪法場，伸手可得。」玉仙就依了他這個主意，對紀小泉說：「便宜你這老頭子罷，回頭就走。原來這都是蔣爺出的主意，聽見滿淵說他們要在商水縣劫囚車，故此假設了一個假的，真的東方亮，髮髻裏頭給他按上迷魂藥餅，多少人護送小四義劉士杰、南俠，請着冠袍帶履，所有一大衆保護差使用的，是一輛太平車，走小路入都，那邊護送囚車的人，遇有劫的，你們扔下就跑。張趙那家兄弟，連守備走後，韓天錦于奢，一見破囚車，問明來歷，倒是這二人把囚車打碎，那犯人纔出來，謝了二位站殿將軍，他們把馬尋找來，騎着走了。這二人也就投奔京師來了，不表。且說玉仙與紀小泉依了犯人的主意，就奔京都小路而走。一路之上，並沒碰見沿路打聽，並沒人知道。那日行至楓樞門外，在關廂路北，找了個店，暫且住下。可巧那店有一個東跨院，上房三間，路西另有一個小門，南面的牆臨街，就住在這裏。打聽差使一進店，就教烹茶打臉水，吃完了早飯，紀小泉出去進城打聽天色，平西方纔回來，告訴玉仙說：「開封府真有能人，差使今日早晨進城，不是囚車，就是常行的車，包丞相大概明日奏明，早晨就降旨意，在晚膳後標出去。」玉仙說：「咱們打聽明白，那時出來，那時劫蓮花仙子點頭說：咱們既來到這裏，絕不能誤事。」二人把主意定好，就在店中聽信，且說蔣爺押解着差使到了京都，開封府教官人把東方亮搭下車來，班房內看押。展爺請冠袍帶履，率領着衆人進去，就是劉士杰不能進去，也在班房等着聽信。衆人來到裏邊，見包公行禮，展爺把冠袍帶履往上一獻，公孫先生把包袱打開，包公正了正官服，參拜萬歲爺物件，大

家全都跟着行禮然後用香案供奉。包公復又坐下，問大眾：「怎麼把冠袍帶履取來？」展南俠把始末根由一五一十回稟了一番。包公教公孫先生聽明，然後叫他打摺本，以備明日五更奏明萬歲。隨吩咐二堂帶東方亮，審問他的親供。一擺手，大家出來。二堂等候，蔣爺出來，先把東方亮迷魂藥餅起將下來，然後用鐵鍊子把他鎖上，忽聽內面吩咐下來，帶東方亮、蔣爺帶着他進了角門，來至二堂。雙膝跪倒，俯伏在地。包公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說：「拾起頭來，東方亮拾頭一看，這開封府如森羅殿一般。包公居中，落坐類若真府閻君，就覺身不搖自戰，體不熱汗流，又見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問道：「你就叫伏地君王麼？」暗地勾串賊匪，盜去萬歲爺冠袍帶履，家中擺設藏珍樓，害死兩個校尉，暗地私通襄陽王，種種皆是不赦之罪。快些招將上來，免得三拷六問。東方亮一想：「不招不行，如若不招，也怕經不住三拷六問，倒不如一口招承，免受刑法。」或者有自己的朋友前來救我，也是有之。他就招了：「藏珍樓是上輩所遺之樓，樓內雖放着冠袍帶履，是白菊花所盜，私通襄陽王，是朱英傳信，雖是種種不法，全不干他的事情。包公叫他畫招，他就畫了招供，把他釘錄收監。教先生打好摺本，包公退堂預備次日五鼓入朝奏聞萬歲。呈進冠袍帶履，單說外面玉仙叫紀小泉出去打探外面一陣大亂，店家過來說二位相位，不看熱鬧去嗎？」小泉問：「看什麼熱鬧？」店家說：「明天這西門外頭剛反叛呢，今天趕辦不及了，須留到明天剛。今天瞧熱鬧人都去了，小泉說：「明天剛人什麼？今天全去看。店家說：「你們不知有胆子小的，是今天去看胆大的是明天去看。明天一者人多，二則地面哄得太利害。小泉問：「今天看什麼？」店家說：「看搭棚的擺設立公案桌，栽上樁子，拉上繩網，明天馬步軍隊都在那裏把守，全是弓上弦，刀出鞘，外面人想進去一個也不能。小泉說：「我們不愛看那個熱鬧，明天得便，我們瞧瞧去。」一擺手，店家出去。玉仙與小泉商議：「是今天從牢監救出來，還是明天劫法場好？」小泉說：「今天晚上不行，一則隔着一道城，二則牢裏人太多，咱們沒到過裏頭裏，面道路不熟，倘若哥哥與大眾收在一處，大家一嚷，壞了事啦。若要劫牢反獄，非人多不得行，倒不如我們還是劫法場可別容他到法場。」一到法場，不容易救了，說罷，小泉親身去了一跑，半天纔回來了。玉仙問他法場的形像，小泉說：「你老人家也不用打聽，也不容他到法場。」一到法場，就不好救了。此時城裏關外亂跑，官人哪全爲明天護決的差使。玉仙又問：「你看那些官人，像有本事沒有？」小泉說：「難道你沒瞧見那些官人嗎？殺一個全跑了，當夜早早安歇。次日五鼓之時，就起來了，皆因外面吵吵嚷嚷說：「差使快到了，自己起來拾奪物件，帶上練子，掣紀小泉撇上寶劍，先出來把西邊小門關上。玉仙在屋中聽信，也有馬匹來回的亂跑，聽見說總沒有差使到，連紀小泉、玉仙在房中急得亂轉。」

又等了半天，只可出去打聽打聽，開了西邊小門，到了前面，店面已是大開。此時天已紅日上升，往外一看，街上之人，全站滿了，外面營兵，全是卒中號褂，抗的是長短傢伙。紀小泉一打聽說，差使還沒到麼？那人說：不但差使沒到，連城還沒開，哪我們傳的是五更天的差使。這個時候，城還不開，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正說話間，從正東上來了一匹馬，飛跑說：人閃開，差使到了。紀小泉往回裏就跑，進了東院關上小門，教玉仙火速奔到那牆下，聽見破鑼破鼓的聲音，正到牆外，二人往牆上一蹶，玉仙往外面一瞧，差使哎喲一聲，撲咚摔下牆來。紀小泉一看，嚇了個胆裂魂飛，要問什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玉仙紀小泉開封行刺 芸生劉士杰衙內拿人

且說玉仙與紀小泉將一上牆，往外一看，見那護殺場的弓上弦刀出鞘，馬步隊圍着差使，前面有人打着破鑼破鼓，就見有四個官人，全是兵丁打扮，抬着一個木條框子，上面插着個招字，就見裏面有胳膊，有腿，腦袋上面鮮血淋漓。玉仙一見，就知不好，可巧牆外邊有個人，與護法場的人說話說：二哥，我與你打聽一件事，這差使準是從城裏頭剛的罷。那人說：不錯，是開封府包丞相的主意，怕在城外頭剛，有他的餘黨，搶差使城裏頭剛他，省了大事了。這少刻到法場，把他腦袋一掛身子一扔，就算沒有事了。玉仙就聽見他哥哥已死，早就摔下牆頭。紀小泉也就躡身下來，把玉仙腿盤上，喊了半天，纔悠悠氣還，他把牙一咬，說：好包黑子呀！黑炭頭，我與你誓不兩立。紀小泉說：不可高聲，倘若被人聽見，那還了得。有什麼話，我們房中去講。玉仙哭哭啼啼，叫紀小泉攙着他，來到房中，坐在坑上，大放悲聲，一哭，紀小泉苦苦的相勸，說：你要大聲一哭，叫外面聽見，反爲不美。我們打算報仇，就是玉仙說：我要不殺開封府，我這口怨氣難消。紀小泉說：我陪着你去殺。玉仙這纔把眼淚止住，對着紀小泉說：海角天涯，你奔你的生路去罷。我今晚殺得了包丞相，那是該他陽壽將終，我殺不了包丞相，他手下能人甚多，我就死在開封府了。紀小泉說：你也不犯說這樣絕話。我們今晚要去見機而作，不怕今天不成，還有明天。明天不成，還有後天。只要那時得手，就務必結果他的性命。替我伯叔報仇。玉仙點頭說：我總不連累於你。紀小泉說：我言在先，我們生在一處，死在一處，絕無半字虛言。倘若我說話不實，必招橫報。玉仙聽他言語，很覺歡喜，復又議論，倘要把他殺了，我們投奔何方？紀小泉說：要結果他的性命，不如到黑虎觀，找我大姑娘去，問他投何方。玉仙說：他必是要上朝天嶺。紀小泉說：你們總是親姊妹，你同着他上朝天嶺。玉仙說：你不上朝天嶺，我忍拋下你麼？我們一同向黑虎觀，見着我姊姊，把我報仇的事情，對他說明，讓他

跟王玉上朝天鑽，我跟着你，你說投奔何方，我們就投奔何方。紀小泉一聽，滿心歡喜，叫店家烹茶打臉水，早飯吃完。小泉要往開封府探道，玉仙點頭，教他快些回來。小泉出離店外，直奔城門，到開封府前後全都看了一遍，認明來蹤去跡，轉身回來，進了店中，見着玉仙，就把自己外面所看之事說了一遍。二人又議論誰殺誰，給誰巡風。玉仙叫小泉巡風，他去殺去。小泉點頭，遂即用了晚飯，等到天有二鼓之半，玉仙倒換了女裝，爲是躡房躍脊利便。小泉更換了夜行衣，靠背上寶劍，帶了應用東西，姑娘也背上練子藥，吹滅燈燭，二人將門倒帶，躡房躍脊，出離店外，直奔城牆。又對着護城河內沒水，直到城牆下面，爬上城去，內裏從馬道下來。紀小泉在前，玉仙在後，穿街過巷，直奔開封府的西牆。紀小泉躡將上去，正遇見打更的小泉，過去一把脖子，把打更的提在僻靜所在，往地下一摔，把劍亮出來，在更夫眼前亂幌，那更夫苦苦哀求饒命。紀小泉問你們相爺現時確在什麼所在，只要對我說明，饒你的性命。更夫說：我們相爺在西花園子書房內面安息睡覺，別進這個垂花門，那面有個大門進去，見抄手勢的遊廊內面，路西有一個瓶兒門，進瓶兒門，有太湖石，就在太湖石後，東西配房，北上房五間，那就叫西書房，就在那裏睡覺。小泉聽明，說：待等事完之時，前來放你，隨手撕他的衣襟，塞在口內，有一個槐樹，把更夫放在樹後，二人撲奔那邊大門去了。從瓶兒門躡將進去一看，果然是個花園子，裏面許多太湖石，見北面五間廳房，挂着堂簾，裏面燈燭輝煌，門外東西擺列四張椅子，椅子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白芸生，一個是艾虎，原來在城裏頭，剛伏地君王，不是包公的主意，是蔣爺的主意，旨意下來，把東方亮凌遲處死，團城子旨意下來，改了一座廟宇，所有他的田畝，以作抄產裏面抄出來的東西，陳列器珍，珍珠金銀全行入庫，以備荒年賑濟，另換知府，仍然案後訪拿白菊花，與帶印脫逃之賊，能追捕東方亮的餘黨，冠袍帶履，交給陳總管收四儀寶庫，所有拿東方亮之人，俱得升賞。蔣爺親身回稟包公，若剛東方亮非城內行刑，不可。包公依了蔣四爺的主意，只管吵嚷在楓樾門外去，剛其實在十字街大解了六塊頭，願號令法場，展南俠到了晚間，蔣爺與他商議，此時那如龍，那如虎，張龍趙虎，韓天錦于奢，連韓傑杜順兩個班頭，俱都回歸開封府去，先回明蔣爺半路上的假囚車，被人劫了去，就把什麼劫的話說了一遍。蔣爺算計着，雖然剛了東方亮，還怕不好，晚間就派了大衆，分出前後夜來，也有屋內坐更的，也有院中看更的，也有回來巡查的。蔣爺又把劉士杰的事情，對相爺回稟了一遍。相爺另給他一套文書，無論走在什麼州縣地面，文武衙門，准他向人討盤纏。這一道文書，要在身上一黏，無論走在哪裏，或辦差，或要錢，不費吹灰之力，比江夏縣的文書，大差天地相隔。蔣爺又把劉士杰帶過來，謝了相爺，後來艾虎

徐良盧珍芸生要與他結義爲兄弟。劉士杰也點頭應允。只可等着明天看了個好日期再拜。此時劉士杰跟着巡查刺客玉仙到的時節。正是艾虎芸生前夜坐更。在相爺書房外面椅子上坐着。芸生看見由牆頭上條過來了一條黑影。芸生假裝着沒看見。特意說老兄弟。你多留點神。我先告告便。艾虎說大哥請便。芸生就奔太湖山石那裏假作告便。其實一回來。先把飛蝗石掏將出來。見玉仙還在那裏爬着。打量着芸生。真沒看見他哪。芸生拿着飛蝗石對着玉仙打將出去。吧的一聲。正打在玉仙腮頰之上。玉仙一扭臉。背後拉刀緊跟着。又是一塊飛蝗石。又打在玉仙肩頭之上。這兩塊石頭打的玉仙吃一大驚。一擰身就躡上牆去。芸生說有賊。艾虎一聽也就拉刀往下就追。玉仙一跑順着遊廊直奔正南。玉仙剛下遊廊。奔西面的矮牆說了一聲風緊扯華。他爲的與紀小泉送信。就見颯的一響。來了一枝鏢。只不知道這枝鏢從何而至。低頭一看牆下面有一個人。又給了他一刀。嚇的不敢站住。出了開封府直奔城牆。由馬道躡上城去。後面是艾虎苦苦不捨。追他到城牆之下。也打算由馬道追上城去。追的玉仙一急。拔了一塊城磚對着艾虎就砸。要問艾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獲男賊

且說玉仙上了城。見艾虎苦苦的追趕於他。拔起一塊城磚。就吧以一聲。砸將下去。所幸艾虎的眼快。往旁一閃。躲過城磚。倒把小義士嚇了一跳。再往上一瞧。那個女賊蹤跡不見。後面芸生也就趕到。二人同回開封府。且說玉仙上城。剛要下去。又不捨紀小泉。自己心中想道。我嘆風緊扯華。他什麼會沒來呢。爬着馬道城牆。看了一看。還是看不見。想這紀小泉爲我的事。捨死忘生。倘若他要有點不測。如何對得起他。將要下城。忽見正東上來了一條黑影。飛也相似。直奔城牆。身臨切近。正是紀小泉。玉仙這裏一擊掌。下面也一擊掌。紀小泉躡上城來時。玉仙問你因爲何落後。我正放心不下。要尋找你去。紀小泉說你嘆風緊扯華。我可聽見了。不能出來。我這裏有種物件。你來看。比殺包文正還強。哪就懷中掏出來遞給玉仙。玉仙接着來看。說哎喲。此物你從何處得來。紀小泉說你奔了西院。我上了個廳。原來是個穿堂。那穿堂之內東西都是屋宇。全是荊葉板門。東西有塊匾。是印所二字。我心中一動。就用投簧匙。投他小鎖。投開了門。進了裏面。晃着千里火屋中有頂豎櫃。我把豎櫃上小鎖頭擰下來。還有封條。全給他撕了。上面櫃中盡是公事。下面櫃中內有印色盒子。我把印匣上鎖頭擰開。把裏面印信拿出來。這個時候。你在外面喊叫風緊。我不能答言。我慢慢出來。也沒人看見。我料你必是回店去了。我趕在這裏。聽你擊掌。你雖不能把包公殺死。我今得了他一顆

印別看他是個當朝宰相，沒有印也不能做官。玉仙說：雖然得着他一顆印，是你得來的，我還得多少給我哥哥報點仇纔行。紀小泉說：你要報仇，有一件可報的事情。玉仙問：那件可報？紀小泉說：穿堂後頭就是他妻子所住的地方，那院內並無男子，你我要去把他妻子殺死，算報了仇了。要殺包丞相，只怕有些費事。看着他的人太多。玉仙說：那也使得。紀小泉說：今日天氣可不早了，不然明天咱們再去罷。玉仙一定要去。紀小泉只可跟隨。玉仙他把印揣好，二人復又下了城牆，撲奔開封府，仍從西牆跳將進去，直奔後面，走到穿堂。玉仙還往印所瞧了一瞧，出了穿堂，將要撲奔正北，前面有一段長牆，另有四扇屏門。此時已然關閉，二人剛往牆頭上一躡，就見後面五間上房，兩耳房東西配房，剛要下來，不料東邊角門出來了一個人，一聲怪叫，霹靂相似，說有賊了。一個箭步躡將上來，掄起鐵棍，對着紀小泉打來。他往旁一閃，噹的一聲，嘩喇嘩喇，打的牆頭上磚瓦亂落，又一響，有賊了。掄棍就追。紀小泉、玉仙躡下牆頭，往西就跑。金鎧無敵大將軍子審這一喊叫，西院的人俱都聽見了。盧珍于義、劉士杰、白芸生，全從西牆上來。這回艾虎可沒來，皆因頭一次白芸生一追玉仙，艾虎也跟着追下來了。劉士杰一鏢沒打着玉仙，又一刀也沒砍着。他見艾虎白芸生，全都追下女賊去了。他倒躡進牆來，在包公書房台階底下保護包公。然後艾虎白芸生、展南俠、蔣平，全給包公道驚來了。蔣平見劉士杰說：你作什麼在那裏站着？劉士杰說：我怕賊人的夥伴多，我們人都追下那個女子去了。倘若再來一個，包公那裏豈不擔驚？我故在此保護包公。蔣平說：這纔叫見識。哪倒把艾虎白芸生囑咐了一頓。你們遇見這個事情，總要留看家的要緊，然後進裏面與包公道驚。包公一擺手，大家出來。蔣平問：這個女賊，你們看出個是誰？沒有。艾虎說：我看出來了，就是三哥怕的那兩個了。頭可不知道是金仙是玉仙。蔣平道：管他什麼仙，我們總以防範爲是。劉士杰仍然出來，還是白芸生、艾虎守着包公。工夫不大，又聽東院一響，艾虎沒來，就是白芸生等，全從西院上牆一看，這回可是兩個人。大家都躡下牆，亮出兵刃，往上一圍。又見從南牆上躡過三個人來，是展南俠、邢如龍、邢如虎，也就往上一圍。玉仙用刀亂砍，邢如虎用刀，展南俠用劍，往上一迎。噲啷一聲，把玉仙刀削爲兩段。玉仙躡出圍外，一回手把練子槊拉出來，對着南俠一抖。展爺急速用劍敵住，再用寶劍一削，可就削不動了。玉仙把一對練子槊掄開，如同流星相仿，五尺以內，進不來人。隨使隨走口中說道：扯華，他就躡上南房去了。邢如龍、邢如虎也就躡上房去。玉仙下南房，由西房下去。邢如龍一追也上西。他本是一隻眼睛，不甚得力。玉仙使了個犀牛望月的架式，一抖右手練子槊，正打在邢如龍肩頭之上。噯咚栽下牆來。邢如虎趕上，把他扶將起來，摸了摸肩頭之上，腫起一個大泡，再

說紀小泉見了玉仙一走，想打外逃竄性命，就沒動手。他也懼怕南俠這口寶劍，好容易躡出圈外，也往南房上一躡。大家要追，南俠說：別追。紀小泉單脚剛一找房屋，于奢聽的就是：一鏢沒打着。劉士杰一鏢也沒打着。南俠不教追，也是要拿暗器打他。南俠一袖箭也沒打着。這三枝暗器難爲紀小泉躲閃。論說都是百發百中，也是他活該走了。也就沒有事了。這一來把他的暗器招上來了，掬飛蝗石對着于奢打來，倒沒打着于奢。從下面聽的一聲打上來一丈長的一個暗器，就聽噹噹一聲把小泉右腿打折。哎喲一聲，栽下房來。衆人一看全都哈哈大笑。倒有一宗撒手鏢沒聽見說過。有撒手棍，渾人使的，渾招數。這一下撒手棍直把紀小泉打下來了。並且把腿打折一條。大家過去把他捆上。站殿將軍托人上房拿棍。此時已半夜，坐更的全醒了。馮淵徐良胡小泉喬賓馬龍張豹韓天錦史雲龍潘史丹，皆因在圍城子作內應有功。蔣展二人回稟了相爺，包公把他前罪已免。如今也在開封府效力。此時大衆全都過來一聞聽，拿住刺客馮淵把紀小泉往起一提，連大衆奔西書房回稟了包公，拿住刺客之事。包公聽的明白，拿住刺客又起來。大衆在外面等着。包公穿好衣服，方敢進去。就在這個時候，有更夫飛也相似，身臨切近氣吁吁的說道：可了不得了。展爺忙問什麼事情，更夫說：我們有個夥計叫王二，有兩個賊，一個男賊，一個女賊，把王三擄住了。嘴內堵着東西，扔在大槐樹後頭。我過去給他解開，摸出口內的東西。他說：見賊出入，來了兩踰。我們拿燈各處一照，穿堂內印所門大開。老爺們快快去看罷。蔣平一聽，大家全是一驚，急忙派幾個人預備燈火，奔至印所用燈一照，門是大開。又見裏面豎櫃頂櫃門子大開，一找印匣裏面印信蹤跡不見。蔣平驚呵呵的說：這事可怎麼個辦法。空有咱們這些人，將相爺的印信丢失，該當何罪。衆人說：只見包公回說：蔣平說：前後沒咱們這些人，也不丟東西。如今人多，反倒把印信丢失，你們隨着我請罪去罷。衆人跟着蔣平到西花園，有未跟過來之人，都來打聽。蔣平把丟印事情一說，大衆一聽也癡呆目瞪了。徐良說：何不問問刺客，他必然知曉。馮淵說：這個刺客，你認得他是誰？不知他叫什麼名字。我從糕餅鋪拿住白菊花，抗至樹林，我一更換衣冠，就是他給我一個飛蝗石，念了一聲無量佛。他把白菊花也救走了。我把薰香盒子可也丟了，還有一個老道與他一處，還怕他也來了。哪蔣平復又派人前後巡查。又問紀小泉說：朋友你貴姓。紀小泉說：不必問我姓名，行刺盜印，全是我一個人，也不用你們三推六問。我敢作敢當，愛殺愛剮，任聽其便。此時包公裏面傳出話來，要見展蔣二位護衛。二人進去，面見相爺請罪說：把印信丢失，包公聞聽一驚，相爺問：這刺客現在那裏。蔣平說：現在外面。包公吩咐一聲，將他帶來盤問他一番。蔣平出去，把刺客往內一帶，搭將過來。紀小泉

右腿已折，在包公前也不能下跪，就在地下歪着一坐。可是捆着二臂，包公在燈光之下一看，這個人長的眉清目秀，隨問道：小偷兒爲何前來盜我印信？紀小泉說：包公不必細問，我速求一死。包公說：你就是求死，也得把印信招將出來。紀小泉說：我把印信盜在手內，一時慌忙，我扔在牆外去了，必是被別人檢拾去了。包公說：本閣這裏焉容鬼混，吩咐看夾棍外面官人進來，將賊人夾起來，用十分刑。蔣平一看紀小泉一語不發，氣絕身死。這一死，要問印信的下落更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王

且說相爺見刺客死去，吩咐用涼水噴醒，仍然不招。相爺只得退堂，吩咐護衛細細拷問。蔣爺遂到校尉所，連用用幾次的非刑。紀小泉這纔受不起了，自己暗叫：玉仙，事到如今，我可顧不得你了，想罷說：老爺們在上，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招了。石龍溝劫奪囚車，實是東方亮的妹子，楓樾門外要劫法場，也是東方亮的妹子。不料在城內，剛了東方亮，如今行刺盜印，也是他的妹子。前來教我給他巡風，不料我被捉拿，他就拿印逃命去了。蔣爺問：他奔什麼所在？紀小泉不肯把他上黑虎觀的事情說出來，就說他拿着這印信，奔朝天嶺去了。蔣爺說：此話當真？紀小泉說：我要不招，你就把我打死，我也是不招。我既是招了，若有半字虛言，情甘認罪。蔣爺吩咐：把他釘鐐收監。然後大家議論不定。紀小泉說的此話，實與不實，馮淵在旁言道：我聽晚間他議論，此話不虛，還有朝天嶺，那人姓王，徐良說他叫王玉，外號叫金弓小二郎。馮淵說：對了，他們議在商水縣劫囚車，準是沒上商水縣去，在石龍溝劫的。石龍溝沒劫着，真的他們纔入都劫法場，入都又沒劫着，纔生出這個主意來了。蔣爺說：只可明天回稟相爺去，幾個能人探探朝天嶺去便了。劉士杰與邢如龍、邢如虎，三個人過來說：請問四大人，朝天嶺去過沒去過？蔣爺說：沒去過，你們三人可曾去過？齊回說：沒到過那裏，就是聽人家說過。邢爺說：外面有十里的水面，通着馬尾江的大江，南北有兩山島，一個叫連雲島，一個叫銀漢島，有個寨叫中平寨，水內有水輪子，有個滾龍擋，上面都有刀，這個擋不分日夜的亂轉，上山四十里的地，山路上邊纔是山寨。馮爺說：任是什麼人，也不用打算進去。這朝天嶺非得有會水的，有慣走山路的，纔可以得上去。這個山路最險，外人不用打算進去。蔣爺一聽說，這還了得。這樣說來，非我去不行。正然談論，包公上朝，話不絮煩，相爺早朝已畢，回至開封，展爺與蔣爺進去，回見包公，稟明了紀小泉所招的言語。相爺就派他們至朝天嶺探聽消息。蔣展二位出來，議論派什麼人看家可巧？二義士韓彰從外面進來，大家見禮已畢，韓二爺先就打聽開封府有什麼

事情沒有。蔣爺就把丟冠袍帶履，拿白菊花，冠袍帶履，可是請回來了。拿白菊花，至今未獲。昨晚又有丟印一節事情，說了一遍。韓彰一聞此言，也是一怔。南俠展爺只可帶着他進去參見包公，然後出來。蔣爺與南俠議論教韓二爺看家。南俠又怕韓二爺一個人勢孤，又把邢家兄弟留下，說你們務必留神看守相爺纜好。三個人點頭遵命。蔣爺又教徐良過來，說朝天嶺既然是山路，又最險，你先去把你父親請出來，要論走山路，誰也不似他能走。徐良說：我去把我父親請來，咱們任那裏相會。蔣爺說：你先走，我們後走，以潼關爲度。你們爺兒兩個到潼關打聽，我們過去了，你們就往前面追趕。我們要是未到，你們爺兒兩個人就在那裏等著。咱們一路前往。徐良拿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帶上盤費，辭別了大家，出離了開封府，走出了西門，奔山西大路。在路上曉行夜住，一路無話。那日到了家中，家人見少老爺全都過來行禮。徐良到裏面，先見了母親，跪倒磕頭。老太太一見徐良回來，十分歡喜，行禮已畢，叫他坐下。徐良問母親：我爹爹往那裏去了？老太太說：天倫由你走後，上陝西去了。老太太又說道：自從你上京去以後，你爹爹那日出門，遇見他的一個總角之交，是個老道，姓閻，叫閻道和。這個老道有個師兄，姓呂，叫道爺。如今這呂道爺在陝西地面置了一座廟，叫上清宮。這個道爺見你父親，叫他上陝西去散散心，故此你父親跟著這閻道爺上陝西去了。徐良說：孩兒來得實係不湊巧。如今京都有要緊的事情，老太太問什麼事情，徐良就把始末根由的話對著老太太，告訴了一遍。老太太說：這可不巧，再者他又沒准日限回來。徐良說道：上清宮，可是不知在甚麼地方？老太太說：那廟我知道，他的地方，出潼關到了馬尾江，有座大山，山上有三段梁，由山下往上去，有個青石梁，有個紅石梁，有個白石梁，就到那上清宮啦。徐良說：只可孩兒找他老人家去罷。並且也是陝西地面，我找他老人家，再上潼關找我四叔去，也會在一處了。老太太又問我兒外邊定下親事了。徐良道：你老人家怎麼知道？老太太說：前者你父親走後，有一位在遼東作過武職官，如今告老，姓尚，叫尚珍義，他的女兒，乳名玉蓮，給了你。徐良一聞此言，雙膝點地，說：母親，恕孩兒不孝之罪，在外面私自定親，並未稟明父母，孩兒就是不孝。老太太說：此事我兒辦的甚好，爲娘的也看見過尚家的書信，是你身臨險地，人家救了你的性命，又把姑娘結你，又有石家的媒保，他上輩又是作官，這可稱得起是門當戶對，爲娘的十分歡喜。徐良磕了三個頭起來，立刻告辭，叩別娘親，自己出門，直奔陝西來了。仍是夜住曉行，到潼關說明來歷，方纔出去投奔馬尾江。那日到了馬尾江，望見正西一座大山，往西北全是山連山，嶺套嶺，直不知套出有多遠去。自己也不認得從那裏走，又怕多繞了路程，也不知准有多遠，纔到可巧遇見個農夫，一打聽人家，指告說：你由此往西。

山下有一段熱鬧街，過了這街，就是山口，進山口往上走，有三段大梁，就是上清宮。那人說：你順著我手看去，這裏就可看見了。徐良順著他手一瞧，果然就看見了。在西南半山腰中，周圍全是松樹，環抱著一個廟宇。徐良說：借光，自己投奔正西來了。別聽說看見，可是看見了，要走一時，可不能得到。常言說的好：望山跑死馬。徐良到了熱鬧街，覺著腹內飢餓，路北有座飯店，找了一個座位坐下，把過賣叫過來，要茶要飯。過賣的答應下去，把飯菜擺放在桌上。徐良吃得飽了，見天氣不甚大晚，諒來趕得到上清宮去，會過飯鈔。徐良出了飯鋪，進了山口，進青石梁，迎面來了一隻老虎，要問徐良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

且說徐良進了山口，走到了青石梁，忽然起了一陣怪風，這一陣風吹得徐良毛骨悚然，暗暗的吃驚，說聲不好，忽見石上躡著一隻斑斕的猛獸，二目如燈，口似血盆，把尾巴絞將起來，打山石吧吧的亂響。徐良見這斑斕的猛獸，躡山跳澗，奔過來了。山西雁把大環刀一拉，右手掏著一枝鏢來，等著猛虎看看臨近，對著徐良往上一躡。徐良先把右手的鏢對著猛虎的胸膛一抖，手正打在他的前胸，緊跟著大環刀往虎前心一扎，說的遲，那時快，把刀扎進去，趕緊往外一抽，自己一躲閃，那虎一撲，徐良沒撲著，反倒中了一鏢，受了一刀，撲咚一聲，摔倒在地。若論虎的氣力最大，又往上一躡，狗一丈多高，唔的一聲吼叫，復又摔倒在地。那虎躡了三四回，方纔氣絕身死。此時徐良隱在樹後，不敢出來，直等到老虎氣絕之後，方敢過來，一瞧猛虎雖死，仍是睜著兩個眼睛。山西雁倒覺著駭怕起來，又一想，這上清宮是去好，還是不去好，正在猶豫之間，見打山洞裏，蹭蹭躡躡出幾個人來，全是高一頭，闊一膊，年輕力壯之人，每人手中提定虎鎗，又過來都與徐良行禮，說我們全是獵戶，奉我們大爺之諭，在此捉虎。不料壯士爺，你把老虎治死，徐良信口開河，說我打他一個嘴巴，把他打了一個筋斗，又給他一個反嘴巴，又打了他一個筋斗，然後說快急急念念有詞，一撒手一個掌心雷，就把那老虎劈了。獵戶一聞此言，更透著敬奉了。說這位壯士爺，還有法力，哪徐良說你們這裏有多少老虎，待我去與你們除盡了。獵戶說就是兩隻虎，那一隻公虎，由我們拿住，皆因在閻家店外，把那虎一剝，這隻虎就出來，傷人不少，在山裏傷人也不少，我們奉大爺之命，捉拿此虎，賞銀五十兩。我們太爺還要這張虎皮，再給銀五十兩。前後共銀一百兩，咱們同著壯士去領銀子去。徐良說慢說一百兩，就是二百兩，我都不不要。獵戶說既你

山這一出山口把信息傳與外面。頃刻間瞧看熱鬧之人不少。只見扶老攜幼。拖男帶女。一傳十個。十傳百個。轉眼之間。擁擠全是異口同音。說這山西人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死老虎。也有瞧徐良的。也有看虎的。頃刻間到了閻家店。從店內出來。十幾個夥計。擁護着兩位店東。那二人俱是七尺身軀。全是寶藍色的衣服。壯士打扮。身臨切近。獵戶見了一見。說這就是打虎的壯士爺。徐良見那二人彼此見禮。徐良總沒說出自己真名真姓。就告訴人家姓任。一問二位店東姓閻。是親兄弟二人。一位叫閻勇。一位叫閻猛。獵戶把那隻虎。仍然掛在店外。叫衆人瞧看。店東把徐良領至裏面。進上房屋中。落坐。叫夥計獻茶。然後問徐良。是怎麼把這隻虎治死的。徐良也不能改口了。只可說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死的。閻勇閻猛二人。連連誇讚。真是世間罕有之能。回頭吩咐叫獵戶。別把虎掛在店外。倘若再招虎來。那可不是當要的。教他們搭着上縣去罷。外邊獵戶答應。真搭着老虎上縣。報官不提。店東當時吩咐一聲。看酒。徐良說酒我可不是不吃。因吃醉了。遇見老虎。就不能治了。閻勇說我們做處。可沒有什麼出色的土產。就是透瓶香酒。普天下那裏也不行。如今兄台已把老虎打死。也沒有別的事了。天氣已晚。也不用走了。就住在咱們店中有什麼事。明天再走。今天咱們盡醉方休。兄台如不嫌棄。還要結義爲友。哪。徐良無奈之何。只可點頭。頃刻間排列杯盤。徐良當中落坐。閻家兄弟。執壺把盞。每人先敬了三杯。然後各斟門杯。有店中人來回斟酒。徐良素常雖不歡喜吃酒。今日這酒真是美味。不怪人家誇讚。自己也想開了。今日放量開懷。明日仍然是不喝。左一杯。右一杯。三人吃着酒。就談論些武藝。馬上步下。和長拳短打。直吃到天交二鼓。把徐良喝了一個大醉。身軀亂幌。說話的聲音。也就大了。東一句。西一句。也不知說些什麼。人家要與他豁拳行令。別瞧徐良是那樣的聰明。這些事。他是一概不會。閻家弟兄。見徐良真醉了。徐良說我可實在不行了。你們別讓我喝了。老西的腦子內。都是酒了。閻家兄弟說。既然這樣。你就歇息去罷。徐良問。我在那裏安歇。閻家兄弟說。後面有三間廳房。前後的窗戶。最涼爽。無比。徐良說。很好。叫夥計打着燈籠。徐良一溜歪斜。閻家兄弟攙着他。這纔到了後面三間上房。前後俱是窗戶。迎面一張大竹床。兩張椅子。一張八仙桌兒。就叫他在此屋內睡。徐良問。後面可有女眷。沒有。要有女眷。我不敢。如沒有女眷。說可要撒野了。閻勇問。兄台怎樣叫撒野。徐良說。我把衣裳脫了。涼爽涼爽。閻勇說。聽兄台自便。後面並無女眷。我們還是不陪。少刻與兄台煮一壺茶來。徐良說。很好。就把衣裳脫下來了。赤着背膊。連鏢囊花裝弩。袖箭飛蝗石。大環刀。一併全用他的長大衣襟裹上。頭巾也摘下來。自己一歪身。就躺在竹床之上。酒雖過量。躺下仍然睡不着。翻來覆去。心中類如火一般。酒往上一湧。輪着不得

力復又坐起來了，坐着不得力，復又出來到院子走走，到院內被風一吹，心中很覺得爽快，心中稍微安定，只覺得一陣困倦，又要去到屋內去睡，將要到階臺石，忽見有一個黑影兒一幌，自己又一細瞧蹤跡不見，心中一動，莫不成吃醉了酒，眼都迷離了，自己幌幌悠悠，來到屋中，往竹床上一躺，把兩隻眼睛一閉，枕着他的衣服，就沈沈睡去，別看徐良睡不着，這一蹲下去，可不要緊哪，嚇跑了兩個刺客，你道這兩個刺客是誰，就是梅花溝兩家寨主，一個叫金永福，一個叫金永祿，皆因擂臺上嚇跑，直奔陝西朝天嶺去，行至朝天嶺，見着王紀先與王紀祖，就把圍城子事情對着他學說了一遍，王紀先說：賢弟原來爲我們涉一大險，不知王玉弟他怎樣了，永福永祿二人全說不知，王紀先派人打聽王玉的下落，這兩人回梅花溝，因是這一天，正在店內，忽聽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了，金永福金永祿也是出來看看，即一見面，正是徐良，把金永福金永祿這兩個個人嚇了一個胆裂魂飛，二人回到店中一議論，這可是仇人，今天來在咱們的所在，金永福問金永祿：你打算什麼樣辦理，金永祿說：就是前去行刺，金永福說：我也打算這個主意，金永祿說：我去，金永福說：不能還是我去，二人謙讓了半天，這纔一路前往，晚間天交二鼓，二人換了夜行衣，靠着單刀，奔閻家店而來，既到了閻家店，躍牆而進，但不知徐良睡在什麼所在，兩個人將到後院西房的後坡，將要往前邊一縱，正是徐良頭次出來，就把這二賊嚇跑，復又躡到後坡去了，二人低低的說：看這個老西，他是看見咱們，還是沒看見咱們，金永福說：他又不是個神仙，你看他那樣形色，好像吃醉了酒的光景，必是他打虎有功，閻家兄弟拿酒把他灌醉，他如真吃酒醉了，那可是鬼使神差，該給咱們綠林的人報仇了，他要睡着了，不勞吹灰之力，你給我巡風，我進去殺他，金永祿點頭，咱們一齊動手，二人等了半天，嚙嚙嚙，正打三更，二人復又躡到前坡，將到前坡，復又躡回去了，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店中夥計奉了店東之命，泡了一壺茶，與徐良送茶來了，怕他睡醒發渴，夥計拿着茶到屋中，用燈一照，徐良在竹床之上，已經睡熟，又不敢驚動於他，就把那茶壺放在那八仙桌上，夥計拿了燈籠，將要走出，那燈忽自己滅了，把夥計嚇了一身冷汗，往外撒腿就跑，夥計一想，又沒有風，什麼這個燈就無故吹滅了，別是鬧鬼罷，到了前邊告訴掌櫃的，這個事情詫異，被閻勇威嚇了一頓，嚇的也就不敢往下再說了，再說金永福金永祿二人，又等了半天，仍然到了前坡，料着徐良大概睡熟了，靜悄悄的聽着，像是打呼聲音，二人躡下西房，永福在前，永祿在後，將到階臺石，永福把刀亮將出來，永祿也把刀拉出來，二人往屋中一躡，要一齊下手，忽見那竹床往上一跳，床下有人說：刺客到了，徐良由夢中驚醒，睜眼一看，果然有兩個人往外就跑，徐良躡下床來，就追，追在

內忽見有兩條黑影躡上西房，自己要往房上一追，一想手無寸鐵，又沒帶着暗器，趕緊回來取刀，進至屋中一找，鏢囊衣襟單刀蹤跡不見，不知這些物件那裏去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刀 爲找刀打架遇天倫

且說徐良由夢中驚醒，只覺竹床往上一起，下面有人說刺客到了，刺客到了，自己出去，沒追上刺客，反倒把東西全都丟人，連連喊叫店家快掌燈火來。此時閻家弟兄仍然在前邊飲酒，夥計說客人在後面嚷起來了，閻家弟兄立刻叫夥計點燈，直奔後面，夥計進了後面，先把燈點上。徐良一把就把閻勇揪住說：你原來外忠內不實之人，好好賠我的東西。閻勇說：你且撒開，你有甚麼事好說？你丟了什麼？徐良說：我的衣服鏢囊，到都不大要緊，總得有我的大環刀，沒有我的大環刀，如同沒有我的性命一般。閻勇過來說：你撒開，你說我們偷了去，就算我們偷了去，徐良這纔撒開，閻勇問：倒是你怎麼丟的？徐良就把丟刀的話學說了一遍。閻勇說：我明明看見兩個人從房上走的，怎麼說是我們偷的？再說世界之上，有恩將恩報，那有恩將仇報之理？你給我們這一方除害，感情不盡，怎麼反倒偷你？再說就是偷你，也要金銀財寶，你那衣服有什麼用處？再說你又親眼瞧見兩個人走的，怎麼一定說是我們偷的？徐良說：這件事情，你們要明偷，知道我也不答應，你纔用酒把我灌醉，預備兩個人把我的東西偷去了，又把我叫醒，哪不是你們定的計？是誰？閻勇說：你去打聽打聽，我們閻家店可曾作過這個非理之事？你再想想，莫非這裏有你的仇家？也是有的。徐良說：我乃山西人氏，這裏焉有仇家？閻勇說：這也難以定準。徐良想了一想：你們這裏是叫什麼地方？閻勇說：叫馬尾江三千戶五平村桃園八寶村斷頭谷梅花嶺梅花溝。朝天嶺徐良說：別說了，梅花溝在你們這裏，閻勇說：在這裏。徐良說：得了，我真是有了仇家了。閻勇問：是誰？徐良說：梅花溝有個金家店，有個金永福、金永祿，你可認得？閻勇說：不錯，有個金永福、金永祿，是兩個山賊，我們素不來往，他們知道我們閻家是一大戶人家，他們倚仗他是山寇，他們不在山上，佔了咱們的邊界開店，可也沒有什麼意外的什麼事情，他那店中盡住是黑門的人。徐良一恭到地說：二位，可是實在得罪？明天借一套衣服，借一口刀，我去找他們兩個人去，不用說，準是他們兩個人。閻勇說：壯士，乃是山西人，怎麼會與他們有仇？徐良說：等明天我找着他們之後，回來我再告訴你們這細情。閻家弟兄連連點頭，等到了次日，閻勇給他拿一套衣服，一口刀，也是行家使的利刀，仍然帶着自己頭巾，就要起身。閻家弟兄苦苦相留，纔吃完了早飯，閻勇帶了他出了店，叫他看見馬尾江，一直往北過了斷頭谷，往西是三千戶，往西北是銀漢島，靠着銀

漢島下面就是梅花嶺。那邊就是梅花溝。徐良記在心內。辭別店東。直奔正北。過了斷頭谷。往西街下來了。見一片住戶人家。房子一層一層的。門戶一個挨一個。由後街往西。走在西邊。自己心中納悶。此處怎麼住着這些個人家。再說房屋都齊整。走在盡西頭。見有一段長牆。牆裏頭有一棵小桃花樹。樹上有一根青竹竿。上面挑着自己的鏢囊。只見被風飄擺來回亂幌。自己猛然驚心。大概這準是金永福。金永祿家裏順着長牆。由西往南。一拐。走在南邊。復又往東。纔看見這個大門。見門口有數十個家人。徐良氣哼哼的來至門口。見是廣梁大門。有兩條板凳上。坐着數十個人。有人問道。你上這裏找誰。徐良瞪着二目。說你們這裏可是大王爺家。衆人一聽。這人口出不遜。也就沒好話對他說。不錯。我們就是大王爺家。又一看徐良那個相貌。說你到此地。有什麼事情。山西雁說。快教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給我大環刀。別無話講。如若不給。你們這些烏八的。休要想活命。家人見他這一罵。就先過來了兩個。說你姓什麼。徐良說。告訴你們大王去。我叫祖宗家人。一聽。氣往上沖。過來揪他。那個就要拔腿。揪他的。被他唬瞪一擋。又一拳。撲咚一聲。那人就栽倒在地。那拔腿的被他一脚。咕嚕嚕踢的亂滾。那幾個如何答應。往前一撲。一擁而上。倚仗人多勢衆。大家一齊動手。如何揪得住徐良。他用了一個掃堂腿。大衆全都掃倒了。衆人全說。這老西是一個行家。手裏又活。告訴咱們員外去罷。徐良仍然是大嚷。說叫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家人往裏就跑。可巧門內有個人。細聲細氣問道。外面有什麼人。爲何這等喧嘩。從人齊說。少爺快出來罷。外面來了一個瘋子。他說咱們是大王爺家。那人從門內出來。帶一頂白緞子。武生巾。白緞子箭袖袍。五彩絲鸞帶。薄底靴子。葱心綠襯衫。面如粉團。五官清秀。問道。什麼人。敢在我門首撒野。徐良說。祖宗快叫你們大王出來見我。少爺一聽。氣沖兩脅。說你是那裏來的狂徒。敢在此處撒野。往上一躡。左手一幌。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見。就知道他是個行家。二人一交手。繞了十幾個灣兒。徐良一腿。跌了一個筋斗。山西雁往旁邊一閃。說你還得練去。哪快叫你們老大王爺出來見我。那人說。狂徒。你在此等候。我少刻就來。上裏面取兵器去了。見那人提了一條花鎗出來。對着徐良。就扎徐良一閃。就把他的鎗桿。往懷中一帶。將要抬腿踢他。忽聽裏面大吼一聲。說什麼人。待我出去看看。徐良一聽。這個聲音。就吃驚非小。果然一見面。是他老子徐三老爺。徐良撒手。扔槍。雙膝跪倒。說道。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孩兒叩頭。原來徐慶跟着閻道和。到了上清宮。見了呂道爺。很爲開心。就此住了二十餘日。又透着在山上悶倦了。閻道和又同着他。逛馬尾江。順着馬尾江。繞到三千戶。說到我哥哥家走走。徐三老爺問說。你的哥哥是誰。道和說。我哥哥叫閻正芳。當初做武職官。皆因奸臣當道。辭官不做。現在家內。徐三老爺

同着閻道和來至閻正芳大門首，叫他家人進去回話。不多一時，閻正芳從裏面出來。徐三爺見這位老英雄年過六旬，花白鬚鬚，精神滿足。閻道和給一引見。閻正芳與徐三爺見禮已畢，請徐三爺到裏面入廳房落坐。只纔對問了來歷。人家那裏待承酒飯，住了兩日。閻道和回廟，閻正芳把兒子叫出來，與徐三爺行禮。徐三爺見他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一問，就叫閻齊。外號人稱玉面粉哪吒。徐慶很愛，問他所會的是什麼工夫。閻正芳說：這孩子實無出息，什麼都不肯練。徐慶說：老賢姪，你施展施展，我看看。怪聰明的一個孩子，怎麼會不行哪。閻齊無奈，只得打了一盪拳。徐三爺一瞧，哈哈大笑，說：這叫什麼本事，差的太多。閻大哥要捨得，把這孩子與我，別就誤了他這個年歲。閻正芳說：我求之不得，立刻叫他兒子閻齊與徐慶磕頭。拜三老爺爲師，從此徐三爺就在閻正芳家內住着。教徒弟，早早晚晚學練本事，很爲高興。閻齊跟着師傅練本事，已覺着高興，比跟着父親學練本領，又差着一個層次。到一個月後，更覺着透長，就是力氣不佳。這日出來，碰見徐良，如何是徐良的對手。家人進去告訴徐三老爺。徐三老爺與閻正芳一同出來，他一看原來是他的兒子。徐良、徐良見他父親雙膝跪倒，徐慶叫他起來，說：你們怎麼打起來了。把徐良叫過來，與閻正芳見禮。徐良跪下磕頭。閻正芳叫他起來，又把閻齊叫過來，與哥哥磕頭。徐良告罪說：兄弟實在不知，我要知道是兄弟，我天膽也不敢。閻齊說：小弟要知道是哥哥，我再也不敢與你交手。遂說着往裏一讓，進大門走垂花門，直奔廳房入廳房落坐。閻齊與徐良二人垂手站立。閻正芳教看坐位，說：賢姪，你從遠路而來，請坐說話。徐良謙讓了半天，方纔坐下。徐慶問道：你什麼事上這裏來。徐良把萬歲爺丟冠袍帶履，拿白菊花開封府鬧刺客，丟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徐慶一聽，說：竟有這等事。我可要去。閻正芳說：就是朝天嶺親家不用走了。大概四老爺必奔潼關。潼關總鎮是我交厚派人去，到那裏打聽。若是四老爺到了潼關，請他上這裏來。到朝天嶺，豈不甚近。徐慶一定要走。閻正芳攔阻不住，帶着徐良就要起身。徐良說：孩兒不能走，就把丟刀失去鏢囊的話說了一遍。閻正芳對閻齊道：還不快與你哥哥拿出。哪。閻齊說：我不知道。倒不是我。閻正芳說：不是你，倒是我。還不快拿出來。哪。閻齊說：不是孩兒，必是他。閻正芳問是誰。閻齊附耳一說。閻正芳一怔，要問這個他是誰，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找姊姊迫問盜刀情

且說閻正芳一聽徐良丟刀，疑是閻齊把他的刀盜來。閻齊不承認，說是他。又附耳低言說了幾句。閻正芳一怔，說：不能罷。閻齊說：大概準是他。沒有別人。閻正芳說：徐賢姪，不用着急。我叫你兄弟問問去，再作道理。回頭叫閻齊說：你上

後面去問問列位，你道這個他是誰？閻正芳有個女兒，名字叫英雲，是一身好本領。他母親鄭氏，乃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的姑母，鄭天惠兄弟二人，有個兄弟叫鄭天義，有個妹子乳名叫素花。鄭天惠母親去世，伊妻潘氏也是一身的工夫。鄭天惠之繼母王氏，也是一身工夫，比潘氏強的多。這素花是王氏所生，與鄭天惠、鄭天義是隔山英雲與素花，他二人朝朝暮暮在一處學練。本事都是王氏所教。這二位姑娘練的武術，能打暗器，袖箭、鏢、飛蝗石，又能識字，看兵書戰策。他姊妹二人，眼空四海，目中無人。閻齊是他們手下敗將。閻正芳要是一時高興，與他們二位姑娘比試，俱不是他的對手。也是一半讓着他，為的他們練習高興。二位姑娘起的外號，一個叫亞俠女，一個叫無雙女。不但精習武藝，還學習針黹，品貌端方，性如烈火，恨不得眉皺就要殺人。素花時常勸他，亞俠女就聽他妹子之言，方纔說前邊閻齊所說的他，就是他這個姊妹。閻正芳叫他上後頭問去。閻齊走到娘親屋中，婆子說：「大爺來了。」鄭氏老太太說：「叫他進來。」閻齊進來，見了老娘，深施一禮，往旁一站。鄭氏問道：「我兒有什麼事情？」閻齊就把前邊師兄怎樣來的，怎麼丟的鏢囊與大環刀，見我們後院挂着鏢囊，說了一遍。老太太說：「叫婆子到後院看看，有這個鏢囊沒有？」婆子答應到後院，就把鏢囊取來。老太太一看，又問閻齊：「你可知道你姊妹呀？」閻齊說：「沒有別人。」老太太叫婆子把小姐喚來，去不多時，老太太見姑娘進來，給老娘道了一個萬福。老太太叫他坐下，姑娘問道：「母親叫了頭進來，有什麼事情？」老太太未及開言，姑娘見閻齊在老太太身後藏着，閻齊說：「你好好把東西給人家罷。」人家找上門來了一個姑娘家偷人家的東西，有什麼臉面見人？姑娘一聽此言，氣沖兩脅，要追着打。被老太太把他攔住，叫姑娘復又坐下，說：「到底是什麼事情？」姑娘說：「母親要問這件事情，我也不能隱瞞，皆因女兒昨日聽見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女兒把樓窗開了，看看只見那扶老攜幼，男女老少來往之人甚多，全是異口同音說：『這個壯士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就將那老虎打死了。我越想越沒有此事，故此我換了衣服，開了後樓窗戶，到了我們店中，我打量此人，頂生三頭，肩長六臂，原來也是個平常人物。我一賭氣把他的衣服抱來，必是閻齊這孩子說的，我也不隱瞞，他怎麼告訴母親？老太太說：『姑娘，趕快把人家東西拿出來。』那可不是外人？是你兄弟師傅的兒子。人家找上我們門來要東西了，你既拿了人家的衣服物件，為何又把鏢囊挂出去？是何緣故？」姑娘說：「母親打算你女兒真出去作賊，哪偷了人家的東西，必然是嚴密收藏，怕人知道。我是特意挂出去，他不能不找，只要找來，我定要領教領教他這個掌心雷。我也不管他是師兄，他是師弟，就這樣不能善罷干休。我也不能把衣服還他。」閻齊你與他說去，他要東西一絲一毫也不短少他的，就是

要領教領教他這掌心雷是怎麼個打法。閻齊說：你就會坐在家裏說這現成的話。我怎麼對他說去。外邊走南到北，男子說話不像你們姑娘坐在坑頭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姑娘說：依了我兩個主意，我就把東西給他，要不依着我這兩個主意，不用打算要出一點東西叫他過來，我們二人比量比量他勝了我，就把衣服給他，拳腳刀鎗暗器，姑娘一一奉陪，要是勝不了我，甘拜下風。我也把東西還他，如他不敢與我較量，教他從前邊一步一個頭給我，磕到後院。我也把東西還他，就是這兩個主意。教他自己挑選去罷。連老太太說了半天，姑娘說：非如此辦法不行。閻齊只得氣哼哼說：我就去說去。閻齊直奔前邊而來。閻正芳見閻齊去，多時方纔回來。閻正芳問：可是他不是閻齊說，誰說不是他呢？先把鏢囊拿出給他父親一看，隨後給與徐良。閻齊把閻正芳叫到外邊，說請父親出來說話。爺兒兩個人到了外邊，徐良在窗戶內用耳往外聽着，正是閻齊向閻正芳說姑娘兩個主意，或比試，或磕頭，不然這東西全是不給。閻正芳也是着急，這姑娘素常養的驕縱，大概自己去說也是不行。徐慶在屋內說：親家有什麼話到屋內來說罷。怎麼背地裏說話，難道說我們父子還是外人，莫非姑娘愛那口刀哇？只要他愛我，作主意就教小子給他。閻家父子進屋內說：不是徐良說，叔父兄弟，你們不用為難，方纔你們說的話，我已全都聽見了，要教比試，天膽我也不敢。我只可就是磕頭。徐三爺問：怎麼教磕頭比試？閻齊說：事到如今不能不說，又被徐良點破，只得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閻正芳在旁也是為難，說道：親家也不怕你恥笑，我們這個姑娘實在是養的驕縱，全不聽父母的教訓。徐慶哈哈大笑，說：我這位姪女必然本領高強，技藝出眾，若非本事高強，焉敢與人較量？這樣姑娘，我是最愛惜的，咱們老兄弟英雄了一世兒女們，必得豪強，要是軟弱無能的兒女，要他則甚？姑娘要打算與你姪兒論論武藝，據我想這件事情，也可以使得，咱們不是外人，我的兒子如同你的兒子一樣，你的女兒如同我的女兒一般，就教他們比試比試，也不要緊。閻正芳大笑道：親家真是一個爽快人。徐良說：天倫這件事，可使不得，我情願磕頭，也不敢比試。閻齊說：使不得，不能教哥哥磕頭。徐慶說：不用聽他，我的主意教他比試，如不遵父命，即刻就殺。徐良一聽就無奈，方纔點頭。正在這個時候，家人進來報道：李少爺到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二人，一個是穿黑褂，面如鍋底，一個人穿的是豆青色衣襟，面如瓜皮，到了屋中，與閻正芳見禮已畢。正芳把兩個人與徐慶見禮，說這個叫巡海校尉李珍，是我的外甥男。這個叫細白蛇阮成，是我的徒弟。二人過來與徐慶磕頭。徐三老爺把他們攙住，又與徐良、閻齊見過禮，然後落坐。閻正芳問：他們二人從何而至？二人說：皆因我們盟兄鄭天惠他師叔一死，與他師傅師兄前去送信，依着他本不肯去送信，是我們

二人勸他，日後別教他們同住，無奈之何，他纔上徐州府把靈封起來，我們替他看守，一去總沒回頭，我們二人找他，師兄無影無形，他師傅全家喪命，我們回來，他已然把師叔埋葬了，人是不知去向，徐良正要告訴他們，後面婆子請大爺闔齊出去，復又進來，對正芳說：「我母親問問，方纔那件事情，什麼辦法？」徐慶說：「不用問你父親，我作主意，大家一同上後面去，我還正要見見姑娘，哪說畢大家撲奔後面，徐良與姑娘動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亞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戶招親

且說徐慶的主意，要到後頭與姑娘比試，徐良雖不願意，又不敢違背父命，只可點頭應允。李珍阮成二人不知甚麼事情，有闔齊告訴了二人，這段情由將姑娘這件事細說了一遍。李珍阮成兩個人全說：「我們今天可來着了，一個叫妹子一個叫姊妹，說他會欺負咱們，這可叫他領教領教罷。」原來這兩個也是素花英雲手下的敗將，如今一聽姑娘要與徐良動手，全都願意，看着姑娘輸了，他們好趁願，隨往後走着。李珍阮成問徐良：「你知道我們盟兄事情嗎？」徐良說：「我知道，就把白菊花鏢打總鎖，鄭天惠投開封府，後上鵝峯堡討藥，受白菊花一鏢，白菊花打死師妹，揮死師母，逼死師傅，鄭天惠這廝發喪，如此這般，這等這樣說了一遍。」二人一聽，咬牙切齒說：「天下竟有這等喪盡天良之人，天地間就沒有個循環報應不成？」徐良說：「別忙報與不報，時辰未到，惡貫滿盈，自然必有個分曉。」隨說着，就到了後面，一看五間上房，東西配房，極其寬大的院落，正芳引了徐慶，見了親家母，然後把徐良叫過去，與伯母行禮。李珍稱舅母，阮成稱師母，行禮已畢，就在院中看了坐位，皆因天氣炎熱，鄭氏沖着徐慶說：「我的小兒太庸愚不堪，蒙老師朝朝暮暮勞心勞力，實在我們夫妻感情不盡，說畢深深與徐三爺道了一個萬福。徐慶一生最怕與婦人說話，人家說了多，少言語，他一語也不答，也就作了一個半截子揖，又與徐良說：「這位賢姪，刻下作的是什麼官？」徐良說：「我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老太太說：如今到我們寒舍，必是找你天倫來了。」徐良說：「正是，就把相爺失印的事情說了一遍。」太太又對闔正芳說：「看這位賢姪，堂堂相貌，一表非俗，真稱得起是將門之後，你我女兒之事，可會對徐公子提過沒有？」闔正芳說：「提起咱們姑娘，他有多大本事，如居井底，不知井外乾坤多大，他會三五個招數，那裏敢稱與人家比試？」無非叫徐姪男替咱們教訓教訓他，從此也就不狂妄了。」徐慶說：「千萬不可那樣言講，就請出姑娘來，叫小子過去，讓姑娘打他兩拳，踢他兩腳，就算完了。」轉面來，又叫徐良：「少刻你姊妹出來，打你幾下，踢你幾下，可不許你搶上風，你打他一拳，我給你一刀，你踢他一脚，我也是給你一刀，你踢他一個筋斗，我把你亂刀削了。」徐良說：「闔大爺，你瞧我還活的了，不活。」

了啦。我要碰着我姊姊一點。我就是個剛罪。閻正芳說。別聽你父親言語。全有我一面承管。閻正芳叫婆子請姑娘。由東院把姑娘請出來。姑娘來的時節。是穿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佩叮嚕。看看臨近。閻正芳叫他見過徐叔父。然後見大哥徐良說。不能這是姊姊。後來一問。兩個人全是二十二歲。姑娘生日。比徐良大五日。李珍阮成也見姑娘。然後上塔台石。老太太是在廊簷底下坐着。他們大衆在院內坐着。姑娘來在老太太身後一站。徐三爺說。姪女就是爲你兄弟說會掌心雷。姑娘心中有些不樂。你就更換衣襟。下來打他幾拳。踢他幾脚。我就愛看姑娘們頑拳踢腿。老太太說。姑娘換衣服。與你的哥哥領教。領教去罷。閻正芳也說。徐姪男脫衣裳。徐良就把袖子挽起來。衣襟吊好。此時姑娘身臨切近。却脫了長大衣服。摘了花朵環子。又用一塊鶉黃絹帕。把烏雲罩住。身上穿一件桃紅小襖。西湖色的汗巾。大紅緞子弓鞋。生得柳眉杏眼。櫻桃口腮。徐良抱拳連連說。姊姊手下留情。徐慶說。小子。我告訴你的言語。你可牢牢緊記。徐良答應。二人溜出行門。過步往當中一湊。將要揮拳比武。姑娘微微一笑。說。我問你。昨日晚間。在店中吃醉了酒。在床上睡覺。有刺客去。你怎麼醒的。徐良說。皆因床往上一抬。底下有人說話。有了刺客。我纔醒的。姑娘說。若要不是那人。將你叫醒。徐良說。我就死在那刺客之手了。姑娘說。你還知道那人是誰。徐良早已理會說。莫非姊姊救我的性命。就深深一恭到地。說。姊姊。咱們不用動手了。你是救命恩人。要沒有你。我早已死多時了。原來姑娘到閻家店。由東夾道。往前一走。就遇見金永福。金永祿。將要下房。徐良可巧出去。他就鑽入房中。那燈也是英雲吹的。後來見刺客要結果徐良的性命。姑娘一想。這個人打死虎。與這一方除害。自己在這裏見死焉能不救呢。這纔把床往上一抬。大聲一嚷。有刺客到了。姑娘想着。要與徐良較量。看他這個掌心雷。怎麼使法。故此這纔就把衣服抱走。第二天用青竹竿挑出鏢囊去。特意招他前來。如今交手。提起昨晚的事情。徐良連連與姑娘道勞。不敢與姑娘交手。小姐說。你把掌心雷發出來。我們看徐良說。實在不會。姑娘說。你不會。那虎到底是怎麼治死。徐良說。我先打他一鏢。後砍他一刀。在胸膛之上。方纔結果虎的性命。那是我信口開河。姊姊何必認真。徐良一定不動手。徐慶說。就陪着你姊姊。走個三兩盞。還不行嗎。徐良無奈。說。姊姊手下留情。姑娘也不答言。二人這一提拳比武。施展平生武藝。躡奔跳躍。閃轉騰挪。躡高跳矮。形若耗子。恰是猿猴身軀。的溜溜亂轉。姑娘用了一個進步連環腿。將徐良腿兜住。往上一挑。徐良嘆坐在地。下說。姊姊我輸了。姑娘一笑。也沒到屋中穿衣裳。直奔東院去了。徐良說。好本事。比我強夠萬分了。閻正芳說。賢姪。除了你伯母。不懂拳脚裏的事情。其餘那個不是行家。你連贏了他幾手。他不認輸。嗣後你讓他這一招。他還不知道可

見得本領差的太多，總是賢姪，容讓得他，稱得起量大寬洪，回頭又叫閻齊，告訴你姊姊去。他早就輸给人家了，別叫他自誇其能。他身上還帶着土呢，去要你哥哥的衣服。徐慶說：算了，只要姪女不生氣就得了。閻正芳同着大眾，仍然奔前面廳房，同着徐三爺剛走不遠，婆子又把他請回去，說：安人請說話。閻正芳叫李珍阮成，陪着徐家父子，前邊廳房內去坐。閻齊上他姊姊院中，了環給小姐打來的臉水。姑娘很覺着洋洋得意，閻齊進去，說：姊姊，你算贏了罷。把人家東西還给人家罷。姑娘說：不算我贏了，還算我輸了，不是苦苦求饒，教他帶點傷兒。我纔罷手。閻齊說：你拿東西來呀。姑娘說：短不了他的物件，叫五梅把箱子打開，把衣服袖箭、飛蝗石、口袋、大環刀，全都交給閻齊。閻齊把衣服裹着刀，往懷中一抱，說：姊姊，你看你脅下是那裏來的土哇。姑娘一看，說是方纔贈的。閻齊又說：有土也贈不到那裏去。你再看你右脅，你兩個磕膝蓋的左右，中衣上難道這幾處也都是贈的。姑娘一瞧，納悶說：怪呀。閻齊說：論動手，你早輸给人家了，別不害羞了。姑娘一聽，羞的滿臉通紅，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往裏間屋中一跑。五梅說：大爺只是何苦我。家小姐高高興興的，就是你看了出來，也不便說呀。閻齊抱着衣裳，直奔前面，到了廳房。徐良在那裏磕頭，原來是安人把員外叫住，與員外提姑娘的事情，說我的女兒如今已然二十二歲了，終身尙且未定。咱們這裏再找不出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來。今看這個徐公子，雖然貌陋，現任的官職，我雖不懂得武藝，見他也不在咱們女兒以下。我打算要把女兒給他，不知你意下如何。閻正芳說：我一見徐良，我就有這個意思，倒怕你不願意。如今你既有此意，這是很好的。一門親事，夫妻二人商量妥當，方纔出來。見穿山鼠徐三爺，就將女兒要給徐良的話，說了一遍。徐慶哈哈大笑，說：親家我那小子，長得十分貌陋，如何配得過姑娘呢。你要願意，我是求之不得。閻正芳說：親家不必太謙了，你我就是一言爲定。徐慶最是性急的人，叫小子過來，與你岳父叩頭。山西雁暗暗着急，自己明明知道，在二友莊定下了一個，再要定一個，人家焉肯給作二房。日後人家豈能答應。說：天倫你老人家出來，我告訴你幾句言語。徐慶說：小孩子人家父母與你定親，你說使不得。你知道甚麼。過來與你岳父磕頭。徐良無奈，只得過來，與閻正芳磕頭，行禮已畢。大家道喜，將要擺酒。外面號炮驚天，家人進來報說：襄陽王反到這裏來了，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徐家父子觀賊隊 七氏弟兄展奇才

且說徐良，剛把親事定妥，忽聽號炮驚天，衆人一怔。本來生在太平年間，聽着這事，當着新聞，剛要派人出去打聽，忽有家人進來，說不好了。襄陽王反到此處，會同朝天嶺就在梅花溝，扯起大旗，要招安咱們。這幾個村子，外面也有不

降的。也有降的。閻正芳聽說氣往上冲。說衆位如今我們這裏造反。你們大衆去罷。又聽外面聲音更大了。閻勇閻猛。閻安。閻興。閻海。閻泰。全是閻正芳的姪兒。有短衣襟。有長衣襟。各執兵器。大家迎風而入。見了閻正芳。一齊行禮。有叫叔父的。有叫伯父的。齊說。如今梅花溝造反。你老人家降不降。閻正芳說。我不能降賊。不知你們心意如何。衆人異口同音說。我們打聽你老人家。我們全死在這裏。也不能降賊。閻正芳說。親家。此事甚麼辦法。徐慶說。親家。我就管打頭陣。出主意。我可不行。我是個渾人。若論打仗。千軍萬馬。我都不懼。此時徐良同閻齊。與他們小弟兒們見禮。閻勇閻猛。見徐良在這裏。也是納悶。過來問他的衣服下落。閻齊告訴大衆一遍。徐良害羞不肯說。就在徐慶面前說道。孩兒東西全有了。就拿將過來。還有半袋多鏢。沒還給孩兒。閻正芳說。叫閻齊取去。徐三爺說。那就不用取了。就作爲定禮罷。閻正芳說。既然這樣。咱們大家上廟齊人。衆人點頭。原來門外已有好幾百人了。都聽閻老員外的吩咐。衆人異口同音。全都一問。閻正芳就把不降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全都愿意。俱跟着上廟。廟叫北極觀。進廟一撞鐘。可着三千戶的。男子全到。有二十二個會頭。衆人一議論。與他們開兵打仗。此時又有徐三爺在此。不久的又有開封府的護衛老爺們。前來保護咱們這一方的生靈。衆人一聽。無不歡喜。就是與他們交手。沒有兵器。衆人各自去尋找。也有長短傢伙。也有鐵鍬木耙。也有撓鉤木棍。鋼刀。用大竹竿子。綁上包袱。就算大旗。拿出鑼鼓來。閻正芳的主意。若要緊打鼓。誰也不許往後退。若要敲鑼。誰也不許往前進。傳將下去。大家全都知道此信。此地叫三千戶。雖不穀三千戶的人家。也有二千有餘。老叟頑童。中年漢。全湊在一處。就有好幾千人。此時又有八寶村。斷頭谷。桃園。這幾處的人。全是年力強壯。二三十歲。各人抗定傢伙。這幾處全有會頭。俱要求見閻老員外。問問這裏降不降。閻老員外。把他們會頭。全請進來。先與徐三爺見禮。說。這就是開封府護衛大人。攻打朝天嶺的前站。衆人一聽。無不歡喜。把信往外一傳。那幾村人。如同有了主帥的一般。正在說話之際。有人進來。說梅花溝連梅花嶺一帶。有兩三千人。用石頭築起一段牆來。還有一個轅門。扯起許多旂纛。內中有兩杆大白旂。上寫着是改山河扶保真主。那邊寫滅大宋。另整乾坤。另有兩杆大纛。上面寫着兩個斗大的金字。還有寫七字的旂子。當中一杆坐纛。旂上寫着趙王。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人路總先鋒王。所有他們那裏的人。都換了衣服。在他們牆子上。四面八方。全插着紅旂。上面有白字。寫着是招安四方四字。徐良說。這可真是。要造反哪。我先探探虛實去。正要前往。忽聽有人進來。報道說。梅花溝有人來下書。閻正芳吩咐。叫他進來。不多一時。前邊走着一個。後邊跟着。一個。前邊那人翠藍箭袖袍。獅鬚帶。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似烟薰。後面

跟定梅花溝金家店的夥計。前邊那人見着大衆，深打一恭，衆人全都站起身來，惟有徐慶昂然坐在那裏，身體不動。閻正芳連忙問道：「未曾領教，尊公的貴姓？」那人說：「我是王爺駕下的旂牌官，姓王名信。王爺在寧夏國不久，與師先派兩個前部正印先鋒官，姓七，一個叫七雲鵬，外號顯道神，一個叫七雲鵬，外號巨靈神，奔到朝天嶺，約會五家寨主，要把左右鄰一網打盡，殺奔潼關。現在朝天嶺大寨主是王爺的招討大元帥，說朝天嶺與貴處俱是唇齒之邦，不忍傷害許多生靈，故此修下一封書信，派我前來，只要見着閻老員外，將書投遞。老員外若肯歸降王爺，免死許多的生靈，又可以保住閣村的性命。王寨主情甘願意，把元帥印付與閻老員外執掌，說畢，把書信往上一遞。徐慶見這旂牌前來勸降，遂與徐良使了一個眼色。徐良繞在來使的身後，把大環刀拉出來，對着來使腦後，嘆味一刀，咕咚頭顱墜地。尸首往前一栽。徐良殺了這個旂牌，金家店的夥計嚇了一個筋斗，扒在地下，苦苦哀求。徐三爺說：「別殺他，殺了他沒人前去送信。徐良說：「便宣你回去送信去罷。回去時節，你可務必說明你那夥計是我殺的，不與閻家相干。我姓徐，我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人熊，你記住了，沒有？」夥計說：「我記住了。徐良說：「多少給你留下點記號。大環刀一過，削一個耳朵，那人撒腿就跑，遂吩咐把那個尸首搭將出去。徐良說：「我們疾速快去，如不然，怕他們帶人前來，就不好辦了。閻正芳同著徐慶帶領衆家小弟兄，教家人預備兵器，別的會頭也有會本事的，總而言說有本領的，在前無本領的，在後出離三千戶的後街，就聽見咕咚咕咚連聲炮響，果然來在梅花溝的對面，就看見了人家那裏列成陣勢，明顯一字長蛇陣，化二龍歸水，戈戟森森，器械鮮明。兩杆白緞子大樹，上面書寫黑字，寫的是「改山河扶保真主，滅大宋另整乾坤」。當中有一杆大坐纛，旂寫着是「趙王爺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當中另有兩杆大旂，寫着前部先鋒，還有兩個斗大的七字。左右兩杆紅旂，左邊是左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右邊是右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徐良一看，就認得那金字旂下，是金永福，金永祿，七字旂下，是兩個穿黑挂皂之人，全都身高一丈，俱是鑲鐵摩額，青緞扎中，雙飛火燄，兩朵絨球，青緞小襖，牛皮靴子，一個面如血盆，一個面似瓜皮，每人抗著一條虎尾三節棍，每人腰中盤繞著一根十三節鞭。在那裏催軍，原來這兩個就是顯道神，是七雲鵬，七雲鵬，二人在寧夏國佔山爲王的兩個野人，受了王爺的招安，如今就派這兩個先鋒官，如今由寧夏國帶了五百人來，還有他們山中幾十號嘍兵，拿著王爺的書信，先見了王紀先，王紀祖，將王爺書信投遞。兩家寨主一見書信，打開觀看，並且還有許多金銀彩緞，白玉珠寶，王爺並沒見過，面就封了一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把旂纛認標，俱由七雲鵬，七雲鵬帶來。

當時就找了長杆穿上旂纛兩家寨主冲著甯夏國謝了王爺之恩收了禮物依着七雲鵬要出去掃滅那些村子搶擄東西兩個寨主說三千戶有一個閻員外那老兒不是好惹的先去招安他們若要閻正芳一降王爺又得一員虎將倘若不降然後再洗他們的村子遂即修了一封書信七雲鵬派他的旂牌官王信前來下書七雲鵬也雲鵬也就告辭下山盡山路就是四十里也有墩鋪五里一墩三里一鋪走在山下有個臨河寨有兩個寨主姓廖叫廖習文廖習武只二人是親兄弟一文一武是王紀祖的兩個表兄由臨河寨上船至中平寨有一家寨主姓楊名平外號人稱入河太歲有四員偏將吩咐下去扎住滾龍擋撒去捲網另用船隻迎接七家弟兄過了中平寨開了竹門繞過銀漢島棄舟登岸奔梅花溝至金家店見金永福金永祿立刻齊隊放三聲號炮叫大眾搬石塊壘牆子立轅門插旂纛少刻金家店夥計回來被人家削了一個耳朵鮮血淋漓見着金家弟兄七家弟兄就把王信殺的話細說了一遍七家弟兄聞聽此言就要傳令金永福說且慢就把徐良一身本事對著七家弟兄細說了一遍道出去萬一遇見此人千萬小心在意七家弟兄微微一笑說也不是我兩個人誇下海口不怕他頂長三頭肩生六臂要活的生擒過來要死的結果性命遂即往下傳令教列隊連聲炮響畫鼓齊敲有甯夏國五百兵俱是受過訓練的聞鼓聲一響就列成一字長蛇大陣旂纛認標空中飄擺他們弟兄四個人各歸本隊俱在本人門旂之下也望對面觀瞧那些莊兵拿包袱當作旂子抗着長短的傢伙可也有長鎗大刀有多一半全是務農所用的鋤鋤等類還有些撓鉤鋤刀木棍站立得也不齊參差不等亂擠亂碰吵吵嚷嚷當中單有一夥人倒是虎勢昂昂都有軍刀永福永祿見著山西雁絕不敢出隊就是七家弟兄挺身躍將出來早見那邊出來了兩個閻勇閻猛見閻正芳要出來兩個姪子把他攔住這二人每人一條鎗就迎上來了剛見七家弟兄用虎尾三節棍往外一挺一反手就結果了閻家弟兄的性命徐良見二人已死就要出來與七家弟兄交手只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衆好漢過潼關逢好漢 大英雄至飯鋪遇英雄

且說七家弟兄將一出來閻正芳就要過去閻勇閻猛那肯叫老人家過去不料二人過去就死在三節棍下老英雄一見兩個姪子已死如同刀扎肺腑要過去與兩個姪子報仇山西雁也沒言語飛也相似就奔了殺場看看臨近那邊有人喊叫小心哪個這個可就是白眉毛哇書鼓齊敲一陣以振軍威七家弟兄招呼來人通名棍下受死徐良說兩個叛賊要問老爺乃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多臂人熊知我的利害快些過來受綑你們二人叫

什麼名字。結果了你們時節，我也好上我的功勞簿。二人通了名姓。徐良說：你們二人是一對一個呀，還是一擁擠上。七雲鵬說：你一個人，我們也是一擁擠上；你一千個人，我們也是一擁擠上。徐良說：這倒對勁。隨說着，身臨切近。這二人那裏知道他的利害，忽然一低頭，錦背低頭花裝弩，對着七雲鵬打去。七雲鵬也算躲閃的快當，剛一扭臉，嘍啾一聲，正打在腮頰之上。若要不是有牙擋着，就從左邊腮頰穿出去了。賊人一低頭，咬啣一聲，疼痛難忍，把弩箭拔出來。鮮血直流，咬牙切齒，把徐良恨入骨髓。二人一齊擺虎尾三節棍，往上撲奔。一個是撒花蓋頂，一個是枯樹盤根，叫來人首尾不能相顧。可巧遇見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虎尾三節棍削成兩節。腿下面棍到，徐良往上一躍，掃堂棍掃空，又一翻身，照肩帶背打下來了。徐良用刀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三節棍削成半棍。二人往下一敗，全打腰間，把十三節鞭一抖，仍是一上一下，舉起就打徐良。山西雁將要用大環刀找他們的，十三節鞭就聽身背後一聲喊叫，類若霹靂一般。回頭一看，是金鏑無敵大將軍于奢，手中一條鳳翅流金鏑，後面是霹靂鬼韓天錦，一條鑲鐵棍，二人一齊喊叫，閃開了。山西雁只可讓他們，再看後面，蔣四爺展南俠、白芸生、艾虎、盧珍、劉士杰、馮淵、雙刀將馬龍、張豹、金鎗將于義、大漢史雲、龍滔、史丹、胡小記、喬賓等，俱在那邊與徐三爺相見。徐慶又與他們大衆給閻正芳等見禮。原來蔣四爺他們由開封府起身，那日正走，忽見後面有二人騎着兩匹馬飛也相似趕下來，却是一老一少。遠遠的那個上年歲的人說：前邊那幾位人有蔣四老爺沒有？蔣四爺回頭一看，他並不認得那老者。蔣四爺說：什麼人找蔣四老爺？那老者滾鞍下馬說：四老爺一向可好？老奴與老爺磕頭。蔣四爺說：是什麼人？我怎麼不認識你？那人說：你老人家見着我家少主人，就認識了。蔣四爺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徒弟兒到了。這就是在魯家村收的那個魯士杰。少爺下馬過來，與蔣四爺行禮。蔣四爺說：你從何處而來？魯士杰眼淚汪汪，呵呵了半天，說不清楚。蔣四爺問：魯士杰，這孩子說話，我實在聽不明白。魯士杰說：我家主人皆因受傷之後，當時不甚理會，過了一個月後，仍然是嘔血吐了半載有餘。我家員外就故去了。家中發喪，諸事已畢。我家少爺常在家中惹禍，無奈之何。有我家員外的親族都知道我們少爺與你老人家磕過頭，教老奴隨着前來。只要找你老人家，我就好辦了。到了開封府，一打聽，說你老人家奔潼關來了。我們主僕，自京都直奔潼關大路，可巧走在這裏，我瞧着像我，纔冒叫一聲。原來正是你老人家。蔣四爺說：好，我正寫信找你家少主人，不料我的事忙，開封府相爺把印又丟失了。我們又得上陝西，你們來得正好，就跟着我們上陝西去罷。蔣四爺把魯士杰帶過來，與大衆見禮。說：這是我的徒弟，名叫魯士杰，外號人稱小元霸。所有大衆，全給磕上一

回頭就是史雲倒與他磕頭，皆因愣史他是艾虎的徒弟，大眾一看，蔣爺只個徒弟，面黃肌瘦，僅有骨頭，沒有肉，正是一個童子癆的形像，焦黃的面皮，豎眉圓眼，小鼻子，尖嘴尖臉，真是一個雷公樣子。大家看看，無不暗笑，難得蔣四爺只個徒弟，怎麼挑選來着。師徒這個品貌，會不差往來。那知他力大無雙，人送他的外號，叫小元霸。帶着他一走，雖有馬匹，也就不能騎了。到了晚間，住店最能吃飯，飯量極大。展爺問他會什麼本事，他說是一概不會。到了次日，至潼關，蔣爺同着展南俠二人拜會潼關總鎮，總鎮大人姓蓋，叫蓋一臣，外號人稱紅袍將，到帥府遞了半全帖，大開儀門，迎接二位護衛，見面彼此對施一禮。蔣爺見這位大人紅袍玉帶，金幘頭，白面長髯，此人打吃糧當軍，起首陸的總鎮爵位，全憑跨下馬，掌中鎗，一層層掙來的。前程要講究出兵打仗，攻殺戰守，無一不強。總鎮潼關咽喉要路，非這樣的總鎮，焉能把守得住。蔣四爺一到親身出來迎接，讓到書房，敘了些寒溫，展爺把開封府的文書拿來，叫蓋一臣看了。蓋總鎮說：原來京都竟有這等樣的事，故立刻吩咐把衆護衛校尉請進來待茶。衆人至裏面，一一相見。蔣爺打聽徐良總鎮說，已然過去二三日了。總鎮大人待承了一頓酒飯，次日方纔起身。第二天到三元縣打尖，蔣爺吃酒，總要多耽誤些時刻，他們不吃酒的，先吃完了飯，都要出去消散消散，真是于奢與韓天錦兩個人，剛出飯鋪，就聽見魯士杰在飯鋪外頭，瞧那天棚柱子上拴著一匹紅馬鞍轡鮮明，鮮紅的顏色，鬃尾極其好看。魯士杰問：這是誰的馬？霹靂鬼說：瘦小子，你愛人家的馬呀。魯士杰一抬頭說：大小子，你管我哪？于奢在旁說：你們兩個人須別叫他大小子，我也不矮呀。叫他個黑小子還可以。士杰說：你也是大小子。于奢說：我不瞧你小，我把你劈了。士杰說：我還要劈你哪？于奢說：你有多大膂力，過來一揪他。他被小爺把他腕子拿住，往懷中一帶。于奢往前一栽，幾乎沒栽倒在地。于奢往懷裏一抽，小爺又這麼一送一撒手，嘆咤一聲，仰面朝天，栽倒在地。于奢自己羞得面紅過耳，說：瘦小子，真可以。咱們兩個人再試試。小爺說：慢說是你一個人，就是你們兩個小子也不行。韓天錦說：咱們試試。果然兩個人一齊過來，被小爺把他們兩個腕子揪住。這二人見魯士杰手指頭精細，很長，漆黑，類若兩隻爪子。小爺一開力，就如五個鋼鈎，把二人腕子鉤住一般。論說二位站殿將軍，膂力不小，禁不住小爺這一揪，往懷中一帶。于奢韓天錦也往懷中一帶。魯士杰一絲兒也不動，只二人就知道勢頭不好，說你撒開罷。小爺絕不肯撒手，開他們，等他們往懷裏勁力帶足，借著他們自己的力氣，仍是往兩下裏一送一撒手。這二人嘆咤嘆咤，全都栽倒在地，瞧看熱鬧的人不在少。內中單有一個人，哈哈大笑，說：好大膂力。于奢韓天錦栽倒，本就羞的難受，又對着這些個人無知，只是叫了一陣好。這一來，這兩個站殿將軍

如何攔得住。正要找一個出氣之人。爬起來就罵。那個大笑之人。也是一個不被罵的人。說你們兩個人。被人家摔倒。因爲何故罵我。是什麼緣故。于奢說。我們是自己弟兄。鬧着頑的。與你何干。爲何你在旁邊狂笑。你要不服。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那人說。你惹不起人家。要欺壓於我。誰人被你欺服。于奢說。我就會欺服你。你不服。你來試試。小子怕你不敢。那人一聽。微微一笑。說。量你有多大本領。見那人生得是細條身材。白臉面。一身藍緞衣衿。于奢剛過去。就是一拳。那人用二指尖。往脅下一點。于奢撲咚摔倒在地。要問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七雲鵬使鞭鞭對鎗 徐世長動手手接鏢

且說于奢皆因被魯士杰摔了一個筋斗。他打算着要拿那人出氣。不料剛一過來。被人家用二指尖。往脅下一點。他就摔倒在地。並且是心內明白。不能轉動。韓天錦說。這小子可真是豈有此理。你會什麼本事。來來來。咱們兩個人較量。那人說。量你有多大能耐。韓天錦過去。打算要揪他。不料也被人家用二指一點。也就摔倒在地。魯士杰說。你這小子。因爲什麼。把我的兩個哥哥全都治倒。咱們兩個人較量較量。那人一笑。說。小輩子。別看你能摔他兩個筋斗。我要叫你東倒。你要往西一倒。算我學藝不精。這魯士杰更不行了。也就過來。那人說。你有多大膂力。把腕子交給我。也拉我一個筋斗。方算可以。魯士杰把他腕子一揪。往懷中用生平之力一帶。那人用左手。順着魯士杰的胳膊。一摸相似。小爺就覺半身麻木。被那人用二指尖一點。小爺也就栽倒在地。心內雖然明白。就是不能動轉。外面瞧看之人。越聚越多。全都哈哈一笑。說。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那個精瘦小孩兒。會勝那兩個大身量的。這三個人。又不是那人的對手。外邊這一喧嘩。往裏一傳信。蔣爺剛纔吃完了飯。叫他們檢去傢伙算賬。忽見外邊進來之人。就是那邊飯座上的人。都被人家給戮死了。艾虎一聽。往外就跑。後面跟着衆人。全都出來一看。果然于奢韓天錦魯士杰三個人。俱躺在地下。可睜眼睛。不能轉動。蔣爺先就問那個人。你將我們三個人打倒。是什麼原故。那人答言。說是我打的。如不服。就過來較量較量。一班小弟。兄正要上前爭論。話言未了。史雲過去。給那人一拳。那人又是照樣用二指尖一點。也就栽倒在地。艾虎白芸生盧珍劉士杰蔣爺心中暗暗忖度。此人這身工夫。受過明人指教。這教閉穴法。俗語就叫點穴。就聽見北俠說過。會這套工夫。其餘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會。其名。叫十二支閉關法。按人周身三百六十骨節。點在什麼穴道。這一點無非就把人的穴道閉住。或躺或站。一絲兒也不能轉動。就是不容易學。蔣爺甚明此理。知道他是點穴法。艾虎等不知此術。就要抽刀動手。展爺過來一攔。連蔣爺說着。四人纔不動手。蔣爺過來。與那

人說朋友咱們遠年無冤近日無仇我們這三個人要是得罪了尊公我給磕頭陪禮有什麼話我們少刻再說你先叫他們緩轉過來那人說使得就見他過去用手一拍韓天錦于奢魯士杰一翻身坐將起來說好小子真有的就有展爺把他們拉將過來蔣爺又問道朋友貴姓方纔我們三個人俱是渾人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若有得罪尊公之處我替他陪禮那人微微一笑說我姓沈叫沈明杰居住馬尾江正西有道嶺叫梅花嶺在嶺正南叫奇霞嶺嶺下有個村子叫避賢村我家有七旬老母因我老母終日用飯非肉不飽我故此每日上一躡三元縣與我老母買肉蔣爺說古人云人到七十歲非肉不飽你能終朝走這麼一躡不嫌煩絮可見你是一點孝心忠臣孝子人人可敬沈明杰說尊公何必這般過獎未曾領教你老貴姓蔣爺說姓蔣名平字澤長原籍金陵人明杰說莫不是人稱翻江鼠壓刻下護衛的前程蔣爺說正是沈明杰說原來是蔣四兄台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畢行禮蔣爺把他扶住又見那人二十餘歲口稱自己是蔣四兄台連忙問道這位弟台何以能知劣兄沈明杰說我提一個四老爺就知道了蔣爺說但不知是那一位沈明杰說洪澤湖高家堰隱賢莊有一位姓苗的那位老先生你必然認識蔣爺說那是我的苗伯父怎麼弟台認識此人麼沈明杰說那是我的師傅蔣爺說這可真不是外人了請弟台過來我與你見幾個朋友先見展南俠然後大衆俱都一一相見蔣爺說我們大家裏面說話去罷沈明杰告訴過買看這匹馬夥計說你老只管放心丟失不了至裏面落坐蔣爺要請他飲酒沈明杰說剛纔吃過正然要走遇見他們三位比較膂力我在旁邊失聲一笑他們一罵我可實有得罪他們三位蔣爺說全是自己不是外人請問沈賢弟如今我苗伯父還在與不在明杰說已經故世三載有餘了蔣爺說原來他老人家歸西去了可惜可惜明杰問道如今我師兄苗正旺四哥你可知曉他在那裏居住不知蔣爺說不知正要與你打聽打聽沈明杰說這個忽然一怔說四哥我要知道怎麼與四哥打聽呢蔣爺說他們父子行事實係古怪幫着我拿住吳澤救了我們公孫先生顏太人要請他父子與他奏明萬歲至隱賢莊一找他們父子形跡不見由那時就隱遁了至今不見下落你怎問我苗正旺的下落原來沈明杰分明知道他的下落特意反問蔣四爺等到下文慢表沈明杰說你們衆位意欲何往蔣爺就把開封府丟印上朝天嶺找印的事說了一遍沈明杰說衆位若奔朝天嶺離我家中不遠倘有用着小可之時小弟情愿效勞我可不能在此久待還得回去預備我老母晚飯去哪蔣爺又細問了他的住處沈爺又說一遍告辭解馬匹乘跨回家去了蔣爺大衆也就起身直奔朝天嶺過馬尾江遠遠望朝天嶺走去忽聽見號炮連聲蔣爺說這是那裏開兵打仗哪看看臨近就看

見那邊旂幟招展隊伍交雜。這邊民團拿包袱當旂幟。蔣爺一眼就看見徐三爺在那裏指手畫脚。與南俠說怎麼三哥也在這裏。大衆趕奔前來。見了徐三爺。韓天錦與于奢說。瞧我們三弟在那裏與賊交手。哪。我們過去換替換替他。去于奢說。大小子你敢過去麼。韓天錦與于奢說。除非你不敢過去。原來他們走路。自己全都帶着各人的傢伙。二人一說。撒腿往前就跑。直奔殺場。天錦說。三弟閃開了。徐良剛把那二人三節棍削折。忽聽後面于奢趕上前來。七家弟兄。兩條十三節鞭。嘩唧一抖。兩條怪蛇相仿。天錦迎着七雲鵬。于奢迎着七雲鵬。這十三節鞭。在兵器之內。最利害無比。逢硬就撈灣。共十三節。全是鋼鐵打造。環子套環子。真得受過明人的指教。打的出去。還得回來。要收鎖人家的兵器。或進人家的傢伙。拍砸撲掃。皆是招數。單刀雙刀。雙鎗單鞭。遇十三節準輪。最怕的是鎗。三節棍。鎖子棍。狐狸鞭。這幾宗兵器。可贏十三節鞭。如今七雲鵬見于奢只柄雁翅鎗。又帶于奢幌蕩蕩。一丈開外的身量。心中就有些懼怕。使了個泰山壓頂。砸將下去。于奢並不橫鎗招架。往後一撒步。十三節鞭打空。將往懷中一抽。于奢用鎗往下一拍。只聽呱噹一聲響亮。鎗的雁翅。把十三節鞭掛住。盡力往懷中一帶。雲鵬嚇了一跳。也是盡力往懷中一帶。于奢趕奔前來。颼的就是一鏢。七雲鵬一歪身軀。剛剛躲過。于奢擡鎗就扎。此時十三節鞭與鎗也就兩下分開。然後奔于義。七雲鵬用掃堂鞭一掃。于義跳過。雁翅鎗復又打將下來。金永福。金永祿。看見七家弟兄要吃苦。這二人就躡下來。他們兩個本是飛賊。不會使長傢伙。每人一口單刀。趕奔殺場。此時韓天錦吃的苦已經不小。皆因七雲鵬蓋頂樓頭。往下一砸。韓天錦用鐵棍使了一個橫上鐵門拴的架勢。不料那十三節鞭。逢硬就撈灣。就聽嘩唧一聲。把那幾節。正碰在韓天錦脊背之上。說。哎呀。小子真打壓。七雲鵬也不言語。照樣兒嘩唧又打了一下。徐良看不過意。復又躡將上去。說。二哥你躲開罷。韓天錦方纔下來。七雲鵬不知徐良的利害。也是照樣往下一打。徐良刀往上一迎。嘩唧一聲。把鞭削去兩節。照樣又一打。又削去兩節。七雲鵬無奈。撒腿敗陣。徐良那裏肯捨。七雲鵬跑不甚遠。回首就是一鏢。徐良哎喲一聲。噯。咚栽倒。要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四品護衛山谷遇險 站殿將軍殺場擒人

且說徐良把七雲鵬的十三節鞭削去一半。七雲鵬就跑。徐良就追。七雲鵬一回手。把暗器掏出來。往外就打。早被徐良看見。慢說這是白晝。就是夜間。都能接人家暗器的。徐良一伸手。把暗器接來。往那裏一仰。噯。咚栽倒在地。把鏢還轉過來。使那個打暗器之人無疑。七雲鵬一見他這樣栽倒。就知把他打中。遂即轉身回來。要結果他的性命兒。忽見

徐良使了個鯉魚打挺一翻身說來也颯就是一鏢七雲鵬他那裏防範着有這樣一個招數也虧得自己躲得快當一矮身軀嘯的一聲正打在他抹額之上嚇的賊人胆裂魂飛撒腿就跑徐良緊緊一跟七雲鵬不敢歸隊撲奔正西進了山口過山梁徐良仍然是追二人直跑的力盡氣喘吁吁汗流夾背跑出總有五六里路忽然跑到平坦所在四面皆似大山是一個小村莊的樣子大約有二三十戶人家就見臨近那所莊院是柴扎竹籬門外站着一位武生相公看着二人看看臨近那人就進門去了七雲鵬被徐良追的無處可跑往西一拐那人剛進去正要關門七雲鵬把籬笆門推開進去央求那個武生相公在院中暫避一時讓徐良趕追過去然後再逃躡性命不料徐良早在籬笆牆外聽見他們裏面說話一縱身就從籬笆牆外躡進去了剛一脚踏實地原來那武生相公就在那裏等着呢那人一抬頭徐良就摔倒在地武生相公用磕膝蓋點住徐良後腰把他帶子解下來四馬倒攢蹄將山西雁捆好徐良說那一個是賊我是辦案追賊的相公怎麼把我捆上來那相公微微一笑並不答言揚長而去少刻有家人出來把徐良看上暫且不表且說戰場之上淨剩了七雲鵬被雁翅鎗圍裏後來金家弟兄到了七家那邊衆人也殺將過來蔣爺主意就是魯士杰沒過來此時蔣爺也問明白了徐慶與閻家結親之事聽了很覺着喜歡白芸生盧珍剛一過來就敵住金永福金永祿七雲鵬對着艾虎用十三節鞭掄開就砸艾虎七寶刀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十三節鞭削去兩節七雲鵬回身就跑一見他那鞭就是號令五百嘍兵一擁往上一裹長短的傢伙往上一遞只一陣好殺噲噲噲噲如同削瓜切菜挨着死碰着就亡轉眼間橫躺豎臥屍橫滿地血水直流帶着重傷死於非命不少金永福被魯士杰一鏢打倒韓天錦把他往脅下一夾回頭就跑金永祿被于奮用鎗杵打了一個筋斗就栽倒在地于奮一灣腰也就把他夾於脅下往回裏就跑七雲鵬一聲令下收兵就見那邊噹啷一棒鐺鳴衆兵丁如風捲殘雲歸奔梅花溝去了蔣爺說鳴鐺收兵兩罷干戈這邊的全都回來蔣爺這一來就有出主意的人了叫大衆分一半人回家中去取鐵鋤這一半人搬石塊壘牆子那一半人取鐵鋤到挖戰壕創立轅門人多容易做轉眼之間就壘了半截牆子挖了幾尺深的戰壕仗着是平坦之地不是山路工夫不大俱都挖好蔣爺教給他們站牆子傳口號按軍規營規的號令一般教閻正芳預備他們的燈籠火把換替着吃飯換替着巡更站牆子然後就在裏邊有一座大廟就作了他們的公所拿住的金永福金永祿帶上來細問他襄陽王的來歷這二人並不隱瞞就將王爺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問他們朝天嶺的地勢這二人也不隱瞞一五一十全都說了又問玉仙可會到了沒有回說沒有到蔣爺一威嚇兩個

人這二人說。我們已然被捉。我們不說。白受些刑法。索性有什麼說什麼倒好。只要問完了。求老爺們給我們一個快刑。蔣爺又問。白菊花在你們這裏沒有。金永福說。不但不在這裏。我們連認識他都不認識。蔣爺說。也不殺你們兩個。只要我們把大事辦完。還放着你們兩個。只要你們改邪歸正。就算好人。又派人把這二人看起來。不叫缺少他們的吃喝。然後大衆就在廟內吃飯。都是閻正芳的預備。蔣爺問閻正芳。上朝天嶺的道路。你可去過沒有。閻正芳說。一概不知。誰也沒往裏邊去過。蔣爺又問。這後山可能上去麼。閻正芳說。上可是上得去。就是繞的道路太遠。非由汝寧府過去。走後山六十里路。到山頂之上。還有三十里路。到了那苗家鎮。立着個交界牌。山上的人。不許私過交界牌。往下。下面不許過交界牌。往上。這交界牌上面。是山上的人。看着交界牌上面。有苗家鎮的人。看着如要私走過交界牌。准其拘獲。蔣爺問。這是什麼緣故。閻正芳說。這苗家鎮有我們親戚。是我們一個連襟姓苗。叫苗田雨。他們姓苗的人。甚多。全是打獵爲生。他們常常打野獸。有用三眼鏡的時節。他們山上聽見三眼鏡一響。就疑着有官兵抄山。因爲此事。打過好幾回仗。山上全都是敗仗。有我們親戚來給說合着。立了一個交界牌。從此不許犯界。若要上這後山。非從此處不能過去。蔣爺說。除此之外。別沒有便道嗎。閻正芳說。除此之外。別沒有便道了。蔣爺說。既然這樣。今日晚間。從前邊探他這個嶺去。閻正芳問。誰可探去。蔣爺說。我去探去。閻正芳說。從那裏去探。蔣爺說。由前邊水面去探。閻正芳說。不行。十里地面的水。還有許多的消息。哪蔣爺說。方纔這個金永福。不是說過了麼。就是那滾龍擋捲網水斗子。全不要緊的事情。巡江太尉李珍細白蛇阮成兩個人說。我們同你老人家一路前往。如何。蔣爺問。閻正芳。他們二人水性怎麼。閻正芳說。我是一概不曉。打量着可以。蔣爺又問。你們兩個人在水中能看多遠呢。李珍阮成二人齊說。能一丈五六。赴水十里地。絕不能乏。蔣爺說。那可就行的了。艾虎在旁說。四叔我也跟了去。蔣爺說。你在水中。又不能睜眼。去作什麼。艾虎說。又不是在水打仗。睜眼何用。我也能赴十里地的水面。不之。開海雲龍胡小紀說。我也去。蔣爺說。你們這幾個人去。誰也不能顧誰。大家點頭。蔣爺說。瞧瞧徐良回來了沒有。衆人說。沒回來。哪蔣爺說。他往那裏去了。于義說。我見他追下那個使十三節鞭的人去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是閻福閻泰說。叔父我們出去。把閻勇閻猛兩個哥哥的屍首找回來了。閻正芳一聽。心中好慘。說苦命的兩個孩兒。倒是怕我出去有險。不料你們兩個人。反死在戰場。蔣爺說。老哥哥也不必悲慘了。等我們進京之時。必然奏聞萬歲。閻正芳說。那倒不必。也是他們兩個人命。該如此。隨即吩咐。把他們屍首用棺木盛殮起來。蔣爺說。事不宜遲。咱們探朝天嶺的起身罷。又告訴閻正芳與展南

俠派他們這些人前後夜值更正說之間有人進來告訴說梅花溝牆子上先前有許多燈籠方纔全都撒將下來黑洞洞有許多船隻把他們渡進銀漢島那個竹門去了蔣爺說這可好辦了蔣爺與展南俠借那一口寶劍展爺把兩刃雙鋒交給蔣四爺蔣爺問你們幾個人有雨衣沒有李珍阮成胡小紀齊聲說有艾虎說我沒有蔣爺又問你有油布沒有艾虎說我沒有雨衣那裏來的油布蔣爺叫閻正芳給找一塊大大的油布來不一時取來交給艾虎爲的是好包他的夜行衣靠與白晝的衣服艾虎把夜行衣帶好七寶刀跨在腰間蔣平李珍阮成胡小紀都帶了自己應用的東西辭別大衆南俠囑咐千萬小心蔣爺說不勞囑咐出離廟外一直往東北繞過梅花溝又撲奔西北來至水面大衆換了水行衣靠探朝天嶺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蔣平率大衆削刀破擋 李珍與阮成被獲遭擒

且說蔣四爺帶領大衆來至朝天嶺的水面艾虎把長大衣脫將下來剩了汗衫中衣赤着雙足把脫下來的衣服全拿油布包好把刀插在腰中背着包袱蔣爺等把水衣換好也是用油布把衣服包好把寶劍背上先就跳入水內試試水勢如何蔣爺見那水勢狂蕩復又翻將上來告訴這幾個人說大家可要小心水勢過狂衆人說不勞四叔囑咐自己小心自己爲是一個個俱都跳入水內好容易趕來趕去纔趕到了銀漢島兩邊的島口一邊是連雲島一邊是銀漢島那兩個島口當中就是竹門此時竹門緊閉竹門之下全是柏木樁子樁子之上全有利刃鋼刀惟獨那竹門底下也沒刀頭也沒樁子所以爲他們行船他們出入把門一開走必由之路倘若別有不知的船隻要奔竹門碰在柏木樁子又有刀又有樁子就能將船隻損壞蔣爺看得真切往上一翻身子露出水面幾個人也都上來蔣爺低聲告訴千萬別走當中就往兩下一歪小心碰在樁子刀上這一進了這竹門可就不能說話了衆人說我們多加小心就是了蔣爺在先魚貫而行一個跟着一個攢入水內進了竹門一看前邊這個滾龍擋晚間一看猶如一條烏龍相似咕嚕嚕的亂轉原來可着閘口多寬這個滾龍擋就豎多長木頭心子上面包着鐵這擋上有一百二十把鯉魚頭的刀上面有十二個大輪子輪子上面也有刀頭又有十二個撥輪子上面有水斗子水斗子的水往下注在水磨上水磨一轉撥輪子就轉撥輪子一轉管輪子就轉管輪子一轉那橫擋就轉若要出入船隻之時把水斗子塞住那滾龍擋就不轉了那擋有兩根粗大的鐵練上有轉心活鐸子只兩根鐵練直通在上面南邊那根在銀漢島上有九間勾連搭的房子裏面有四把大花轆轤有一根鐵樑那練子也在練上挂着他們要出入船隻之時把轆轤一鬆水

斗子一塞，那滾龍擋，沒有水斗子，往下注水，自然的不轉，鬆鐵練往下一沉，他們的船隻聽其出入，等着無事之時，將兩邊的轆轤一齊往上一絞，仍然是把那滾龍擋按放舊位，把水斗子塞子一撒，那滾龍擋又轉起來了，那擋一轉，這擋上的刀上面蹭着水，都是斜擺着，鯁魚頭的披水刀，下面不能到底，底下單有捲網，就離劈水刀不遠，南北西三面，這捲網上下，全有牆子，若要收滾龍擋之時，必先放捲網，若要提滾龍擋上去，也得把捲網提將上去，如今蔣四爺一見滾龍擋亂轉，下面一塊捲網，若從捲網上頭過去，正碰在滾龍擋的刀，若從捲網底下過去，正碰在南北西三面牆子上，蔣爺回身把大眾一攔攔出水面，叫艾虎把七寶刀給胡小紀，叫李珍帶着艾虎，皆因他在水中不能睜眼之故，蔣爺低聲告訴胡小紀，用寶刀砍捲網的四面轉心鐮子，然後把滾龍擋的刀全都削折，可別全削折，留半截，我們就過去了，胡小紀點頭，二人復攢入水中，胡小紀在北，蔣爺在南，先把捲網的南北兩個轉心鐮子，用刀劍剝折吧，嘩一聲，捲網沉入水底，到滾龍擋把鯁魚頭劈水刀，噠噠噠，全都把那刀削折，那擋仍然還是亂轉，把管輪子上刀頭也盡削折，奔中平寨，蔣爺在水中，拉了阮成一把，阮成告訴李珍、艾虎，復又攢入水面，過滾龍擋，又到兩個島的二道山口，類若一個大橋，相仿三個甕洞，橋上邊就是中平寨，這座寨正迎着水面，十五間房子，兩旁邊有雁翅，托寨內有一家寨主，名叫入河太歲楊平滾，有四員偏將，那寨的門外當中有一個架子，上面有一個大燈，是一個圓筒，類若帽盒，粗細照徹著前邊，竹門裏頭，水面若有細作前來，好結果他們的性命，白晝換上千里眼，只幾個人奔到中平寨下，不敢往上瞧，看撲奔當中的空橋，將要出去，原來那邊可有三個橋洞，全是捲網，仍然用寶刀寶劍砍得粉碎，然後把南北兩塊也都砍得粉碎，五位分波踏浪，蹬水直奔正西，在水赴了有兩箭之遙，纔將上身露出來，回頭一看，中平寨西面，全有來往巡更之人，聽了聽，天交四鼓，蔣爺見這水面上來往全是小紅燈籠，都是些小巡船，一個船上三四個人，一個燈籠，一面銅鑼，預備的撈網子，撈鉤，又往正西一歇，臨河寨還離甚遠，就聽見也是梆鑼響，蔣爺與他們商議說，我們暫且先回去罷，艾虎說，縱然就是回去，我們也到那邊看一看，臨河寨再走，李珍、阮成、胡小紀全都愿意，蔣爺只得點頭，復又撲奔正西，好容易到了西北，說水面十里，不到十里，東至馬尾江，西至臨河寨，想此時他們這是從銀漢島那裏下來，焉能數十里地，到河沿見那些船隻，一行行一排排，實係甚多，躲着那船隻上岸，脫水衣，換白晝服色，艾虎換了夜行衣，把寶刀從胡小紀手中要來，艾虎告訴蔣爺，胡小紀他不會躡高縱低，叫他給我們看衣服罷，蔣爺說，既然這樣，你就在此處，找了一個山窟，告訴胡小紀，千萬別離開此處，衆人都在這裏會齊，蔣爺、艾虎、李珍、阮成四個

人撲奔正西，身臨切近，見周圍全是虎皮石牆，有柵欄門，坐北向南，門外東邊五間房子，西邊五間房子，裏面有坐更之人。此時柵欄門已然關了，上面全有五股倒鬚鉤的叉頭冲天。蔣爺四人全都躡上牆頭，一看院子甚大有東西房一排一排，房屋甚多，原來這臨河寨有二百人，全是水旱奇能的嘍兵。晚間有在船上的，有在寨內的，全是廖習文、廖習武兩個人的調動。又有三層正房，就分爲前中後三寨。在這三層の後頭，有一個高臺，高約三丈六尺，上面一根竿子，上面有一個順風旂子。若要到船，隨風都往這裏瞧看。下有一個四方大刁斗，這刁斗足可以容得下十二個人。晚間另有軟梯，上面有坐更的。白天上有瞭望的。這四個人，見裏面頭層上房燈光閃爍，別的屋中也有燈光。四人躡將下來，往四下一分，直奔上房。蔣爺、艾虎在前，李珍、阮成二人在後。見後面也是大覆窗戶，二人把窗櫺紙截了兩個窟窿，往裏窺探。見有兩個人，一文一武，全是白臉面，在那裏對坐說話。約有三十多歲，旁邊站着數十個人，俱是嘍兵的打扮。說今日之事，實在是想不到。若論寧夏國來的這五百人，雖不能一人敵十人，十人敵五人，不料我們兩家金寨主被人活擒去了，兩個也先鋒丟了一個。如今也不知去向。可見三千戶真有能人，哪甚麼一時之間就有開封府的兵幫着他動手，只也就奇怪了。那人說：這樣看起來，今天這頭一戰就不吉祥。若不是你這個主意，把也先鋒放進竹門，連那幾百人，今天晚間要是三千戶一起營，還怕得打一個敗仗。哪靠起現壘的牆子，又擋得什麼人。現今把他們調進我們寨中，准能保住性命。如今也先鋒見我們大寨主去，也沒有回信。那人說：準是被大寨主留在大寨了。今晚我們這裏還得防範纔好。那人說：我們這裏不能來頭一件中平寨。他先進不來，縱然就是進來，絕不能到我們臨河寨。別處山路，又不通着這裏。再說今天我們三寨主帶着兩個女扮男裝的是誰。正在甯夏國兵丁渡河之時，他們也亂擠上船來。我想又不是好事。那人說：甚麼你還不知道。那兩個就是圍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兩個妹子。你聽見說，他把開封府的印盜了來。哪蔣爺與艾虎在外面全聽了一個真切。後面李珍、阮成也都聽見。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後面那刁斗上，噹啷啷一陣小囉亂響。裏邊廖習文、廖習武聽見小鑼一響，俱都站起身來，往外就走。衆人也跟着往外，就走出屋門，下堦石，往東西兩下一分。此時蔣爺與艾虎俱都躡出東牆之外。李珍、阮成忽聽後邊刁斗小鑼一響，心中一驚，又見裏邊的人從屋中出來，二人將要走，不料習文、習武就到了後邊。習文說：有人習武一回手，將刀亮出來，就奔了李珍、阮李二人，也就亮兵器。阮成剛一拉刀，撲咚一聲，就摔倒在地。淨剩李珍一個人與習武交手。跟出那數十個人過來，將阮成捆上四馬倒攢蹄。李珍動手繞了三四個灣兒，未分勝敗，也不知那裏來了一隻暗器，噴

唻一聲，正針在左腿之上，撲咚一聲，也就摔倒在地。習文說：「捆上那幾人，又過來將李珍捆上，又聽那刁斗換了大鐸聲音，不是那小鐸響，噹噹噹一陣大鐸響，這裏一聲令下，大呼拿人，各屋中的嘍兵，此時也有睡着的，旁人將他叫醒。登時一陣大亂，齊聲嚷叫拿人。此時艾虎與蔣爺他們的腿快，全躡出牆外，先奔山窟窿，找胡小紀來換水衣，全將水衣換好，就只見李珍阮成回來，展眼間，忽聽鐸聲振耳，喊叫拿奸細呀，並且連方位都說對了，說往正東走了，往正東追趕，你道這是什麼緣故？皆因是這個刁斗上，指看他們暗令子，人要在北邊，是打小鐸，人要在南邊，是幌銅鈴，人要在東邊，是打大鐸，人要在西邊，是打鼓，也算蔣爺身法快當，進去之時，全沒瞧見，後來李珍阮成，往後一繞，刁斗上纔看見了，篩小鐸，如今篩大鐸，開寨門，嘍兵抄傢伙，直奔正東，這一團裹上來，要問蔣爺艾虎胡小紀怎樣脫身，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殺道士 寨主有意要姑娘

且說蔣平艾虎胡小紀，見嘍兵撲奔前來，隨手就要拉刀，迎將上去，蔣平一攔說：「我們先下水去，爲是我，共三個人，倘若被捉，豈不誤了大事？」艾虎說：「他二人既然被捉，我們要回去，可不是道理。」蔣平說：「我自有主意。」艾虎點頭，三個人同走。蔣平拿着李珍阮成的兩套水衣，鑽入水中去了。嘍兵打着燈籠火把，就是眼前大亮，遠方可看不真切，故此蔣平他們下水，誰也不能看見。衆嘍兵撲空，連廖習文廖習武，找了半天，只可復又回來。廖習文吩咐把拿的兩個人帶上來，細細拷問。嘍兵答應一聲，把李阮二人五花大綁，捆定，就是鬆着兩條腿。嘍兵早把那枝袖箭拔出來，交給廖習文。原來這二人，全是廖習文拿住的，論說他可是文人打扮，每遇動手，他也不會躡高縱底，若要交手，他左手有一根檀木拐，全憑右手袖箭。他這袖箭，是兩個洞兒，要一交手，專打來人的兩目，用一枝就打一枝。若論他腹內文才，也是十分甚好。只後面的刁斗，就是他的主意。此時把李珍阮成往上一推，嘍兵說：「跪下。」李珍阮成二人，焉能與山賊下跪，哼了一聲，說：「那個跪下，休要多言。」如今我二人，既然被捉，速求一死，依着廖習武，把他們推出去砍了。廖習文又說道：「待我問問，轉面向李珍說：你們二人，同那個一夥來的？大概獨自你們兩個人，也到不了此處，必還有別人。只要你說了真情實話，我必開發你們一條活路。」李珍說：「事到如今，我們也不隱瞞，實是同着三位護衛前來，提起來，大概你們也都知道。一位是翻江鼠蔣平，一位是小義士艾虎，一位是開海雲龍胡小紀。廖習文又問：你們兩個人，叫什麼名字？阮成說：大丈夫行不更姓，坐不更名。這位是我哥哥，姓李名珍，外號人稱巡江太歲。我姓阮名成，外號人稱細白。」

蛇。廖習文說：「難道你們沒走中平寨麼？」阮成說：「正走的是中平寨，又問怎麼過的滾龍擋？」阮成說：「被翻江鼠給你們損壞了，他們三個人是來探山，我們兩個人是尋找朋友。」廖習文說：「你們找那位朋友，姓甚名誰？」阮成說：「找的是徐良，那是我師傅的門婿，就因為保護三千戶的村子，與你們那個使十三節鞭的交手，如今不知下落。」我們找他來了，廖家弟兄一聽，滾龍擋損壞，二人吃驚，非小廖習武說道：「不把他殺了麼？」廖習文說：「不可，也不管滾龍擋損壞，我們既拿住他們，總是奸細，解到大寨主那裏，為是廖習武說，也是個主意，我解着他走。」廖習文說：「使不得，等至明日早晨，再解他們走，不遲。」此時要走，還怕他們有夥計，在路上等着，遇見反為不美。廖習武就依他哥哥之言，叫眾人看守李珍、阮成，暫且不表。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單提金弓小二郎、王玉，帶領着東方金仙，由團子城一走，出了葦塘，等了半天，玉仙、王玉，哄着金仙說：「玉仙頭裏走着，也是有的，我們上黑虎觀去等罷。」金仙無奈，跟着奔走，曉行夜宿，非止一日，行到黑虎觀，天有初鼓，光景叩門。小道士出來，把他們讓將進去，直奔鶴軒，一打聽，趙元貞、孫元清全沒在廟中。王玉叫小道士拾奪東跨院，他們就搬在東院去住。當日晚間，也沒叫預備酒飯。次日早晨起來，金仙給老道二十兩銀子，叫他們給預備飯食，吃完早飯，叫王玉出去打聽哥哥與妹子的信息。王玉出去，晚間回來，告訴金仙說：「石龍溝有人劫了囚車，金仙說：『可不知道是什麼人劫的。』」王玉說：「明天出去，再細細打聽。」到了次日，去了一天，也沒回來。到了第三天，王玉方纔回來，就把京都城裏頭剛的東方亮，述說了一遍。金仙一聽，放聲大哭，說：「哥哥是死了，妹妹又丟了，嚇嚇叨叨的念道：『可巧這個工夫，』」小道士過來送茶，這些言語，全被他聽去了。方知曉金仙是一個姑娘，自己也沒顧得送茶，復又回去。這個道士叫青風，他有個師弟叫明月。今年一十九歲，頗通人事，自從知曉此事，整整的盤算了兩天。到第三天晚上，又往東跨院，暗地窺探，如要看出他們的破綻，把他揪住，男女不分，總得與我說些好話，就直奔窗戶，他又不會本事，脚底下一發沉重。金仙在內，就問外面是什麼人，連問了數聲。小道士並不敢答言。金仙一掀簾子，往外一看，小道士一瞧，此時他就是女子的打扮，用手一揪，說：「這可得了，我等師父回來，告訴我師父，你敢是一個女子，哪？你同王三爺是怎麼件事，事情呢？我要給你們壞了。」金仙一聽，氣往上冲，一抬腿，嘆咚一聲，就把小道士踢了一個筋斗。那練子錘就在腰中圍定，小道士一嚷，金仙摘下練子錘，對準腦袋吧啷一聲，就打了個腦袋迸裂，死於非命。王玉往外一看，說：「你這是何苦？」金仙說：「他要喊叫，我不結果他，等待何時？」王玉說：「這也沒有別的法子，我們走罷。」二人立刻拾奪包裹，行囊帶上兵器，金仙再換男衣服，等到天亮，二人不管死屍，跳出牆外，將要撲奔正西，忽見由東邊來了一條黑影。

看看臨近，低聲一叫，是姐姐麼？原來是玉仙到了，皆因得了開封府的印，二次又去行刺大人，被大眾追跑，不知紀小泉被捉，仍從馬道上城，由城牆外面下去，直奔店中，躡房而入，開了扞管，推門至屋中，把印掏出來，換上男子衣服，淨等着紀小泉候至天色微明，並無音信，自己一想，天光一亮，原似兩個人住店，怎麼剩了一個人，他要一盤查，我無言對答，不如逃走，爲是就把行李包好，所有的東西連印俱都帶上，將門倒扣，仍是躡牆出去，順着大路，直奔商水縣，而來一路，想念紀小泉，大概準是凶多吉少，孤身一人，又不能救他，只可投奔黑虎觀去，到了商水縣，打聽道路，那晚撲奔黑虎觀，到廟之時，天就不早，遠遠的看見由牆上躡出兩個人來，近前一看，是姊妹二人對叫了一聲，金仙站住，兩個人見面，拉住手對哭了一場，王玉在旁勸解二人收淚，玉仙給王玉道了一個萬福，他還了一揖，王玉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尋了一個樹林裏面，背着王玉，玉仙告訴金仙私通紀小泉的話，都說了，刦囚車得印，紀小泉被捉，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又問金仙的來歷，金仙那把姊妹失散，到黑虎觀，並怎麼殺死道士，述說了一回，玉仙說：「事到如今，怎麼方妥？」金仙又把玉仙這些言語告訴王玉，一回，王玉問他：「如今是怎麼個主意呢？」金仙說：「他也無法。」王玉說：「這可一同上朝天嶺罷？」玉仙點頭，又將印拿出來，三人觀看了一回，仍然交給玉仙，由此起身，到了白晝之時，金仙換上男子衣服，一路之上，曉行夜住，到了朝天嶺，正是那些兵丁過河進竹門的時節，他們方到，也跟着上了船，進了竹門，過中平寨，又到臨河寨，奔大寨，四十里路，一段一段的，都有人迎接，三寨主到了頭道寨柵門，到了中軍大寨，王玉叫嘍兵先領女眷上後院去等候，親身至大寨，見王紀先王紀祖行禮，又見上面坐定一人，面似藍靛，濃眉虎目，有王紀先引見了，就把寧夏國王爺那裏派來的先鋒官姓七，叫七雲鵬，怎麼開兵打仗，怎麼金家弟兄被捉，那位七先鋒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又向七雲鵬說：「只是我們三盟弟，外號人稱金弓小二郎，王玉的便是，彼此對施一禮，然後落坐。」王紀先說：「三弟去上南陽府，爲何這時方纔回來？」是何緣故？王玉就把始末根由，如此這般，細說了一回，王紀祖又說：「如今開封府印信，賢弟得在手中了，王玉說：「不在小弟手內，還在玉仙手中，拿着哪？」王紀先說：「這個金仙，算是從了你了，這個玉仙，你們在一處，大概也從了你了罷？」王玉說：「大哥不知，這個人性情古怪，雖是女流之輩，眉皺就要殺人，我雖私通他姊妹，與他連半句錯話，都不敢說，大寨主說：「我今正少一個壓寨夫人，若要三弟與他姊妹提說，說有他姊妹作主，大概準行。」王玉說：「只件事情，小弟可不敢應承，等我慢慢與他說着去，說畢告辭，回奔自己東院，見着金仙，玉仙，他們已經從新換了女妝衣服，這山中寨主，本沒有壓寨夫人，就是王紀先，他們有兩個侍妾，在後面居住，有幾個

丫頭婆子，王玉現從他們那邊，借了兩個丫頭婆子，服侍金仙、玉仙。且說玉仙進屋內，金仙迎接，至晚間方纔提大寨主，有意要收玉仙，作壓寨夫人的話，說了一遍。金仙說：那可怕不行罷？等明天我慢慢探他的口氣，但能應允，倒是一件好事。到了次日，玉仙奔了大寨，與王紀先、王紀祖、七雲鵬，一同用早飯，忽見廖習武從外面進來，見大眾行禮，眾人俱都讓坐。廖習武說：拿住兩個奸細，請寨主發落。又提損壞滾龍擋一節，大家一聞此言，呆癡癡發瞪。王紀先直氣得破口大罵，喊把二人綁進來。嘍兵把二人推到屋中，王紀先一見氣沖兩肋，吩咐推出去砍了，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當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且說王紀先聽廖習武之言，就把李珍、阮成推出去斬首。王紀祖說：且慢，這兩個就是三千戶。閻正芳的徒弟，據我看這兩個，也是無能之輩。如今三千戶住着，可是有能耐之人？就是翻江鼠的水性，天下數着第一。那滾龍擋，準是此人損壞。少刻待小弟看看去。方好，只兩個人暫且免殺，拿他們作個押帳。倘若我們金家弟兄未死，說明了兩下對換，比殺了他們不強麼？王紀先說：既然這樣，把他們赦回來。王紀先本來打算要問問他們，由京都來了多少人，可巧這時楊平滾到。王紀祖一聲吩咐，把兩個細作押在後面。楊平滾到了面前，請罪。王紀祖叫他坐下，細問那滾龍擋，怎麼損傷的。楊平滾說：滾龍擋上面所有的刀，俱剩了半截。輪子上的刀，也剩了半截。共壞了四塊捲網。王紀祖說：那就不好了。你們晚上連白晝多加防範纜好。楊平滾說：還有一件事情，巡船帶進兩個人來，如今帶在寨柵門外聽候。寨主爺令下，王紀祖就問：是兩個什麼人？回答有一個是南邊口音，帶着個從人，那蠻子口音聲聲說是南陽府的知府，姓臧，叫臧能，拿着洛陽縣姚家寨二位寨主爺的書信，求見寨主爺。望寨主爺吩咐。二位寨主俱是一怔，說：我與此人素不來往，不如打發他去罷。王玉答言說：二位哥哥不可。這個人我在團城子見過一次。此人懷抱錦繡，腹藏經綸，我們這山上正缺少這樣一個幕友。王紀先一聽，吩咐一聲：請從外面進來。是一主一僕，進了大廳。臧能就要下跪。王玉站起來，用手把他擺住，說：不敢當。臧能一看王玉說：王賢弟久違久違。王賢弟帶我見一見寨主爺們。王玉帶着他，全見了一回禮，給他看了一個坐位。王玉問他的來歷。臧能就把書信掏出來，遞將上去。王玉接過來，交給王紀先，並沒打開觀看。叫臧能說他的來歷。臧能說：我皆因交結東方亮，賠上我一個知府，我拐了皇上家的印信，我妻子懸樑而死，無處可奔，逃在姚家寨。晏賢弟也沒在那裏，他說他們地方窄狹，交給我一封書信，投奔到你們這裏。望寨主爺收

留我必當効犬馬之勞。王紀先聽他說話謙恭，心中有些不忍。王玉在旁說道：「大寨主暫且留下，他在我們山寨之中，大大的有用。」王紀先這纔把他留下。楊平滾告辭，回他的汛地去了。王紀先吩咐擺酒，臧能這人可惜用歪了，作了一任知府，如今居在山賊之下，並且山賊又是個渾人，並不懂得敬賢之道。他就低頭忍耐，心中想道：「只一時你們看不起我，等着得便，出一個驚天動地的高招兒，你們全寨之人，纔賓服於我哪？」就坐了一個末席，飲着酒。他專能看眼色行事。酒過數巡，問王紀先說：「兄台身居帥位，又是八路總先鋒，王爺一到之時，合兵一處，就得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若論升帳之時，令出山岳動，言發鬼神驚，執掌生殺之大權，若論兩下交鋒打仗，總要仰面知天文，低頭識地理，用兵講的是攻殺戰守，就是安營下寨，都看明地理，靠山近水，選平坦之地，不能受水火之災。然後講的是排兵佈陣，關引埋伏，所有的兵書戰策，不知寨主爺所讀的那家戰策？」王紀先聽他這番言語，早有十分愛惜，暗暗誇獎此人。說臧能先生實不相瞞，我是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不然方纔那封書信，我連瞧看也沒瞧看。臧能說：「小弟不才，倒看過孫武十三篇，武侯兵書，王紀先說：『不料先生有此大才，失敬失敬。』讓先生上坐，臧能說：『不敢用我為謀士，倒可以我不敢上坐。』常言帥不離正位，遂叫他換了王玉那個坐位。王紀先說：『現時我就有一件為難之事，在先生跟前，領教領教。』臧能說：『不，是我學生說句大話，只要有什麼為難之事，只管對學生說來。』王紀先將要說一翻眼，又對着王玉講話，說：『昨天晚間，我與你說的那個事情，行與不行，王玉說話已然明白了。我還沒見着回信哪？』大寨主說：『煩勞三弟，你去打聽打聽。』王玉只得站起身來，告辭出去。大寨主復又與臧能說話，就把金仙私通王玉，自己要收玉仙，作個壓寨夫人，怕他不從，煩勞先生給出個主意。臧能微微一笑，說：『這有何難？』大寨主一聽這句話，如得珍寶一般，連忙領教。臧能說：『無論他怎麼不從，我學生會配一樣藏春酒，別管他是怎麼不從，只要把酒吃將下去，他是慾火上焚，見着男子，他是騰身自就。我這酒，當初孝敬過安樂侯爺，大寨主一聽，歡喜非常，又問：『若配此酒，可得立刻就成。』臧能說：『至少也得三天，方能。』有酒力，王紀先說：『就是三天，也不為遲。』正在說話之間，王玉回來，大家讓坐，斟上酒。大寨主又問三弟：『我那事，怎麼樣了？』王玉一皺眉說：『不行。』他姊姊苦苦相勸，他說：『他與紀小泉私通，立志至死不嫁。二夫若要說急了，他非死不可。』臧能就在旁哈哈一笑，說：『無妨。我自自有道理。』王玉說：『領教先生高明主意。』臧能說：『他手內不是有開封府的印麼？就說大寨主沒看見過，叫他給大寨主親身送過來，作為看印，恭而敬之，正顏厲色，等至三天，我將酒配成，作為請他吃酒，還有一件大事，寨主派人去水寨留話，紀小泉倘若趕來，叫他們水寨不用報將進來，要他的性命，千萬別叫玉仙得信。』王玉

連連稱讚。先生高明，復又辭席去了。王紀先說：「我這裏還有一件爲難事，先生給出個主意。」臧能問：「還有什麼事情？」王紀先就把李珍阮成破滾龍擋的事情說了一遍。臧能說：「此人不可殺他，我寫一封書信送到三千戶，與他們兩下交換。容他們先放我們的人，然後再放他們。」隨着給他一暗器，也就把他們結果性命。大寨主請想：「此計何如？」王紀先說：「好，可是好，只是小人意見，我們就依了臧先生。只個主意，王玉出去，工夫不大，復又回來，說印是他自己拿着，親身交給大哥。一看寨主說：『好，復又吃酒，直吃到掌燈時候，方將殘席撤去。大家又敘了一回閒言。臧先生催王玉請姑娘來一見。』王玉來到東院，一問金仙，金仙無奈，復又出去，奔西上房，見玉仙在炕上躺着想事。金仙說：『妹子，王寨主等着，要看那顆印，你怎麼還不起來？』玉仙不肯起來，金仙苦苦相勸，這纔起來，梳洗打扮，慢騰騰打扮三鼓多天，方纔拾奪好了。前邊又是臧能出的主意，教王紀先派了四個丫頭，四個婆子，打着八盞嵌紗紅燈，一對一對迎接玉仙來了。玉仙早就把裏邊衣服，用汗巾扎住了腰，暗中把練子掣藏在腰中，倘若他們要霸佔自己，一翻臉就拉練子掣拚着這條命，與他們較量較量。原來玉仙早就聽出大寨主沒安着好意，自己心中想着，已經配了紀小泉，他若有命作個長久夫妻，他若無命，絕不改嫁別人。金仙在前，玉仙在後，對對紅燈，前邊引路。王玉先來送信，王紀先等一見金仙露面，後面就是玉仙，大衆迎出廳外。大寨主一見玉仙，恰若天仙一般，打扮得齊齊整整，輕搖玉體，慢款金蓮。玉仙行至階台石下，要與寨主爺行禮。王紀先把他攔住，請至廳中落坐。大衆看看無不喝彩。玉仙把印拿出來，交給金仙，金仙交給王玉，王玉往上一遞，臧能此時也把那印拿出來，放在桌上一比。大寨主剛一看印，外面一陣大亂，嘍兵進來報說：「寨棚門外草堆失火，衆人一驚，俱都出來看火，要問此火是誰人所放，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嶺上得寶印 連雲島下見水衣

且說玉仙把印一獻，臧能也把印拿出來，剛要比，嘍兵進來報說：「寨門外失火，衆人一聽，都要到外面觀看。外面嘍兵亂嚷，聲如鼎沸，立刻吩咐掌燈，火大，寨主、三寨主、金仙、玉仙一齊出來。這就有拉兵刀的一看，裂燄飛騰，嘍兵喊成一處。原來是蔣爺暗用調虎離山計，蔣爺頭天回去，直到中平寨外，過了竹門，撲奔銀漢島上了岸，更換衣襟，直奔三千戶轅門，進了大廟，見着衆人，就把探山寨的話，一五一十學說了一回。大家一聽，好生利害，又聽丢了李珍阮成，定是被他們捉住了。閻正芳一聽，暗暗着急，蔣爺說此事，但請放心，他二人既然被捉，咱們這裏還有他們兩個人，明日寫封書信去，與他們調換。大衆一聽，倒也合乎情理。徐慶問：「你們去了半天，也沒到中軍大寨，蔣爺說水面離中軍。」

大寨還有四十里路。我們走在那裏。天光一亮。我們藏躲在那裏。故此未敢上去。要到大寨。非明天不可。聞正芳吩咐擺酒。衆人吃酒不提。到了次日。展爺催蔣四爺寫書信調換。蔣爺又一議說。索性等至今晚間。到大寨探明虛實。然後再與他們調換。我說句喪話。倘若二人沒有命了。與他們調換。豈不是上當。展爺也就依了蔣爺的主意。到了晚間。吃畢了晚飯。天將昏黑。蔣爺帶着胡小紀。艾虎起身。忽見外面有人報將進來說。咱們牆子外面有兩個人。一個姓胡。一個姓鄧。求見你老人家。蔣爺吩咐叫他們進來。二人往裏一走。蔣爺一見。又來了一對膀臂。原來是分水獸鄧彪。胡列。蔣爺問你們兩個人從何處而至。那二人提到開封府。聽見丟印的信息。趕着奔到這裏來的。蔣爺說。你們來得甚巧。這裏正缺少會水之人。立刻就走。蔣爺仍然借南俠的寶劍。艾虎拏了阮成的水衣。大家囑咐衆位小心。衆人說。不勞叮囑。一齊出廟。過了轅門。繞過梅花溝。來至水面。大家換上水衣。就自己的衣服。拏油布包好。斜背在背上。躡入水內。分水獸水直到竹門。由滾龍橋底下過去。過了中平寨。忽然迎面來了一隻船。由北往南。又有一隻船。這邊問是誰。那邊答應是我。又問。小心。那邊說。留神。二船一錯。彼此過去。蔣爺在水中一拉胡小紀。與鄧彪胡列。一指對面。那隻船上。三個人彼此會意。容那隻船臨近。蔣爺同着衆人。往上一躡。船上人剛要喊叫。噯。噯。噯。噯。四個人全都廢命。艾虎也就上了船。說。四叔。你好大胆子。蔣爺說。活該咱們應當少走幾步。大家都在船上。撥轉船頭。直奔正西來了。艾虎說。倘若要遇見人家船。一問。咱們有何言對答。蔣爺說。你不用管。跟着走罷。果然正往前走。就見來了一隻船。對面船上有人叫問。是誰。蔣爺說。是我。那人說。小心。蔣爺說。留神。二船一錯。彼自過去。艾虎說。四叔。心眼真靈。直到西岸。不敢奔人家。船隻去偏了。正北。找了一個僻靜的所在。就在船上。把水衣脫將下來。換好自己利落衣襟。仍然是找了昨天那個山洞。把水衣寄在山洞之內。却順着邊山。往上就跑。施展夜行術。就是蔣平。艾虎。胡小紀。胡列。鄧彪。五個人。大家跑得不慢。看看來到寨門。蔣爺叫胡小紀。胡列。鄧彪。三個人。在此等着。蔣爺。艾虎。一歪身。躡上了東牆。一往下看。還有一道寨棚門。蔣爺看見有五堆草垛。打了個手勢。奔上房而來。躡上房去。扒在房簷。往下觀看。正是裏邊說。玉仙。少刻就來。賊能給出主意。說。玉仙。要是把印拿出來。大衆給他一路鬼渾。可別叫他再拏回去了。大衆點頭。蔣爺同艾虎。上房。奔到東牆之外。告訴胡小紀。鄧彪。胡列。說。你們按着舊路。在前邊等我們去罷。若等不上。你們先下水回去。三個人答應。往正南就走。蔣爺同艾虎。復又進來。教艾虎。上草垛。蔣爺在大房後頭一扒。故此金仙。玉仙。剛到屋中。掏出印來。大衆一看。正在此時。火起。嘍兵報將進來。失火的言語。衆人出去看火。就是金仙。玉仙。在後。蔣爺。見人出去。一縱身。躡在前坡。

千斤墜飄身下去，往屋中一蹶，一伸手由桌案之上，將印拿了，轉身就跑。剛一上房，見玉仙嚷道：「不好，這火是人放的。」將爺蹶到後坡，直奔東牆，飄身出來，就看見艾虎在前，將爺就追下來了。聽後面鑼聲振耳，燈球火把，照如白晝一般。說：「拿呀，追呀，看道的聽見傳信與臨河寨，叫他們拿人，別放走了。」這一個信實在真快，就聽見噹啷啷一陣響鑼，往下一打信，各處接鑼接話，轉眼之間，就到了臨河寨。廖家弟兄一得信，立刻齊隊，也是一陣鑼鳴，衆嘍兵抄傢伙，齊聲喊叫：「拿人，你道玉仙怎麼知道，這火是放的，皆因他跟着金仙一出來，衆寨主是男子，全往前跑，玉仙他出來，用鼻子一聞，裏面有硫磺火硝的氣味，說姊姊，這火是人放的你，聞有硝硫氣味的，金仙一聞說不錯，玉仙告訴大衆，自己一翻身，先到屋中一瞧，印信全都不見，等大衆回來，衆人一急，王紀先纔往下傳令，轉眼間就到臨河寨，再說將爺得印後，追上艾虎，又追上前邊的三個，一看滿山遍野，俱是燈火鑼聲，不住艾虎說：「四叔，你得着了，沒有將爺說得了。」艾虎說：「這可要不好，他們傳信快，當將爺說，我們走着瞧，罷到那裏見機而作，正往前跑，忽見前邊有一條黑影說：『要跑隨我來。』」將爺問：「前邊是誰？那人說：『不用問，我不是賊，你們要算奔臨河寨，可走脫不了。』」艾虎說：「你到底是誰？留下名姓，那人說：『不用問，我絕不能陷害你們，準保着你們出山，再問一語不發。』」在前邊直跑，依着艾虎不跟着他走，將爺說：「事已至此，且跟着他走，看是如何說罷。」就跟着他一走，走來走去，就入了山谷之中，全是走的高高矮矮，曲曲灣灣，也有寬闊的時節，衆人跑的汗流夾背，漸漸的就離燈火透遠了，再看燈火就看不見了，仗着天邊有月色，大家也跑不動了。那人也走得慢了，直走到斜月西沉，天光要亮，再往前邊一看，那人蹤跡不見，就聽見嘩喇喇水聲大作，往南一拐，前邊一段大梁，另有一股小路，大衆走在大梁的上頭，望外一看，喜出望外，原來是連雲島的山上，往南看就是竹門的外頭，往東看就是馬尾江的江面，將爺說：「只是天假其便，艾虎說：『那前邊走的準是山神爺，把我們帶到此處來了。』」下了連雲島，艾虎說：「四叔，那邊有一個人枕在石頭睡覺，哪將爺說：『怕他甚麼，身臨切近，一看止不住大笑，哈哈，原來水溼衣，是拉開放在一塊石頭上，好像一個人伸着腿在那裏睡覺。』」將爺一瞧，他們的水衣，全在這裏堆着，暗道：「實在猜不着，那人是誰？大衆只得穿上，走到南岸，上來又換了他們的衣服，直奔三千戶，進了轅門，回到廟中，把印往上一獻，衆人給將爺道喜，展南俠一看說：「四哥，得來是的一顆假印，衆人一怔，若問真印的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鍾太保船到朝天嶺

衆寨主兵屯馬尾江

且說將爺回來，把印交給展南俠，接來一看，說：「將四哥，這印不是我們相爺的，你看這篆文，不是南陽府嗎？」將爺衆

人皆是一怔。蔣爺說：我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了。見桌上放着印，我就拿起來，幾乎沒叫人家看見也罷。事已至此，我今天晚上再去一次。蔣爺叫艾虎，你看見朝天嶺，他們屋中所坐之人，一個瘦小枯乾的文人，准是拐印脫逃的賊。能怪我疎忽，拿的時節，應當在桌上瞧瞧。蔣爺一翻眼說：是我明白了。這個真印有人得了去了。展爺問：是誰？蔣爺就把大眾會在一處，前邊有人說話，叫跟着他走，繞過山小路，走了一股便道，出來就是連雲島地面，奇怪，是我們的水衣在那邊放着，他拿來給我們放在連雲島的底下，我們換上纜，回來了。這印準是那個人拿去了。展爺說：怎麼不通名姓？蔣爺說：這個人實在古怪。展爺說：要是那人拿去，就是今夜再去，也是無用的了。蔣爺說：別管是他拿去，我今晚，上總得去這一次。一半看印，一半看看咱們那兩個人。若要與他調換，不用說是不行，皆因這內中有個賊能。這小子是個壞人，再說我們徐良那裏去了，也不見回來。一點音信皆無。展爺也是着急，忽見家人進來，在閻正芳耳旁，低聲說了幾句言語。閻正芳說：不用不用。徐慶問：親家什麼事情？蔣爺南俠也都問他。閻正芳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姑娘聽見朝天嶺造反，他要與賊人打仗，不然他要上後山姨父家，還有一個姑娘，哪是他舅母跟前的姓鄭叫素花，兩個人朝朝暮暮，總在一處。大約這又是他們兩個人商量的主意。徐慶本是渾人，有個渾招兒說：親家，我告訴你一個招兒，你就說咱們小子上山去了。姑娘他要可怕碰見，姑娘們定然就不去了。閻正芳一聽，這倒有理，立刻叫家人帶回信去，依着徐三爺的主意，家人走後，大家將要吃早飯，蔣爺是愁眉不展，心中盤算，低着頭一語不發。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咕咚咚號炮連聲，村中人報將進來，馬尾江來了無數的大船，水中旂纛亂擺，當中有一面大纛，旂四個角上有四個字，是君山太保。當中有個白月光兒，內中寫着一個鐘字。蔣爺一擺手，那人出去說：展大弟，這可好了。咱們臂膀來了，立刻會了大眾，帶閻正芳連會頭一衆出去，出了轅門，往東南一看，大小船隻，順於水面，纛旂認標，空中飄擺，船上嘍兵，全不是嘍兵的打扮，一律卒中號衣，長短器械，鮮明耀眼，光華奪人，眼目長鎗一排，全是長鎗，短刀一排，全是短刀，一個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正當中是一個大虎頭舟，後面有二十個麻陽戰船，有二十隻飛虎舟，四十隻兵船，剩下盡是來往的小巡船，飛又太保，在大虎頭舟大纛旂下，有一張虎皮金交椅，在上面端端正坐，要看他這個打扮，實在很是威風，戴一頂方翅烏紗，大紅圓領，腰束玉帶，粉底官靴，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綵長髯，手中捧定令字旂，金批箭在他兩傍，雁擺翅排開，全都是他君山中各寨的寨主。你道這鍾雄，因為何故來到此處？皆因蔣爺等由開封府起身之後，有諫議大夫八位給事中，連銜具奏，是聞風的摺本，襄陽王是時在甯夏國作亂，不久殺奔潼關，潼關乃

咽喉要路。請旨調撥君山之人防守潼關。以備不測。請旨定奪。萬歲准奏。發帑銀二十萬。派鐵領護衛。宣傳聖詔。帶領帑銀二十萬。到君山開讀。鍾雄帶領眾人迎接。旨意捧旨官開讀已畢。香案供奉旨意。收了帑銀。捧旨官告辭。送出君山。然後回來。點派水兵早兵。嘍囉帶各寨寨主。又叫亞都鬼。聞華守山。自己帶領神刀手黃受。花刀楊泰。鐵刀大都督賀昆。雲裏手穆順。八臂勇哪吒。王經。削刀手毛保。老家人謝寬。金頭蛟謝忠。銀頭蛟謝勇。水底藏身侯捷。無鱗鼉蔣雄。帶領這些人。教他們各帶衣襟器械。水寨中帶領慣習水戰的嘍兵四百名。這君山以內。可透着空虛了。須備一隻大虎頭舟。二十隻飛虎舟。二十隻麻陽戰船。四十隻兵船。各寨的寨主。各有管轄。按五營前後左右中分五哨。五隊接五行旂子。到了夜間。換了燈籠。也是按方位的顏色。浩浩蕩蕩。直奔潼關。而到了馬尾江。剛要奔潼關。見有報事的報將進來。說啓稟主帥得知。對面江岸上有展大人蔣大人同衆校護衛。連本地三千戶的練長。求見主帥。鍾雄往下傳令預備巡船。說請一聲令下。靠船三聲炮響。每船上六棒鑼鳴。水路行船。行五坐六。茶三飯四。開船之時。是五棒鑼。靠船之時。是六棒鑼。喝茶是三棒鑼。吃飯是四棒鑼。那君山的兵丁。全是訓練精熟。一應水旱陣圖。進退有方。全仗鍾雄的號令森嚴。其中單有老家人謝寬。訓練的一百人。叫飛腿短刀手。可不會演陣。全是高來高去。一入敵十之勇。如今帶在大虎頭舟上。作爲是鍾雄的小隊。剛一靠船。就見巡船把蔣爺先接到大虎頭舟上。衆人上船。南俠蔣爺徐慶與鍾雄見禮。又與衆寨主行禮。然後同着來的衆人。一一見禮。不必絮煩。見禮已畢。大家落坐獻茶。蔣爺一打聽鍾雄的事情。飛又大保。就把奉旨前來潼關防守的話。細說了一遍。又問蔣爺因何至此。蔣爺也把他們的來歷。細說了一遍。又問三千戶的事情。閻正芳也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鍾雄說。徐護衛追下人去。難道就不知去向。蔣爺說。不知鍾雄又問這山裏頭的地勢。蔣爺將怎樣損壞他的滾龍擋的話。說了一遍。鍾雄一聽山路四十里地。就不好辦理。蔣爺又提山中得來的假印等事。鍾雄說。四老爺打算這如何辦理。蔣爺說。今天晚間。我還是要去。鍾雄說。既然得了一顆假印。他們必有防範。那顆真印。只怕難找。蔣爺說。無防。又把那帶路之人。對着鍾雄說。說了一遍。鍾雄說。既然得了一顆去了。鍾雄說。小弟打算明天與他們開兵。打一仗看看。事體如何。逢強智取。遇弱活擒。四大人你看此事如何。蔣爺道。倒也很好。說畢告辭。仍然用小船。把他們渡將過去之後。鍾雄寫戰書。差派水底藏身侯捷。駕着一隻小舟。拿一枝無頭箭。一張弓。直到竹門之下。對準上面嘍兵說。我奉大宋國朝四品客卿詔討先鋒之令。前來下戰書。與你們寨主定。下明日午正。兩下開兵。打仗來者君子。不來者小人。說畢。將箭射將進去。回來繳令。明日打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朝天嶺上失火，把兩個印信俱都丟失。王仙一急，教寨主給他找印。衆人追趕了半夜，人也沒拿着。王仙一賭氣，上寨東去了。衆寨主全都是面面相覷，問臧先生：「這事怎麼辦纔好？」臧能說：「這有何難？只要把後面拏住的那兩個人帶過，我們問問他們，定是他們的餘黨，立刻派嘍兵到後面，把李珍阮成帶過，嘍兵答應去不多時，進來回話說：「大事不好了，李珍阮成那兩人，被人家救出去了，並且殺死我們七個夥計。」王紀先一聽大叫一聲：「往後一仰，幾乎氣死。哇呀呀呀的嚷叫了半天，說：「豈有此理！明天與三千戶決一死戰。」衆人在旁邊勸解，到了次日，剛纔吃畢早飯，忽聽山下連聲炮響，嘍兵過來報說：「馬尾江來了許多船隻，是君山飛又太保鍾雄，準是替大宋國前來與我們開兵打仗。特來報知。」王紀先一擺手，嘍兵出去傳令衆人一齊至中平寨，親看來人的動作。衆人出來，下山到臨河寨上，船奔至中平寨，支上千里眼，往外面觀看，就見那邊船隻，剛一靠馬尾江的東岸，王紀先見那邊，眞乃是齊齊整整，耀武揚威，旂纛飄擺，船上的人虎勢昂昂。王紀先看畢暗暗的搖頭，忽見有一隻小舟，撲奔竹門，把話說完，將那枝箭射將進來。上面綁定戰書，嘍兵檢拾過來，打開教臧先生念了一遍。原來是定下明日正午時，兩下裏要開兵打仗。王紀先說好，明日正午，與他們決一勝負。嘍兵告訴了侯建，侯建駕船回來，上飛舟回稟鍾雄，就將下戰書他們的來言說了一遍。到了次日早晨，用了戰飯，暗暗將密令傳將下去。然後三聲炮響，將二十隻麻陽戰船列開，四十隻兵船分於左右。當中的大虎頭舟上，鍾雄披掛整齊，手捧令旂，箭四員偏將，兩傍站立後面，是八臂勇哪吒，王經督押後隊。在二十隻飛虎舟上，衆船隻離竹門約有一里之遙，剛要派人過去討戰，忽見裏面三聲大炮，竹門一開，一行行一對對從裏面出來了許多的船隻。當中是頭一隻龍鳳尾的舟船，裏面是大寨主王紀先，兩傍四隻大船，一隻是王紀祖，一隻是入河太歲楊平滾，一隻是廖習文，一隻是廖習武，就是楊平滾那隻船上，身後站着四員偏將，餘者也是兵船，慣習水戰的，俱都是身穿短襖，花布手中纏頭，全是二十多歲，年力精壯，一排長撓鉤，一排鉤鏟，一排分水刺，一排雙手帶透着威風殺氣。王紀先見鍾雄，四鳳亮銀盔，爛銀摩額，穿一件冰凌魚鱗甲，九吞八扎，內襯素羅袍，雙鋒寶劍背插着八桿飛叉，身高七尺，面如團粉，眉清目秀，三絳長鬚，左手抱定令字旂，背後一人捧定五鉤神飛亮銀鎗，左有黃受揚，右有賀昆穆，俱是手提大刀，一個是青龍偃月刀，一個是峒嘍古月象鼻刀，一個是大砍刀，一個是三尖兩刃刀。王紀先一見暗暗誇獎，鍾雄見王紀先，大紅緞子扎巾，赤金抹額，大紅緞子箭袖袍，繡大朵團花，半副掩心甲，脅佩鋼刀，面似

薑黃紅眉金眼一部黃鬚鬚身後一人與他扶着一支巨齒金釘狼牙槊船兩邊站着些嘍兵也是王紀先的小隊一
排短刀手二船相隔不遠鍾雄早就抱拳帶笑說對面來的敢是朝天嶺的王寨主爺嗎請了人講禮義爲先樹講花
果爲原王紀先見鍾雄滿面春風一團和氣不能這一見面就要打仗也說道請了前面敢是君山的寨主寨主請了
鍾雄說久聞王寨主之大名如雷貫耳你居住朝天嶺稱孤道寡任意逍遙如今你投順王爺大事一敗玉石皆焚依
我說快快降了大宋我作個引見之人爭個蔭子封妻鍾雄話言未了王紀先一聽氣衝兩脅說好鍾雄滿口亂道你
也受過王爺的厚恩一旦之間歸降大宋怕死貪生你怎麼對得起王爺千歲你今日既敢前來我們決一勝負鍾雄
說你作賊下之賊我用好言相勸你是執意不聽悔之晚矣王紀先說不用饒舌吩咐進軍就見那船往前走動回手
接他的狼牙槊兩隻船頭已經臨近鍾雄一回合手就把飛叉拿將出來對着王紀先就是一叉聽見噹咚一聲正中在
胸膈之上那叉噹啣一聲撞將回來掉在船板把鍾雄嚇了一跳一回頭叫人預備五鈎神飛鎗當時往下傳令頃刻
間鼓聲大作所有的船隻一齊走動畫鼓平敲各船上一齊動手鍾雄這邊一掌號全都扎在水中水戰的水戰旱戰
的旱戰頃刻之間鍾雄這裏就打了敗仗君山之人這一敗陣朝天嶺的兵將往下追鍾雄叫鳴金收兵皆因有個緣
故君山的策應從兩傍出來往上一攻八臂勇哪吒王經帶領了二十隻飛虎舟前一排四十人全是搬山弩箭淨打
朝天嶺船上之人後一排四十人全是小梢弓無羽箭往水內射朝天嶺水內之人朝天嶺這纔鳴金收兵所有水內
之人朝天嶺的人奔西君山的人奔東朝天嶺的兵俱奔竹門一查點寨主一名沒傷嘍兵之內共死去二十餘名除
此以外有十幾個帶傷的全入中平寨去了衆人俱都歡喜把寧夏國五百名兵留在中平寨七雲鵬也留在中平寨
大寨主二寨主仍然奔大寨下令犒賞嘍兵就不把君山之人放在眼內了再說鍾雄收兵之後聚集衆寨主查點數
目死了十幾個嘍兵帶傷的數十個嘍兵就在船上養傷衆寨主俱都不愿意說這一戰損失軍威豈不被他們朝
天嶺之人洋洋得意鍾雄微微一笑說你們焉能知曉用兵之計虛虛實實原來這朝天嶺這一打仗鍾雄先下一道
密令許敗不許勝衆人俱都不解其意忽有人進來通報蔣四大大人求見鍾雄說請蔣爺進來同着南俠金鎗將于義
金鏑無敵大將軍于奢原來打仗之時蔣爺會同南俠閻正芳等一千衆人俱在岸上瞧看得明白胡小紀鄧彪胡列
三個人攢入水中擒住朝天嶺的個三嘍兵去大衆見君山打了敗仗依着艾虎馮淵白芸生盧珍韓天錦于義于奢
魯士杰這些人要搶朝天嶺的船幫着君山打仗蔣爺把他們攔住只是鍾雄用兵之計你們不可下去後來見鳴金

收兵大衆回三千戶到廟裏。胡小紀鄧彪胡列換衣襟。把三個嘍兵捆上帶進來。蔣爺問話。蔣爺見三個兵丁水淋淋的衣服。倒捆二臂跪在地下。苦苦的哀告求饒。蔣爺說。只要你們三個說了實話。饒你不死。三人異口同音說。我們不攔什麼言語。只要我們知道的。不敢隱瞞。蔣爺說。你們寨中那個東方玉仙。前天夜間。拿出來的那一個開封府印。到底丟失了。沒有嘍兵說。不但那一個印。連這知府的印。全都丟失了。到如今也不知曉是什麼人盜去。蔣爺又問。還有我們兩個被捉的人。在你們寨中。是死了。還活着。哪嘍兵說。被捉的那二位。更可怪了。本打算要與你們兩下調換。不料就在丟印的那日夜間。把兩個人全都丟了。並且還殺死我們七個嘍兵。至今也不知道誰。蔣爺一聽。暗暗歡喜。對着閻正芳說。大哥聽見了。沒有這你可放心了。罷定是教咱們自家人救了。可不知是誰。閻正芳也是歡喜。蔣爺心上一計。同着南俠與于義于奢。帶着三個嘍兵。出廟奔水面。叫船隻渡將過去。上大虎頭舟。見鍾雄細說。拿住嘍兵之事。鍾寨主一聞此言。當時叫人將拿住的嘍兵。帶將進來。細問山中道路。問明之後。把嘍兵囚在後船之上。鍾雄與蔣四爺耳邊低聲議論。打朝天嶺的主意。非如此如此不能成功。蔣爺大笑說。好計好計。要問議論什麼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鍾雄下戰書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且說鍾雄問明白了朝天嶺山中的道路。把三個嘍兵押在後船之上。又與蔣四爺低聲說了一個主意。然後蔣四爺告辭。就把于奢于義留在君山的船上。仍用小船把南俠蔣平渡在西岸。暫且不表。單說鍾雄叫人預備文房四寶。寫了戰書。次日叫無鱗鱖蔣雄。駕小船送往朝天嶺。仍到竹門之外。教那裏嘍兵接書。仍然用繩綁上戰書。射將進去。說我們立候回音。嘍兵說。此書須報與我們大寨主知曉。此處來回有八十里路之遙。叫他們先回去。在你們寨中聽信去罷。蔣雄真就撥轉船頭回來。面見鍾雄交令。他把他們那邊的言語說了一遍。鍾雄一擺手。蔣雄退去。且說朝天嶺王紀先得勝回山。犒賞嘍兵。把君山的人。沒放眼內。仍然與王玉商量玉仙的事情。王玉說。寨主哥哥。此事若要說得他心甘意願。只怕不行。他與紀小泉海誓山盟。不改其志。一定要辦此事。非依臧先生主意不可。王紀先又與臧能議論。臧先生說。配藏春酒很容易的一切事情。只要派人出去買藥。王紀先問。但不知配此藥可用多少銀兩。臧先生說。當初安樂侯爺配那藥。使用四百紋銀。如今寨主要配此藥。有十兩足數。寨主哈哈大笑。說若能將酒配好事成之後。我大大的謝先生。到了次日。開了一個方子。教嘍兵出去買藥。嘍兵走後。又有嘍兵進來報說。君山下了一封戰書。請

寨主命觀看分明呈上來接書放上桌案之上叫臧能一念上寫着字奉朝天嶺大寨主得知昨日兩軍陣前小可苦
苦相勸請寨主棄暗投明誰想你不納忠言定要決一勝負皆因天氣已晚兩下裏殺了個平平寨主若肯率兵歸降
實在衆生靈的萬幸寨主如係不肯再要交鋒務必決一勝負定於初五日我們兩下裏一賭賽特修寸柬立候寨
主的回音王紀先聽畢把案桌一拍哈哈大笑說好鍾雄乃吾手下之敗將還敢出此狂言煩勞老先生與他寫一回
書就在初五日已刻準與他對敵臧先生連說不可他是由君山來到此處嘍兵一路正在勞乏之際若要容他歇過
五日豈不叫他們銳氣養足但依我愚見給他回書明日交戰趁他正在勞乏之際可以殺他個全軍盡滅王紀先一
聞此言說先生真小量之人我們朝天嶺的嘍兵與君山嘍兵交手一可敵十百能勝千何用行淺見之事略一施威
即可以殺他們個全軍盡沒先生急速寫來寫上初五日我要打了敗仗這朝天嶺讓與鍾雄執掌臧能暗暗一聲長
歎他就知王紀先是一勇之夫終久不能成其大事只可寫了回書教楊平滾派人送給鍾雄鍾雄接進來書以後暗
暗歡喜說賊人中吾之計也遂備密令調動嘍兵寨主一算當時正是初三日等至初五日一戰成功朝天嶺垂手可
得再說朝天嶺王紀先淨思念着玉仙的事情並且把兩下裏打仗那個大事沒放在心上就催着先生配酒光陰迅
速到了初三晚上問臧先生的藏春酒可會配好臧能說藏春酒清晨清早可用無奈一件寨主可料理後天打仗
的事情依我愚見等後天得勝回來作爲是慶功的酒宴再請東方姑娘也使這位小姐無疑豈不是兩全其美嗎寨
主請想此事何如王紀先說話雖有理奈我思念玉仙度日如年明天先辦明天的事後天再說打仗的事情臧先生
一聞此言也是暗暗的歎惜看出來王紀先這番光景斷斷的不成了大事寨主叫臧先生寫請帖請玉仙於明日午
刻前來清酌歡宴寫好帖交給王玉立刻去請王玉拿着帖子先告訴了金仙夫妻到了西屋裏玉仙迎接讓坐婆子
獻茶上來玉仙問說三哥有什麼事情王玉把帖子拿出來說我大哥明日敬備午酌請妹妹至大寨吃酒一者在妹
妹前請丟印之罪二則後天定下與君山打仗聘請妹妹出去拔刀相助玉仙一怔說山中有多少位寨主俱是能征
慣戰況且我有多大的本領王玉說皆因我大哥是久慕妹子之芳名本領高強技藝出衆勝如男子還是聘請你們
姊妹二人出去與君山交手玉仙說既然這樣明天我叨擾大哥就是了王玉一聽歡歡喜喜告退出去金仙又誇獎
了半天大寨主的好處怎麼個好法怎麼忠厚怎麼仁義待人說了半天也就退出歸回上房去了玉仙心中總是猶
豫這件事情不妥可巧他屋中只個婆子有個外號叫張快嘴問說小姐你怎麼愁眉不展是什麼緣故玉仙說大寨

主明日請我吃酒。我總怕他們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我總想他們這裏必有緣故。這個婆子說：小姐，你還不知道哪？玉仙說：我不知什麼事情。張婆子說：我們這個山寨之上，大寨主要收你做個壓寨夫人。玉仙一聽，暗暗忖度：想着王妃，必是這個意見。復又問那婆子：你怎麼知道此事？婆子說：有一位臧能先生，他會配一宗藏春酒，這酒喝下去，無論什麼人，迷住本性，能穀騰身，自就。玉仙說：此話當真嗎？婆子說：我焉敢與小姐撒謊。玉仙一聽，此言氣衝兩脅，說：臧能，你欺我大甚。自己一思想：若真有這樣酒，我就難討公道。玉仙自己打定主意：若要一時之間，將酒吃下去，那時節悔之晚矣。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主意已定，就問婆子：這後山通着什麼所在？婆子說：這後山通着汝寧府，可就是不好下去，並且不屬我們山上管轄。玉仙說：有幾條道路？婆子說：就是一條路。玉仙一想：這一走，尋找蓮花仙子，紀小泉若能將他救出來，遠遁他方，主意打好，並不言語。暗暗收拾包裹行囊，把自己應用物件等，都已收拾停妥。天氣微明，自己把包裹背在身上，仍然是男子的打扮。往外間屋裏一走，見婆子那裏睡覺，心中一動，怕我一走，他告訴別人，必要追趕於我，這可說不得。一回手，把刀拉出來，對着婆子脖脛，撲咚一聲，紅光迸現。這個婆子皆因爲多嘴之故，要了自己的性命。玉仙將包裹背將起來，暗暗的出了東寨，奔至後寨，見有把守後寨的嘍兵，不敢出後寨之門，躍牆而過。順着那一股盤道，這一走，把玉仙走的汗流夾背，喘息不止。道路實在崎嶇，本來他是三寸金蓮，穿上靴子，墊上許多的東西，隨歇隨走，走到苗家鎮，已經日落西山的時候。你道這三十里路，皆是左個一山灣，右一個山環，比六十里還遠，全是高低坑坎不平之路。故此走到這個時候，纔到交界牌，看見石牌之上，刻著是苗家鎮南界，將走到交界牌路。東有五間房子，出來了幾個人，手內都擎著兵器，問玉仙：你是什麼人，從何處而來？快些說明來歷，不然將你綁上。見我們大寨主爺去。玉仙說：我就是你們大寨主爺打發我下來的嘍兵。說你意欲何往？玉仙說：寨主爺差派我有機密大事，不便告訴你們。嘍兵說：也許有之，拿來罷。玉仙問：拿什麼來呢？嘍兵說：執照。玉仙說：寨主沒交給我執照。嘍兵說：那可不行。玉仙說：不行，便當怎麼樣？嘍兵說：沒有執照，你不能過去。回去與大寨主要執照去。玉仙一聽，氣往上衝，未免的出言不遜。嘍兵說：把他捆上。見大寨主去。玉仙把脅下刀，往外一展，展眼間，唵唵就殺死七八個，跑了四五個。玉仙並不追趕，回手把刀收起來，下山過交界牌，趕上苗家鎮，可巧正在吃飯之時。玉仙輕輕走過來，連一個知道的人沒有，再往前走，一塊平坦之地，有一帶住戶人家，全都是虎皮石牆石板房屋，有一座廣樑大門。玉仙想：往下走，還有三十里路，難以行走，不如在此借宿一宵。明日再走，想畢，正要過來叫門，忽見裏面出來一個管家，約五十多歲。

玉仙一恭到地說老人家今因天氣已晚欲在此處借宿一宵必有重謝管家說我可不敢自專我與你回稟一聲轉身進去不多一時從裏面出來兩位老者問道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請罷玉仙這一進去就是殺身之禍要問如何廢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動手 員外留客率衆交鋒

且說玉仙來至苗家鎮借宿出來兩位老者全是鴨尾巾一個是古銅色大氅一個是寶藍大氅都有六旬多歲上一打量此人說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有的是房屋相公請進來罷玉仙說今日天氣已晚在二位老人家這裏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玉仙見面先打一恭這又施了一禮說二位老爺貴姓回答說小老兒叫苗天雨那個老者說小老兒姓王叫王忠玉仙進了大門往西一拐四扇屏風一排南房沒進垂花門南房就是書房把玉仙讓將進去玉仙見此光景雖是山谷之中屋中擺列些古董玩器倒也幽雅清淨讓坐獻茶苗員外問道這位相公貴姓玉仙說小可複姓東方單名一個玉字苗員外問道聽相公講話不像此地人氏玉仙說我乃南陽府人氏苗員外問相公意欲何往玉仙說投奔汝甯府苗員外一笑說看尊公這般人物怎麼從山上下來莫不是王寨主同夥不成玉仙說實不相瞞我乃安善良民被他們擄上山我執意偷跑下來行至此處天已不早故此在老員外這裏投宿員外說相公但請放心我看你也不像山上王寨主的樣兒他們要追趕下來全有我一力承當東方相公未曾用飯麼玉仙說我從山上下來焉有用飯之所求員外賞我一碗水喝苗員外說這有何難吩咐了一聲看茶然後擺酒玉仙說如何還敢討酒苗員外說相公何必太謙將酒擺上兩個老者陪着吃酒輪杯換盞兩個老者不住的打量玉仙少刻苗員外告辭出去不多時復又進來時刻有家人在門口探望一個來一個去瞧的玉仙愈覺發毛心中思想是這兩位老者看出破綻來了自己總得多加小心方好吃畢飯苗員外叫家人預備蓋被天有二鼓說請相公安歇睡覺罷玉仙說二位老人家也請安歇去罷二位老者出去自己一想他們却打量於我倘若措手不及那還了得不如自己留心的防備纔好正在思想之時忽見窗櫺之外有人把窗櫺紙挖了一個窟窿玉仙問外面是什麼人有人答言說是我們玉仙又問你們是誰外面說本宅中的女眷玉仙也就不敢往下問了只好將燈燭吹滅了床榻上盤膝而坐忽聽外邊一陣大亂有男女的聲音說東方玉仙你大胆子如今偷了開封府的印信你往那裏逃走玉仙一聞此言大吃驚非小提着手躡下床來把簾子一掀說閃開了磕以一聲響亮先把桌子摔將出去自己也就隨着桌子躡在院內見頭一

個是苗天雨，挽着鬍子，短打扮，手中提着一桿長銀鎗。第二個是王忠，也是挽着鬍子，短打扮，手中提着一桿花鎗。有兩個姑娘，每人一口單刀，還有四十餘歲的一個婦人，手內也是一口單刀。你道這些人是誰？全是本宅的親眷。閻英雲與鄭素花，這日鄭素花上閻英雲家中，就聽見姑母說：英雲許配了徐良，正對着閻正芳沒在家，與朝天嶺打仗。二位姑娘議論，要與山賊前去交手。閻正芳帶回信去，不叫他們前來。隨後就是閻齊家去，到家中見着姊妹，老娘素花姊妹就一提到朝天嶺的事情，連蔣四爺怎樣拿住山上兩個人，怎樣破滾龍擋，兩次探朝天嶺，怎樣得印是假的，李珍阮成兩個被捉，與君山打一仗，方知他們沒死的話，說了一回。老太太問：這印是怎樣假法？閻齊又把金仙玉仙的事說了一回。這可是過耳之言，說畢不能在家久待，仍然回廟。二位姑娘把話聽在心裏，二人一議論，英雲假說上舅母家去，瞞哄太太，把自己應用的東西俱都帶好，同着素花，由家中起身，直奔石佛嶺，就到了鄭素花家中，也是一個小山村，有幾十戶人家，叫鄭家村，樹木甚多。英雲見了舅母行禮，前文表過，又是舅母，又是老師，素花見了母親行禮，王氏說：我正放心不下，朝天嶺開兵打仗，道路荒荒，你姑母那裏事情怎麼樣？素花就把姑父母那裏事情細說了一遍。要同着英雲到後山上殺賊去，他們定於初五日開兵打仗。我們到後山上殺他們個首尾，不能相顧，此時特來告訴母親，原來走在路上，姊妹二人早就把這個主意商議好了。王氏一聽說：那可不行，去不得的。二位姑娘一定要走，王氏攔自己姑娘可以，這個英雲又明知道他的性傲，總然當面把他攔下，他也要一定偷着去，那是反爲不美。王氏無奈，問素花：你們要上朝天嶺，你姑母知道不知道？二位姑娘本是定妥的主意，瞞哄王氏，故此纔說。這還是我姑母叫我們二人去的呢。王氏總是放心不下，說我同你們去。又問：你們從後山上去投奔那裏？二位姑娘異口同音說：奔苗家鎮，找二姑姨母去。王氏說：你們胆量實在不小哇。教素花去，把你三外祖尋來，不多一時，就把王忠尋到此人，保鏢爲生。外號人稱叫飛天豹子，保鏢時鏢旂插出外面，上面畫着一個飛豹，是汝寧府五路總鏢頭，皆因如今上了年歲，有人請也不出去了，又無兒無女，就是孤身一人。王氏這一身本領，全是此人所傳。如今請到家中，大家相見，一問什麼事情，王氏本來是請他看家，王忠放心不下，要同着他們一路前往。王氏捨奪了應用的東西，包了兩個包裹，將門倒鎖，託鄰居照應。王忠到了家中，提了一枝花鎗，把他們的包裹穿在花鎗之上，與他們担着，還帶着乾糧。他走的這道路，不是大路，盡穿山路而走。晚間住宿，就是投山村借宿，走了一天半的光景，就到了苗家鎮。這飛天豹子與苗天雨論親戚，還算長着一輩，奈因先前是盟兄弟，不以親戚論，仍論他們把兄弟，到了家中，苗天雨迎接出來，一見二

位姑娘。又見王氏與大盟兄，倒很覺歡喜，讓至裏面。女眷歸奔後邊，見了鄭氏老太太行禮。老太太見着姪女、甥女，愛如珍寶一般，叫二位姑娘挨着他一坐，問他們的來歷。苗老太太嚇的渾身亂抖，說：「孩子你們別上山去，說話之間，苗天雨同王忠進來，也就問了姑娘一番。」苗天雨攔阻二位姑娘，不到我家中來，我就不管了。要由我家中上山與賊交戰，倘若有險，我担架不住。你們要殺他，個措手不及。有我們兩個老頭子上山，足可以勝得了他們。二位姑娘聽見，就有些不願意。旁邊有王氏說着無奈之何。二位小姐對使了個眼色，也不用商量，不約而同，等着初四日晚間，偷跑上山。苗家預備酒飯，二位姑娘得便把主意定妥。初四日夜內上山，可巧玉仙走來投宿，也是皆因婆子傳話說的。英雲一聽，這投宿的由山上下來，心中就是一動。暗暗與素花一說，大概許是那個玉仙。他說叫東方玉，準是他。咱們得便看看他去。先教家人把員外從屋內請出來。英雲告訴了苗天雨一番。二位老者本就有些疑心，看他動作，不像男子。後來等他睡覺之後，就是英雲同素花王氏在窗外聽見他在屋中，掏練子槊的聲音，就知一定是玉仙了。吩咐家人抄傢伙，掌燈籠、火把，預備鑼。苗天雨王忠在前，二位姑娘與王氏在後，喊叫捉拿東方玉仙。見屋內一掀簾子，先捧出一個小飯桌子來。苗天雨用鎗一撥，吧吧墜於地下。隨後就是玉仙出來，王忠迎上去，就是一鎗。玉仙往旁邊一閃，用刀往傍一砍，跟着往前就近步。苗天雨對着玉仙後心，抖鎗便刺。玉仙一翻身，用刀往外一架，就見背後颼的一聲，却是英雲躡上來，對着他腦後，朝下就砍。玉仙縮頸低頭，一灣腰，躲過這一刀。素花把刀往玉仙肋下就扎。玉仙用刀往外一隔，王氏在旁颼的就是一鏢。玉仙一扭臉，貼着脖頸邊過去。那枝鏢幾乎打着。聽王氏說：「好女寇，真快。」趕上前去，就是一刀。玉仙躲過，此一時刀鎗齊上，並且有家人把大街開門了一篩羅，知會各處獵戶，教在在家中抄傢伙幫助。拿賊。玉仙一看，勢頭不好，一獮身，躡上屋去。由後坡躡將上來。二位老者一抖鎗，也就躡上屋去。二位姑娘王氏隨後上房，一齊趕上來。玉仙一急，把刀一摔，拉練子槊。苗天雨用鎗一扎。玉仙單槊一抖，那槊正打在苗天雨面門之上。嘆

第一百十八回 英雲素花雙雙得勝 王玉仙對對失機

且說玉仙把練子槊拉出來。苗天雨用鎗一扎。玉仙用左手的練子槊往外一掛，那條鎗右手的練子槊對着苗天雨的面門一抖，吧吧一聲，總皆因苗天雨上了幾歲年紀，手遲眼慢。這一練子槊打了一個腦漿迸裂。衆人見苗天雨已死，一個個咬牙切齒。衆獵戶也全都趕到。虎鎗、虎叉、大鎗、桿子、大刀，往上一齊亂打亂砍。玉仙這一陣練子槊，叭叭

以打輪下有數十餘人。鄭素花一拉英雲，低聲告訴英雲幾句話。亞俠女點頭，素花躡將上去，對着玉仙迎面就是一刀。玉仙用左手練子槊一抖，素花先把刀抽將回來。玉仙左手練子槊對着素花就抖，素花往後一退步，一歪身閃躲過。玉仙又用左手槊對着他打來，素花又一歪身，早已閃過。淨等他雙槊齊打，纔破他的這個招數。玉仙不知是計，以爲敵人不敢還手，把雙槊往外一齊就抖。素花左手早就提着一個雞爪飛抓，淨等着他雙槊齊打。玉仙果然把雙槊一齊打來，素花用左手的雞爪飛抓對着他的練子槊，往下一砸，將練子槊的絨繩練子全都裹在一處。一時之間不能分開。二位姑娘彼此往自己懷中一奪，英雲趕上前去，用刀背對着玉仙脊背，叭叭一聲。玉仙眼前一發黑，嘆咤一聲栽倒在地，吐了一口鮮血。二位姑娘過來把玉仙捆上，英雲先將他手中練子槊奪將過來。衆獵戶叫衆人將苗天雨尸首抬在院內，進了上房，放在床榻之上。然後又把玉仙搭來，丟在院落之中。後邊老太太一聽員外廢命從後邊帶着了頭婆子，哭將出來，走到前廳，見苗天雨頭顱已碎，哭的是死去活來。連英雲與素花王氏王忠等俱是放聲大哭。王氏說：「全是我們來的緣故，我們若是不來，焉有這樣喪事？」待告訴二位姑娘，將這女賊活活祭靈，就是了。英雲說：「使得，躡將出去。」在玉仙腿上，啾溜啾溜割下兩塊肉來。第二個就是素花說：「千萬可別要他的命，連男帶女，你一刀我一刀，將玉仙剛了個鬼哭神號。然後英雲開了他的胸膛，將心摘將出來，供在苗員外面前，用碟擺上，作爲祭禮。叫人拾老員外壽木，裝殮齊畢，天有四鼓，叫獵戶把玉仙尸首抬將出去，拋棄山澗之中，出去工夫不大，那幾個獵戶慌慌張張跑進來說：「王員外可了不得了，我們抬着尸首正要擦在山澗，從山上下來了兩個人，是一男一女，我們撿下尸首就跑遠，聽見跑屍痛哭，說是他妹子，咱們早作準備，不然恐怕他們找上門來。」王忠一聞此言，立刻提鎗，英雲素花王氏，叫家人與衆獵戶掌燈火，還未出門，就聽見外面喊叫，是什麼人殺我的妹子，要無人答言，就將你們這村子殺一個乾淨。王忠躡將出去，見男女二人，全都背著個大包裹，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金弓小二郎，王王一箇是金仙，皆因初四日早晨不見了玉仙，殺死婆子在地，明知他逃走，王玉連忙告知大哥，王紀先一聽，直氣得二目圓翻，說：「三弟，你不用瞞我，只分明是你暗暗的將他放走，你與我找來不傷你，我弟兄的情面若找不來，由此你我就要反目，量他就是逃上山去，一個女流之輩，也去不甚遠。」王玉一聽，諾諾而退，說：「小弟找去就是了。」回到本寨，見了金仙，一說這段情由，金仙說：「依你的主意怎樣？」王玉說：「依我主意，從後山追趕罷。」金仙說：「不如你我二人，以擎他爲名，找着他，也一路同走，找不着他，遠遁別方，尋個安身之所，吃一碗安樂茶飯。」王玉也就依着金仙這個主意，拾奪了東西帶

上應用的物件，背了一個包裹，告訴了頭，可不許你把風聲洩漏。如要走露消息，回來我先結果你的性命。丫頭連連點頭說：「不敢。」二人由後寨出來，守寨的嘍兵說：「三寨主意欲何往？」王玉說：「我們有要緊的事情，不許你等聲揚。」此事無論是誰，不許告訴。嘍兵說：「我們不敢。」二人下了山，順着盤道，直奔苗家鎮而來。越走天氣越晚，走到苗家鎮南，就有四鼓。只見交界牌前，橫騎豎臥，俱是被殺身死的七八個人。王玉好生納悶，不知是什麼緣故。金仙說：「你看前面是什麼人？」王玉一看，獵戶捺下玉仙就跑。王玉金仙身臨切近，看是個女死尸，刺的可憐，還是大開膛，細細一看，方纔認出來是玉仙。金仙抱尸大哭，不知被什麼人所害。王玉也哭了半天，將金仙勸住說：「咱們上村中去罵，大概準是被村中之人所害。」村中可有個不好惹的人？金仙問是誰。王玉說：「此人叫苗天雨，外號人稱坐山鵬，咱們山中連輸過他三陣。大概妹子死在他人的手內了。」二人既走到苗家鎮，就見由廣梁大門，蹭蹭蹭出幾個人，頭一個就是王忠，男女二人放下包裹，隨即亮刀。王忠掄鎗就扎，二個姓王的單刀對花鎗，兩個人戰在一處。那邊是金仙與英雲、素花、王氏大家交手。衆獵戶掌定燈籠火把，一齊喊叫拿賊。金仙一看，勢頭不好，虛砍一刀，躡出圈外，撒腿就跑。衆人就追。金仙回手將刀一捺，將練子錘從腰間解將下來，一翻身回來，將練子錘嘩啷嘩啷的亂抖。大家一齊喊叫：「只個女賊，也是這種兵器。」鄭素花又將雞爪飛抓亮出來，迎將上去，淨等着他雙錘一齊往上一抖的時節，好拿雞爪飛抓繞他的練子。金仙那裏知道他的利害，果然雙錘並在一處，對著素花一抖，叫素花雞爪飛抓繞在一處。二人彼此一對奪，英雲在後，又是一刀背靶的一聲。金仙撲咚栽倒在地，立刻過來就捆。王玉一看，勢頭不好，打算著要逃，躡性命，忽見由山上來了一夥人，彼此全都亮兵刃，往上就闖。頭一個就是小義士艾虎，第二個是公子盧珍，第三個劉士杰，第四個是開路鬼喬賓，第五個是馬龍，第六個是張豹。大家一齊向前躡奔，你道這些人因何到此？皆因蔣爺與鍾雄議論，附耳低言說的那些話，就是派些人從後山上來。初五日由後山上去，聽見前邊炮響，在後山放火殺他，個首尾不能相顧。問誰願意去，這幾個人願意去，遂帶着燄硝硫磺，引火的物件，前往後山。全德汝寧府奔到此地，一看天氣已晚，不敢就延時刻，來到苗家鎮，見那裏動手，頭一個就是艾虎，眼快，把刀亮將出來，就往上一闖。一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說：「這可是活該，我看你往那裏去？」王玉本就心慌，又把他那口刀削爲兩段。王玉撒腿要跑，迎面叫盧珍用刀砍在肩頭之上，撲咚一聲栽倒在地。大衆也就將他捆上。王忠過來，面見衆人，問了姓名。艾虎等自通名姓。王忠一聽，不是外人，先教姑娘迴避。二位姑娘早就把這對練子錘先拿了去了。然後叫人把金仙抬到院中，姑娘俱都迴避。王忠讓艾虎大衆

到家內。艾虎等並不推託。到了家中。至上房一看。停定一口棺木。艾虎等俱是一怔。又一打聽。何故這裏有一口棺木。王忠就把死的來歷。訴說了一遍。艾虎一聽。實在難過。艾虎問王忠。你老人家怎麼也到此處。王忠就把怎麼要上後山打仗的話。說了一回。艾虎說。這就不用了。我們奉蔣展二位大人之命。從後山上去。聽見砲響。放火燒。這箇首尾不能相顧。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起身。王忠問。拿住的這兩個。人還是送在當官。艾虎說。交在當官。商量已畢。艾虎告辭。王忠說。你們幾位道路不熟。我同着你們一路前往罷。艾虎說。要是老英雄與我們同走。大事更好辦了。王忠告訴明白家中的女眷。提了一口短兵刀。同着艾虎六位。一路起身。家中叫他們看着男女二賊。出離苗家鎮。往山上直走。書不重絮。直走到山上。天明辰牌光景。到了後寨門。就聽見號炮驚天。這七個人。奔後寨門。遇見看後寨的。老嘍兵一問說。你們從何處而至。話言未了。就作刀頭之鬼。艾虎殺了一個。王忠也殺了一個。轉眼之間。殺了個乾乾淨淨。又往前一走。遇有房屋。就點起火來。遇人就殺。直到中軍大寨。迎面遇見臧能。將要逃命。早被艾虎一把揪住。舉起寶刀一剝。若問臧能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燒朝天嶺 衆好漢大戰馬尾江

且說艾虎見着臧能。一把將他扭住。把刀就剝。盧珍說。賢弟且慢。只個人留他的活口纔好。艾虎說。咱們把他放在什麼所在。張豹說。我抗着他走。就把臧能按倒。四馬倒攢蹄。往起一捆。張豹往肩頭上一抗。大衆各處放火。逢人就殺。各處火光一起。全奔了寨柵門。往下走。還有四十里路呢。走到驪河寨。天有向午的光景。就剩了一只船。艾虎上去。把船上之人。結果了性命。大家就上船去。跑到中平寨。又從中平寨搶船。此時大開竹門。就聽見軍鼓大振。火炮連聲。兩下正殺在難解難分之時。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朝天嶺自從失了玉仙。叫王玉去找。也並未見着回信。後來得知王玉與金仙也跑了。無奈之何。總得料理。第二天。打仗的事情。臧能的主意。初四晚間。叫他們下山。省得明早下山。走四千里地。上前打仗。未免疲乏。今日下山。走這四十里地。一夜之間。也就歇過來了。次日一開竹門。就打仗。豈不甚妙。王紀先說。先生真是高才。就留臧能看守大寨。其餘嘍兵。盡都下山。頭一天住扎臨河寨。次日五鼓起身。大衆嘍兵。飽餐戰飯。辰刻齊隊。廖習文並廖習武。俱都上船。至中平寨。楊平滾帶着四員偏將。早就預備停妥。大寨主一到。就是二聲信炮。這一出竹門。水上擺列船隻。好不威嚴。再看君山那邊船隻。早就擺列的齊齊整整。原來有展南俠。蔣四爺。白芸生。鄧彪。胡列。開海雲龍。胡小紀。初四自就奔到君山的船上。三千戶守村的是閻正芳。徐慶。韓天錦。龍潛。姚益。魯士杰。

史丹閣齊如今魯士杰跟着蔣四爺學了八手鎚這八手鎚教了有三千多遍剛纔學會了兩三手實在太笨可有一件好處只要記住了永遠不忘也是活該這廟中後殿佛像的旁邊挂着一對鑲鐵軋油鎚一問和尚他也不知道是何年月日挂的魯士杰拿着可手就與和尚討過來了如今也把他留在這裏看守三千戶蔣爺與鍾雄商量妥當到次日一隊分兩隊兩隊分四隊俱已將人派好前後的接應兩旁的護哨號砲一聲兩下裏亮隊只一陣可不似先前退後立斬只許勝不許敗見那邊竹門一開鍾雄這裏一聲令下把一隻大虎頭舟擺將出去兩下裏相隔不遠鍾雄在船上對面答話說王寨主請了王紀先說鍾寨主請了鍾雄說王寨主我好言相勸你執意不降可知你們今有出來之路回去無門請傳令罷我可要得罪了話言未了一回手噹就是一飛又正又在王紀先那副掩心甲上將又撞回來墜落在船板之上鍾雄身後就是王經叭又叭又所有的暗器全都打將出去俱是空費徒勞打在王紀先身上俱都撞將回頭衆人知道王紀先必是金鐘罩兩下船隻往一處一湊只一陣好殺也有在船上動手的也有攢入水中的水內交戰轉眼之間就有死於非命的真稱得起強存弱死楊平滾的頭顱墜於船上那隻船上一陣大亂鍾雄一見刺正要過來與鍾雄交手不料從後邊砰的一聲就是一刀楊平滾的頭顱墜於船上那隻船上一陣大亂鍾雄一見好生詫異又見那人對偏對交手轉眼間那三員偏將俱死在那人之手那三個偏將一個叫劉成一個叫馬大一個叫方天保全死了那個人又殺嘍兵鍾雄見那人驍勇無比殺了許多嘍兵復又蹶到廖習文船上廖習文對着他發出一枝袖箭那人一矮身躲將過去掃堂刀就砍在廖習文的腿上栽倒身軀那人回手一刀就結果了性命廖習武見他兄弟一死氣衝兩脅說文俊你反了嗎什麼殺起自己人來了一擺雙劍跳到這隻船上早被那人一抬腿踢下船去在水內被胡小紀胡列鄧彪把他拿住扭往君山後船去了看看的朝天嶺打了敗仗嘍兵死的不計其數後邊接應船王紀祖催船接應迎面遇見金頭蛟謝忠銀頭蛟謝勇謝忠躡上船去王紀祖一抖三股叉謝忠翻個筋斗跳入水中去了王紀祖一抖身躡在謝勇的船上掄叉就砸謝勇未容又桿打着一翻身跳入水中去了又與侯建交手也就在三兩招數侯建也打入水中去了王紀祖哈哈大笑自覺連贏了四陣以爲都不是他的對手他焉知曉是中了人家的計策別看都跳入水內打算要在水內拿他迎面之上來了一隻小船上面站着兩個人前面那人說好鳥八的不要猖狂老西來也原來是徐良就皆因前文說過徐良被捉被那武生相公把他拿住捆好那人揚長而去少刻出來幾個家人把山西雁搭到裏面書房外頭不多一時那武生相公抗着七雲鵬從外面進來那七雲鵬本是央

求那武生相公在院內暫避一時相公說你隨我來叫他在毛廁內藏着先拿的徐良後拿的七雲鵬那相公實在不知二人是誰皆因徐良說他是賊我是拿賊的把七雲鵬抗進來也就捺在徐良對面相公問徐良你方纔說你是拿賊的在那裏當差姓甚名誰你實說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長山西人氏御前帶刀四品護衛相公一聽連忙親解其縛說我提個人你可認識姓蔣名平字澤長外號人稱翻江鼠徐良說那就是蔣四叔那人說道原來是老賢姪徐良說你就是大叔了不知大叔貴姓那個人說我姓苗叫苗正旺外號人稱生面小龍神徐良說你老人家當初在高家沿治水拿吳澤的那個大叔麼苗正旺說正是徐良說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居住是什麼原故苗正旺說皆因救了公孫先生拿吳澤是我天倫怕大人奏事萬歲封官我們急急隱遁了我有個族人在朝天嶺後山苗家鎮居住是我叔叔皆因我有一個二叔他入了綠林我們搬在此處叫避賢莊我天倫就死在此處不料賢姪到此千萬恕我不知之罪但不知賢姪到此因為何故徐良就把開封府丟印到此找天倫朝天嶺造反追下七雲鵬的話說了一遍苗正旺說原來還有這麼件事情皆因我住在荒村之內一概不知賢姪請在這裏住着我自自道理徐良說我展大叔蔣大叔在三千戶還等着我呢我不回去他們放心不下苗正旺說無妨我自派人與他們送信徐良無奈只得在他家內苗相公預備酒飯款待山西雁徐良是滴酒不聞就是用飯用飯之時苗相公叫家人別缺了那個人的飲食與徐良談了半夜的光景問徐良所學所練山西雁對着苗正旺把自己所學的一一說了一遍苗正旺說我要在賢姪身上學習一宗暗器不知賢姪肯傳不肯傳嗎徐良說只要我所能者任其所學苗正旺說你把錦背低頭花裝弩教給與我徐良點頭應允每日晚間教給與他白晝也有在家的時節也有不在家之時這天早早的用飯說賢姪我帶你瞧瞧熱鬧去該你成功之日了徐良納悶就跟着他帶了自己東西出門到了河沿苗正旺用手一招就來一隻小船二人上去搖搖擺擺未出山就聽見一陣咕咚咕咚連聲大炮徐良問何處交兵苗正旺就把今日對敵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徐良此時恨不能翕生雙翅飛到那裏才好繞了半天方纔繞到馬尾江徐良說苗大叔我在水內打仗可不行苗正旺說水中打仗非得跳過船去這隻船跳在那隻船那隻船跳在這隻船纔行似你這身體靈便水中打仗極其容易只句話把徐良提醒迎面向看見王紀祖連贏四陣他一縱身躡過王紀祖這隻船上王紀祖用三股叉對着他一抖徐良用大環刀往上一迎噹的一聲把又削為兩段王紀祖嚇的胆裂魂飛剛要往別的船上一躡忽見水中縱上一個人來徐良一看並不認得約有二十餘歲黃白臉面細目長眉一身水衣手中擎定單拐正在那王紀

祖往船上一躡，尙未站穩，那人手執單拐打去，噙的一聲，正打中王紀祖，磕膝蓋上，賊人撲咚落水，原來蔣四爺此時正在水中，殺那邊嘍兵，忽見西邊來了一人，並不認得，亂殺朝天嶺之人，穿着一身水衣，尿泡蒙頭，一隻手擎定單拐，一隻手拿定一個鐵鎚，也有拐打的，也有鎚砸的，死的人不計其數，又拏了王紀祖，王紀先見兄弟落水，對徐良就是一槊，徐良用刀一迎，將槊頭削落，白芸生竄到紀先的船上，砍了一刀，王紀先槊桿一迎，芸生撒手一捺，一抬腿跌在紀先的手上，也就丟槊，二人揪扭，紀先力大，把芸生舉起來，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破朝天嶺事人人歡喜

報陷空島信個個傷悲

且說王紀先力大白芸生力微，半截槊，磕飛刀，芸生踢飛他的槊，二人揪扭，把芸生舉起來了，扭項一看，就見山上烈焰飛騰，山上四十里烟雲滾滾，黑霧迷漫，王紀先一看，斷了他的歸路，暗暗叫苦，說的時候，那時可快，就在舉着芸生一刻的光景，徐良就發了三枝暗器，俱都碰回，王紀先舉着白芸生，正要攢下，芸生急中生計，一回手抽出魚腸劍來，對着王紀先胸膛之上，扎將進去，王紀先死尸栽倒船板，芸生躡在這隻船上，此時就剩下一個七雲鵬，他又換了一十三節鞭，一看勢頭不好，有用之人，盡行死去，淨剩下些嘍兵，又見後寨火光冲天，明知事敗，三十六著，走爲上策，欲要逃走，焉能得，毅迎面正遇見艾虎，搖着船，盧珍、劉士杰、馬龍、張豹、喬賓，船上捺著臧能、喬賓一縱身，就躡過來，七雲鵬一掄十三節鞭，撲咚墜落水中去了，艾虎說不好救人，早有胡列在水中，把他一馱救往君山後船去了，艾虎剛把船一靠，七雲鵬也執十三節鞭，艾虎七寶刀，墮的一聲，削去了三節，只有十節鞭，長還有一丈，又一提鞭，那船一歪，連船帶人，全都翻入水中，原來下面蔣爺帶着胡小紀，在水內，盡等著坑船，見淨剩了七雲鵬這隻船，大家全在一邊，往起一抗，自從那般將船翻了，就把七雲鵬捉住，然後大衆俱都躡上船來，蔣爺爲的開發那些嘍兵的活命，就喊，所有朝天嶺的嘍兵聽，真你家寨主，俱已被捉，也有廢命，你們要知時務，棄暗投明，保你們一條生路，倘若執迷不醒，那時悔之晚矣，衆嘍兵聞聽此言，全都愿意，就跪在船上，拋棄兵刃，哀告求饒，蔣爺收服了朝天嶺那些嘍兵，然後鍾雄鳴金收兵，衆人合兵一處，查點君山所有死去的五六十人，帶着重傷的也有二三十人，俱在後船調養，徐良過來見禮，所有水裏拿住人的，俱來報功，蔣爺說，徐良，你上那裏去了，徐良把始末根由細說一遍，蔣爺說，你苗大叔，現在那裏，徐良說，方纔就在一隻小船之上，如今也不知去向，徐良猛一抬頭說，來了，苗大叔，你老人家快來罷，我四叔正要請你，哪說話之間，苗正旺一笑說，徐良，你看那朝天嶺的寨主，刀鎗砍在身上，不怕，身邊必有寶物，在裏面套着，還不取

去哪。徐良只纔省悟，立時把一隻小舟，追趕過去。到朝天嶺，那隻大船上一找，王紀先尸首蹤跡不見。那船上有兩個嘍兵，一問你們寨主的尸首，那裏去了。嘍兵說：方纔有一個人把他抗下船去，不是在那裏剝衣裳麼。徐良趕緊奔到小船上，叫他們撐到南岸下船，奔至王紀先那裏，再看他的裏邊衣服，蹤跡不見，心中一着急，就見那人肩頭上背着東西飛也相似的走，就見一個後影兒，穿一身破爛的衣裳，身量不甚高，一直撲奔正南。徐良撒腿就追，就是追他不上。一拐三灣，蹤跡不見。徐良垂頭喪氣回來。此時蔣爺把苗正旺讓在船上，大家見禮，問了這幾年的光景，一一全都訴說一遍。蔣爺一聽，苗九錫已然故去，嘆惜了半天。苗正旺說：四哥方纔水中那一個使拐的，你可認識他是何人。蔣爺說：不知，又問你們那開封府的印，可得在手中。蔣爺把沒得的言語說了一遍。苗正旺哈哈大笑，說：可惜你這翻江鼠哇。如今你們將朝天嶺一燒，這印就說在那裏，也不去找。蔣爺聞聽，只話內有因說，必然是你們知道，不然絕不能這樣問我。苗正旺一笑，叫自己的家人去請不多一時，駕一小船來了，二位一個是沈明杰，還有那個使拐的身後還有李珍阮成，四人一同進來，見了蔣四爺。此時閻正芳、徐慶等也帶了一千人前來道喜，全與苗正旺一見。蔣爺說：這位置我們認識，叫沈明杰，苗正旺說：正是。外號人稱笑面郎君，這位姓呂，叫呂仁杰，外號叫抄木雁子，是我的徒弟。他是上清宮呂道爺的姪子，見了一一全都行禮。沈明杰將開封府的印獻給蔣四爺，呂仁杰擎着王紀祖蔣爺問他們這印的來歷。沈明杰說：我與那呂賢弟，我哥哥兩個俱在朝天嶺教廖習文的暗器是我，教水性是我，呂賢弟，我們就在山上住着，故此我們上山容易，你老人家進去，我就看見了。我從後窗戶攆進去，就把開封府的印拿了起來，藏在桌子底下去了。你從前面進來，把賊能的印拿去，故此你老人家不知是我拿去。苗正旺又問道：他怎麼不來。明杰說：他不來了。苗正旺說：找他去，他不來，不行。蔣爺說：又是誰，真隱著高人哪。正旺說：他算是我個師弟，去不多時，把這個人找來，倒又認識的。此人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的徒弟，焦文俊，由尼姑菴救了他妹子，等二天與他師傅會在一處，要將尼姑菴殺個乾乾淨淨，被師傅勸住了。僱了駝轎車輛，連他老娘與妹子，谷雲飛同著找苗正旺安置這裏。谷雲飛離了避賢莊，誰也不知道他準往那裏去了。如今他妹子又許了呂仁杰，他帶着他老娘，就在呂仁杰同院居住。有苗正旺幾個人商議，就知道朝天嶺是一個國家大患，不定那時必有人前來抄山，他們就作為內應。鍾雄與蔣爺一到，呂沈二位，他們裏邊就得著信了，把徐良安置在苗正旺家內，他們大家議論主意，盜印的盜印，救人的救人，將李珍阮成兩個人，又單安置在沈明杰家裏，也不叫他們出來。等初五日，這纔帶著他們，彼此衆人相會。焦文俊也是蔣四

爺帶着他全都見禮。徐良說：「苗大叔，有個人剝脫王紀先的衣服飛跑，我也趕不上，不知那個人是誰。」焦文俊在旁說：「那就是我師傅徐良說，這就是了。不知山賊裏面套着什麼物，苗正旺說他身上裏面套著一副猓糖鎧，你若先前過去，也就得到你的手中了。如今後悔也是晚了。這谷雲飛本是瞧着徒弟來了，可巧遇見這邊打仗，自己看看如若這邊不能勝，他就好拔刀相助。見這邊已經得了勝，再見王紀先不是金鐘罩，身邊必有寶物護體，心想得了這副猓糖鎧，自古至今的寶物事情出現，一物必有一制，專諸刺王僚之時，就是魚腸劍刺透猓糖鎧，谷雲飛得鎧不提，單說鍾雄得來的船隻東西物件，就是山中物件，一絲不能到手，全被火中燒化。鍾雄犒賞三軍，款待大家酒飯，艾虎又將後山拿住金仙玉仙，殺死玉仙的話，學說了一遍，大家一聽，很覺歡喜，就叫鍾雄暫行奔潼關聽旨，意升賞將所有擊住的衆人，擇日回京之時，俱都帶往京都聽旨發放。等到等四日，有苗家鎮十幾個獵戶，抬着金仙玉玉，見蔣大人展大人前來回話，蔣爺將兩個人留下，重賞獵戶，忽然嘍兵進來報說：「四大人外面有陷空島之人，叫焦虎求見。」蔣爺說：「叫他進來。」焦虎隨命而入，見了盧珍跪倒說：「公子大事不好了，我們陷空島被一夥賊人佔了，老爺一腔熱血都吐出來了。到如今不知生死。」盧珍一聽，嘆咤一聲，栽倒在地，要問陷空島怎樣丟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盧員外陷空島交手 展小霞五義廳施威

且說焦虎報信，陷空島丟失，皆因白菊花在南陽府與張鼎臣、紀小泉同走，後紀小泉一人私自單走，這二人就奔了姚家寨。這天正是姚武的生日，大家與姚武拜壽，白菊花倒同著張鼎臣與羣賊見禮，然後到裏面，見他姊妹復至外面，大家落坐。姚家弟兄打聽他的事故，白菊花就把他怎麼被人家追的差影而逃的話，一一訴說了一遍，又提徐良是怎樣的利害。姚武說：「不妨，他們要是陷空島人氏，我們正好報仇。」白菊花問：「怎樣報法？」姚武說：「我們家中有一個從人是陷空島的，他說那裏地方寬闊，裏面盡積糧，十年吃不清楚，趁此時節，那裏無人，正好前去搶島。」白菊花問：「此人是誰？」姚武說：「此人姓韓，叫路忠，皆因與陷空島有仇，如今在我們家裏，他給出了一個主意，叫我們搶陷空島，勝似姚家寨。」白菊花說：「把這人叫來，我問問實與不實，不多一時。」韓路忠到，白菊花一見，生的是瘦大枯乾，青白面皮，兔頭蛇眼，鼠耳鷹腮。白菊花一問，他就將怎樣寬闊，裏面積糧，足有十年吃用，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裏面各處正是伏埋，縱有萬馬千軍，不能攻破此山。白菊花一聽，此言說：「這可是活該，如今徐良與綠林作對，過完了生日，就打點包袱，行囊預備，馱驕車輛馬匹，扎拴包裹，粗重物件，一概不要，正要起身，忽見報將進來，說：『晏舅爺外面有人找。』白菊花出去一看。」

是火面判官周龍。玉面判官周凱。張大連皮虎黃榮。江黃榮。海赫連齊。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常二。怪胡仁房。書安。白菊花見羣賊。大家行禮。往裏一讓。見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衆人相見。姚文說。衆位兄弟。從何處而至。周龍就把上南陽府打播。遇見徐良。分裂王興祖。拏住東方亮。打死東方清。細述了一遍。姚文說。你們來的正好。這徐良。莫不是陷空島徐慶之子麼。周龍說。正是。姚文就把要搶陷空島的話。告訴大衆。一過衆人一聽。齊都歡喜。愿意前去。活該陷空島有此大難。一個個乘跨坐騎。把大門倒鎖。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這日正到松江府。找了一個鎮店。住下打尖。到掌燈的光景。韓路忠先去探信。過了虬龍橋。看了看。那邊就有三隻船。上面俱都點着燈火。韓路忠暗暗歡喜。轉身回來。直奔店中。韓路忠說。這纔是相巧的機會。我到虬龍橋。那裏停着三隻船。我們去先將這船搶過來。大家上船。再奔陷空島。那就省事。了衆人一聽。皆大歡喜。飯錢店錢。俱已給清楚。復又上了車輛。直奔虬龍橋而來。仍是那三隻船。先告訴女眷們。不可下車。白菊花。火判官。周龍。周凱。三個人。把刀亮出來。一縱身。蹭蹭。往船上。一躡。可巧船後邊。有個拉尿的。那人正在那裏走動。忽見影抄抄。來了一夥人。躡上船來。嚇的他咚咚。跌入水中去了。船上男女。一齊問道。是甚麼人。上船。連問數次。這裏並不答言。直奔船艙外面。站定出來。一八殺一個出來。二人殺一雙。轉眼之間。唳唳。唳唳。一陣亂殺。噯噯。噯噯。全都捺下河去。可憐那老叟。孩童。中年。漢少。婦長女。盡都結果了性命。叫韓路忠。把女眷。全都接下車來。車內的東西。全都搬在船上。然後大家上船。直奔陷空島。不多一時。至島下船。東西叫韓路忠。帶路。叫婦女們。等着。大衆一齊過去。過了通天玉。韓路忠。告訴衆人。不可錯走。找玉玃的白點而行。至盧家莊。到盧方門首。有韓路忠。帶領衆人。直奔五義廳。有打更的。看見一問是誰。這裏就亮兵刃殺人。這一殺更夫。可就亂了。那鑼嚕嚕的一陣亂响。又亂殺那些更夫。那更夫。又一亂嚷。亂躡。猶如驚天動地一般。暫且不表。且說盧方。辭官不做。在家中。納福。先是在紫竹院。與老夫人。一處安歇。如今有了兒婦。有些不便。搬在五義廳安歇。這日夜得一夢。夢見白五老爺。由外面進來。告訴此處。不可居住。問他因爲何故。白玉堂說。你急速搬出此地。如若不搬。有大禍臨身。又問是件怎麼事情。白玉堂說。你來看。忽然間。見那座五義廳。倒塌下來。盧方驚醒。乃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這日吃完晚飯。到安人屋中。告訴這段情。由行至院中。一聲痰嗽。婆子說。員外到。安人吩咐。請盧方進屋落坐。安人問。老爺可曾用過飯了。盧方說。飯倒是吃過。昨日晚間。夜得一夢。大大不祥。安人問。所得何夢。這等驚慌。盧方把夢中言語。細說了一回。安人說。夢是心頭想。你是思念五弟。方有此夢。盧方說。不然。五弟死後。他誰也沒給託夢。他與我託過一夢。已

經應驗。他叫我早離陷空島。方免大禍臨身。安人說如今又不作官。有什麼大禍呢。盧方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再說我這幾日肉跳心驚。不知爲了何事。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外面鑼聲亂响。說聲不好。你可曾聽見。安人說。必是那裏失火。盧方說。這不是失火的聲音。這四面八方一齊响亮。怎麼是失火呢。夫人一聽。果然不錯了。叫婆婆出去看看。剛一出來。碰見焦虎問員外。現在那裏。婆子說。現在屋中有什麼事情。焦虎說。沒有工夫告訴你。哪急跑到屋中。見了員外。說。大事不好了。不知那裏來了些羣賊。把五義廳佔了。盧方一聞此言。嚇了個胆裂魂飛。幸而好。盧方衣服靴子兵刃。全在紫竹院安放著呢。立刻教安人開箱子。拿靴子。安人先就嚇的魂不附體。如何。擡得上來。倒是婆子把箱子打開。拿出靴子來。盧方先把長大衣脫下。用抄包將腰扎住。脫去厚底雲履鞋。穿上靴子。由牆壁上把刀擱下來。抽出鞘外。焦虎在前。盧方在後。一回頭告訴婆子。請少奶奶預備兵器。與賊人交手。婆子答應。往後面就跑。盧方問。從什麼地方進來的。焦虎說。由前邊來的。盧方又問。他們怎麼進得通天玉吼。焦虎說。不知大概。總有我們陷空島裏頭的奸細。要是沒有裏面之人。萬萬到不了五義廳。由月樣門。往五義廳前一跑。就見裏面有男有女。把更夫殺得可憐。只有一件好。羣賊不往別處去。却是韓路忠說的。離五義廳兩箭多遠。東西南北。就不曉得有什麼埋伏了。故此羣寇。誰也不敢離了五義廳。這個地方。此時盧方一到。說。你這一夥強寇。該死的奴才。從何處而來。盧方剛往上一竄。迎面就是黑面判官姚文。手中一條鐵棍。盧方剛一擺刀。從背後竄出一人。說。老員外。且慢動手。待我拿他。盧方一看。是焦得良。乃是焦虎的大兒子。二兒子叫焦得善。此人手提一條花鎗。往上就扎。被姚文單手用棍往外一磕。啞啞一聲。一翻手吧。以一棍。焦得良閃躲不及。死於非命。這焦姓原是盧方家的義僕。全是受盧姓之厚恩。如今出了這樣之事。焦得良一死。焦得善就要上去。破口大罵。說。好賊人。你們是那裏來的。盧方把他一把揪住。見他是個小孩子。如何能與賊人對手。盧方往上一躍。把刀就刺。姚文也打算單手棍一掄。磕飛這口利刃。焉能得數。盧方把刀一抽。姚文一反手。要砸盧爺。盧方一低頭。跟進。去用刀就刺。姚文用棍一擦。噹的一聲。震的盧方虎口疼痛。老英雄將身一橫。把死捺於肚皮之外。這口刀上下翻飛。衆賊一見怕姚文不是他的對手。姚武周龍周凱張大連白菊花衆人等。一齊上去。把盧方一圍。盧方並不懼怕。也不力乏。東擋西遮。觀前顧後。一個人與大家交手。也虧得焦虎與得善父子兩個。在盧方一左一右。保住了。盧方這纔不能受傷。累的汗流夾背。喘吁不止。暗暗心中忖度。怎麼少奶奶還不出來。他皆因在後院。忽聽一陣雞鳴。叫婆子出去打聽。不多一時。有前邊婆子慌慌張張進來。說。少奶奶大事不好了。五義廳被賊人

佔了員外爺出去與賊人交手，吩咐也教少奶奶前去助戰。小霞一聞此言，帶領四個丫環，金花、銀花、銅花、鐵花俱都換了利落衣襟，短打扮，各帶袖箭，找了一個胖大的婆子，把安人背起來。這婆子也拿了一口單刀，衆人從裏面往外一闖，來至五義廳前吧吧吧一陣袖箭，打的羣寇頭昏腦暈，自來就閃開一條道路。焦虎拉盧方往外就跑，到了通天玉吼，盧方一回頭，看見羣賊又把少奶奶圍住。盧方一急，一張口哇的一聲，把一腔熱血全都倒將出來。眼前一陣發黑，往前一栽，被焦家父子一攙，盧方就覺渺渺茫茫，二目往上一翻，渾身冰冷，要問盧方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焦虎自己奔潼關送信 蔣平派人到各處請人

且說盧方出來，復又往上一圍，心中一急躁，把一腔熱血倒將出來。眼前一黑，幾乎栽倒，被焦家父子攙住。盧方此時人事不省，撒手捺刀，焦虎把盧方背將起來，焦得善檢刀，過了通天玉吼，展小霞也就隨後跟來。羣賊那裏肯捨緊緊的一追，就有生壞心的，要把小霞劫住。那婆子背着老太太先走，少奶奶在後，走通天玉吼，焦得善告訴他們，脚找白點，方能過去。羣賊仍然追趕，也就過了通天玉吼，前面焦虎背着盧方正走，迎面碰見了大爺丁二爺，帶領四五十人前來，因何得知，皆因是拉尿之人，掉在水中，在水內遠遠望見羣賊，在船上殺人，又奔陷空島去了。只個人會水，他上菜花村與丁兆蘭、丁兆蕙送信。丁家弟兄帶領衆人，撐船過蘆葦蕩，到陷空島，棄舟登岸，遇見焦虎，一見盧方僅有呼吸之氣，叫焦虎先背上菜花村去。又見小霞也叫他們上菜花村去。丁家弟兄把羣賊擋住，用湛盧劍亂削賊人的兵刃，羣賊敗走。丁家弟兄率領衆人，追至通天玉吼，那裏韓路忠教揭翻板，他們就過不來了。羣賊過去，叮噹亂一揭翻板。丁家弟兄無奈，只可回去，忽見從山窟窿裏鑽出一個人來，見了丁家弟兄，雙膝跪倒。這二人一瞧，是費七，說你作什麼來的。那人說道：我家四老爺現在潼關，速去找來，可以治這夥賊寇。我等在裏頭以爲內應，引賊來的是我家逃走。家人叫韓路忠，並不知道這夥賊的名姓。丁家弟兄二人一聽，說同我們上船罷。回奔菜花村，進書房，把盧方搭在軟榻之上。丁兆蕙遂寫了一封書信，叫焦虎上潼關請蔣平去。焦虎擎着書信，到潼關，說明來歷，過了潼關，到馬尾江，蔣平把他叫進來，問明情由。盧珍聽見，先就死過去了。大家把他喚醒過來，展熊飛說：蔣四哥，咱們大家回去設法。往回裏奪就是了。蔣平說：你焉知曉此島失之易得之難。此時徐慶仍是啼哭，蔣平說：三哥此時哭會子，也是無益。把陷空島奪回來，纔對得起大哥呢。蔣平叫南俠、徐良、于義三位先奔京都，擎着開封府的印信回京，見包公稟明此事，叫艾虎上臥虎溝，請沙龍去，把擎住的這一干賊人，交在潼關，好好的看守，聽候旨意。千萬多加小心。君山之人，就在此處駐

扎所帶之人。徐慶胡小紀胡列鄧彪李珍阮成史雲呂明杰把徒弟魯士杰留在這裏。他與于奢韓天錦對勁。叫于奢教他習那手鎚。渾人對渾人。倒好學練。只一千衆人。都在這裏守護潼關。盧珍不必說。總要回去的。白芸生也要跟着。一路前往。展熊飛問道。蔣四爺。這韓路忠與陷空島有什麼仇恨。蔣平說。這個人他盜陷空島的東西。我把他打了一頓。他纔行出這樣事來。展南俠說。務必先把這廝拏住。碎剮萬剝。方消心頭之恨。蔣平說。要拏他是拏他。書不重絮。單提蔣平帶領衆人。直奔萊花村而來。曉行夜住。那日到了萊花村。有人報將進去。丁家弟兄迎接出來。大家見禮。蔣平先打聽盧方病的生死。輕重。回說。現時請醫調治。不至有性命之憂。衆人這纔放心。到裏面書房。見盧方昏昏沉沉。蔣平心中一慘。徐慶放聲大哭。盧珍哭的死去活來。盧方在軟榻之上。微睜二目。見着蔣平。十分歡喜。蔣平過去說。大哥不必憂心。好好保養精神。有我等在此。準能結果賊人的性命。把我們陷空島奪將回來。難道說你還不放心麼。盧方點了點頭。再問。也就不說話。盧珍跪在那裏盡哭。蔣平說。你只是哭。叫你天倫不好受。想主意報仇。就是了。盧珍止住眼淚。等了幾天。北俠同黑妖狐智化雲中鶴魏真到來。原來是智化出家之後。同着魏真。瞧看北俠去了。正在大相國寺那裏。聽見這個凶信。連魏道爺一併趕來。進門先看盧方。一見盧方昏迷不醒。蔣平說。倒不必與他說話了。他心中難受。把大衆讓至廳房。北俠智化一打聽。兆蕙把此話細說了一遍。又問蔣平的事情。蔣平把潼關的事情。也就說了一回。智化說。我自從出家之後。在廟中外面的什麼也聽不見。後來議論破島之事。蔣平說。叫我二哥前邊引路。徐慶就問何時可去破賊人。蔣平說。我們就等等人。現時人還不彀。果然沙老員外到了。同着孟凱焦赤帶着秋葵鳳仙。甘蘭娘兒。甘媽媽。女眷全讓在後面去。老員外一見盧方。泪如雨下。蔣平勸解半天。也至上房屋中。一同落坐。本打算第二天。前去破島。有午時光景。有南俠于義徐良。從外面進來。同着一個黑面的和尚。大家全都一怔。見那人身高九尺。背闊三停。面如鍋底。類若北俠一般。南俠先給一見。說這就是馮老爺的叔丈。號爲生鐵佛。與大衆一一相見。蔣平先問開封府的事情。展昭就把印信呈於包公。剿滅朝天嶺的事情。拿住王爺手下的前站二賊。連新來拔刀相助之人。所有大衆與君山立功的。皆有名。包公全都入摺本。次日。奏聞萬歲。天子降旨。所拏一千人犯。俱都在潼關正法。所有衆人。仍在潼關駐扎。等拿獲王爺之後。另加陞賞。丟陷空島的事。可沒奏聞。包相爺格外給了一套文書。准其在松江府調兵。韓彰一聽見這個事情。一定要來哭的死過去。好幾次。我好容易把他攔住。蔣平說。很好。你們來得正巧。我們打算今日晚間前去奪島。展爺說。四哥多等個。一天再去。蔣平問。什麼事情。展熊飛說。我的賤內。他聽見此事也。

一定要來，並且有馮淵，未過門的妻子尹小姐，也在我們家中住着呢。皆因是生鐵佛，與他姐姐帶着他甥女入都，完其姻事，不料馮淵出差，就找到我家中去了。一提却不是外人，就在我家中住下。這位尹小姐聽見此事，亦愿前來，拔刀相助，幫着我們拿賊。他們明日準到，蔣平說：「可以使得。」南俠說：「我先看看。」盧大哥去，蔣平同着到屋中，見了盧方，盧方睜眼看了，看南俠，蔣平說：「盧大哥，展護衛幫着奪島來了。」盧方點了點頭，並不多言。展熊飛就知道必是心中難受，轉身也就出來，到了外面，家人進來報：「沈爺到。」沈仲元從外面進來，大家見禮。蔣平說：「沈仲元從何而至？」沈仲元說：「我要上三教寺，見歐陽哥哥，還沒到三教寺去呢。」我先到大相國寺，纔知道這裏事情。我由大相國寺而來，我先看看老哥哥去罷。」蔣平說：「這是可真湊巧，也沒想着你到。」沈仲元到屋中，看了看盧爺，瞧着也是心中十分難過，叫了半天，盧方連眼也沒睜。沈仲元也打聽了一回，蔣平對他一學說了一遍，到了次日，展太太到，女眷們一聽了，大奶奶，丁二奶奶，迎接出去，姑奶奶到家，焉有不迎接之禮。連尹青蓮俱都迎接進來，全有展太太給一一見過。女眷全都入後院去，忽見有一個人從外邊跑將進來，就是費七，見着大衆，磕了一回頭。蔣平問：「陷空島裏的事情，你可知道？」費七說：「裏面的事情，我無一不知。我特意前來送信。」蔣平說：「我們今日晚間，就要去破島。」費七說：「不可。後天是姚文的生日，他們相中了一個地方，在玲瓏島的底下，綠蔭別墅那裏，大家全與他賀壽，要是進去，就可以把他們堵在那裏，一個也不能跑。」蔣平說：「你先回去，大員外死不了，你只管放心罷。」費七回去，不提了。後天，大家吃完了晚飯，徐慶等全換上夜行衣，帶上兵器。徐慶白芸生、艾虎、盧珍、智化、徐良、魏真這些人，從後山而入。餘者衆人，全是二官人預備船隻，大家上船。女眷們上了後邊那隻船上，前船由蘆葦塘過去，行至陷空島，丁家弟兄的家人，連男帶女，足有一百餘人，陸續上山。過了通天玉札，穿過五義廳，直奔綠蔭別墅。徐慶由于午窟進來，大家全會在一處，到了綠蔭別墅，衆人一齊嚷拿賊。裏面正是姚文、姚武、白菊花等，帶姚文的妻子、晏賽花、姚武之妻子、丫環、婆子，俱在那裏歡呼暢飲，忽聽外面一亂，房書安說：「不好了，大家就脫衣服抄傢伙，衆人出來，見迎面就是兩個僧人，一黑一紫，一個拿着一條鐵棍，一個拿着一根禪杖。姚文、姚武往上一擁，兩根棍並舉，姚文奔到，用棍對北俠就打。北俠用盡平生之力，對姚文橫着一磕，姚文擎受不住，先撒一隻手，那隻手也拿不住了，橫着丟將出去多遠。不料沈仲元往前一跑，那棍正打在沈仲元太陽穴上。沈仲元嗚呼哀哉，歸陰去了。後面人全都一怔，還沒結果，賊人先損自己一人。北俠一氣一回手吧的一聲，就把姚文打死。姚武與生鐵佛二棍一碰，噹的一聲，震得姚文虎口生痛，三五個回合，被生鐵佛結果了性命。周龍被徐慶一刀

殺死。周凱用刀一砍呂明杰，他用左手拐一迎，右手的鐵錘撲哧一聲，正扎在他的左眼。回手一刀，結果性命。白菊花一見勢頭不好，回身就跑。小英雄往下一追，要問淫賊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衆英雄復奪陷空島

白菊花被殺風雨灘

且說白菊花一跑，衆賊無心動手。三尺短命丁也要逃命，被于義一鏢，正中太陽穴，立時喪命。王剛柳飛熊過來一圍，北俠三五個回合，先打死一個王剛，後打死一個柳飛熊。陳正秦業二人圍住劉萬通，被他未戰數合，俱在棍下廢命。常二怔過來動手，被魏真一寶劍劈爲兩半。胡仁死在智化之手，張大連被蔣平一刺，扎在嗓上，結果了性命。黃榮、江黃榮海被展熊飛用寶劍先削了他們的兵刃，然後結果了性命。房書安被鄧彪胡列兩個人圍住，不能取勝。房書安撒腿就跑，上了山頂，剛要往後山跑，迎面撞着徐慶。一看這個沒鼻子之人，氣往上衝，一抬腿把這房書安踢倒，咕嚕咕嚕滾在半山腰中，可巧有個大山窟窿，撲咚一聲墜落下去。大概也就死在裏頭了。柳旺過來一刀，被丁兆蕙用寶劍把他刀削爲兩段。丁兆蕙過來一刀，結果他的性命。赫連齊剛要跑，被盧珍在後脊背上一刀，結果了性命。晏賽花手中一對鐵蒺藜，迎面遇見秋葵，用渾鐵棍一碰，啣啣一聲，緊着又上去幾個人，是展太太、展小霞、蘭娘兒、鳳仙、尹青蓮、衆人往上一圍，還有姚武的妻子使一對繡絨刀，大家亂殺一陣，戰數多時，尹青蓮一鏢，就先把姚武的妻子打死。然後衆人戰晏賽花，工夫不小，不能取勝。晏賽花十分驍勇，展小霞一枝袖箭，正打在晏賽花哽嚥之上，撲咚栽倒。大家正在氣忿之際，批叻拍叻一路亂砍亂扎亂刺，又聽得啣啣一陣鐘鳴，燈球火把，俱拿着長短傢伙，原來是費七費八、陶五、陶六帶領陷空島衆人，早把韓路忠拿住，細綁在那裏，並沒殺他。往上一圍，淨殺的是姚家寨的家人，連男帶女，丫頭婆子，一名沒剩，殺了個乾乾淨淨，尸橫滿地，流血成河，怕沒殺得乾淨，前後去找，再要遇見，仍然是殺。且說白菊花捨命的一跑，後面的這些人那裏肯容他，跑在前邊，一片是水，其名風雨灘。白菊花心中，知到他們，全不會水，心想着跳入水中，暫避一時，也是他惡貫滿盈，陽壽該終，要往前跑，知道前面人多，不敢去，往後跑，後面獨木橋又撒去了，明知這灘是一片死水，又不通別處，只可在水中暫避一時，倘若不行，就要死在水內。徐良說好，烏八的，又下水去了，回過頭來，就見李珍、阮成、呂仁、杰、北俠等，也都到了。徐良嚷叫：何人會水？下去拿人。呂仁杰先跳入水中，李珍、阮成隨後也跳入水中。蔣平到了，呂仁杰趕到白菊花面前，用刀就砍，在水中砍人最難，往上一竄，使了個晒水法，露出身子在水面。白菊花用刀一砍，呂仁杰用左手拐一架，右手就是一鋼鎚，將他左眼砸瞎。白菊花哎喲一聲，緊跟着又

是一鋼鎚。把白菊花右眼砸瞎。復用拐打在右眼之上。白菊花本打算自殺身死。被拐一打。撒手丟刀。阮成李珍兩個人過來。把他二臂一擰。拉上岸來。衆人亂刀一剝。這也是他一世到處採花。也不知傷了多少少婦。閨女報應循環。將他剝完之後。天光也就快亮。派人前去。到梅花村送信。水內人上來。換了衣服。蔣平派人告訴。盧方聽說。心中大喜。病體類若好了一般。衆人將他搭回陷空島。自己要與大衆行禮道勞。蔣平把他攔住說。衆人也不能在此久待。所有殺死之人。全拋棄在山澗之內。活捉的韓路忠。當着盧方面前。凌遲處死。尸首也丟在山澗之內。把沈仲元尸首用棺木盛殮。等甘媽媽走的時節。教甘媽媽帶回。蔣平與衆人。俱要告辭。盧方不致走。等着我的病體全愈。你們大家再走。就是蔣平沒走。北俠告辭回廟。雲中鶴智化劉萬通也要起身。忽然間。潼關信到。甯夏國襄陽王到了。潼關。扎營下寨。特來報信。蔣平說。這可不能不走了。所有之人。全都奔潼關。盧方也不能攔阻了。大家告辭。非止一日。到了潼關。原來這裏。早就打上仗了。皆因是蔣平走後。襄陽王在甯夏國得信。七雲鵬七雲鵬已死。信到甯夏國。襄陽王直氣得渾身亂抖。幾乎把王爺氣死。甯夏國的國主說。王爺何必這般大怒。就此興兵就是了。襄陽王親帶人馬。整整的五萬全。是甯夏國之人。襄陽王手下將官。振八方王官雷英。黃面郎朱英。金鞭將勝子川。三手將曹德玉。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甯夏國的大將曹雷。有萬夫不當之勇。統大兵直奔潼關而來。安營下寨。號炮三聲。扎下大營。這裏探馬。早已報進潼關。總鎮蓋一臣。升帥府。應與鍾雄議論軍務大事。先派人八百里加緊。上陷空島送信。後派人在城上多設灰瓶。砲子滾木。擂石。聚齊衆將。鍾雄親身率領人馬。出城另扎一營。又有藍旂報道。襄陽王下戰書。明日打仗。鍾雄給一回書。明日正午開兵。先與蓋一臣送信。蓋一臣帶領偏裨牙將。預備戰馬。明日五鼓。飽餐戰飯。號齊隊。就聽那邊。也是號炮三聲。兩下裏。一亮隊。旂幟認標。空中揚擺。兩桿黃門旂。黃曲柄傘。下是襄陽王五龍珍珠冠。黃袍金甲。玉帶皂靴。上首有一員大將。身高一丈。開外紅袍金甲。面如赤炭。紅眉金眼。手中提定八楞鎚。金鎚。看那鎚分量。實在不小。下首垂八卦旂。另有四桿黑方旂。子下面一匹黑馬。一個黑人是道家的打扮。披散着頭髮。一張黑臉。如墨一般。黑髮蓋着臉面。直看不出五官來。背後全是頭髮。蓋着懷中抱一竿黑旂。鍾雄等不解其故。襄陽王那邊一聲吩咐。何人出馬。雷英答應。待小臣生擒進帳。襄陽王囑咐小心。雷英一催馬。手提大砍刀。闖將上去。說對面聽着。快叫鍾雄答話。這邊報事軍肩担令字旂。馬前跪倒說。那邊來人請鍾帥主出馬。答話。鍾雄把令旂。令箭交與八臂勇哪吒王經。又一抬腿。摘下五鈞神飛叉。跨下一用力。催馬向前。二人身臨切近。鍾雄略一住馬。說來者莫非是雷王官。雷英說。王爺待你不薄。

一旦之間，歸降大宋。如今還敢催馬向前，你的良心何在？早早馬前受縛，省得雷某費事。鍾雄一笑說：「叛臣你不要任性，雷某說你別走，吃我一刀。」話言未了，人到馬刀也到。鍾雄剛要與他交手，背後一人催馬向前說：「主帥待我，拿他。」鍾雄回頭一看，是神刀手黃受，手中一口響亮古月象鼻刀。二人見面，並不答言，催馬撞在一處，掄刀就剝。雷英接架相還，二馬相交，兩下裏晝鼓頻敲，軍威大振。二人大戰二十餘合，未分勝負。襄陽王一聲令下，鳴金收兵。雷英說：「我王爺鳴金收兵，容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捉你。」鍾太保只裏也是一棒鐮，鳴黃受旋馬而回。兩下撒隊，各自回到營中犒賞三軍，準備明朝打仗。至晚間傳口號巡更，次日五鼓飽餐戰飯，已牌時刻，掌號齊隊。正午亮隊，照頭一天一樣，兩下裏全是一字長蛇陣。那邊是金鍾將勝子川出馬，這邊一聲吩咐，那位將官出馬，頭一個姓吳，叫長道，說：「末將出馬，拍馬向前，手中一條鎗，對着勝子川心窩，就刺。」勝子川用豹尾金鞭，往外一磕，吳長道就撒手丟槍。二馬一交，勝子川一翻身，吧拉一聲，正打在背脊之上。吳長道墜落鞍韉，死於疆場之上。勝子川回去報功，總鎮又問：「那位出馬，偏將林維說，末將願往。」那邊是曹德玉出來，外號人稱「三手將」，二人見面，問了名姓。催馬交手，林維使一桿花槍，曹德玉使一根水磨竹節鞭，別看林維氣力雖大，鎗法來得巧妙，二人戰了四五回合。曹德玉就跑，林維一食功，往下就追。曹德玉一回首，巴拉就是一鏢，正中林維咽喉，喉翻筋斗，落馬。蓋一臣又問：「何人出馬？」有人答言說：「小將愿往。」總鎮一看，此人姓宋，名叫宋升，手中使一柄青龍偃月刀，拍馬向前。那邊是賽玄壇崔平穿黑皂挂半部剛髻，手中使竹節鞭。二人鞭對刀戰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崔平旋馬便走，宋升一追，追了個首尾相連。崔平往旁邊一帶馬，一翻背膊，這就叫回馬鞭。正打在宋升胸膛之上，翻身墜馬，死於疆場之上。鍾雄一看，勢頭不好，連輸三陣，與總鎮蓋一臣商議。蓋一臣氣往上衝，要親身出馬。後面一員老將說：「總鎮大人，殺雞焉用牛刀，待末將擒他。」蓋一臣說：「老將軍，小心了。」此人拍馬向前，手使一柄巨齒飛連大砍刀，來至戰場，那邊周通出馬，手使枯骨鞭，說：「來將，通名受死。」老將軍說：「大宋國朝潼關總鎮麾下先鋒官楊壽中是也，你叫何名？」回答道：「我乃小靈官周通的便是。」楊壽中說：「無名小輩，過來受死。」二人戰有二十餘回合，不分勝敗。別看他上了年歲，銀髻飄擺，打上仗，就最好詐無較，也是活該。二馬一衝過去，復又旋馬回來，在當中一湊，馬失前蹄，被周通一鞭打死。周通回去報功，鍾雄一看，連傷了四員大將，如何是好？正在為難之際，韓天錦一人當先，並不答言，拉棍往外就跑，對面雷英出馬，也未會通名問姓。過去二人交手，韓天錦向他頂門，用棍砸將下去。雷英翻身落馬，要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潼關這邊連傷四將，全是現任職官。總鎮一看這番光景，也覺担架不住，打算親自出馬。這邊站殿將軍拉棍跑將出去，那邊是雷英出陣，一個是在馬上，一個是在步下。韓天錦用盡平生之力，大山壓頂，往下一碰，雷英用力橫着往上一迎，他如何架得住。天錦只一棍，二臂一軟，連刀桿子帶棍往下一砸，砸了個腦漿迸裂。總鎮見了，十分歡喜，吩咐一聲，將催戰鼓亂敲，以振軍威。韓天錦也不懂得那些事情，仍然拉着棍在那裏亂罵。雷英這一廢命，襄陽王很覺着有氣，傷了他一員大將，又問那位出馬，仍是金鞭將勝子川催馬向前。他見雷英被這廝一棍打死，算計主意，遂強智取，遇弱活擒，自己一催馬。韓天錦舉棍就打，勝子川用磕膝蓋一點馬前夾膊，那馬斜着一搶，上垂首。韓天錦這棍空，也是在氣惱之間，用右手一掃吧的一聲，正掄在那馬後膊之上。勝子川的鞭剛一黏脊背，他就從馬後摔下去了。天錦翻手一棍打下，砸的骨斷筋折。這邊是仍打催軍鼓，那邊三手將曹德玉帶馬出陣。韓天錦是個渾人，想出一個渾招數來，馬還未到，單用手棍就着馬腿，砸的就是一棍。曹德玉拍馬向前，還未能近身。曹德玉剛要帶馬，招着一跑，竟然躲閃不開，吧的一聲，馬的前腿已折。曹德玉早就甩蹬，躍下馬來，不敢交戰，往回裏就跑。韓天錦就追上一棍，打死總鎮一聲下令，鳴金收兵。噹啷一聲鑼鳴，韓天錦還算懂得，拉棍回身就跑。剛一回隊，也不會說什麼，就奔于奢那裏。魯士杰也趕過來，說大小子你連殺了他們幾個。韓天錦說殺了三個，忽見那邊紅門旂往兩旁一閃，咕咚一聲砲響，閃出一員大將，鍾雄說：那位將軍出馬，言還未盡。韓天錦拉着棍，又跑出去了。他本是大渾小子，一個打算是出去就贏，哪可巧正遇見敵手了，却是寧夏國的曹雷。見王爺這裏連輸了三陣，他一馬當先，見又是韓天錦出陣，天錦見這個人跳下馬來，也有一丈開外，身軀金盜金甲，烈焰袍，獅鬚帶，繡花戰靴，面如赤火，紅眉金眼，雙插雉尾翎，一對狐裘，跨下一匹胭脂馬，鞍轡鮮明，合着一對八楞紫金錘，勒馬橫錘，臨場討戰。韓天錦一到，曹雷問：來將通名。韓天錦答言：我叫爺爺曹雷，說匹夫滿口亂道。韓天錦舉棍就打，曹雷使雙錘，用盡平生之力，往外一架，就聽噹啷一聲。韓天錦撒手，摔棍震的虎口疼痛，吧吧往後退出好幾步去，仗着曹雷錘沉力猛，要不是馬戰，韓天錦性命休矣。他抹頭就跑。曹雷一得手，旋轉馬來一瞧，天錦早就敗下陣去，並不追趕，復又叫陣。鍾雄問：那位出馬，神刀手黃受拍馬向前。二人見面，通了名姓，神刀手黃受把刀就剝，曹雷用單錘一隔，噹啷一聲，撒手摔刀，二馬一錯，曹雷把右手錘往左脅。

下一夾，伸右手把神刀手黃受從馬上抓將下來，往地下一摔，嘍兵過來，將他捆上，仍又過來討戰。這邊花刀楊泰出馬，二人交手，楊泰的是青龍偃月刀，剛往上一遞，他也是照樣右手鎗往外一隔，花刀楊泰不能敵擋，撒手擡刀，又把他提過去，往地上一摔，嘍兵把他捆起來，搭往那裏去了。復又叫戰，鐵刀大都督賀昆雲裏手穆順一個在馬上，一個步下，穆順不喜馬戰，二人一齊出陣，馬上的是一口闊扇板門大砍刀，一個是一口單刀，穆順跟着賀昆馬後，心想着學暗算敵人，馬臨切近，早就看見賀昆刀對着曹雷頂門，就刺曹雷，用左手鎗一隔，右手鎗往下一砸，賀昆用刀一架，擊受不住，撒手丟刀，眼瞧着鎗落下來了，一着急滾鞍落馬，靶的一聲，將那馬砸的骨斷折筋，喪在疆場，賀昆扒起來，要跑，曹雷手下有二十名小隊，削刀手剛一起來，被削刀手擒住，穆順往起一躡，有一丈多高，手中刀往下就刺，曹雷把左手鎗往鞍轡上一挂，右手鎗往外一磕，噹啷一聲，把穆順的刀磕飛，曹雷一探身軀，伸手就把穆順的腰帶抓住，往上一提，橫担在馬鞍轡上，旋馬便回，要見襄陽王前去報功，金鏑無敵大將于奢拉着鎗出來，大叫叛賊休走，于將軍爺到了，曹雷回頭一看，一撒手把穆順往地上一擡，叫人綁起來，一旋馬與于奢撞在一處，見于奢身高一丈開外，黃袍黃臉，手提雁翅鎗，不容分說，往下就打，曹雷不慌不忙，用鎗一隔，噹的一聲，將鎗頭砸灣回來了，于奢出世以來，沒吃過這樣苦頭，把兩隻手虎口震裂，前手實拿不住鎗桿，就剩一隻手拉着鎗往回裏就跑，那鎗就象耙子一般，把地耙了兩道大溝，曹雷又見那邊出來一騎，馬上面一個小孩子，有十五六歲，穿着一身紅衣裳，拿着一對寶鐵軋油鎗，說我殺你來了，用單鎗往下一砸，曹雷倒不忍傷害於他，心想着用單鎗一帶，將他帶下馬去，焉知曉兩鎗一碰，就覺沉重，剛剛的隔開這一鎗，緊跟着那柄鎗打下來了，小爺用了個十分力，曹雷用平生之力，鎗碰鎗，往外一磕，噹啷一聲，並沒磕動，鎗到頂門，往下一落，吧啷一聲，把曹雷砸了個腦漿迸裂，死尸栽下馬來，小爺說殺了一個，還有誰來，就見左哨黑八卦旗一分，噹啷一聲，炮響出來了一個黑老道，黑衣服黑馬，黑頭髮，蓋着黑臉，身後背定寶劍，頭挽道冠，手中抱定黑旂子，馬臨切近，一抖黑旂子，小爺落馬，那邊王經衝馬而出，迎面先就是一鎗，老道一閃身，一抖黃旂子，王經落馬，又出來兩個步下的，謝忠謝勇剛要施展暗器，被老道一抖黑旂子，二人栽倒在地，謝寬又出陣，老道一抖黑旂子，也輪下了，忽然起一陣大東南風，襄陽王鳴金收兵，鍾雄這裏也就撒隊回去，鍾雄與蓋一臣升帳，議論軍情，陣亡四員偏將，叫人家生擒了九員大將，如何是好，非等蔣四大人到不行，次日與襄陽王下戰書，第十日開兵打仗，第八天上蔣四爺到，大家相見，鍾雄先行打聽陷空島的事情，蔣平把前後之事說了一遍，隨着就問潼關之事，鍾

雄就把那邊有個妖道，怎麼生擒咱們之人，怎麼陣亡了四員副將，衆人一聽，全是一急。徐良說：「我今天晚間到他營中探探虛實，再作道理。」艾虎、白芸生、劉士杰、呂仁杰、沈明杰、盧珍，全都要跟去。蔣平展昭說：「千萬小心，用完了晚飯，天將二鼓，徐良說：『四叔要是見裏面火光一起，你們立刻點起兵將殺奔前去。要是我們裏頭不得手，可就不放火了。』蔣平說：『是了，你們總要謹慎方好。』大家俱換夜行衣，靠出了轅門，直奔對面而來。這幾天那邊也挖了戰壕，也打起半截牆子，上面有人巡更。徐良一飛石打下一個人來，衆兵只顧看那人納悶。這個七人全都躡將過去，繞至右營，從中軍帳後，扎了一個窟窿，往裏一看，見一男一女二人對坐談論軍務，却是鐵腿鶴趙保與九尾仙狐路素貞。他二人彼時由圍城子被人趕出來了，遂投奔襄陽王這裏。路素貞想了法子，自己一露面，怕人認得，抹了一臉墨，披散着頭髮，那個旂子就是迷魂帕，跟着王爺出隊，見曹雷已死，正是西北風，自己出陣，連拿了九將收兵之後，犒賞三軍，依着王爺要殺九將。崔平周通與趙保苦苦的講情，勸這幾人歸降，用凉水灌醒，九人執意不降。現時幽囚後寨，都知道第十方開兵打仗呢。這日晚間，夫妻二人正講論九將的事情，趙保說：「他們在後寨幽囚，纔是不好，倘若有人進來救出去，我們豈不白白費力。」路素貞說：「我們有這迷魂旂子，他們有什麼樣的能人，全不怕。等是日打仗，殺他們個全軍盡沒，我已改妝像神仙，他們就猜不着我們這個戲法。外面徐良一拉大衆說裏面言語，你們都聽見了，沒有衆人說，俱都聽真。徐良說：『我們到後寨先救九將，然後放火。』我與老兄弟盜他這個旂子，要動手之時，可全都把鼻子堵住，衆人點頭奔至後面，果然單有一個帳房裏面九個人都倒縛二臂，垂頭喪氣。一個個一語不發，有二十名兵丁，盡都被殺死，放了他們的繩子，說了來歷。九位各抄傢伙，又告訴他們，堵住鼻孔，直奔路素貞這裏來。艾虎在前邊一嚷說：『後營失火，路素貞抓旂子，同趙保往外一跑，迎面被艾虎給了一刀。』趙保一閃就跑。路素貞過來一抖迷魂旂，被艾虎一刀，正砍在旂杆之上，旂子落地。路素貞就跑。徐良先檢旂子，依着艾虎要追。徐良攔住不教追。趙保早被呂仁杰一鐵鎚，把眼睛砸瞎，又被沈明杰一刀殺死。衆人撲奔後面，叫謝寬討忠謝勇，沈明杰、呂仁杰給他們疏磺焰硝，千里火筒，叫他們上後面點草堆去。大家定下主意，全在金頂黃羅帳那裏會齊。餘者衆人全奔黃羅帳而來，迎面遇見巡更的人，就殺到黃羅帳五層圍牆，就是黃受、楊泰、魯士杰，不會高來高去，教他們三個人，在外等着。餘下之人，躡將進去，到黃羅寶帳門首，往裏一看，裏面王正同着崔平、周通議論後天打仗之事，又看旁邊有許多御林軍校。徐良候至衆人齊都來到，往裏一躡，亂砍衆人。崔平、周通拉脅下寶，過來要與這幾個人對敵。徐良把迷魂旂子一抖，二人立刻就倒在

地上襄陽王剛要一嚷也被徐良一抖旗子王爺就栽倒在地白芸生把襄陽王往背後一攆用抄包把臀一兜在自
己胸前繫了一個扣兒此時御林軍崔平連周通盡皆殺死大家轉身往外一走就聽滿營中一陣大亂四面八方鏗
聲亂響後邊火光冲天鍾雄的營內號炮冲天衆將殺奔前來那寧夏國的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展昭蔣平兩隊人
馬從左右哨夾攻蓋一臣由當中殺來這一場大戰只殺得天翻地覆滾湯潑雪轉眼間尸橫滿地血水直流悲哀慘
切鬼哭神嚎這一陣非尋常可比直殺到天光大亮紅日東升寧夏國的兵丁跑脫了十不存一路素貞趁此時亂兵
之際逃躡後來配了寧夏國主爲妃餘者有名將官無一名漏網俱死在亂軍之中鍾雄蓋一臣回歸大營查點人數
傷了二三十名兵丁得來的刀鎗盔鎧馬匹鑼鼓帳房金銀財帛糧草等物不計其數拿來的襄陽王蔣平給他髮髻
內放上迷魂藥餅解往京都將迷魂旗子用火焚化君山之人暫且駐扎潼關蔣平等押解襄陽王入都進開封府見
包公回話將襄陽王釘鐐收監次日包公上朝奏明天子萬歲看明摺本降旨欽封鍾雄爲副招討蓋一臣爲正招討
所有開封府去打仗出力之人征勦有功加陞三級欽封小四義六品校尉君山出力之人員實授五品校尉于義賞
三品護衛將軍襄陽王交開封府審問親供回奏至次日包公入朝替遞謝恩摺子然後請罪係因襄陽王縛上堂口
一氣身亡故此請罪天子降旨襄陽王已死以往免究死後按照宗室例埋葬寧夏國打來降書順表年年進貢歲歲
來朝徐良奉旨完姻馮淵亦遵旨完姻閻正芳玉忠不願爲官賞了些金銀綵緞潼關所有得來的東西盡都賞賜兵
丁兵器等物入庫鍾太保仍回君山于義于奢入都當差爲國死去的沈仲元熊威韓良賞給四品俸祿奉旨回原籍
入葬從此國家安定文忠武勇天下太平軍民樂業五穀豐登